武俠世界
$2.00
735

·特別介紹·



俠情哀艷恩仇傳奇故事 **劍海殲仇** 南宮吟雲·著



一個鏢局頭子的遺孀，深恐影响女兒習藝情緒，把當年丈夫被害實況隱瞞，不予相告愛女知曉，直至…………。

「劍海殲仇」是一篇集倫理、俠情、恩仇、打鬥于一爐之武俠小說，保証閱後愛不釋手，是期刊出，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3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式期完中篇俠情故事

南宮吟雲・文
司徒海明・圖

劍海殲仇（上）

護鏢罹難　血染荒山

車聲轔轔，馬聲嘯嘯，夾雜着此起彼落的車夫吆喝聲，凌空揮舞皮鞭的劈拍聲，交織成一闋繁囂却又似有節奏的交响樂章。

——也因此劃破了這曠野中，像凝結了般靜寂的空氣。

這是一長列鏢車，披着暮春三月的夕陽餘暉，浩浩蕩蕩地，沿着這條崎嶇不平的古驛道西向而行。

每輛鏢車上，都插着一面白底金邊，中央繡着三道代表瀟，湘，灕三水的淺藍色水紋鏢旗，迎風飄展，顯得份外醒目。

鏢車都是用牲口拖住，自然要比由人力推挽行程較快。

他們是今晨天剛破曉，才由安化出發，而此時尚不過日薄崦嵫，而已趲行一百餘里，快到黃羅山麓了。

這列鏢車所載運的，是整整二十萬兩賑災官銀，須護運至辰州府交割，係由長沙府委託素負盛譽的三湘鏢局護運。

三湘鏢局總鏢頭「銀鐗神梭」雲天驥，當他承接這筆生意時，就深深的感到責任太重，因爲這批賑銀數目過巨，很可能引起黑道朋友的覬覦，所以他絲毫也不敢大意，除了由自己出馬外，並挑選了四位最傑出的鏢師，和五十名慓悍幹練的趟子手，隨同一道護鏢。

他所挑選的四位鏢師，都是三湘七大劍派門下的傑出弟子，不僅武功已得師門眞傳，尤其是江湖經驗極爲豐富。這四位鏢師是「火麒麟」倪志剛，「霹靂劍」祝松齡，「多臂熊」鄒凱和「神行無影」阮靈。

「我——武——維——揚——」

趟子手的喊鏢聲，淸越嘹亮，响徹雲霄。

今天晚上星明月朗，夜空中，也偶爾有幾簇白雲，如奔馬般在飛馳。

驀地，前面遠處出現一點黑影，來勢異常迅疾，不到一會兒，便已聽到了急驟的馬蹄聲。

原來是單人獨騎，藉着明朗的月色，可以很淸楚的看出那是個穿着一身深紅緊身衣褲，背後交叉背着兩柄綉鸞刀的妙齡少女。

妙齡女郎和雲天驥擦身而過時，輕聲嬌喝道：「接住！」指一彈，一點黑影，向雲天驥射到。

雲天驥微感一愣，來不及攷慮，便急伸兩指揑住，入手便覺察出是一粒柔軟的紙球，心知必有蹺蹊，隱忍着沒有出聲，當他抬眼看那妙齡女郎時，只見她已行若無事般，連頭都沒有轉一下，已疾馳而去，只留下一片使人微感迷惘的灰霧。

趟子手倒是機警的勒住了坐騎，等雲天驥走近，才低聲說道：「總鏢頭，小的覺得方才那妞兒有點邪門！」

雲天驥含笑道：「阿金，你從那裏看出那妞兒有點邪門？」

趟子手阿金道：「總鏢頭，現在是甚

麼時候了，一個這樣年輕的單身女郎，居然敢在這種四無人烟的曠野裏跑，你想，如果不是……」

雲天驥忙攔住阿金的話，說道：「也不能說一定是衝着咱們來的。好啦，多加小心就是了。」

剛才，妙齡女郎投紙球那一幕，阿金背上沒有長眼睛，當然無法看到，可是跟隨在雲天驥身後的幾十雙眼睛，包括四位鏢師在內，竟然也忽畧了過去。

「我武維揚」的高亢喊鏢聲，仍然不停地在夜空繚繞，也帶動着這一長列鏢車緩緩向前移動。

雲天驥騎在馬上，已悄悄展開妙齡女郎投給他的紙球，只見那上面用炭筆草草的寫着兩行字：「滾龍坡設伏，劍魔莊刼鏢！」

雖然只有寥寥十個字，但問題的嚴重性，却把個遇事鎭定的雲天驥，震驚得呆住了！

「劍魔莊」是武林中的一座魔窟，座落在鄖陽府上津縣屬的十八盤山中，不祗山高嶺峻，山道盤折迂迴，而且處處都是天塹之險，再加人工的機關埋伏，眞是飛鳥難渡！

莊主「紫髯劍魔」宇文奎，爲黑道中巨魁，不止心黑手辣，尤其狡獪多謀，他手中的一柄靑螭劍，和層出不窮的左手怪異劍招，使得武林中的各門各派，都爲之側目。

宇文奎手下除收容了許多江湖巨盜，還悉心調教出三十六個弟子，並別出心裁的教練了一種三十六天罡的左手劍陣，劍魔莊中不少頂尖高手，從沒有一個人被困後能闖出劍陣！

雲天驥雖担心有人會覬覦這批鏢銀，確做夢也未想到竟是劍魔莊，因爲劍魔莊雖是魔鬼淵藪，但從無刼色刼財的紀錄，更何況這還是一批救災的賑銀。

「也許是那女娃兒所聞不實，或故意惡作劇。」他想。事實上他也只能這樣想，因爲現在已勢成騎虎了。

當然，雲天驥並未將妙齡女郎警告之事告知他的手下，因爲他無法確定是否眞有其事。

不過他已以較愼重的語氣傳了下去，滾龍坡林深樹密，常爲盜賊盤踞出沒，要大家特別提高警覺。

然後他將那張字條合在掌中一握，頓時化成了灰屑，從指縫中漏掉。

時約初鼓——

趟子手向雲天驥報道：「總鏢頭，前面那片影綽綽的黑松林，便是滾龍坡！」

雲天驥道：「我知道了。你去告訴他們，通過滾龍坡時，要加倍小心，萬一發生甚麼變故，不得我的指示，不准隨便出手！」

交代完了之後，先探手摸摸梭囊，然後將他那支賴以成名的銀鐗自兵刃袋中取出，抱在懷中，領先開道。

他這支銀鐗長三尺二寸，重二十八斤，用純銀和鋼母鐵造，鐗的尖端，特別加鑲了寸許長一截鈍錐，在行家眼中，便知雲天驥對於點穴一道，必有獨特手法。

滾龍坡終於到了，但見林木蓊鬱，黑越越的與高聳的黃羅山連在一起，驛道向

林中貫入，道路亦愈崎嶇難行。

雲天驥雖凝集目力，奈何林深菁密，月光根本照不進去，裏面黑忽忽的，自然甚麼也看不見。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他在心裏這樣安慰自己。

他仍是跨馬走在最前面，車隊跟在後面緩緩前進。

由於林中太黑，所以他在進入這片密林之前，吩咐幾名趟子手點燃了幾支松子火把，走在車隊前面引導。

深入林中里許，除了被驚起的宿鳥，「噗噗噗」的，動着翅膀，在樹林的上空來回盤旋，和間或有幾隻野生小動物的驚竄，卻一絲敵人的動靜，也沒有發現。

雲天驥正自暗忖：「果然料的不錯，那娃兒是在惡作劇。」

驀地，自他頭頂的樹枝上，發出「陣令人毛髮俱豎的森森陰笑。

雲天驥心中一凜，知已落入敵人伏中，當即舉手約住車隊前進。然後抱拳朗聲道：「在下雲天驥，三湘鏢局總鏢頭，係護運賑銀前往辰州府救災，請問朋友是那條綫上的朋友，敬請高抬貴手，雲某如有疏忽開罪之處，俟賑銀交割後，回程時，定當親趨寶地負荆請罪！」

「嘿嘿！雲總鏢頭這才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呢，只是沒想到重逢的地點，竟是在這滾龍坡的黑松林中。」

聲落，一條人影自樹頂飛撲而下，宛如一隻輕盈的燕子，身法美妙至極。

兩下一照面，雲天驥便知今晚之事，決無法善了，因爲他已看清那自樹頂飛撲而下，與他相距七尺兀然站着的人，方面禿頂，兩道板刀眉下面，僅有一隻三角眼，兇睛睒睒，暴射出一片殺機，鷹鈎鼻，繞頰銀髯，五短身材，左手支着一支鋼拐，左褲脚骨虛飄飄，原來他只有一條腿。

雲天驥既知無法善了，便率性撇開一切顧慮，哈哈笑道：「原來是『蟾蜍星』鄧蔚鄧大俠，眞是久違了。」

其實鄧蔚的綽號是「天狼星」，相傳蟾蜍只有三條腿，鄧蔚因少了一條左腿，故雲天驥以此相譏。

「謝謝雲總鏢頭賜給鄧某這個名符其實的綽號，」鄧蔚受到如此譏誚，居然一點不露聲色，而且還抱拳當胸，城府之深，雲天驥也不禁感到有點不寒而慄！鄧蔚卻侃侃言道：「十五年前，在華容道上承賜一梭，炸去這條左腿，鄧某沒有一時一刻敢忘這份厚賜，雲總鏢頭當知鄧某不是忘恩負義之徒，今晚，既是有緣相遇，鄧某若不加倍報答，豈不辜負上天的有意安排！」

雲天驥冷笑道：「鄧蔚，用不着囉唣，不管你此行目的是報仇？抑是刧鏢？我想就憑閣下一人，大概還沒有這種能耐，再說得難聽點，也沒有這份胆量，已邀了助拳的朋友，又何必小家子氣，不都請出來給雲某引見引見。」

鄧蔚冷聲道：「今晚隨鄧某來的朋友，都是五殿閻羅王殿前的勾魂使者，他們也正是爲你雲總鏢頭專程來的呢！」

鄧蔚的話剛說完，只聽四週「刷刷」連聲，雲天驥雖然沒有清點人數，但憑他聽覺，知道至少也在三四十人以上，而且輕功都有極深火候，決非他那五十名趟子手所能抵敵，這自然是一個一面倒之局。

武林人物儘有這股寧折而屈，輸命不輸氣的倔強牛脾氣，雲天驥看到這種陣式，雖明知今晚凶多吉少，但決不肯輸這口氣，他雙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寒芒，轉頭四下掃了一眼，只見在鄧蔚左右，又多了兩個面孔陌生的老者，鏢車兩側，更是數步一人，一律黑色緊身衣褲，魚鱗綁腿，抓地虎快靴，懷抱寒光閃閃的雙鈎魔劍，顯得煞是威風。

他迅即收回目光，凝視着鄧蔚道：「看今晚這種情形，顯然是個混戰的局面，無論結果如何，雲某還是希望閣下能代爲引見左右的兩位高人！」

鄧蔚冷冷一笑道：「雲總鏢頭的心眼兒倒是挺場實，如不一一給你引見，馬上去閻王殿告狀，豈非無法指出兇手。」

他隨即先指左，後指右的介紹道：「張榮凱張大俠，綽號『劍指雙絕』，現在劍魔莊左護法。閻文宣閻大俠，綽號『追魂劍』，現任右護法……」接着一指那些散佈在鏢車兩側的黑衣漢子道：「他們都是劍魔莊的門下弟子，無名小卒，不値得雲總鏢頭一粲。」

雲天驥點點頭道：「多承指教！」一掠身，已自馬背上縱下，沉聲道：「原來閣下是勾結了劍魔莊的人來尋仇，……」

鄧蔚陰惻惻接口道：「雲總鏢頭這次可猜錯了，鄧某承蒙宇文莊主知遇，現任本莊的副總護法呢。」

雲天驥不屑的打了個哈哈，道：「恭喜恭喜，咱們閒話少說，閣下帶這多人來，準備如何賜教？」

鄧蔚獨目一瞪，臉上肌肉一陣跳動，獰聲道：「咱們今晚是生死之搏，用不着江湖上這套臭規矩，不過在混戰之前鄧某先欲領教你兩招鞭法，不要以爲咱們是以混戰取勝，這樣也好讓你死的瞑目了！」

「了」字方吐，身形電閃，左手鋼拐已如毒蛇吐信般疾點而出，但見一片拐影，罩住了雲天驥身前的每一處大穴，確是又快又狠！

雲天驥江湖經驗何等豐富，與鄧蔚對話時，雖是嘻笑怒罵，看似分神，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凝神戒備，一見鄧蔚鋼拐幻起無數拐影，疾點而至，倏地身形半旋，一式「投鞭斷流」，左手鞭交到右手，從側面由下往上一翻，只聽「噹」的一聲，鞭拐相撞，激射出一溜火花，鄧蔚的鋼拐被震盪開。

雲天驥一招得手，毫不怠慢，跟着欺身而上，左臂疾伸，立掌如刀，向鄧蔚右小臂切下，右手銀鞭猛砸對方左肩，雙脚也不含糊，一連踢出幾脚，脚脚連環，指向對方下盤。

鄧蔚「嘿嘿」冷笑道：「雲總鏢頭這一招三式，上下交攻，是欺我這殘廢人窮於應付嗎？」

右手突然往上一翻，捷如電閃，反扣雲天驥右手腕脈穴，獨脚一旋，身軀順勢右擰，避過砸來的鋼鞭，左手拐同時斜揚而去，封住了對方連環踢出的雙脚。

兩人一開始便採拚命式的近身搏鬥，這兩招說起來緩慢，其實交綏當時，快得如同電光石火一般。

兩招一過，鄧蔚倏地單腿一彈，身形倒退七尺，仍然金鷄獨立般站在原來的地方，獰聲笑道：「雲總鏢頭，咱們都是武林中人，份量一掂便知，大概不致認爲鄧某非羣毆不足致你於死了吧！」

雲天驥本就未敢輕視對方，但卻沒有料到竟高出想像之外，雖已一腿殘廢，居然仍與自己無分軒輊！

儘管雲天驥內心震駭，情知凶多吉少，但還是神色不變的朗聲道：「獨鬥羣毆，操之在你，何必多費無謂口舌！」

鄧蔚一聲暴喝道：「很好！咱們就一齊上！」

身形疾掠而去，他右左的張，閻兩位護法亦已撤出雙鈎長劍，隨同撲上，登時將雲天驥三面圍住。

後面的四位鏢師一看這種以衆凌寡的打法，心裏都很憤慨，便想衝了上去，怎奈鏢車兩側三十六個虎視眈眈的黑衣人，已都揮舞着雙鈎長劍，同時發動攻勢。

顯然他們事前業已商定，由四個黑衣人纏住一個鏢師，其餘二十個黑衣人則對付五十名鏢伙。

這三十六個黑衣人，都是劍魔莊主「紫髯劍魔」宇文奎親手調教的弟子，武功都已不俗，即使與四位鏢師單打獨鬥，也可勉強纏戰數十回合，讓他們來對付五十名鏢伙，自然如同滾湯潑雪了！

四位鏢師雖然在開始十餘招內畧佔上風，奈何這四柄雙鈎劍附帶有鎖拿對方兵刃的功能，兼之左手使劍，怪招層出不窮，二十招一過，他們已失去還手之力，而陷於苦鬥了。

雲天驥的處境，也並不比四位鏢師強，他一開始就會與鄧蔚過了兩招，雙方功力無分上下，再加上兩個左手使雙鈎劍的高手，勝負之數，已可預見！

不過，雲天驥卻不甘輕易爲敵人所制，因爲他囊中還有十二支霹靂梭，他欲在全軍盡墨前，使敵人也付出相當代價。

鄧蔚曾經在霹靂梭下毀掉一條左腿，自然知道厲害，事前已與張榮凱和閻文宣兩護法商量好，決不容許雲天驥有取梭的機會。

五十名趟子手儘管個個慓悍，但與二十個曾經名師訓練的黑衣人相較，自然相差遠甚，所以一開始被黑衣人刺斃十餘人，而其餘三十多人，則被迫丟掉兵刃，擠在一起，由十個黑衣人持劍監視，不准隨便行動。

十幾個被殺趟子手的聲聲慘呼，傳入雲天驥耳中。

他是又急又怒，心如刀割，不過，總算他經驗豐富，能够竭力平抑情緒，使方寸不亂，才差强人意的接住了兩劍一拐的凌厲攻勢。

十招過去了。

一百招也很勉強的撐過去了。

雙劍一拐，仍然圍繞着雲天驥像走馬燈似的疾轉，此攻彼守，彼攻此守，攻虛搗隙，一點卽收，並不與雲天驥硬拚，顯然是想將他活活累死。

四位鏢師的情況更慘，六七個黑衣人圍攻一個，而且都是攻多於守，劍劍不離致命要害，他們都已傷痕纍纍，全變成了血人，週身衣褲更是裂成一條一條的掛在身上，頭上的髮亦已散亂，亂髮紛披，形同厲鬼！

「啊——」一聲悶嚎，「多臂熊」鄒凱終於在七個黑衣人的環攻下，力戰而死，盡了他護鏢的責任！

鄒凱的一聲悶嚎，不但影响了其餘三位鏢師，雲天驥更是心頭猛震，一個疏神，被閻文宣在左背劃了一劍，登時皮翻肉綻，血流如注。

雲天驥痛的一齜牙，但沒有出聲，身體卻向前微一踣踉，正好迎向鄧蔚的鋼拐，而張榮凱的雙鈎亦趁機斜劈他的右肩，再加以閻文宣一劍得手，亦挺劍自後緊逼而至，三件兵刃都是指向要害，碰上一件，便決無倖理。

好個「銀鞭神梭」雲天驥，臨到這種生死須臾關頭，仍然方寸清明，絲毫未亂，他已完全明白了今晚的結局，不過他不願就這樣憑白任人宰割，他無時無刻不在等待取梭的機會，他固不吝一死，但希望抓幾個墊背的。

機會終於來了，不過來得太晚了點，他是趁着背部負創，往前一踣踉的瞬間，迅從梭囊內抓到兩支霹靂神梭。

這種霹靂梭的梭殼，是用脆鋼鑄造而成，梭腹塡滿強烈炸藥，梭形一端極銳，一端畧鈍，鈍的這端，有粒黃豆般大的機鈕，如須梭體爆炸，可先將機鈕按下，以鈍的一端撞向目標，卽可引發梭腹內所塡炸藥，如當普通梭使用，就不必按機鈕，而以極銳一端襲擊敵人。

雲天驥在這生死一髮的當兒抓到兩支霹靂梭，並很迅速的按下機鈕，當一拐雙劍劈刺到他身上的同時，他已將兩支霹靂梭分別擊中「天狼星」鄧蔚和「劍指雙絕」張榮凱。

兩响驚天動地的劇烈爆炸聲，掩沒了死者的慘呼聲。

「追魂劍」閻文宣總算命不該絕，見機退身得快，而且又是在雲天驥的身後，所以僅被破片在臉上劃了一條血槽，飽受了一場虛驚。

再看鄧蔚和張榮凱的屍體，都是在胸腹間開了個大洞，內臟炸得遍地皆是，雲天驥的左腿已被鄧蔚的鋼拐掃折，右肩則被張榮凱的雙鈎劍卸下，臉上也被霹靂梭破片削去一大片肉，慘狀眞是不忍卒睹！

閻文宣雖然倖逃一死，但看到三人慘死情景，尤自不寒而慄，木然地站着望着三具屍體發愣。

「霹靂劍」祝松齡已在爆炸聲响時，因爲微一分神，被七劍齊下，死於非命。

現在僅賸下「火麒麟」倪志剛，和「神行無影」阮靈兩位鏢師，像兩頭瘋虎般，尤在浴血苦鬥。

當然，這只不過是苟延時間而已。

被困在一旁的三十幾名趟子手，看到總鏢頭和兩位鏢師的慘死，都不禁掩面而泣。

這當兒，突然傳來一聲低沉的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聲音雖極低沉，但異常淸晰的傳進了每個人的耳鼓，顯然有種淸慾寧神的作用，圍攻倪志剛和阮靈的十餘名黑衣人，突然全都彎下雙鈎劍，停止了狠毒的攻擊，連形同瘋虎般的倪，阮二人，也木然地靜

止下來。

衆人循着那聲佛號方向望去，只見場中站立着一位童顏鶴髮的緇衣老尼，也不知是甚麼時候到的？

緇衣老尼掃了那遍地的屍體一眼，皺着兩道慈眉，又低宣了聲佛號，才向滿面驚詫神色的閻文宣問道：「這些屍體，可都是施主帶來的人殺的？」

閻文宣一時摸不透這緇衣老尼的來歷，試探着問道：「在下閻文宣，可否先請師太賜示法號？」

緇衣老尼雙手合十道：「貧尼上悟下非。」

閻文宣想了一下，覺得這法號很陌生，便放了一半心，手指着那些黑衣人道：「不錯，正是在下帶來的這些人殺的。」

悟非師太兩道慈眉軒動了一下，又問道：「你們可知這列鏢車運的是賑災銀子？幾萬災黎的生命所寄！」

閻文宣聽這老尼問話的語氣咄咄逼人，心裏感到滿不是味道，不禁惱怒的道：「知道又怎麼樣！」

悟非師太道：「閻施主既知這鏢賑銀關係幾萬人的生命，就請吩咐你的手下放了那羣鏢局夥計，讓他們將這批賑銀平安地運到辰州府去！」

閻文宣面色一沉，冷笑道：「師太的口氣未免太大了點吧！」

悟非師太雙眉一挑道：「施主不答應貧尼的請求？」

閻文宣冷聲道：「師太以為在下一定會答應！」

悟非師太沉聲道：「貧尼勸施主慎重攷慮一下，還是答應的好！」

閻文宣道：「莫非師太想指教在下幾招絕學？」

悟非師太雙目中神光一閃，隨即低眉合十道：「施主如認為非如此不可，貧尼倒有個辦法……」

閻文宣接口問道：「甚麼辦法？」

悟非師太道：「貧尼曾聽說貴莊宇文莊主將門下三十六名弟子，按天罡之數，訓練了一種倒反五行的極厲害陣法，現在在場的三十六名黑衣人，大概就是宇文莊主的三十六位高弟，貧尼就以一雙肉掌領教領教天罡陣法，而且貧尼保證決不傷害他們！閻施主認為這辦法如何？」

閻文宣暗暗高興，因為他在三十六支左手劍的倒反五行天罡陣中，曾經吃過苦頭，認為這陣式不止威力無窮，奇詭莫測，而且嚴密得無懈可擊！當即連忙頷首道：「師太高人奇士，自未將區區天罡陣放在眼內，不過師太既已提示，在下正可藉此機會，瞻仰神技。」

隨即將三十六名黑衣人召集過來，暗中囑咐了一番，便就地散了開來，很快的各按方位，佈成了陣式。

悟非師太見陣式排好，向閻文宣道：「貧尼獻醜了。」

全未見她作勢，身體緩慢的冉冉往上昇起，好像脚下有種無形的力量托着。

昇高丈許，仍然原姿勢不變，突然向左橫飄，緩緩落入三十六個黑衣人業已排好的天罡陣內，眞個點塵不驚！

悟非師太有意炫露了這手佛門絕學「蓮台渡厄」輕功，只把個劍魔莊的護法，驚的目定口呆，矯舌難下！

三十六名黑衣人也不禁凛然色變，心生怯意。

悟非師太兀立陣中，向四週三十六名按劍而立的黑衣人環掃一眼，然後從容説道：「方才貧尼已經說過，決不傷害你們，你們可以儘量施展，不過咱們最多只以三招為限，希望你們要特別留神手中的兵刃！」

三十六名黑衣人沒有答言，却已開始轉動陣式。

陣式越轉越快，三十六名黑衣人就像蝴蝶穿花般，在陣中來回穿插，使得人眼花繚亂。

悟非師太只是傳聞劍魔莊的天罡陣詭譎凌厲，很想見識見識，此時見陣勢尚未發動，便已寒風颯颯，波瀾洶湧，也情不自禁的暗暗點頭激賞。

她默立良久，見陣式依然如巨輪般繞着自己飛旋，感到有點不耐，但旋又恍然了，他們是在以靜制動。

輪臂一掌，向飛旋中的一個黑衣人劈去。

她實在也弄不清楚這三十六個黑衣人，到底是誰為首，只是隨意劈出一掌，僅用了兩成功力。

詎料這隨意一掌，竟誤打誤撞的劈向領陣之人，登時引起了陣式的變化。

突見飛旋的陣式開始逆向而旋，就這一頓的瞬間，悟非師太劈出的一股勁風，恰好從兩個黑衣人中間的空隙穿過，不但算計得絲毫不爽，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

驀地，天罡陣中响起一縷極微的彈劍之聲，悟非師太尚未及轉念，三十六柄雙鈎劍已如狂風暴雨般自四面八方，分上中下三路飛捲而至。

「金鞭銀梭」雲天驥趁向前踉蹌仆出之際，取出銀梭向鄧蔚及張榮凱射去。

這是天罡陣合搏術中的一招厲害殺着，名叫「萬流歸海」，砭骨寒鋒自四面八方向中央匯集，連頭頂上的空隙，亦被九柄利劍堵死。

悟非師太喝聲：「來得好！」竟施展「大羅佛袖」禪功，兩隻寬大的衫袖一揮一捲，三十六個黑衣人同時感到一股無法抗拒的暗勁沿劍而上，一個把握不住，三十六柄雙鈎劍全被悟非師太的兩隻寬大袍袖捲去。

這時，悟非師太驀地引吭一聲清嘯，雙袖連揮，三十六柄雙鈎劍竟如三十六支離弦勁矢，帶着破空鋭嘯，飛去數十丈外，「奪奪」連聲，完全釘入巨樹之中，深幾及半，劍柄尤在不停顫動！

這一手佛門絕學，可震懾住了劍魔莊的護法閻文宣，和三十六個天罡弟子，個個臉上流露出一片驚駭神色。

悟非師太敲山震虎的目的達到了，這才向閻文宣合十道：「閻施主，你們劍魔莊和三湘鏢局結下的這段血海深仇，將來自會有人出面了結，貧尼現在不願多管，也希望你們能到此為止，至於這二十萬兩賑銀，因關係數萬災黎生命，必須兼程運往辰州，更希望貴莊能上體天心，不要再加阻撓！」

閻文宣鐵青着臉，一抱拳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在下謹遵師太法諭，後會有期！」

隨即吩咐兩名黑衣人，抗着鄧蔚和張榮凱的兩具屍體，如飛而去。

倪志剛和阮靈兩位鏢師已調息復原，這時走了過來向悟非師太抱拳稱謝。

悟非師太低宣聲佛號道：「死者已矣！希望兩位鏢頭能化悲憤為力量，代雲總鏢頭完成未竟的遺志，將這批賑銀運到辰州府去！」

倪志剛毅然説道：「請師太放心，晚輩相信三湘鏢局未死的弟兄們，決不會辜負師太這番善念！」

悟非師太嘉許的點了點頭，改以傳音入密之法向倪志剛道：「劍魔莊刼鏢未成，受此重挫，恐會遷怒雲總鏢頭遺族，貧尼須急趕往為之安頓，如時間許可，仍將趕回暗護鏢車。」

倪志剛的功力，尚未達到「傳音入密」的境界，却向悟非師太抱拳深深一揖，一語雙關的説道：「謝謝老前輩的始終成全！」

悟非師太心中一動，日注倪志剛微微頷首，然後高聲道：「諸位施主請前途珍重，貧尼告辭了！」

身形一閃，「了」字的餘音，已在十丈開外。

悟非師太離去後，倪志剛和阮靈兩位鏢師噙着滿眶熱淚，指揮趟子手擇地挖坑，掩埋罹難的人，並在每一個墳堆上都做了識別的記號。

一切就緒，已是日上三竿了。

這個晚上，對倪志剛他們這夥人來説，眞算得是「最長的一夜」了，驚恐，勞累，每個人都有如隔世的感覺！

車聲轔轔，馬聲嘯嘯，這支已失去歡笑的鏢隊，在大家勉強以乾粮充飢後，又抖起精神來，踏上遙遠的旅程……

孤菴習藝　初顯神功

這是個「夕陽無限好」的仲秋傍晚，絢爛瑰麗的晚霞，將大霧山的青峯翠谷，渲染得份外明艷動人！

這時候，在那座四壁遍植奇花異卉的翠谷中，正有個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揮動着一柄寒光耀眼的寶劍，大開大闔地在演練一招佛門絕學——「芥子納須彌」，但見銀光蔽天，寒飆匝地，堂堂正正，奇而不譎，確是劍道中極品！

「鳳兒！鳳兒！」是位中年婦人的呼喚聲，由遠而近。

白衣少女聽到呼喚聲，驀地劍勢一收，只見一團閃展到數丈方圓的耀眼銀虹，頓時消失無蹤。

白衣少女將劍入鞘，攏了攏被風吹亂的秀髮，然後循着一條平坦的花徑，迎向那由遠而近的呼喚聲。

來的是位荆釵布裙的中年婦人，從她步履之輕盈，可以看出，也經略窺武術堂奧。

她，便是在滾龍坡護鏢殉難的三湘鏢局故總鏢頭雲天驥之夫人。

白衣少女是雲天驥唯一的掌上明珠雲逸鳳，也就是當今一代武林奇人——悟非師太的嫡傳衣鉢弟子。

悟非師太自從在滾龍坡以絕世武功，驚走劍魔莊徒衆，得以保全那鏢賑銀後，即兼程趕至長沙三湘鏢局，當她一眼見到

雲逸鳳後，卽驚爲絕世奇才！

自古名師固不易求，而佳弟子亦很難得，悟非師太雖不欲將一身傲視武林的佛門絕學及身而斬，但她遨遊江湖十餘年，可說是閱人無數，但始終沒有發現一個能繼承衣鉢的人，內心雖不無怏怏，却抱定了寧缺勿濫的宗旨，決不讓一身所學流毒江湖！

雲逸鳳不僅嬌容絕代，明艷照人，最難能可貴的是天賦蘭心慧質，和一身淸奇的骨格，實爲百年難得一見的習武佳材！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悟非師太的這份喜悅，實非筆墨可以形容了。

悟非師太既存愛才授藝之心，自不願雲逸鳳與聞太多的傷心事，使幼小心靈遭受過度刺激，而影响學藝情緒，因此，她和雲夫人單獨局室密談了兩三個時辰，終於決定了，三湘鏢局暫行歇業，由總管俞平出面處理一切善後，雲氏母女則隨悟非師太隱居大霧山白衣菴習藝。

悟非師太自將雲逸鳳收歸門下後，便憑藉着她的超凡功力，和無數聖藥靈丹，爲雲逸鳳伐毛洗髓，脫胎換骨，然後將一身佛門絕學，傾囊相授。

如此一幌五年，由於雲逸鳳的天賦智慧，加以苦心向學，和悟非師太的悉心指點，明師佳徒，進境自是一日千里，以雲逸鳳目前的功力，雖不敢說已「靑勝於藍，冰寒於水」，但確已盡得乃師眞傳，在當今武林，足可傲視羣倫，而所欠缺的，只不過是火候和江湖經驗而已。

當然，雲夫人雖未直接受教，但她五年來，和這雙師徒朝夕不離的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自然獲益匪淺。

雲逸鳳迎着了呼喚她的母親，嬌憨地笑道：「娘，是妳叫鳳兒，有事嗎？」

雲夫人點了點頭笑道：「看妳這丫頭高興的，是不是領悟了那招『芥子納須彌』啦？」

「嗯！」雲逸鳳憨態可掬的拍手笑道：「娘眞是諸葛亮，一猜就着，女兒不僅悟出了『芥子納須彌』的神髓，而且將許多連貫不起的招式，都連貫起來了呢！」

雲夫人聽了，也覺着非常高興，慈祥地輕撫着雲逸鳳柔軟的秀髮低聲道：「孩子，眞虧了妳，娘聽師太說，這一招『芥子納須彌』，爲整套『降魔劍』的神髓，殊不易窺其玄奧，在師太的推測，妳至少也得化費半年時間，或許可以領悟十之六七，想不到妳竟能以三個月的時間，全部豁然貫通！待會妳師父知道了，不知要如何高興呢。」

雲夫人的一番誇讚，反而使得雲逸鳳嬌羞無邪的在雙靨上飛上兩朶紅暈，一頭撲在雲夫人肩上，吃吃笑着不依。

片刻過後，雲夫人才輕輕推開愛女，正色道：「妳師父今天好像心情不佳，鬱鬱悶悶地，她要娘來找妳去，不知有甚麽事情？妳可得當心點。快去吧！」

雲逸鳳果然暗吃一驚，忙收起憨態，低聲道：「鳳兒先行一步，娘請慢慢的走吧。」

說完，小蠻腰一擰，眞個快逾鷹隼，閃得兩閃，便在一處山角，消逝無蹤。

白衣菴是結在一座凌空的懸崖上，菴不大，除佛堂外，也僅勉强够她們師徒母女三人棲身。

雲逸鳳放輕脚步，走進悟非師太的靜室，見恩師正緊蹙着兩道慈眉，斜倚在雲床上想得入神。

她低呼了聲：「師父！」悟非師太才似從幻境中驚醒，抬眼望着雲逸鳳「哦」了一聲，才緩緩說道：「妳去那裏了？害妳娘到處找妳。」

雲逸鳳道：「鳳兒在花谷練劍……哦，師父！那招『芥子納須彌』，鳳兒已經領悟了，而且還從中悟出許多過去想不透的關鍵，使得整套降魔劍法都能融會貫通起來了！」

「當眞？」悟非師太雙目一張，暴射出兩道懾人的精芒，顯得有點吃驚的樣子，自雲床上坐正了身子，神情穆肅的道：「妳是說已經參悟了『芥子納須彌』的神髓？」

悟非師太的這種神情，使得雲逸鳳的內心也緊張起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囁嚅的道：「是……的，不！鳳兒只是說……只是說……」

悟非師太也覺察出自己的態度有點反常，淡淡一笑道：「傻孩子，瞧妳那副傻不隆咚的樣子……」

雲逸鳳見到師父的笑容，心下一寬，也「噗哧」一聲笑着道：「師父，鳳兒演練一遍給你老人家看，好嗎？」

悟非師太笑着點點頭，下了雲床，師徒相偕走出菴外，雲夫人也正好自花谷轉來，悟非師太含笑招呼道：「鳳兒大概已參悟了『芥子納須彌』的玄奧，咱們來給她評評，看眞能領悟幾分？」

雲夫人笑着走到悟非師太身傍，由衷地說道：「有師太這等明師悉心敎導，就算是一塊頑石，也會有靈性了呢！」

雲逸鳳就在菴前這塊方圓不足五丈的空地上，劍壓肘後，神閑氣定的穆然肅立，恭候指示。

悟非師太道：「妳就從起手那一式開始吧。」

雲逸鳳恭應了聲：「是！」先深深吸了口氣，驀地劍交右手，挽了個斗大的劍花，然後雙手合十捧劍，劍尖向上，兩目平視，雙腿下彎，向恩師和母親行了個「童子拜觀音」的致敬禮，然後一招一式，不疾不徐的施展開來。

這套佛門中至高無上的降魔劍法，確是神奇莫測，變化無窮，而每一招的大開大闔，却又不失「嚴」，「正」二字。

全套降魔劍法雖然僅有十八招，但每一招有每一招的神髓，而且每一招都有其獨立的精神，如能實實在在的參透其中之玄奧，則每一招皆可衍化成一套極具威力的完整劍術！

因此，這區區十八招降魔劍法繁衍的結果，是生生不息，永無止境！

雲逸鳳開始時，劍式從容，不疾不徐，但漸漸的身心完全熔入劍招之中，但見一團寒芒，時高時低，時左時右，不僅使人眼花繚亂，而且森森劍氣，透骨砭肌！

驀地，雲逸鳳振吭一聲淸嘯，劍式也隨着急劇一變。

但見氤氤氳氳，雖是滿空劍花錯落，反倒顯得一片平和氣氛，毫無一絲殺伐的

意味！

這，便是佛門絕學的最高境界！

雲夫人也是武林兒女，功力雖然平平，只因未得明師指點，但自從來到白衣菴，一幌五年，終日和一代武林奇人生活在一起，氣質自然起了很大的變化，對於武藝的鑒賞，也今非昔比，能觀察入微。

雲逸鳳的一趟降魔劍法，使的不疾不徐，恰好適合雲夫人的鑒賞能力，因之她的精神意識，整個沉迷在玄奧莫測的神奇劍法之中，至雲逸鳳全套劍法使完，尤自目定口呆，毫不自覺。

悟非師太的雙目中，閃動着一種異様神采，臉上露出淺淺的笑容，聲音畧微有點激動，說道：「眞難爲妳了，孩子，爲師的這番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雲逸鳳嬌笑，道：「師父！還過得去嗎？」

轉眼一看，見乃母仍是一副痴痴迷迷神情，不禁一愣，忙走過去拉着雲夫人的手叫道：「娘！娘！」

雲夫人似從夢中驚醒，尤自嘖嘖稱讚道：「好劍法！眞是好劍法！」當她一眼看到愛女站在身前，悟非師太望着她微笑，便知自己失態，不禁臉上一熱。

三人轉回菴內，悟非師太招呼雲氏母女同至她的靜室，落座後，悟非師太向雲夫人道：「貧尼自皈依三寶，本不願再干預紅塵中事，想不到塵緣未淨，魔障纏身，二十年前的一個對頭，突然尋上門來，貧尼本擬準備重墮紅塵，清了這宗債務，想不到鳳兒的進境，快得出了貧尼意料之外，所以貧尼有意讓鳳兒徒代師勞……」

雲夫人毫不猶豫的接口道：「爲師門出力，卽使碎骨粉身，也是理所應當，只恐有沾師門威望，就百死莫贖了！」

悟非師太神態極爲穆肅，沉吟一會，說道：「鳳兒已盡得貧尼一身所學，所欠缺的只是火候與對敵經驗，所以貧尼想使她走趟尹家堡，先瞭解一下對方的武功路子。」

「尹家堡？」雲夫人甚感詫異的道：「師太的對頭是尹家堡堡主『靑囊神劍』尹一涵？」

悟非師太微微一笑道：「妳誤會了，貧尼是讓她去找尹家堡的總管『神算雙環』王道行，因貧尼的那個對頭『奪命雙環』陳羣，是王道行的同門師兄，不過他們師兄弟因志趣不投，早已分道揚鑣，不相往來……」

悟非師太頓了一下，又道：「因爲陳羣和王道行都是藝出『雙環門』，僅是陳羣的功力較王道行爲高，但招式不會相差太遠，請他給鳳兒餵餵招，可以增長鳳兒對敵時的經驗。」

雲逸鳳雖然已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仍童稚未泯，聞言大喜道：「娘，我已經有六七年沒見過尹家伯父母和尹英大哥了，你老人家陪鳳兒一道去，好不好？」

雲夫人見悟非師太沒有反對的意思，便點點頭笑道：「恁大的孩子了，還離不開娘，眞不害臊。」

又轉向悟非師太請示行期，悟非師太道：「貧尼和陳羣是約定本月月圓之夕戌正，在靈峯山頂決一勝負，還有十天時間，妳們可於明早乘船去，百餘里水程，往返四天足够，其餘五六天時間，儘够熟練雙環的招式了。」

× ×

翌日，雲氏母女在玉潭江邊，雇了一艘竹篷帆船，直駛長沙。

船主是一對中年夫婦，拉帆，搖櫓，幹起活來乾淨俐落。

雲氏母女隨身只帶了一隻長型包袱，裏面自然有她母女的兩柄長劍。

今天雲逸鳳一身翠綠，長裙曳地，秀髮披肩，俏立船頭上，江風飄起她的裙裾秀髮，眞像是謫凡的仙子，不知吸引了江面上多少雙貪婪的目光。

雲逸鳳自出生以來，這是第一次乘船，所以一切都感到新鮮有趣。

尤其是兩岸風景如畫，更使雲逸鳳沉醉留連。

眞是天公作美，仲秋時節，竟然刮起了東南風，去長沙正是順風順水，風帆被吹得鼓蓬蓬的，船首破浪的聲音嘩啦嘩啦的响，雖不若李白「早發白帝城」詩中所說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那麽瞬息千里，但也稱得上疾如奔馬般迅速了。

一日無事。

入夜船已行駛百里，泊在一座小鎭。

這座小鎭名叫裴家集，距長沙還有七十餘里水程。

這晚停在裴家集碼頭附近的大小船隻，有數十艘之多，眞是桅檣林立，明滅的燈光和天上閃爍的繁星相互輝映。

雲氏母女僱的這艘帆船不大，僅有一隻篷艙，由她母女佔用，船主夫婦只有臨時拖一片竹篷蓋在船頭，權充臥艙了。

今夜月色甚明，映在微波蕩漾的江心，像有萬條金蛇，在波心蜿蜒游行。

夜，漸漸深了。

人聲，也漸漸靜了。

雲逸鳳大概是整天欣賞水光山色，興奮過度，現在已時過午夜，她躺在母親身邊，仍然是輾轉不能成眠。

初更，二更早就過去了。

三更也敲過了好大一會兒。

轉眼之間，裴家集又「噹！噹！噹！噹！」傳來了四响更鑼之聲。

雲逸鳳剛感到一股倦意襲上眼簾，驀地覺得船身微微往下一沉，雖然她毫無江湖經驗，但智慧使她感覺到事有蹊蹺，於是輕輕將熟睡中的母親搖醒。

雲夫人睜開惺忪睡眼，正欲出聲詢問，雲逸鳳已將兩根纖指，輕輕壓在她的唇上，以禁止發出聲音。

這一來，把雲夫人的睡意全都嚇跑了，忙披衣坐了起來，雲逸鳳却附耳告訴她船身下沉之事。

雲夫人原係武林世家之女，于歸後，夫婿又是一位經常走南闖北的名鏢頭，雖然她自己沒有在江湖上混跡過，但聽得多了，正如俗語說的：「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一樣，對江湖上的一般險惡人心，鬼蜮技倆，確是知道得不少。

她很快的便決定了應變措施，在雲逸鳳耳邊一陣悄語，母女倆便毫無聲息地悄悄結束停當，並自長包袱中取出兵刃，放在手邊，然後靜坐待變。

時間像黑貓的腳步，在毫無聲息溜逝了。

雲氏母女等待了約莫頓飯光景，仍然沒有動靜，不禁感到有點詫異。

尤其是雲逸鳳，她還有點感到失望，因爲她自習藝以來，雖有恩師不時和她餵招，但那和對敵動手不同，心裏沒有顧慮，當然也不够刺激，況自絕藝練成，更希望能找個敵人過過招，證實一下自已是否確能學以致用。

這時，雲逸鳳已感不耐悄聲道：「娘，你就守在艙中，鳳兒到外面去看看。」

雲夫人沉吟了一下，說道：「好吧！不要離開太遠，更要注意別人的暗襲！」

雲逸鳳輕「嗯」一聲，劍壓肘後，悄悄自艙後鑽了出去。

她剛站直身子，突見一個肥碩的人影，自桅頂撲下。

雲逸鳳一聲嬌叱道：「惡賊找死！」

長劍一揮，洒出一蓬銀星，迎向飛撲而下的人影。

那飛撲而下的人影雖然身軀肥碩，動作倒是敏捷靈活，眼看要撞上雲逸鳳的劍尖，身軀突然凌空左移數尺，輕得像團柳絮般，飄落在艙頂的竹篷上面。

雲逸鳳這才看清，來人是個束髮頭陀，頭上金箍映着月色閃閃發光，繞頰短髯，滿臉橫肉，背後交叉揷着兩支短柄方便鏟。

雲逸鳳面籠寒霜，用劍一指，嬌聲叱道：「你這頭陀眞是該死，深更半夜的到人家船上來幹嗎？」

「幹嗎？」頭陀磔磔笑道：「女娃兒，妳不懂妳媽懂，佛爺是慈悲爲懷，特來陪妳母女快活快活的。」

雲夫人本來不想現身，以便讓愛女歷練歷練，却不料來人竟是如此下流，滿口穢語，恐愛女羞憤難當，發生意外，便也自艙中走出，怒喝道：「何方佛門敗類，竟敢出言不遜。打！」

「打」字出口，三粒鐵蓮子成品字形，帶着破空銳嘯，直取艙頂頭陀的三元大穴。

頭陀毫不在意地闊袖一揮，只聽「咚咚」，三粒鐵蓮子全被拂落江中。磔磔笑道：「雕虫小技，也敢在佛爺面前施展！嘿！佛爺如非看上妳們母女姿色不惡，想留下好好受用受用，就憑剛才對佛爺的不敬，已是屍橫當場了！」

雲逸鳳見母親打出的三粒鐵蓮子，被頭陀隨意拂落，便知這頭陀一身武功不俗，悄聲向她母親打了個招呼，長劍一指，嬌聲喝道：「可惡的東西，姑娘劍下不斬無名之輩，趕快通名受死！」

「花月頭陀！」花月頭陀邪裏邪氣的笑道：「這法號不錯吧，小妞兒，想不想嚐嚐佛爺的本……」

雲逸鳳那肯再容花月頭陀胡說八道，長劍一揮，向花月頭陀蹬踝削去。

這一劍又疾又狠，花月頭陀倒着實吃了一驚，江湖上有句俗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雲逸鳳這一劍雖然不是佛門絕學降魔劍法中的招式，但劍法到了相當境界，即使是最平凡的一招，也可化腐朽爲神奇！

花月頭陀在黑道中也算得是一流高手，自然領略得到，心知別看這女娃兒嬌艷如花，劍術倒是經過名師指點，實是一大勁敵，他那敢怠慢，雙足一彈，縱起五尺，一式「孤雁投林」，斜着向岸上飛去。

雲逸鳳雖然一劍削空，但她却身隨劍走，仍然原式不變的彈身飛起，也向岸上落去。

雲夫人見愛女跟蹤緊追不捨，急喝道：「鳳兒小心！」也一擺手中長劍，縱身追去。

花月頭陀縱落岸上，已將兩支短柄方便鏟掣在手中，不待雲逸鳳站穩身子，兩支短柄方便鏟相互一撞，發出「噹啷」一聲巨响，一襲上胸，一襲小腹，招式輕薄已極。

雲逸鳳嬌靨一熱，芳心中更是恨極對方的下流無恥，出手便是佛門絕學中的一招「萬方朝佛」，劍化一幢光網，將花月頭陀緊緊裹在漫天劍影之中。

花月頭陀起初尚未在意，專向光網稠密處出手，因爲那是實劍所在，他想憑藉手中沉重的兵刃，和內力修爲，硬將雲逸鳳手中的長劍磕飛。

可是使他失望得很，一連數十鏟，不但沾不着人家兵刃的邊，好幾次還將身體往劍尖上送，若非雲逸鳳不願傷害他的性命，只想施予薄懲，就算他有九條命，恐怕也已經報銷了。

這一來，只把個花月頭陀嚇得心胆俱裂，恨不得地上有個洞，能讓他鑽進去，那裏還敢逞口舌之能。

雲逸鳳雖不想傷害花月頭陀性命，却存了個念頭，以他來做爲練劍的對象。

一趟降魔劍法練完，花月頭陀已累得精疲力盡，氣喘如牛了。

雲逸鳳行若無事的納劍入鞘，指着花月頭陀喝道：「像你這種佛門敗類，本當殺却，但姑娘體上天好生之德，放你一死，希望你以後能痛改前非，重新作人。滾吧！」

花月頭陀死裏逃生，那還敢出聲，夾着兩支方便剷，如喪家之犬般狼狽，一溜烟逃了。

雲逸鳳向雲夫人莞爾一笑道：「娘，回船去吧。」

雲夫人尤自恨意未消的說道：「鳳兒，像這種專幹傷天害理勾當的佛門敗類，妳應爲民除害，不該放了他的。」

雲逸鳳低聲道：「娘，鳳兒也氣極那賊頭陀的出言無狀，恨不得在他身上狠狠捌幾個窟窿，以消這口惡氣，可是，一想到恩師常常的告誡：『要善體上天好生之德！』又終於不敢違背師訓，而放了他一命。」

雲夫人長長嘆了口氣，沒再說甚麼。

江上的船戶，差不多全已驚醒，但誰也不敢出面，經驗告訴他們，碰到江湖中人尋仇鬥狠時，最好躲得遠遠的，免受池魚之殃，所以他們都躲在船上，悄悄欣賞了一場精彩絕倫的打鬥。

雲逸鳳戲懲花月頭陀，偷窺的人，莫不拍手稱快，花月頭陀狼狽逃去後，所有偷窺的人都站了出來，向雲氏母女發出雷動般的歡呼。

雲氏母女回到船上，只見船主夫婦正在忙着整治飯菜，雲逸鳳嬌笑道：「這倒好！我正感到肚子有點餓了呢。」

× ×

嶽麓山北面之尹家堡，爲三湘七大劍派之一，五年前的一個晚上，堡中賓館——梅軒被焚，險爲尹家堡招來無妄之災，幸得總管「神算雙環」王道行精明幹練，識破嫁禍者之陰謀，並明查暗訪，搜集證據，終於在七劍會衡山時，使陰謀禍首，無所遁形！

尹家堡堡主「靑囊神劍」尹一涵自遭此劇變，即灰心江湖，遽萌退志，於七劍會衡山洗刷淸白後，即將堡主——掌門之位，傳與首徒顧無痕，並將尹家堡更名爲「天心堡」，以紀念寃屈得直，「天心」不欺之意。

總管王道行亦隨同尹堡主退出江湖，終日棋酒自娛，所遺總管職務，則由新任堡主顧無痕之七師弟凌星磊接充。

這日夕陽銜山，堡中來了兩位女賓客——雲氏母女。

雲，尹兩家，份屬武林同源，早年也時相往還，這天心堡是舊地重遊，堡中武師和門下弟子，對她母女都不陌生。

尹一涵夫婦極爲熱情的接待雲氏母女，晚餐時，並爲設宴洗塵，而且邀了王道行作陪。

席間，雲氏母女坐了首客位，王道行和尹一涵夫婦打横作陪，尹英則敬陪末座，坐在主人的位子。

酒過三巡——其實雲氏母女滴酒不沾，敬酒時，不過將酒杯在唇邊靠靠，意思意思而已，雲夫人將話引入正題，說明了此行目的，王道行點首肅然道：「給賢姪女餵招之事，在下自然樂意答應，不過在下和家師兄分別已二十餘年，他是否另有成就？就不得而知了。」

頓了一下，又道：「在下也很想和家師兄見見面，想暗中跟隨賢母女，何況寃家宜解不宜結，如到時雙方鬧得太僵，在下好從中轉圜，不知雲夫人意下如何？」

雲夫人大表贊成，含笑道：「只是有勞王叔叔了！」

尹英滿臉企望之色，低聲向王道行道：「王叔叔，姪兒想跟隨你到外面去走走，也好藉此歷練歷練。好嗎？」

王道行笑道：「這得先徵求你父母的同意才行！王叔叔沒有意見。」

尹一涵撫鬚含笑道：「英兒已經二十出頭，年齡也不算小了，正該讓他到外面去歷練一番。道行，可得麻煩你代我嚴厲管束他了！」

尹英一聽心願已酬，高興得向他父母和王道行連稱番謝不置。

王道行突然收斂笑容，神情很嚴肅的向雲夫人道：「雲大嫂，關於給逸鳳姪女餵招之事，因關係師門戒律，在下還有個不情之請……」

尹一涵不待王道行再往下說，已接過口來微笑着道：「道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天下武術雖是同出一源，但久而久之，各門各派間都有了自已新的創意，所謂『寶珠藏櫝』，『秘技自珍』，自然在所難免了！好在雲大嫂也是我輩中人，決不會見怪的！」

旋轉面向雲夫人道：「雲大嫂，妳說是嗎？」

雲夫人含笑道：「尹伯伯說的是極！王叔叔準備何時給鳳兒餵招？」

王道行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站起身來道：「現在不過酉初，每晚兩個時辰，大概有三個晚上，就可熟悉了！逸鳳姑娘，咱們說走就走！」

× ×

三天時間，轉瞬即過，雲逸鳳已完全熟悉了「奪命雙環」的招式，而能加以一一的化解。

在這三天中，尹英倍極殷勤地每天陪伴着雲氏母女暢嶽麓遊山各處名勝古跡。

尹英和雲逸鳳原就是兒時舊識，雖談不上耳鬢廝磨，但兩人的性情極爲相投，所以雙方的印象均極深刻！

五六年的別離，都已長大成人，一個豐神如玉，倜儻不羣，一個國色天色，嫻靜端正！

兩人經過這三天結伴傲遊，在心底深處，都茁長出一株愛的幼苗，不過碍於雲夫人在場，不便卿卿我我而已。

其實雲夫人早就從他們的言談擧止之間，瞧了出來，當然雲夫人對於尹英的一切，均極中意，所以對這雙小兒女的情感發展，未加阻撓！

她至今還未將丈夫被害的事實告知愛女，是恐怕妨碍到愛女學藝的情緒，只有暗自飲泣！

雲逸鳳對於父親的行蹤，亦曾不止一次的向她母親探詢，但均被雲夫人很巧妙的掩飾過去。

如今，愛女絕藝業已練成，眼看洗雪血海深仇有望，悟非師太更含深意地爲愛女安排這個歷練的機會，也因之使愛女品嘗到初戀的滋味，這些使得她一則感到無邊安慰，一則也感到萬分傷感！

短暫的三天，終於過去了！

第四天的早上，雲氏母女各懷着異樣心情，默然離開了天心堡，乘坐尹英早爲僱妥的船隻，返回大霧山。

王道行和尹英却經過易容，坐上另外一艘帆船，緊緊跟在雲氏母女所乘船隻後面前進。

雲氏母女返回大霧山的翌日，白衣庵前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人生得濃眉，虎目，巨鼻，海口，頷下一部短髯，身着老藍布褂袴，腰束板帶，很像是個趕車的車把式。

這當兒，雲氏母女正在佛堂拭抹打掃，雲逸鳳見庵前來了人，低聲向她母親道：「娘，有人來了！」

雲夫人正在拂拭佛龕上的灰塵，聽女兒一說，抬眼果見庵門口站着一個彪形壯漢，因爲背光，看不淸面貌。

她即放下抹布，走了過去。

彪形大漢見到雲夫人，忙抱拳深深一揖道：「雲大嫱，愚侄倪志剛，向妳行禮了！」

原來這彪形大漢竟是滾龍坡倖逃刼難的鏢師「火麒麟」倪志剛。

其實倪志剛和另外一位倖逃刼難的鏢師「神行無影」阮靈，已不止一次到白衣庵來和雲夫人連絡。

三湘鏢局早已歇業，但倪志剛和阮靈兩人却無時不在爲復仇之事奔波，但最主要的是等待雲逸鳳的絕藝大成。（未完）

俠義奇情槍戰鬥智小說

朱羽·文
盧令·圖

虎鎮羣英（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著匪康八勒索虎鎮五十萬現洋，鎮長拒之，首遭暗殺，繼之團練也遭毒手，指揮鎮上壯丁重責，無形中落在關小婉肩上，康八命人放火焚燬關族集居地示威，關小婉不爲所屈，誓死反抗。飛天五兄弟老大曾因喝醉輕薄關小婉，爲關小婉痛懲，但他公私分明，願義助虎鎮，老么郭桐更對小婉動了眞情，親自護衞小婉把康八派來擄劫小婉的快槍隊擊退，在這雙方張弓搭箭的緊要關頭，羅老二單人匹馬往見康八，要拯救被擄的魏大夫，陷身匪窖，康八脅飛天五兄弟退出虎鎮，郭桐力主接納——

虎口救羔羊

郭桐見大家都沒有說話，立刻把握情勢，向那兩個抬門板大漢一揮手，道：「抬起來！咱們走。」

躺在門板的洪老大雖然沒有話說，却瞪大了眼睛望着郭桐。他心裏在想：「我這個老么怎麽突然變了呢？」

郭桐的這種決定實在是大出人之意外，關家三兄弟心裏眞是老大不舒服，只是不便說出罷了。

唯獨李雙魁心中的想法不同，他畢竟是個有見地的人。他暗暗道：郭桐這個人精明透頂，這件事如此草率決定，可眞有些怪？莫非他耍什麽花樣？心裏雖如此，嘴上却沒有說出來。

照關小婉的脾氣，她也會對郭桐的出爾反爾破口大罵的。而却隻字不提，又是一件大怪事。飛天兄弟離去後，她立刻帶着李雙魁巡視全鎮，指示了好幾個有缺口的地方，在天黑前作好拒馬擋塞，免得康八的人再趁黑摸進來。

李雙魁從關小婉那種平靜的態度中看出了一絲端倪，他猜測：郭、關之間一定有了良好的默契。他很想問個明白，但他沒有那樣愚蠢。

白天很快地過去，讓人緊張的黑夜又來臨了。

× × ×

戶外沒星沒月，屋內却是燈火輝煌。

吳用顯得很神氣，原本教他來向飛天兄弟傳話時，他心頭多少有點寒顫，一見他們那種對康八敬畏的態度，他開始得意了。

「老實說，」吳用眉飛色舞地道：「八爺是一個够義氣的人。依八爺的脾氣，照江湖的規矩，羅老二的作爲是不是早就應該人頭落地啦。」

郭桐滿面笑容地道：「這是八爺高抬貴手，咱們飛天兄弟感激不盡，只是，羅二哥什麽時候可以回來？」

「那要等得虎鎮的事情過了之後。」吳用冷冷地瞟了他一眼，冷冷道：「郭老么！只要你們說話算數，八爺的話自然算數。若是虎鎮的事你們多少沾點邊，羅老二就是死定啦！」

「放心！」郭桐必恭必敬地道：「咱們絕不敢冒犯八爺。」

「好！那就這麼說定啦！」吳用帶着四個衞士，大搖大擺地走了。

林魁頭一個發了火：「老么！你是怎麽啦？康八多少還算個人物，這姓吳的是個什麽東西？你竟然對他那麽客氣。」

郭桐只是冷笑，一句話也沒有說。

洪老大冷笑問道：「老么！你在打什麽詭主意？」

「大哥！」郭桐緩緩說：「人生在世，應該作一點正經事，尤其是咱們飛天兄弟，在江湖上的臭名聲太多，該作點讓人刮目相看的事。」

「嗯！」躺在榻上的洪老大點點頭，並沒有接腔顯然對郭桐的意思並沒有反對。

連多嘴八哥此刻也不再多嘴，靜待下文。

郭桐頓了一下，又接着道：「江湖上的人物有喜歡說，寧可輸命不輸名，又有人說，大丈夫要明來明去，不可偸偸摸摸。那得看對付什麽人。我認爲對付康八，應該要點小手段。」

洪老大接上了腔：「老么！我也多半知道你是虛幌一鎗，先答應康八的條件再說。但是下一步棋又當如何走呢？老二仍然在他手裏啊！」

「我已仔細考慮過了，」郭桐一絲也不慌亂，顯然早已成竹在胸。「康八對虎鎭，明晚也非動手不可。等他傾巢而出，咱們就偸襲他的寨子救出二哥，然後趕往虎鎭，在背後攻他一個出其不意，腹背夾擊，够他受的。」

多嘴八哥林魁再也忍不住了，他連聲冷笑。「嘿嘿！老么，你打得好如意算盤康八是怎麼混出頭？他會着你的道兒？」

郭桐微笑道：「他絕對逃不出我的算計。」

洪老大瞪眼看着他，語氣中透出五分信賴：「老么！說出你的想法來。」

郭桐道：「如今康八不是以前的康八，他的實力薄弱，已經不堪一擊。若是讓他席捲虎鎮，只怕又要壯大起來。」

「何以見得？」林魁立刻追問一句。

「三哥！」郭桐很沉靜道：「你聽我說，以康八的氣燄，那裏會將咱們飛天兄弟看在眼裏。他叫吳用來下最後通牒，看上去似乎是以羅二哥的性命威脅我們，其實是在向我們求和。過去橫衝直撞，連省保安大隊都不放在眼下，如今對咱們幾個人都心存顧忌，爲啥？不是很明顯著？」

「對！」緘默不語的莫超俊開了口：「老么的看法非常正確。」

洪老大兩眼離開了郭桐那張肅穆的面孔，望着屋頂，語氣平靜地道：「我這次躺在床上好幾天不能動彈，倒也給了我一個靜思靜想的機會，爲人在世，是應該作一點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倘若康八的人沒有刼走魏大夫，咱們說不定還可以抽身而退。如今連老二也捲進去了，咱們只有幹到底啦！康八這幾年幹的黑心事也太多，能摔倒他，咱們也算對江湖上有個交代。只可惜我不能動彈，無法跟你們一起打一場漂亮的仗！」

「不用啦！」林魁爽朗地道：「你養靜吧！有咱們三個，你還什麼不放心？」

「好吧！」洪老大點點頭。「老三！這一回咱們反過來，什麼事都由老么決定，你不在意吧！」

「出兵掌帥，不分老幼。」林魁並且伸出手來與郭桐緊緊一握。「老么！我跟老四一切聽你的。」

大家都支持他的計劃，郭桐自然顯得十分興奮。他欣慰地道：「多謝三哥四哥，咱們立刻出動，先摸康八的寨子。」

×　×

郭桐料得很準，康八的實力已經大不如前，否則他也敢動虎鎮的歪念頭。虎鎮民性強悍，武風很盛，而且人多鎗多。

但是康八必須拚着老命去咬下這塊肥肉，人員也需要充實。否則，他只有遣散屬下，去過他的隱姓埋名，四處藏匿的亡命生涯了。

依照他的性子，幹掉羅老二，不惜與飛天兄弟爲敵，反正是一鍋煑，煑豆腐要火候，燉骨頭也要火候。

軍師吳用却比他更懂得知己知彼這句話的重要性，建議康八絕不能和飛天兄弟爲敵，羅老二送上門來正好有要挾條件。

康八倒不剛愎自用，聽了軍師的話。

可是當吳用順順當當地辦完了交涉的回報時，康八却又有些狐疑了。

他皺着眉頭道：「軍師爺，這事只怕有些不對勁哩，飛天兄弟在江湖上也不是無名小卒，那會如此輕易低了頭？」

「八爺！」吳用嘿嘿笑道：「不是他們輕易低頭，而是他們非低頭不可。羅老二在咱們手裏，不聽八爺的吩咐行麼？」

康八沉吟了一陣，又問道：「他們絕口未提那個魏大夫失蹤的事？」

「沒提。」

「這就不對了，」康八幹刼匪出身，是個粗人，心眼却挺細。「就算羅老二在咱們手裏，飛天兄弟軟了半截，他們多少也得跟咱們講講道理。最少也問上一聲：若是他們不揷手虎鎮的事，到時咱們放羅老二時是不是連那個魏大夫一起放。而他們却隻字不提，你想想，是什麼道理？」

吳用道：「八爺你否認咱們刼來了魏大夫呀！」

「不錯。那是我對羅老二所說的話，羅老二沒有再回去，他們那幾個並不知道呀！」

這位自以爲聰明師爺不禁楞住了。

過了好一陣子，他臉上又浮現得意的笑容，壓低了嗓門說：「八爺！我知道飛天兄弟爲啥那樣輕易低頭。」

「爲啥？」

「我去的時候，洪老大是躺在床上見客的。」

「躺在床上？」

「嗯！」吳用目眶中動着詭譎的光芒。「現在我才想起他們爲什麼要請那位魏大夫到他們窩裏去，是因爲洪老大受了重傷。」

「啊！」

「沒錯，我就擱的時間不算短，洪老大躺在床上，一動也沒動，連手臂都沒抬動一下。八爺，明白了吧？羣龍無首，那裏還有鬥志？」

康八立刻吩咐將那個魏大夫帶上來，事非小可，他必須要加以證實。數日來，這位傷科名大夫一直生活在驚惶不安之中，如今落入匪窟，更是感到驚惶，故而神情顯得非常憔悴，加上年邁體衰，一到康八面前，幾乎站立不穩。

康八對他非常客氣，連呼請坐不迭。

魏老頭戰戰兢兢坐下，口中連說多謝大王。

盤問俘虜，自然用不着康八親自開口了。

吳用從旁代勞，他很客氣地說道：「魏大夫！你不用怕，咱們八爺是個愛才的人。現在想請教你一點事，希望你知一說一，知二說二。」

「是！是！是！」魏老頭連聲答應。

「飛天兄弟請你去，是爲誰療傷？」

在這位老人家的心目中，飛天兄弟不是什麼好人，他自然沒有爲他們保守秘密的必要，因此他老實地答道：「爲洪老大療傷。」

「他的傷勢如何？」

「非常嚴重，若非老朽的神奇醫術，洪老大休想活命。如今他最少要在床上躺三個月，才能下床活動。一身武功是否能夠恢復，還得看他的運氣。」

吳用得意地看了康八一眼，又繼續問道：「洪老大是如何受傷的呢？」

「是被咱們虎鎮一個名叫關小婉的妞兒打的。」

此語一出，康八和吳用都不禁吸了一口長氣。

康八也不禁失去了一個匪徒首領應有尊嚴，向他的俘虜問道：「那妞兒的拳脚如此行麼？」

魏大夫答道：「她是關拳師的小女兒，關拳師的武功曾經接受不下數百次的高手挑戰，都沒有敗過。他遺下三子一女，小婉的功夫比三個哥哥都强得多。」

「他奶奶的！」康八口沫橫飛地嚷叫：「若是這個娘們來作我的老婆可眞够勁！對了，快鎗隊有消息報回來沒有？」

吳用揮手示意，教手下先將魏大夫帶走，然後悄聲道：「八爺！消息不大好，所以沒敢報告你。」

「哦！」康八的兩道眉毛立刻豎了起來。「你是說，快鎗隊早就回來了？」

「嗯！還丟了九個。」吳用很懂得推卸責任。他將快鎗隊的失敗歸罪於敵手太强：「八爺！那姓關的小妞可眞是難對付得很，而八爺又下令要逮活的，不得傷害她。快鎗手當然要吃虧啦！」

「他奶奶的！」康八這時完全變了一個粗暴的匪徒，平日那股子斯文相也突然消失了。「我非要將這妞兒活着逮回來，教她作我的新娘子。傳令下去，發兵。」

「今晚？」吳用不禁微微的一驚。

「這會兒出動，到虎鎮正好拂曉。那班傢伙在折騰了一整夜之後必定睡得沉，攻他一個措手不及。只是……」康八嗓門突然低了下來：「你琢磨琢磨，飛天兄弟會不會有問題？」

「我看絕無問題，洪老大重傷在床，羣龍無首，這就是他們委屈求和的緣故。八爺！你放心吧，羅老二又在咱們這兒，他們絕不敢妄動的。不過，爲了穩妥起見，咱們最好留下一批人守寨子。」

「軍師爺！」康八的嗓門突然細得像蚊子叫：「咱們倆還有什麼話不能說？如今咱們有幾枝鎗？幾粒彈？幾個人？還留下一批人守寨子，拿什麼火力攻虎鎮？全體出動吧！」

「八爺！你是否容許我說一句話？」

「誰封着你的嘴巴了？」康八已經不耐煩了。

「八爺！只怕今晚來不及？」

「爲啥來不及？」

「八爺！你聽我說。」

吳用說得很慢，顯得有條不紊的：「就算咱們順順當當地攻下了虎鎮，拉粮食，要大車，這得先準備好，再說，虎鎮的老百姓也不會將大洋放在枕頭下，還得一家一家的逼。這一躭擱，只怕一天的時間都不够。省城保安大隊就算怕咱們，可也不能裝聾作啞，萬一派兵來援，咱們該如何應付，這都得事先演練好。古人說：謀定而後動……」

「別給我酸溜溜的啦！」康八已經極端煩躁不耐了。「告訴你，那五十萬大洋我不要了。只要一個關小婉，我要剝光了她的衣裳，看看她的胳臂，腿是不是鐵打的。」

吳用倒是守住了他的軍師之責，苦口婆心地道：「八爺！百里方圓之內像虎鎮這麼肥的村鎮只恐怕再也沒有了。這是咱們充實兵馬的最後機會，你可得再思再想呵！」

「你難道是聾子？」康八光火地吼了起來：「咱們捲下虎鎮之後，能搶多少就搶多少，不要在那兒待久，就算一塊大洋，一粒米也沒有撈着也無所謂。只要帶回一個關小婉就够了。」

吳用發覺康八對關小婉已然動了色心，寨子刼來的良家婦女供他取樂的可不少，而他却偏偏對一個從未見面的關小婉着了迷。

他知道，在這種節骨眼上說什麼大道理，康八也是聽不進去的。因此只好順從他，於是點點頭：「好！我立刻傳達八爺的命令。」

「動作要快，」康八從腰袋裏掏出金殼掛表來看了看。「咱們一刻鐘以後就要出發。」

「是。」

「還有，將羅老二帶着。」

「幹啥？」吳用詫異地問。

「我還是不相信飛天兄弟。」

「是！」吳用必恭必敬地退了下去。

雖說康八如今的實力已不如從前，他手底下那羣烏合之衆糾結起來，也有一百五十多個人，一人一鎗，儘管其中有將近半數的「單打一」這股火力還是够瞧的。

這是一羣悍匪，一聽說有行動，莫不興高采烈，因爲他們又有機會可以任意奸淫擄掠了。

大家紛紛從睡夢中爬起來，身手矯捷地掛彈佩鎗，在康八限定的時間內，寂然無聲的出動了。

康八的寨子建立在距離虎鎮東南二十多里的一個山谷裏，進出谷口的那條小徑，非常狹窄，大車幾乎要擦壁而過。

這股悍匪就靠山勢的險峻而抗拒了省保安大隊的淸勦。當火把通明，人聲嘈雜的悍匪在集合待動之際，林魁，莫超俊，郭桐都已摸進了谷口，伏身在一座巉岩之上，觀望動靜。

先出谷的是康八的一支尖兵，約莫有七，八個人，都是穿黑色衣服。

他們沒有走那條小徑，而是從峭壁巉巖間跳躍攀越過去的。就這一行動，飛天兄弟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待仔細觀察之後，他們才明白，原來那支尖兵是先一步淸查谷口是否有埋伏，以免被人家裝進口袋，鑽不出來。

林魁看在眼裏，不禁悄聲道：「老么！康八可不是一個混球，看他行兵佈陣，倒好像學過幾天軍事似的。」

莫超俊接口道：「康八在關外鬍帥那兒幹過連長哩！」

這時，那支尖兵搜索完畢，認爲安全，於是一支熠亮的火箭射了上半空。

寨子裏的人馬出動了，首先是一支馬隊，蹄聲就像夏日的悶雷般震人耳鼓。

莫超俊從巖石上探出半個身子，似乎在點數。

待馬隊過去，郭桐才問道：「四哥！多少？」

「四十二騎，」莫超俊在夜晚的眼力眞還不錯。「一簇新的德國造馬鎗，這支火力眞够瞧！」

「老四！」林魁有些老氣地說道：「也許你還沒有聽說過，康八原本還有兩門炮，去年搶平縣的時候，被縣自衞隊在後頭追得緊，丟了。」

那四十二騎馬隊過去不久，又來了一支零星馬隊，前面四騎，後面四騎，中間兩騎，這三組人馬保持了段適當的距離，

井然有序地前進着。

莫超俊畢竟眼尖，輕輕地嚷了起來：「瞧見沒有？中間那兩騎是康八和吳用，前後是衞隊。」

「老么！你瞧瞧，康八那匹坐騎好眼熟。」

月牙兒掩掩閃閃地，在浮雲裏攢進攢出，光線不太光亮，而且郭桐的眼力也差不到那兒去，仔細一瞧，原來康八此刻騎的竟是關小婉那匹梅花馬。

「哼！」郭桐不禁冷笑一聲。「康八在找死，他騎的是關小婉的馬，馬兒通靈見到主人之後，不將康八顛下來才怪。」

接着，快鎗隊徒步跟在後面來了，這一支隊伍雖然沒有坐騎，跑得仍是相當快，可見平日是經過訓練。

再後面則是八輛套棚的大車，每車有兩匹騾馬，速度也不算太慢了。

終於，人馬遠去了，整個山谷又陷於死寂。

莫超俊此刻再也不是悶葫蘆的了。

他嘴裏嘖嘖有聲地說道：「先行九人，馬隊四十二，快鎗手三十八加上十八個衞士，不過九十七人，康八手下就祇有這點人？」

「四哥！」郭桐冷冷地道：「大車裏還有人哩！大概總有五，六十個，只不過都是舊鎗，或者是土造單打一。比起當年手下五，六百人之衆，眞是差多了。」

「老么！」林魁又多嘴了：「四十二支馬鎗，四十多支快慢鎗，這支火力也够虎鎭抵擋的啦！」

「咱們先不管這些。」郭桐在巖石上站起來。「走！偸空摸他的寨子，救出二哥再說。」

臨走時洪老大曾有過交代，郭桐爲這一次行動的總指揮。其餘兩個人自然沒有話講了！

而這個行動的計劃也是大家所同意。

山谷上建築了十幾幢茅屋，無燈無火一片漆黑，那間是囚人的，眞還看不透。

因此三人摸到茅屋近前時，都不禁躊躇停步，郭桐更是攢眉苦思着。

沉默了好一陣，林魁又耐不住了，他催促道：「老么！快動呵！咱們救出二哥之後不是還要趕到虎鎭去麼？」

郭桐終於下了決定，他悄聲道：「你倆暫時守在這裏，我摸過去，若有響動，你倆再過來支援我吧。」

他彎着身子，順着一排樹叢，竄了過去。

郭桐一接近那排茅屋，他就覺得有些不對勁了，像羅二哥這樣重要的人囚禁在這兒，怎會沒有守衞呢？

他正在納罕不解，突然從茅屋走出一個人，看他傴僂着身子。就知是一個老弱殘兵，披着衣服，顯然是從被窩裏爬起來的。那老傢伙跑到一個角落裏，拉開褲子撒起尿來了。

郭桐瞅準了，一個箭步衝過去，以鐵臂勾住了對方的頸子，一用勁，拖到暗處。反轉來，尖刀已經抵上了對方的喉嚨。

其實，郭桐根本就不用來這一套，瞪瞪眼，那老傢伙就會渾身癱軟。

「乖點！」郭桐的嘴唇湊到了那傢伙的耳根。「你吭一吭，就得上閻羅王那兒報到去。」

「大爺……饒命！」牙齒得得顫，字眼兒就在他喉間打轉：「我只是一個馬……伕，別……別……殺我。」

「說！有位羅二爺，被關在那間屋子裏？」

「那……那個羅二爺？」

「就是上半夜前來拜訪你們八爺的飛天兄弟羅老二。」

「是不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小伙子？穿……穿着一件黑……黑綢子大衫的……？」

「是他。他在那兒？」

「走啦！」

「胡說！」郭桐的膝蓋在那老傢伙肚皮上頂了一下。「明明你們八爺將他關了起來。」

「我是說……八……我們八爺將他帶走了。」

「你說什麼？」

「帶走啦！就是剛才，還上了綁。我記得挺清楚，是……是擱在第……第五輛大車裏。」

郭桐不禁打了一個冷顫，這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康八這一着棋眞是下得太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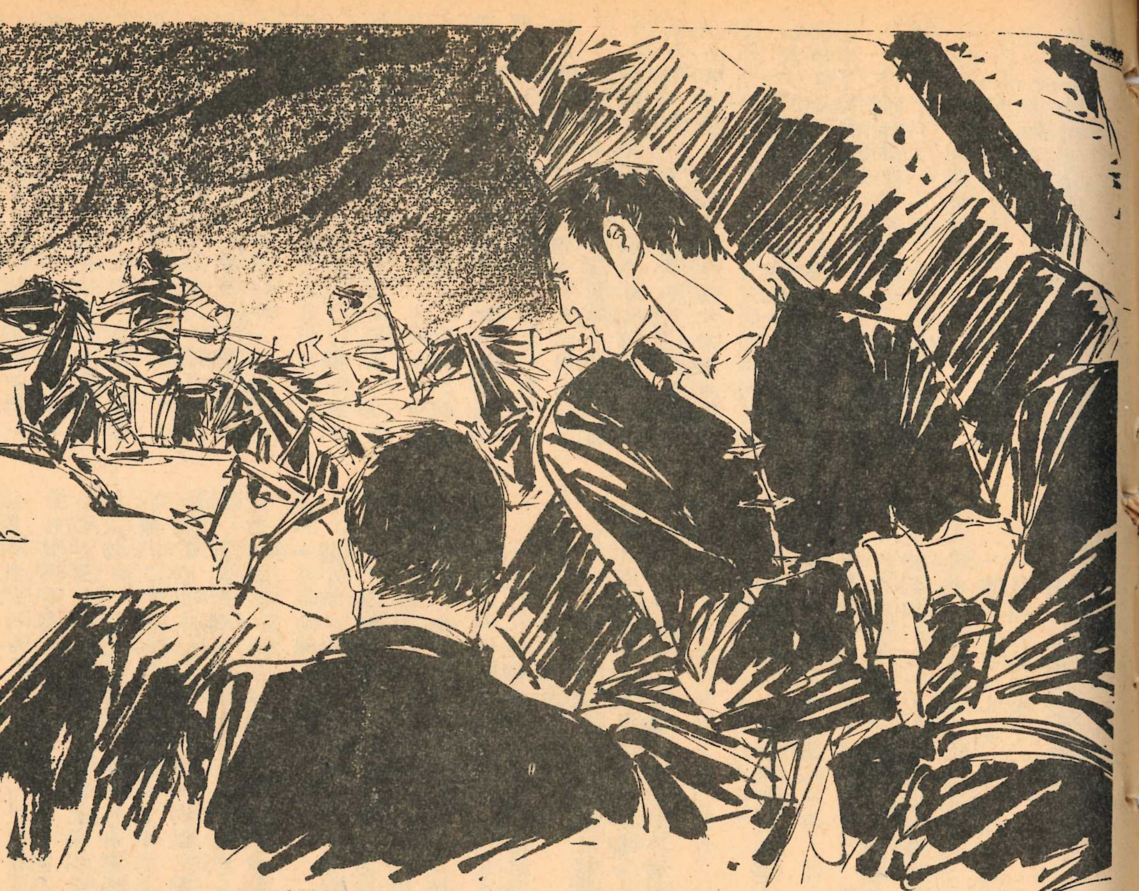
楞了許久，他才又問道：「這裏留了多少人？」

「讓我算算看，」那老傢伙翻着眼，好像在數天上的星星。「九個馬伕，六個伙伕，三個傷號，一……一十八個，還有一個，說是……是什麼傷科大夫。」

羅二哥沒有救着，却撈了一個魏大夫，對失意的郭桐來說，未嘗不是一個補償。他疾聲問道：「老傢伙，你很够意思，所以我不殺你。現在，你給我交代清楚一點，馬伕，伙伕，傷號，還有那個大夫，都住在那幾間屋子裏。若有半個假字，你就死定了。」

說着，將那老傢伙一把揪了起來。

老傢伙那敢說半個不字，連忙一一指點明白。郭桐相信他也不敢說假話，死罪



郭桐和林魁，莫超俊匿在大巖石後面窃窺康八率衆匪出谷。

雖免，活罪難逃，一槍柄敲上了對方的後腦。

這十幾個老弱殘兵自然不是飛天兄弟的對手，在一眨眼之間就被他們三個人制服了。

他們的說詞全部和那老傢伙一樣，事實上，現場也沒有搜到羅老二的踪跡，而且魏大夫也證實了這一件事。

他還緊張地問道：「郭老弟！你來這一套陳倉暗渡之計，是不是跟關姑娘事先商議好了的？」

「不錯。」郭桐點點頭。「是經過她同意的。」

魏大夫連連頓足，嘆道：「那就糟糕了！」

「怎麼呢？」三個兄弟疾聲發問。

魏大夫唉聲嘆氣地說道：「小婉跟她老子的脾氣一樣，性子不好，却很義氣。拚她自己的性命，也絕不會向康八低頭；若是康八拿你們羅二哥的性命爲要挾，那就不同了，說不定她眞會跟康八妥協。」

莫超俊懷疑地道：「康八眞的會如此作麼？」

「這件事可拿不準，」林魁插上了嘴：「試想：若是沒有用處，他將二哥帶去幹什麼？」

「唉！」郭桐不禁也嘆了一口氣。「眞是應了古人的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千算萬算，却沒有算到康八會帶走了羅二哥。」

莫超俊冷冷道：「老么！唉聲嘆氣沒用，得趕緊拿定主意才行。」

「只有一條路，」郭桐沉聲道：「以最快的速度趕到虎鎭去。」

莫超俊沒有說話，只是看了魏大夫一眼。

郭桐自然會意，連忙向魏大夫說道：「情況緊急，咱們只怕不能照顧你了。」

魏大夫雖然上了年紀，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非常鎭靜地道：「你們別管我，二十幾里地，我用爬也能爬回去，或者到附近村子裏去躲一躲，到天亮再說。各位如此爲虎鎭効力，全鎭的人都會感激不盡的。」

「別說客氣話，咱們先走一步。」郭桐話聲一落，立刻飛快地向谷外奔去。

林魁和莫超俊二人緊緊相隨。

看天色，距黎明好像不太久了。

× × ×

天亮前的穹蒼顯得特別黑暗，虎鎭的每一個人也顯得特別勞累；半夜裏那一陣搏殺雖然爲那些負有保衞鄉土責任的鄉勇們一陣惶悚，在經過了一個更次之後，也都鬆懈下來，因此每一個人都睡得很沉。

虎鎭的每一個角落都是沉靜的，除了偶而傳來幾聲小兒夜啼及數聲零落的狗吠之外，再也聽不到別的聲响。

然而這種罕有的靜，只是表面上的；在暗中，仍有許許多多的人在等待着康八的襲擊：關小婉以及她的三個哥哥，李雙魁，還有一批經過挑選的精幹鄉勇，都在嚴密戒備着。

鄉團本部已經一連串出了三次漏子：邱三爺被刺；縱火匪徒脫逃並殺死守衞的鄉勇；匪徒半夜襲擊關小婉險遭不測……抛開不吉祥的迷信觀念不談，最少這裏已

經成爲康八的攻擊目標。**因此指揮部遷到東頭鎭口上的華泰布莊，關小婉就坐鎭在那兒。**

在郭桐離開前，關小婉曾和他有過一番深談；在那種情況下可以相信他們談的**絕不**是兒女私情，自然是有關如何對付康八的事。她不再煩躁，焦急，顯然，她對郭桐的制敵之策有高度的信心。

儘管她面對微弱的油燈，一個人待在這偌大的店堂裏，却一絲兒也不感到孤單；當一個人對前途充滿信心時，是絕不會感到孤單寂寞的。

雄鷄已經二唱，快天亮了？關小婉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呵欠，雖不孤單，却免不了困頓消乏。

這時，李雙魁走了進來，對關小婉來說，倒是提起了她的精神。她站起來疾聲問道：「雙魁哥！怎麼樣？」

李雙魁無言地搖搖頭。

「坐！歇會兒。」關小婉一面招呼他，一面親切地爲他在暖壺中倒了杯熱茶。

李雙魁在她對面坐下，喝了茶，吁吐出一口長氣，才緩緩地說道：「關姑娘！妳……」

「雙魁哥！」關小婉插上了口：「你不是一向都喊我名字的麼？怎麼突然客氣起來了呢？」

李雙魁面上有些訕訕然，勾着頸子，輕輕改了口：「小婉！妳是絕頂聰明的人，怎麼也作起糊塗事來了？」

「哦！」關小婉那一雙眼珠子瞪得溜圓。「你倒說說看。」

「妳不該那麼相信飛天兄弟。」李雙**魁說話還留了餘地，**他並沒有直率地提到郭桐的名字。

關小婉冷冷地回了一句：「爲什麼不該相信他們？」

李雙魁雖然聽出來她的語氣有些不悅，仍然理直氣壯地道：「飛天兄弟不是正派人物，他們也是混混之輩，沒有理由去惹康八；再說郭桐只是五兄弟之中的老么，他的話也未必起得了作用。所以，我認爲，郭桐所謂暗中襲擊康八，助咱們一臂之力的說法，只是場面話，未必眞會如此作。」

關小婉一瞪眼珠子，似乎要揮掌拍桌子了。不過她對李雙魁還不敢過份放肆，因此又將滿腔火氣忍了下來，輕輕地道：「雙魁哥！你說這種話，我不怪你，因爲你並不完全了解全盤大局。」

「哦！」李雙魁面上浮現明顯的冷笑。「妳難道就了解？」

「嗯！先說郭桐，他是一個血性漢子，絕不是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

「小婉！有一樁事，妳始終不曾抖出來過。」

「什麼事？」

「聽說前幾天，妳將飛天兄弟老大揍成重傷，如今還不能動彈。」

「有這回事。」

「以飛天兄弟在江湖道上的飛揚跋扈，怎能忍這口氣？又怎能反過來倒帮妳的忙。小婉！妳是聰明人，該仔細想想。」

「我想過了。」關小婉答得很快。

「得到的結論呢？」

「飛天兄弟可以信任。」

「理由呢？」

「先說一個不正經的理由；飛天兄弟若是趁這個機會扳倒了康八，今後這塊地盤就是他們五兄弟的了。」

「想必還有正經的理由。」

「有。」關小婉的語氣很肯定，却又沒有立刻說出來。停頓了許久，才緩緩道：「雙魁哥！你想必聽說過愛屋及烏這句話吧？」

「我懂，」李雙魁將目光凝注在油燈的火苗上。「妳是說，郭桐喜歡妳，所以他才願意傾全力來帮助咱們，可對？」

「嗯！」她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

「妳也喜歡他？」

「是的。他是一個好人。」

「小婉！男女間的事要講究一個緣字，你們是郞有情，妾有意，我應該向你們道喜。只是，將虎鎭千百戶人家的安全依靠在你們的感情上，似乎不大可靠。」李雙魁的語氣非常嚴厲，已經有呵責的味道了。

「雙魁哥！你是說……？」關小婉面色蒼白，不知她內心是盛怒，還是驚惶。

「小婉！」李雙魁雖是壓低了嗓門，但是聽起來仍然有火藥味：「我們從小就認識，而且我爹和妳爹也是好朋友，照說，咱們不該鬧意見。不過在這種生死存亡關頭，我有幾句話不能不說。」

「說吧！」關小婉竭力保持鎭定，但是她的雙手却禁不住輕微地發抖。「我在聽着。」

「邱三爺遇害，妳毅然担負起指揮鄉團的重任，我除了暗中欽佩妳的胆識和勇氣之外，還甘心情願地聽妳調度。可是當我發現妳可能被情所誤時，我不能再信任妳。這要請妳原諒。」

「你是說……？」關小婉的聲音也開始發抖了。

「小婉！妳並沒有參加鄉團，也沒有任何名份。而我是鄉團的副總練。從現在起，鄉團不再接受妳的指揮。我懂得如何對付康八，更懂得如何保護虎鎭。」

關小婉幾乎落下了淚，以她的個性，她會狠狠摑李雙魁兩個耳光，但她沒有那樣作。因爲她明白李雙魁對她的感情；更明白他在失意時的感受。而她却暗暗在責罵李雙魁的愚昧；他絕不該因爲私人感情而在此時此境來和她鬧意氣。

「雙魁哥！」她盡量使自己的語氣柔和起來，聽起來似乎有些乞求的味道。「你指揮，我指揮，並不是最重要的事。只希望你聽我一句勸告。」

「勸告我聽任飛天兄弟的擺佈？」李雙魁吼了起來。「勸告我將虎鎭的生命財產放在別人頭上？小婉！對不起，我不會聽妳一個字的勸告。」

「我知道你在恨我。」

「我恨妳，爲什麼？」李雙魁抑壓已久的不滿情緒一旦爆發起來，竟然不可收拾。「因爲妳愛上了郭桐？因爲除了妳之外，我李雙魁再也討不到老婆？因爲……」

關小婉隔着桌子，抓住李雙魁的手，以溫和的眼光看着他。輕聲道：「雙魁哥！別太激動，你聽我說……」

「我不會聽，永遠不會聽，」李雙魁

憤怒地將她的手甩開。「鄉勇是血肉作的人，不是鐵打的，他們需要休息。我現在就去教他們回去睡覺。我說康八不會來，最少今晚不會有事。」

「你！……」關小婉已發揮了最大的涵養，她這時氣得渾身發抖，語不成聲。

人在情緒激動時是不可理喩的，李雙魁橫蠻地道：「我怎麼樣？我現在是鄉團總練，我現在担負着保護虎鎭生命財產的重任。妳有權爲十二墟被焚燒而報仇；妳也有權因關姓一族流離失所而雪恨。那是妳的事，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管不着，也不會管。我愛怎麼樣，妳也管不着。」

李雙魁的話說得斬釘截鐵，他的行動也和他的言辭一樣，話一完就掉頭而去。

關小婉先是楞在那裏，接着放聲嚎啕，自出娘胎，只怕還是頭一次悲慟大哭。

× ×

康八的部隊移動很快，在曙光未露前已經到達了距離虎鎭東頭三里處的九道彎。前面是一片棗樹林，過了林子，他們的人馬就再也無法掩藏，因此他傳出號令，吩咐人馬停了下來。

吳用一直跟在他身邊，他悄聲問道：「八爺！是不是要歇一會兒等天亮？」

「不！」康八回答得毫不猶豫。「立刻進攻，馬隊攻正面，快槍隊左右包抄，找空隙，往裏頭鑽，指揮部就設在林子裏面，……」

「八爺！」吳用在康八面前多少有點倚老賣老，所以毫無顧忌地搶了他的話頭。「一路上，看看咱們這點人馬眞是感慨萬千，同時我也想到一樁要緊的事；如今咱們人手不足，槍彈不豐，千萬打不得硬仗。」

「哦！」康八楞了一楞，才又問道：「那麼，這個仗又該怎麼打法？」

「快槍隊裏有好幾個是上半夜摸進去過的，他們熟門熟路，就由他們帶隊，悄沒聲的摸進去，放火，响槍，弄他一個窩裏亂。然後咱們再帶隊直衝猛撲，對方根本就摸不淸楚咱們人馬從那個方向來，鎭子就給咱們破啦！您說是不是？」

「嗯！」康八同意了他的想法。「這倒也不錯，就這麼辦。……對了！在動手之前，先派幾個人守住要道，免得他們着人去省城報信，說不定，咱們破了陣子之後，還要多躭擱一陣子。」

「不勞吩咐，」吳用討巧賣乖地說道。「這點我早就想到了。我立刻就去下達八爺的命令，您先下馬歇會兒。」

「不用啦！你去吧！」

吳用騎着馬去了，在這種節骨眼上他總是顯得特別賣勁，其實等槍一响，他就會選一個溝洞躲起來的。

康八的這支人馬剛停下，林魁，莫超俊，郭桐三個人也氣喘如牛地趕到了，距離最後一輛大車只不過五十來步，幸虧天黑，因此誰也沒有注意他們。

三個人伏在路邊的乾溝裏，不停地喘着氣，三個人的衣服都汗濕淋漓，就像剛從水裏爬起來似的。

林魁總是先開口的一個，他悄聲問道：「老么！現在又該怎麼辦？」

郭桐沒有出聲。

「老么！」莫超俊緩緩開了口：「你得先拿定主意，康八的攻擊行動一眨眼之間就要展開，你是決定先救二哥，還是先救虎鎭？」

郭桐毫不考慮地道：「先救二哥。」

「你的意思是……」莫超俊的語氣更慢了，似乎每一個字都經過深思熟慮。「如果二哥未脫險，即使虎鎭變成一堆瓦礫，咱們也按兵不動？」

「話並不是那麼說，」郭桐顯然感到難以回答，他遲疑了一陣，才接道：「如果二哥未脫險，咱們根本就無法與康八相抗。他隨時可以用二哥的生命相挾，那時怎麼辦？再扔槍投降嗎？」

「好啦！」多嘴八哥又開口了。「旣然如此決定，咱們就立刻摸車。」

「摸車！」郭桐和莫超俊異口同聲地問。

「嗯！」林魁點點頭。「二哥一定在那幾輛大車裏，咱們一輛一輛地摸，一明二暗……」

「我去摸，」郭桐自腰間拔出了雙槍。「你倆隨後掩護我，記住。非到迫不得已，千萬不要响槍。」

郭桐簡直像一頭靈巧的豹子，他弓着身子，幾個騰躍，就到了最後那輛車的後面，先聽了一聽，然後一撩車簾。天色雖暗，他却看得很淸楚——是輛空車。

郭桐楞了一楞，然後揮手召喚，林魁和莫超俊二人立刻到了他的身邊。

二人悄聲問道：「怎麼啦？」

「空的。」

林魁疾聲道：「還等什麼？那就快些第二輛呀。」

郭桐冷冷道：「三哥！車廂是空的，座頭上却坐了一個趕車的車伕，他大概不是瞎子吧！」

莫超俊沒有說話，只向他倆打了一個手勢，就沿着大車向前走了過去。二人顯然也明白了他的用意，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

車伕竟坐在車頭上打瞌睡，當莫超俊的鐵臂勾上他的頸子時，他還在作夢哩！只不過眨眼之間，斷了氣的車伕躺進車廂，莫超俊坐上了車頭，車伕那頂破草帽也到了他的頭上。

倒數第二輛車也是空的，林魁跟老四學樣，也當了那輛車的車伕，穩坐在車頭上了。

郭桐繼續往前摸，眞是不幸，倒數第三輛車還是空的。他沒轍兒了……

正在發楞，路上傳來了人聲，郭桐只得飛身躍起，藏進了車廂。

說話的人有兩個，其中一個是吳用，郭桐聽得出來，另一個人的聲音却相當陌生。

只聽吳用問道：「還有問題沒有？」

那人回道：「咱們上半夜是從那條小溪溝泅水混進鎭裏去的，他們吃了大虧，必會防範，那條路只怕通不過去了。」

「笨蛋！」吳用狠狠地罵了一句。「虎鎭週圍那麼大，難道在幾個鐘頭內已經建立了鐵壁銅牆？除了那條小溪溝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路？」

「是！是！」

「摸進去，大夥兒會齊了之後，就放火，响槍，搗亂他們的窩。最重要的一件

事，八爺要關小婉的活口，別傷着她。」

「知道了。」

郭桐聽到一個人離去的腳步聲，他也明白了康八的戰法。不管這一戰法是否成功，虎鎭生命財產都會遭到重大損害，他一定要立刻阻止。

這時，他已無法考慮到其他，一撩前面車簾，手執槍柄敲在那車伕的頭上。當車伕笨重的身體倒下時，就站在車旁的吳用不禁吃驚地回過頭來。

但是，郭桐的動作非常快，一眨眼，人已到了吳用的旁邊，死冷冷的槍口已經抵上了對方的咽喉。

「軍師爺！」郭桐的聲音好像比鐵打的槍管還要冷得砭人肌骨。「要命就別吭聲。」

吳用的喉間發出咯咯的響，那必定是在嚥唾沫。

郭桐拉着他低叱道：「到這裏來。」

到了車後，吳用的背脊抵着車廂板，槍管抵上了他肥肥的肚子。

郭桐冷冷道：「軍師爺！你活命的機會只有一個，咱們的羅二哥在第幾輛車上？快說！」

「在第一……一輛車上。」

「有多少人守住他？」

「四支槍，」吳用這時已逐漸鎭定了。「我勸你最好少打歪主意，那樣會害了羅老二，只要你們不插手過問虎鎭的事，他會安然而歸。」

「咱們很看得起八爺，而八爺却太看不起咱們了。將羅二哥綁來綁去，這算什麼話？咱們飛天兄弟以後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你的意思是……？」

「我不想跟你閑扯淡！」郭桐將左手的槍舉到吳用的面前，冷冷道：「你是內行，瞧瞧，這支槍能夠射多遠？」

「德國造快慢機，以你郭老么的槍法，百步穿楊該是家常便飯。」

「瞧這邊，」郭桐以槍口撥他的面頰，使吳用的腦袋向左轉。「一排樹林子，待會兒就在林子後面跟着你，隨時可以開槍射穿你的腦袋。」

吳用吃驚地，問道：「你要我幹……什麼？」

「我要你去放出羅二哥。」

「不行！不行！」吳用連連地搖頭。「守羅老二的人都是八爺的親信，而且八爺靠那輛車很近。你們不希望羅老二死於非命，而我也不想被你的槍子兒射穿腦袋，這個辦法絕對行不通。」

「那麼，你就自己想個法子。」郭桐用槍管在他肚子上狠狠戳了一下。「不然你就死在咱們羅二哥前面。」

吳用雖無大智，却有小聰明。立刻就齜牙咧嘴，敲腦袋，轉頸頦，作古正經地想了起來。其實，他在拖延時間；康八是急性子，見他半晌不回頭，一定會派人來催，那時……

果然，前頭傳來了不高不低的呼叫：「軍師爺！八爺召喚！」

郭桐不是楞小子，也是精出了名的，槍管狠狠地頂緊了吳用的小肚子，沉聲道：「你要是想死，儘管打暗號，遞點子，要不然你就將那傳話的人召喚過來。」

吳用可不敢冒險，連忙伸出頭去，輕聲喚道：「叱呼個什麼勁兒，過來。」

傳令的人那敢怠慢，立刻跑了過來。他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郭桐的槍柄已經敲在他的腦門頂上了。

吳用半驚，半恫嚇地道：「郭老么！你銃漏子啦！八爺見傳令的不回頭，準定知道出了事，那時候我固然是先挨槍子兒，只怕羅老二也活不成了。」

郭桐冷笑道：「羅二哥前去跟八爺要人的時候，就沒打算活着回來，若是沒有這份豪氣還配在江湖道上混麼？現在只有一條路，快去放出羅二哥。」

「不行啊……」

「不行也得行，」郭桐回頭抬槍一指。「瞧瞧那輛車的座頭上坐的是誰？不妨走過去看看仔細。兩支槍瞄着你，若是不想活，儘管耍花樣。」

「郭老么，你聽我說……」

「別耍嘴皮子，抬腿吧！我數到五，要是你還沒有動，就別怪我手下無情啦！」郭桐說完之後，根本就不管對方是否答應，就一溜烟似的鑽進了路旁的雜樹林。

吳用自然不會賣命為康八盡忠，連忙向第一輛車停車的地方跑過去。

站在車後瞄一瞄，康八的坐騎距離約莫有三十來步，不算遠，可也不算近，吳用不禁胆氣壯了一些。於是撩開了車簾。

立刻有一根槍管指到他的鼻子上，對方發現是他，又連忙收回了槍，輕聲道：「哦！是軍師爺！」

「將羅老二放出來。」

「軍師爺！八爺吩咐過，除非他親口下令……」

「混小子！」吳用擺出一副軍師爺的派頭，沉聲道：「難道我還會假傳聖旨？告訴你，放出羅老二，是一着誘兵之計，快……」

「讓小的去問問八爺！」

「混賬！」為了活命，吳用只有硬到底了。「你一問，可就現形了。羅老二的兄弟都埋伏在路房的樹林子裏。快！若是誤了事，八爺是要斃人的啊！」

看守羅老二的人不敢堅持了，立刻開始解脫羅老二身上的繩索。

郭桐就是看準了吳用貪生怕死的弱點，才下了這樣一着陰棋。如果吳用往車廂內一跳，或者往車底一鑽，郭桐眞還拿他沒轍兒。

羅老二下了車廂，却不敢妄動，因為他並不知道兄弟們前來救他，而吳用的那番話却字字聽進了他的耳中。

吳用冷冷道：「羅老二！算你交運，請吧！」

羅老二並沒有動，回以冷峻的言辭：「少耍花樣，我不會上你的當。」

躲在樹叢中的郭桐可急了，唯恐停久生變，連忙叫道：「二哥！這裏來……」

羅老二這才發覺吳用是受兄弟們脅迫才釋放他的，連忙向樹叢中竄去。

而監守羅老二的四個匪徒，對吳用釋放羅老二一事多少有些生疑，所以目不邪視地監視着，聽郭桐一喊叫，也都猜測到了一些端倪，其中一個眼明手快的，立刻就向羅老二放了一槍。幸虧羅老二竄出的速度極快，這一槍才沒有打中。

然而這一槍將康八驚動了。

而郭桐，莫超俊，林魁也紛紛開槍還擊。吳用閃避得快，不然一定會死在亂槍之中。最倒霉的是那四個看守羅老二的人，沒有一個逃過了飛天兄弟的神槍快射。

康八眞夠格稱為一個匪首，混戰之中，他還高聲喝問道：「怎麼回事？」

吳用跑到他面前，結結巴巴道：「飛天……兄弟刼走了羅……羅老二……！」

「哦！」康八不禁大大一怔。

這一場槍戰發生得極快，結束也很快。槍聲消沉，只有幾聲受驚的馬嘶聲。

康八派人清查結果，回報：羅老二已逃，看守他的四個人悉數死亡。這個壞消息對吳用來說不啻是個好消息，他被脅迫釋放羅老二一事，至少不會洩漏了。

康八在這種節骨眼上表現得倒很冷靜，他沉吟了一陣，才揚聲問道：「快槍隊出動了沒有？」

「出動了。」有人回答。

「放火箭召他們回來。」他下令之後，又向吳用道：「一响槍，鎭上就有了提防，奇襲就無效了。沒關係，洗牌，叠牌，再推他一個莊。只要手氣好，早晚還是要來上一個通殺。」

吳用一直在心懷忐忑，見康八沒有發脾氣，這才放下了心，惡狠狠地說道：「飛天兄弟出爾反爾，眞他娘的氣人，這筆賬一定要算一算。」

「別急，咱們慢慢來，連本帶利一起討。」

這時，一支綠色的火箭射上了半空。

吳用討好賣乖地道：「幸虧八爺卓見，將羅老二帶了來。不然，咱們還不知道要吃什麼樣的大虧哩！」

康八沒有接腔，楞楞地看着漸露曙光的東方，似有所思。

信號一發，快槍隊立刻撤了回來。

康八沒有多作停留，立刻下令撤退。

這一個險惡的夜晚總算又過去了。

風波連天起

黑夜去了，危機也去了。太陽又以它那張溫暖慈祥的面孔光臨人間，以憐憫的目光凝視着虎鎭。

虎鎭的人，包括關小婉在內，誰都不知道昨夜曾經有一個惡夢，鄉勇們除了留下幾個人員負責巡守瞭望之外，絕大部份都在李雙魁的命令之下回家睡覺去了，直到鎭外槍响，才驚動了他們。幸虧那時康八立刻亮信號召回了快槍隊，停止了襲擊計劃，不然後果眞是難以想像。

現在，當飛天兄弟道出箇中情況之後，連一向心高氣傲的關小婉都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關家三兄弟在驚震之餘，更是氣忿塡膺，他們紛紛指責李雙魁不該在這個時候爭奪指揮權，更不該在奪得大權之後下了那樣一道糊塗命令。他們自然不了解李雙魁所以如此作是因為妒意所使然。一個人當私情蒙蔽心胸時是最容易喪失理智的。

老三關海義說得好：「我一向很尊敬雙魁哥，但是尊敬是一回事，是非又是另一回事。為了虎鎭，咱們逼他將大權交出來。如果他抗拒，我們就公佈他的罪狀，看他有什麼臉面在虎鎭待下去。」

他說這種話的時候，飛天兄弟還在旁邊，因此關小婉立刻向他投以制止眼色。

郭桐是最精明的，他深知這是虎鎭的家務事，外人不便在塲，於是說道：「小婉！我們四兄弟得去歇歇，而且還得派個人回去看看老大，晌午再聚頭吧！」

關海雄道：「那麼，我吩咐人去整頓歇息的地方……」

「不用啦！」郭桐很客氣地婉拒：「虎鎭客棧多的是，又方便，又省事，何必麻煩哩！」就這樣，飛天兄弟離開了設在鎭口東頭上的臨時鄉團本部。

關小婉迫不及待地埋怨道：「三哥！你眞話多，人家飛天兄弟拚着性命來幫咱們，咱們自己人却在鬧意氣，多丢人。」

「小婉！」關海義不服氣了：「我可不是這樣想哩！飛天兄弟夠義氣，咱們就不能拿他們當外人，有什麼話不能說？」

「好啦！」關海雄擺出了大哥派頭：「別吵，別吵！李雙魁跟咱們鬥氣，咱們兄妹又鬥氣，這像什麼話？」

關海傑的性格倒是比較沉靜的，在他們鬥嘴的時候，他一直在沉思，此刻才開口說道：「咱們談談正事吧——老三方才的話也有道理，鄉團的指揮權若是抓在李雙魁的手裏，遲早會誤事……」

「對！」關海雄又接上了腔：「咱們關家兄妹憑什麼要受他指揮？邱三爺在世沒有話說，因為他是長輩，他李雙魁是老幾？」

關海義一見大哥，二哥都贊成他的提議，更是神氣，他道：「咱們立刻將他找來，他若乖乖交出鄉團指揮權，咱們給他留住面子，不然就要他好看。」

關小婉緩緩道：「我不贊成。咱們找他來好好跟他談談，教他不要太輕視康八，也不要拒絕飛天兄弟的好意。雙魁哥是明理的人，不會聽不進去。幹嗎一定要剝奪他的指揮權？人要臉，樹要皮，作事，作人都不要太絕。」

「喲！喲！喲！」關海義一連叫了三聲。「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小婉！雙魁哥來這一手明明是要妳好看，妳不但忍下了這口氣，反而護着他，是怎麼回事？莫非妳昨晚睡在磨子上——想轉了？」

關小婉立刻瞪起了眼珠子，顯然她那火爆脾氣又要發作了。幸好關海義見機，作了一個鬼臉，一塲風暴才化為烏有。

「你多話就讓你多跑腿，」關小婉一根手指頭險些戳到關海義的鼻子上。「去請雙魁哥來，就說我有要緊事跟他商量，客氣點，不准說一句帶刺的話。待會兒來了之後，你們都不許插嘴。」

關海雄眼珠子瞪得溜圓，說話的聲音却很輕：「小婉！咱們平日順着妳，是疼妳，不是怕妳，妳以為妳的作法對麼？」

「不會錯！」關小婉答得斬釘截鐵。

關海雄的牙齒咬得咯咯作响，額上青筋暴露，另一塲暴風雨顯然立刻要爆發。

關海傑連忙打圓場：「大哥，別嘔氣啦！若不是爹臨終時說——妹妹比你們精明，凡事多聽她的——小婉也不會有這般氣燄了。聽她的話就等於是尊重爹的遺言，妳還爭個什麼？」

「對！聽妹妹的話就等於尊重爹的遺

言，沒說話，」關海義說話的腔調就像唸戲詞似的。「那我就去請鄉團副總練……不！不！鄉團總練雙魁哥去啦！」

他這一逗，繃着臉的關海雄和關小婉不禁都笑了。

關海義正要出門，一個人却疾步匆匆地走了進來，他是老態龍鍾，僕僕風塵的魏大夫。

不待衆人開口，他已搶着說道：「我都聽說了，這一場浩刼總算又躲了過去，……咦！飛天兄弟不在這兒嗎？」

「他們到客棧歇息去了。」關小婉好奇地問：「魏大叔找他們有事？」

「小婉！」老人家的眉毛皺得很緊。「只怕得趕緊去將他們喊起來。」

「幹麼？」四兄妹異口同聲地問。

魏大夫神色凛然地道：「在太陽剛出山的時候，我在白石舖外面的岔道上遇着康八的隊伍。他們若是回山寨，該奔東南，而他們却奔向東北……」

關海雄挿口道：「這與飛天兄弟有什麼相干？」

「唉！」魏大夫嘆了一口長氣。「你們可不知道啦！康八知道洪老大重傷在床，動彈不得。昨夜他在這兒觸了晦氣，他會不恨透飛天兄弟麼？奔東北方，正是撲向飛天兄弟的窩呀！」

關小婉那張白裏透紅的面孔，立刻變成白裏透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關海雄立刻衝了出去，毫無疑問，他是向飛天兄弟報信去了。

好一陣子，關小婉才平靜下來，她問道：「魏大叔！依您看，康八會怎樣對付洪老大？」

「誰知道他會使什麼手段？刼了去，不但飛天兄弟手忙脚亂，咱們也得費大勁，若是要了洪老大的命，咱們虧欠飛天兄弟的債可就難以償還了。」

關小婉埋怨道：「郭老么也眞大意，既然決心跟康八豁上了，怎麼放一個不能動彈的人在家裏呢？唉……」

「小婉！」魏大夫義正辭嚴地道：「這那能怪他？有許多情況不是他預先所能想到的，要怪，妳還是怪那個人性絕滅的康老八吧！」

這時，突然有個年老的鄉勇跑了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遞給關小婉：「這是李副總練留給妳的。」

留給關小婉的？莫非李雙魁走了？關小婉心頭一驚，急忙問道：「他到那兒去了？」

「帶領鄉團出發了，說是要搗康八的老巢……」

關小婉無心去聽那個老鄉勇的話，飛快地抽出了信箋。只見那上面寫道：「小婉賢妹粧次：因一時氣短，險誤大事，使吾羞愧無地。玆挑選精壯鄉勇八十人直搗康八老巢，不滅悍匪誓不歸。

愚兄　李雙魁匆留」

八十鄉勇，去對實力強勁的悍匪，這個行動豈不等於飛蛾撲火？

關小婉楞了一楞，又疾聲向那老鄉勇問道：「去了多久啦？」

「約莫下去十幾里路了。」

「你怎不早點將信送來。」

「李副總練這麼吩咐的，他教我過一陣子才將信送過來。」

魏大夫道：「我在路上沒遇着，雙魁多半抄小路，走背道。小婉！無論如何得將他追回來。大白天，打硬仗，他非輸給康八不可。」

關小婉眉心中不禁打了一個結，沉吟了一陣，才向關海傑揮了揮手：「二哥！妳趕緊騎匹快馬去追，萬一沒追上，就立刻回來報個信。」

關海傑沒有說什麼，立刻跑了出去。

緊接着，林魁，羅老二，郭桐三個人睡眼惺忪地跑了進來，三個人的眼睛都是紅的，臉色却是白的，六道目光都直楞楞地瞪着魏大夫。

魏大夫就將他所見和猜想說了一遍。

郭桐神色沉重地道：「小婉！看樣子康八眞可能趁機會去摸咱們的空巢了，莫四哥已經先一步趕回去了，咱們三個也得趕回去瞧瞧。妳這兒可得當心一點。」

關小婉幽幽地，說道：「我這裏也出了事。」

「出了什麼事？」羅老二關心地問。

「看吧！」她將李雙魁留下的信遞了過去。

看完了信，郭桐緩緩道：「小婉！康八是一個非常狡詐的匪徒，若是讓他發現鎭上精銳盡出，他一定會搶着撲過來，妳現在就該作一番防範了。」

關小婉內心眞是十分激動，並非有感於郭桐對她的關懷，而是感激飛天兄弟不顧自身危險而全力幫助虎鎭的那份仁義之情。因此她極爲虔誠地說道：「這裏我會全力應付，只要洪老大不出什麼意外，我就心安了。」

羅老二那雙眼珠子突然明亮起來，他道：「我會將妳這句話帶到，我相信洪老大一定很喜歡聽這句話……咱們走吧！」

飛天兄弟一走，關小婉立刻開始忙碌起來。

× ×

莫超俊雖然很累，却絲毫不敢懈怠，提起全副精神，飛快趕路。

一口氣跑到了北大窪，左轉，上山，再三里地，就到他們的老巢。

就在這個時候，他發現有幾個佩槍的漢子從窪地裏走了出來。莫超俊非常機警，連忙伏身在草叢之中。

那幾個漢子不像是急急趕路的模樣，一個個東張西望。看了一陣，又向後面揮揮手。立刻，好幾十個人陸續從坳口走了出來。

莫超俊明白了，這是康八的隊伍。

康八率隊到這兒來幹麼？與老大談判？何須如此多人，派軍師吳用傳句話不就得啦？

莫超俊心頭突然一寒，暗道一聲不好！莫非……？

心頭念轉，腰中的匣槍已到了手中，輕輕扳起了機頭，目光死盯着從坳口絡繹而出的匪徒隊伍。

不一會兒，康八的坐騎出現了。

莫超俊揚聲道：「康八！不要動！」

康八反應非常快，還忙一緊韁繩，只聽砰砰兩槍，韁繩齊被射斷。他心頭一寒，騎在馬上一動也不敢動。

莫超俊冷冷道：「教你不要動，你就

不要動，槍子兒是不長眼睛的。」

康八雖然沒有動，他的貼身護衞却紛紛散開，各找掩蔽，將槍口對着莫超俊的發話處。

康八倒是很鎭定，揚聲問道：「是那位朋友？」

「飛天兄弟老四，啞燕子莫超俊。」

「哦！」康八很鎭定地笑了笑。「有何指教？」

「你方才到那兒去了？」

「去拜訪你們老大。」

「奇怪，黃鼠狼給鷄拜年，八成沒安好心。」

「莫老四，你這句話可說錯啦！我是專程找你們老大求和去的。」

「咱們老大怎麼說？」

「洪老大說，只要我不捲虎鎭，飛天兄弟就絕對不和我爲難。」

「那麼？你又如何打算呢？」

「放棄虎鎭，另找目標。」

「當眞？」莫超俊幾乎爲以自己錯聽了。

「是我親口答應你們老大的。」

如果康八說的是實話，那麼，這一場戰爭算是結束了。但是莫超俊却不敢全信，因此他深懷戒心地說道：「八爺！您聽着。勞駕往旁邊閃一閃，讓您的隊伍過去，大車敞開車篷，吩咐您的手下別打歪主意。只要一響槍，頭一個中槍的一定是您八爺。」

康八倒很聽話，拍拍馬，挪騰到一邊，然後向後一揮手。

隊伍陸續過去，大車也一輛一輛地敞開着車棚駛過。莫超俊原以爲康八會刼走洪老大爲要挾，原來他的估計是錯了。

康八遠遠地問道：「莫老四！還有什麼指教？」

「請吧！沒事了。」

康八在馬上拱拱手，道：「咱們後會有期。」

猛一夾馬，飛馳而去。

莫超俊唯恐康八留下人埋伏着算計他，暗暗從草叢中爬到一堆亂石後面，緩緩翻過去。再放眼一瞄，四週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三里地，莫超俊一口氣就跑下來了。當他一步跨進屋門時，渾身頓時冰涼，就像突然墜進了冰窖。

洪老大躺在牀上，他的女人躺在旁邊，牀前一大灘血，褥子也染成鮮紅，兩個人都剖了肚，腸子流了一地，幾乎使莫超俊將早上吃的東西吐出來。

莫超俊就像結了凍，楞在門口了。

× ×

康八的心情和莫超俊却是逈然不同的，他充滿了殘酷的得意，冷血的驕傲，飛天兄弟也算是黑道中响叮噹的人物，他們老大竟然躺在那兒挨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洪老大並沒有求饒。

「他奶奶的！」康八一口濃痰吐了出去，冲着身邊的吳用一齜牙。「飛天兄弟虛有其名，個個都是膿胞。」

吳用却不像康八那樣興高采烈，儘管他沒有大智大慧，世故却是有的。他冷冷地道：「八爺！不是我給你潑冷水，這一着棋走得很是不妙。」

「不妙！」康八瞪起了眼珠子。「打蛇打頭，擒賊擒王，給洪老大放了血，剩下四個娃娃又能把我康八怎麼樣？」

「八爺！這個樑子結大啦！」

「笑話！幹土匪還怕結樑子？」

「八爺！」吳用將坐椅靠近了一些。「承您看得起，委我當軍師，那麼，您多少得聽我一點主見。咱們得冷一陣子。」

「冷一陣子！什麼意思？」

「捲虎鎭的事暫時擱下來。」

「不成！」康八一口回絕。「這樁事只怕無人不知，半途而廢，豈不要被人笑掉了大牙？」

「八爺，」吳用堅持地道：「不要管別人笑。您這回無論如何要聽我的。」

「說個理由給我聽聽。」

「八爺！您剜了洪老大的心肝五臟，飛天兄弟絕對是不報此仇不甘休。咱們守在寨子裏不出，羅老二他們怎能忍得住？一定會摸上來。咱們作好陷阱，來一個逮一個，來兩個捉一雙。將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消滅掉，到那時，要捲虎鎭那還不是易如反掌。」

康八瞇起了眼睛，喃喃道：「以逸待勞，嗯！好主意！好主意！」

吳用打蛇隨棍上，接着道：「洪老大慘死的起因是由於飛天兄弟插手過問捲虎鎭的事，關小婉自然不會袖手旁觀。早晚她會自己送上門來。」

「他奶奶的！」康八又吐出了一口濃痰。「想到那個妞兒，心頭就癢得發慌。我這一輩子還不會睡過會武功的妞兒。」

「八爺！當心那丫頭的兩腿夾斷您的腰啊！」

「嘿嘿！那才够勁……」

突然前面傳來砰砰槍响，將康八的話打斷了。

只聽前面有人叫道：「八爺！有人在埋伏。」

康八一翻身就下了馬，身手矯捷地閃進了草叢之中。

一時槍聲大作，毫無疑問，他的先頭部隊已經和敵人接上了火。

「傳令過去，」康八向一個貼身護衞大聲吆喝。「別亂响槍，先摸淸楚埋伏的人馬是什麼來路？有多少？隨時來向我回報。」

這個地方距離康八的寨子只有三里路，一片平原，並非崗巒起伏，能够起掩護作用的，除了一遍二尺來長的茅草之外，再就是稀稀落落的雜樹林。敵人會在這個地方打埋伏，康八眞是有些想不透。

康八的命令傳下去之後，槍聲由密集轉爲稀落，最後竟然靜止了。

只不過靜止了一會兒，遠遠就响起了粗野的喊話聲：「康八！有種你就露露頭，別他娘的躱躱藏藏裝孫子！」

吳用也下了馬蹲在康八的身邊，他眞担心康八挨駡臉上不好看，故意別轉了面孔，看向別處。

孰料康八不但不氣，反而嘿嘿笑道：「這是什麼年頭，打仗還用叫陣的老法子，一定是羣膿胞。嘿嘿！看我八爺慢慢收拾你們吧！」

靜了一會兒，對方又在叫駡了：「康八！你這個無胆的匪類，你再不露面，可

就要罵得你祖墳冒烟啦！」

有人朝發話之處開了一陣亂槍，康八可火了，大罵道：「誰要再亂放槍，我就斃了他。」

這道命令傳下去之後，對方雖然愈罵愈難聽，却沒有人胆敢亂放槍了。

在這段時間裏，康八又派出幾個行動矯捷，頭腦機伶的快槍手出動，偵察敵人盤據的陣地，以及人槍有多少等等……

約莫十分鐘，這幾個回來了。

綜合了他們的報告，康八有了結論：對方人槍不會超過一百，不像是省城保安隊的人馬。對方以南邊的幾堆亂石和一條乾溝為掩蔽，把住了康八的去路。

康八沉吟了一陣，以拐肘碰碰吳用的胳臂，低聲說道：「眞他奶奶的邪門！對方是什麼來路？」

「會不會是虎鎭的人馬？」吳用並非胡猜，上百的人槍，除了虎鎭之外，誰還有這麼大的實力？

「不會。」康八立刻加以否定。

「怎見得？」吳用不服氣地反問。

「你不是說關小婉挺聰明麼？」

「是啊！」

「那她就不會笨得在這兒打埋伏。若是埋伏在咱們寨子口，一陣亂槍下來，咱們的人馬豈不是要折損一半？」康八說到這裏，轉頭向身邊的人問：「咱們可有傷亡？」

有人回答：「死一個，傷了三個。」

「眞他奶奶的像是被蚊子叮了一口。」康八顯得非常輕鬆。「現在看我收拾他們……快槍隊派二十個人，從北邊的高粱地摸過去，抄到敵人的背後，伏着，等這邊槍响才朝前撲。」

快槍隊的人立刻出動了。

康八又繼續下令：「趕快派人拔濕草，堆在前面路口上。馬匹集中，派人牽着向西繞道先回山寨。其餘的人就地掩蔽，等我的命令。」

吳用以欽羡的目光望着康八，臨陣用兵，他這個軍師爺是比頭兒差多了。

×　×

李雙魁根本不知道康八繞道去收拾飛天兄弟的洪老大，若是知道，打這一場埋伏仗，他最少佔了七成勝面。只因為突然發現康八率領部隊從自後面趕來，才臨時決定就地狙擊，因此佈下的陣脚就不成章法了。

罵了一陣，康八就是龜縮不出，甚至連槍子兒也不肯白白浪費幾夥。李雙魁可不是草包，他知道康八一定在暗中調兵遣將，來個反包抄。

在領着八十人槍激動出鎭時，李雙魁什麼都沒有想。當走在半路時，他開始猶疑了，這不單純關係着他的面子以及他的生死存亡，還關係着八十個人的生命。他甚至想半途而廢，返回虎鎭。

現在，李雙魁絲毫沒有猶疑，因為這已不是攷慮進退的時候。現在要想的是——這一場仗應該如何打法？如何使這八十個人完整無缺地再回到虎鎭去？讓他們由一個平凡的鄉勇變成萬人景仰的英雄。

他探出頭來，默察地勢。如果康八打算包抄他，西邊沒有路，只有北邊高粱地。他相信自己的判斷，立刻撥出一半人槍爬過去在高粱地的邊沿佈下了口袋陣地。

這一着棋是李雙魁贏了，康八派出的二十個快槍手剛從高粱地裏一露頭，這邊的槍子兒就像火舌般捲了過去。立刻放倒了六個，剩下的十幾個就像烏龜腦袋似地又縮了回去。

李雙魁一旦在頭一個回合佔了上風，不禁胆氣大壯，正待重新佈署，大舉進攻時，前面不遠處却突然昇起一股濃烟。

烟頭有好幾處，交匯在半空中，形成一道烟霧隨風瀰漫過來，樹林，草叢，亂石崗，什麼都看不見。

這就是康八的狡詐處，高粱地那邊槍聲一响，他就知道反包抄的計劃失敗了。立刻吩咐點火燃燒堆集的濕草，剛巧風向朝南，助了他一臂之力。康八就在烟霧瀰漫中率領衆匪逃回寨子去了。

並非康八胆怯，而是他自知實力不如以前，絕對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等到烟消霧散，李雙魁身先士卒，搜索過來時，除了躺在地上的幾具屍首之外，康八的人早走得無影無踪了。

李雙魁集合他的部下，清點之後，發現連頭髮都沒有損傷一根。

他豪氣十足地向大夥兒說道：「康八沒有什麼可怕，他只是唬唬人的。咱們就撲向他的寨子，殺他個寸草不留……」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西邊突然奔來一匹快馬，馬上人老遠就在狂叫猛喊：「雙魁哥！雙魁哥……」

那匹馬很快就到了面前，馬身汗濕淋漓，一看就知道是在用全速奔跑，停下之後，那匹牲口還在不停地喘氣。

馬上人是關海傑，他興奮地道：「雙魁哥！我總算將你追到了！」

剛才打了一場小勝仗，李雙魁難免有點心高氣傲，翻翻白眼，冷冷道：「你來幹什麼？」

「小婉要你回去。」

這句話關海傑說得太隨便，若是加上一個請字，或者語氣婉轉一點，局面或許會改觀。在衆日睽睽之下，這句有些命令味道的話是李雙魁絕對消受不了的。他一瞪眼，立刻反擊過去：「她憑什麼要我回去？」

關海傑嗅到火藥味，語氣開始愼重：「雙魁哥！爲了虎鎭，不該鬥意氣啦！」

「我帶人去消滅悍匪，正是爲了虎鎭的百年之計，有什麼不對？」

「就憑你帶的八十人槍，絕對贏不了康八。」

「這話是你說的？」

「懂得事的人都會這麼說。」關海傑的涵養有限，火氣十足地刺了對方一下。

「瞧！那是什麼？」李雙魁抬手一指，那裏正躺着七個匪徒的屍首。

關海傑不明情況！神色不禁一楞。

李雙魁冷笑道：「方才就在這兒，我已經跟康八交過手了，他的人死了七個，傷的不知有多少，咱們的人連頭髮都沒有少一根。若不是風向幫忙，匪徒藉烟霧逃去，康八說不定也要躺下。誰敢說我贏不了康八？」

遭遇戰多少憑一點運氣，康八在山寨中恃險據守，李雙魁去攻，這情況完全兩樣，很明顯的，是攻者吃虧，難道李雙魁

不明白這個道理？」

他當然明白。然而他此刻多少有點在鬥意氣，這是習武的人易犯的通病。

關海傑在三兄弟當中是比較冷靜的一個，但他看到李雙魁那種趾高氣揚的樣子也不禁有些冒火。於是冷冷地道：「雙魁哥！我要提醒你一件事。贏了固然好，萬一輸了，虎鎭的千萬百姓只有閉日聽候宰割了。」

李雙魁方才只是傲，現在是眞的生氣了，他沉聲道：「你的意思是，我不够資格作這個決定，也就是說，我根本就不配指揮鄉團。是不是？」

關海傑本來想直截了當地說一個是，而他畢竟為對方留了餘地，不願在衆日睽睽之下喪失李雙魁的面子。很婉轉地道：「心高氣傲，輕估敵人的主帥，絕對不是一個頂好的主帥。」

說法雖然兩樣，聽在李雙魁的耳中却完全是一樣。他的面色由白轉紅，再由紅轉白，然後由白轉靑。一句話也沒有說，只聽他牙齒咬得咯咯响。

了解李雙魁的人，都知道一場風暴將要來臨了，關海傑更是明白。然而他並沒有退縮，只是沉靜地等待着。為了虎鎭，他幾乎跑斷了馬腿，當然不願半途而廢。

李雙魁緩緩解開了上衣，大夥兒都吃了一驚，難道他是要掏槍嗎？他們都非常清楚，在這個節骨眼上若是一掏槍，那就非出人命不可。

李雙魁沒有掏槍，却從腰間摸出兩把鋒利的七首，嗖地一聲，兩把七首都插進了面前的泥地。

李雙魁劃出道子來了，他要和關海傑比劃。這固然是一場意氣之爭，也可以說是為了榮譽而決鬥，因為關海傑的話嚴重損傷了他的自尊心。

「總練！」一個鄉勇匆忙跑到李雙魁的身邊，大胆地勸阻。「在這個節骨眼上，自己人千萬別鬧意氣……」

拍！李雙魁反手一個耳巴子，打得他眼冒金星，嘴角流血，脚步踉蹌地連退了好幾步。

他被打，還沒有說話，因為他犯了忌諱。



李雙魁掏出把七首，擲插在地上，表示要和關海傑決鬥。

道子劃出來了，就不能收回，對方也不能閃避，旁人更不能勸阻，這是規矩。規矩是誰訂的，合不合情理，無人過問，大家都盲目地遵守着。

關海傑重又恢復了他的冷靜本性，緩緩道：「雙魁哥，值得嗎？」

李雙魁沉聲道：「你最好不要說這種讓人笑掉大牙的話，你懷疑我的能力，我就向你挑戰，以證明你的看法不錯，還是我眞的差勁。拔刀吧！」

關海傑心頭明白，這場龍爭虎鬥是難免了。要動，就必須一舉制服對方，否則對方將氣餒更甚。制服對方而不傷人才是上策，也贏得漂亮。但是談何容易，用以決鬥的武器是鋒利的七首，而不是拳頭。

無法避免的決鬥就一定要搶先，關海傑明白這個道理。他面上沒有一絲反應，而身子却有了動作。向前一個滾翻，拔起了一把七首。

以他的算計，當他一翻身起立時，正好在李雙魁的左側。如果想不傷害對方，最好的方法是用左手拔刀，以右拳向對方攻擊。

然而關海傑的這一着棋却是下得大錯特錯。

在他動的那一瞬間，李雙魁幾乎與他同時展開了行動。他還沒有翻身站穩時，李雙魁手中的七首已經到了他的右肋半尺處。

李雙魁選擇用七首來決鬥，自然在這一方面有獨到的功夫，這是關海傑忽畧了的。

關海傑在拳術方面下過功夫，長攻短

搏都有獨到之處，知道這一刀已經無法躲閃，只得像捉蛇人一樣，冒險地張開五指，向李雙魁握刀的腕部扣去。

叭！一把扣個正着。

可是，李雙魁回手一挑，關海傑右臂上立刻出現了一道血口。

見血就算輸，不過要帶彩的人表示才行。否則這場決鬥還要持續下去。

關海傑沒有再動，握刀的左手下垂，面上浮現了一絲苦笑。

李雙魁也沒有再攻擊，一擺手，道：「請回吧！如果你是康八，這一刀恐怕就要深得多了。」

他以爲決鬥已經結束，說完之後就掉頭走去。

關海傑突然飛身前撲，掄起右掌，全力切在李雙魁的後頸處。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意外攻擊，李雙魁身子往前一衝，然後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關海傑將握刀的左臂高高舉起，揚聲道：「各位鄉親好友務必要作個見證，刀還在我手上，而且我還沒有說出認輸的話，雙魁哥顯然是太大意了。」

他的道理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大夥兒也都希望有這麼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人總是怕死的，誰也不願意拚死去攻康八的山案。因此大家都紛紛點頭，支持關海傑的說法。

關海傑輕輕吁了一口氣，他總算將這八十人挽救了回來，但是他却毀了李雙魁；自尊心和榮譽感對一個習武的人來說，簡直比生命還重要。

× ×

好消息是每一個人所盼望的，壞消息却也無法逃避。莫超俊帶回來的噩耗，幾乎將羅老二他們三個人震昏了。

關小婉也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她總覺得，洪老大的慘死，她要負上大部份的責任。

林魁的日中幾乎噴出了火，他憤怒地道：「二哥！咱們還等什麼？找康八去，挖出他的心肝五臟……」

「老三！」羅老二嗓門低啞地道：「冷靜點，康八不是一頭死豬，他是一頭張牙舞爪的豺狼。這個仇是非報不可的，慢慢來，急不得。」

「各位！」關小婉開了腔：「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一句話，爲洪老大報仇有我一份。羅老二說得對，急沒有用，得慢慢來。各位不妨多想想，若有用得到我的地方，請吩咐。」

「多謝盛情。」羅老二輕輕地說。

「二哥說得對。」啞燕子莫超俊開了口。「這事急不得。仇恨能使人瘋狂，康八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他剛剛幹完了一件血案，現在正張好了網等候我們這幾頭瘋鳥。一旦落了網，只怕就飛不了天。」平穩中道來，却有深刻的道理。

郭桐一直都沒有開口，在五兄弟當中他算是非常精明的。因爲他得到噩耗之後還沒有表示過意見，所以大家都看着他。

八道日光的壓力好像千斤重担，郭桐雖然日光望着地，也感覺到了。他緩緩抬起頭來，以意想不到的鎭定語氣說道：「急固然不行，等待也不是辦法。空談更不切實際。我們一件事一件事按步就班地去作。首先，我們要對外發喪。」

「發喪？」三兄弟都難免吃了一驚。羅老二低沉沙啞的嗓門接了下去：「實情實說，還是托言虛飾？」

郭桐似乎早已想妥，因此立即回答：「實情實說。」

「什麼？」林魁從座椅上暴跳起來。「飛天五兄弟的老大躺在床上被人像殺豬似地宰了，這……這……」

「老三！你靜一靜。」羅老二白了林魁一眼，又冲着郭桐問道：「老么！你的文才不錯，訃聞的辭兒你想妥了？」

「嗯！」郭桐點點頭。「不必像說評書似地說得那麼詳盡。一句話——在某月某日某時某刻不幸遇害，嫂子的訃聞同時發。」

「嗯！」羅老二同意了。「嫂子雖然沒和大哥拜過花堂，總算跟了大哥這麼多年。如今落個慘死，得個名份也是應該的。……下一步呢？」

郭桐反問道：「今兒初幾？」

三個男人你看我，我看你，誰也說不上來。却被關小婉代答了：「今兒四月二十三。」

郭桐屈指算了算，然後說道：「咱們守過頭七，五月初一開弔……」

「開弔？」羅老二有些吃驚地問：「那豈不是要驚動許多江湖朋友？」

「是的。」郭桐點點頭，慢慢地道：「大哥生前有不少好友，當然要給他們祭奠的機會，再說，大哥的後事也不能太蕭條。」

林魁插口問道：「那麼，靈堂設在那裏呢？」

「虎鎭。」郭桐非常用力地說出這兩個字。

這是絕對使人意外的一個答案，按規矩，靈堂要設在喪宅，爲什麼要老遠地搬到虎鎭來呢？

因此，連關小婉在內，每個人都看着郭桐，希望他說出一個道理來。

郭桐吁了一口長氣，緩緩道：「大哥有一樁秘密，悶在肚子裏多年了，他……本來就是虎鎭的人。」

「哦！」關小婉訝異地道：「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哩！」

「小婉！」郭桐輕輕地問：「妳認識洪瘋子嗎？」

「認識啊！整天抱着酒壺，瘋瘋顛顛的……」

郭桐接了下去：「他是咱們大哥的叔叔，南邊的洪家大院就是大哥的本宅。」

「哦——」關小婉作夢也沒有想到洪老大是虎鎭人，他肯傾力助虎鎭於危難之中，並因此而送命，倒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大哥親口告訴你的？」林魁發問。語氣中多少有點妬忌成份。

「是的，」郭桐以溫和的眼光望着他的三哥。「老大向我交代了一些後事。習慣上，兄弟們總是交代老么，是不是？」

羅老二眼見話題扯遠了，連忙又兜回來：「好啦！靈堂設在故籍本宅，是說得過去的。老么！你這樣作，必然還有另一面的計劃，是不是？」

「不錯。」

「那麼……？」

「二哥！」郭桐向他連連地搖頭。「這等稍後一兩天再商談。我們必須注意一件事，在任何場合，任何時間，絕對不提緝兇，報仇的事。別人提起來，我們也得想法子扯開。」

三兄弟都楞了一下，但是誰也沒有發問。

「老么！」羅老二拍拍郭桐的肩頭，道：「我信得過你。說吧！咱們現在該幹什麼。」

「小婉！」郭桐轉頭望向她。「這要靠妳幫忙了。選棺材，請裁縫作壽衣，找殯葬師傅。我們眼面前要作的事，就是趕回去爲大哥六嫂收屍。」

「郭桐！」關小婉激動地道：「容許我表示一點心意，兩副上材，算我送。」

「兩副上材，恐怕要一千多塊大洋。」郭桐聳聳肩，苦笑道：「小婉！妳難道是富婆？」

關小婉冷冷道：「拳師的女兒不可能腰纏萬貫，不過，一千多塊大洋我還拿得出。」

「好，謝啦！」郭桐長長一揖。

羅老二叱斥道：「老么！這怎麼可以呢！」

郭桐苦笑道：「小婉的脾，氣就是這個樣子，如果咱們不收，她會鱉扭一輩子。我想：大哥九泉之下有知，他也會高興的。」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關小婉忙着去選材，找裁縫，尋殯葬師傅。郭桐則抽空去了一趟印坊，要他們在日落前將二百張訃聞印出來。

三輛套車分別裝着棺材及一些請到的師傅，就要出發了。關小婉要去，被羅老二委婉地拒絕；而且一再地向她道謝。

三輛車出動時，揚起了一陣蔽日的塵煙。這陣塵煙剛隨風飄散，遠處又揚起了塵煙。樓堡上面傳來消息：是李雙魁早上帶去的那八十人都回來了。

站在鎭口上的關小婉輕輕吁了口氣，她突然發覺：放下心頭重担，似乎是人間最愉快的一件事。

然而這種愉快並不能使她的心情眞正放鬆。關海傑不辱使命，截回了虎鎭的大半精銳人槍，而她在飛天兄弟那邊却欠下了永遠無法償還的債……

她瞇著眼，望着迷濛的塵煙處，又想起了那天的情景……洪老大酒後充滿血絲的雙眼，他那歪歪斜斜的脚步，他那輕薄的言語，粗野的舉動……

如果……如果……洪老大知道她是關拳師的女兒，也許不會繼續再向她施以輕薄。如果……如果……自己能原諒對方是因酒後失態，只施以薄懲，或者一掌將他擊昏，立刻掉頭而去。那麼，今天也不會有如此悲慘的結局了。

關小婉此生還從來不曾對任何一件事情後悔過，現在，她總算頭一次嚐到了後悔的滋味。

李雙魁帶出去的鄉團隊伍已經由關海傑率領着來到了鎭口上。關小婉又從回憶中返回現實，當她發現關海傑一馬當先，而不見李雙魁的影子時，她的心頭不禁一涼；看來李雙魁已受到傷害了。

李雙魁躺在一架臨時作成的竹床上，由兩個人抬著。關小婉連忙奔過去，問道：「雙魁哥怎麼了？」

關海傑看了一下週遭圍過來的人群，掩飾地回道：「雙魁哥在路上和康八接了火，放倒了七個土匪，咱們的人一個也沒有傷，可眞行。大概是兩天太累了，日頭又大，在回程的時候昏了過去。」

關小婉自然聽得出這不是眞實情況，却也不便在這兒追問，於是揮揮手，道：「將雙魁哥抬到魏大夫藥舖子去，快！其餘的人散了，各自回家，好生休息。擦黑之前大家都到鄉團本部來集合。」

李雙魁抬走了，鄉勇們各自回家，圍觀的人群也散了。關小婉和關海傑併肩兒向魏大夫的藥舖子走去。她一直沉默着，走得也很慢。

「小婉！」關海傑似乎被沉默壓得透不過氣來，忍不住開了口道：「妳不能怪我……」

「我沒怪你，說吧！是怎麼回事？」

關海傑簡畧明快地說明了經過，最後說道：「小婉！妳說說看，我還有什麼最好的辦法？」

「是的，你已盡了力。」關小婉停了下來，望着她的二哥，緩慢地道：「你挽救了虎鎭的精銳，保全了對抗康八的實力，但是你却殺死了雙魁哥。」

「這是什麼話？」關海傑大大地吃了一驚。「我們誰也不會輕視他。」

「他自己會輕視自己。」關小婉望着晴朗無雲的天空，喃喃道：「爸爸在世時曾說過一句話——英雄與聖人不同的地方是：英雄征服別人，聖人征服自己。征服自己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所以在歷史上出了不少英雄人物，却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聖人。」

「妳是說……？」

「二哥！你殺死了雙魁哥的自尊心，唉！」關小婉禁不住嘆了一口氣。「他會自暴自棄的。」

關海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楞了一陣，才道：「我們去看看他。」

在藥舖子門口迎着他們的是魏大夫。不等兩人開口，老人家就皺着眉頭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關小婉連忙反問，道：「你是問雙魁哥？」

「嗯！」魏大夫點點頭。

關海傑搶着問道：「他怎樣了？」

「他沒有事，」魏大夫日光中顯然地浮現着困惑的神色。「一進藥舖子他就睜開了眼睛……小婉！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的人呢？」關小婉沒有理會對方的問題，又急急地問。

「走了，」魏大夫抬手朝後一指。「是從後門走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待會兒再詳細告訴你，」關小婉一把拉起她二哥的手。「走！咱們到雙魁哥家裏去。」

李雙魁的父親早已故世，只有一個年老的母親和年輕的妹妹。她們說，李雙魁打早晨出去之後，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過。

離開李家，關小婉顯得有氣無力地，將背脊靠在僻巷的牆壁上，翻着眼睛直看天。

「小婉！」關海傑緊張地問：「你看

，雙魁哥會不會一個人去找康八？」

「會。」關小婉說得非常肯定。

「那麼……」

「二哥！」關小婉打斷了他的話：「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洪老大死了。」

「死了！」關海傑又是一驚；今天，令他吃驚的事情似乎太多了。

「同時遇害的還有他的女人，康八幹的，開心剖肚，眞夠狠！」

「洪老大幾個兄弟知道了麼？」

「他們已經趕回去收殮了……」

「他們是否就要趕去找康八報仇？」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別以爲飛天兄弟都是渾人，郭桐好像已有了主意。」

「這樣一來，咱們虎鎭欠飛天兄弟的人情可就太大啦！」

「是我個人欠的債，這不關虎鎭的事。」關小婉的語氣非常平靜。「二哥！你去歇着吧！下午咱們還得忙一忙，洪老大的靈堂要設在虎鎭。」

「爲什麼……？」

「別問，別問！」關小婉突又煩躁起來。「到時候你自然就會明白。你先走吧，我一個人要靜一會兒。」

「妳……？」關海傑以懷疑的眼光看着她。

「我煩得很！」關小婉瞪了他一眼。「但是不會煩得去跳河。」

關海傑不想惹她大發嬌嗔，聳聳肩，逕自走了。

× × ×

虎鎭的人都處在一種複雜的情緒中。說不出是愁，是怕，還是……

關小婉則是陷於極端苦惱的漩渦裏。李雙魁到天黑還沒有蹤影，是使她苦惱的最大因素。她總覺得，洪老大是被間接殺害；她不能再間接地殺死李雙魁。

她一個悶在黑沉沉的屋子裏，也不上燈。黑暗的確能幫助一個人多思多想，但是頭腦混亂的關小婉却想不到任何頭緒。

洪家大院的靈堂想必已經設置好了，她當然沒有去看。在沒有正式開弔之前，除了家人，任何人都不能去的。

姓關的都已無家可歸，關小婉自然也不例外。這家綢緞莊既然成爲臨時的鄉團本部，好心的老闆娘也就在後院撥了一間房作爲她的香閨，她的三個哥哥則在祠堂裏和族人「打通鋪」。

老闆娘好幾次來喊她吃飯，都被她拒絕了。她剛強，所以她不願意別人看見她的愁容。

脚步聲自長廊上傳來，急促而又沉重地。關小婉不等來人敲門，就開了門迎候。她知道，現在來的人不是來喊她吃晚飯的。

來人是一個揹着長槍的鄉勇，他跑得很急，氣喘吁吁地道：「關姑娘，鎭口上來了一個人，他說……說要見妳。」

「哦！那人多大年紀？」

「三十來歲，關外口音，還帶得有槍。不過，他已自動將槍彈繳了出來，還讓咱們搜他的身。」

「搜了沒有？」

「搜過了，再沒有別的兵器。」

綢緞莊就在鎭口上，一眨間就到了柵口。

那人有一雙精光畢露的眼睛，高大魁梧的身裁，在關小婉的眼中，他是完全陌生的。

那人不待關小婉發問，就搶先開了口：「我姓戴，名占魁，是康八手下快槍隊中的一個小頭目。」

「嗯！」關小婉並不感到驚奇，一搭眼她就看出了八、九分。「康八教你來傳話？」

「不！」那人搖搖頭。「我現在已經不是康八的手下。」

「哦！」現在，關小婉反倒吃驚了。

「這是怎麼個說法？」

「我叛了，」戴占魁兩手左右一攤。「我是到虎鎭來投奔的。」

「康八的一個小頭目叛了！」關小婉冷笑了一聲：「哼！誰信？」

戴占魁那兩道濃眉皺了一下，嘆口氣：「唉！這是我最担心的事，果然應驗了。我是誠心誠意的，而你們却不信任我，這……」

「好吧！」關小婉截住他的話。「我且聽聽，你爲什麼叛你的主子？」

「他太殘暴，不顧江湖道義，我叛他也許不爲這些……我總覺得，跟他，到頭來一定是死無葬身之地。」

「山河壯麗，大地遼闊，何處不能存身？」關小婉盯着他的雙眼，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爲什麼要單單投奔虎鎭？」

「因爲我認識妳的三哥關海義。」

「你怎麼會認識他？」

「我就是昨天窩在醬園裏那批人的頭子，當時妳三哥跟我談好了條件，咱們乖乖撤走，你們的人絕不响槍。事後果然讓咱們安全撤走。」他頓了一頓，又接着道：「再看看康八，他是塊什麼料？殺一個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的人，還幹掉一個沒有絲毫抵抗能力的娘兒們。夠了！我不能再糊塗下去啦！」

「你說的話很有道理，使人相信你是眞心眞意的。但是……」關小婉仍是盯着對方的雙眼不放。「康八也可能會想到這個道理而加以利用……」

「妳是說，我是康八派來臥底的？」

「未嘗沒有可能。」

「錯了。」

「人心狡詐，尤其是康八，我們不得不懷疑。」

「我最怕你們不信任我。這也是我一路上所担心的事，果然……」

「爲什麼要怕呢？」

「你們可能會勉强收留我，但是不會要我爲你們作任何事。那不是我投到虎鎭來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什麼？」

「幫助你們消滅康八。」

「如何幫助？」

「我明白他要採什麼策畧來對付你們，更了解寨子裏的情況，對寨子附近的地形，通路摸得一淸二楚，這還不夠麼？」

關小婉現在才發覺作爲一個領導人物需要多大的魄力。她咬咬牙，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點點頭道：「好！跟我來。」

戴占魁臉上掠過一絲欣喜的神色。

關小婉又吩咐道：「將槍彈還他。」

這個決定不但要有魄力，而且還要有

足夠的勇氣。但是她作了，而且作得沒絲毫猶豫。

戴占魁的激動已經無法抑壓了，他興奮地說道：「關姑娘！妳眞的完全信任我了？」

「我這個人不喜歡空口說白話，行動是最好的表示。」

「是的，我也會用行動來表現我的誠意。」

這似乎是在許許多多不如意的事情中唯一可值得欣喜的事，因此，關小婉的脚步是輕快的。

她突然感到腹饑，她需要一碗香噴噴的炸醬麵；大碗的，多放辣椒。

× ×

五天飛快地過去；平靜無波的五天。

康八沒有出動，虎鎭也沒有動靜。好像這一場沒有完的戰爭就這樣結束了。關姓族人已經開始去收拾經過一場火刼的十二墟，在一片斷瓦殘垣中去重整家園。

康八採取了吳用的守株待兎戰畧，但是這個策畧並沒有生效。一個快槍隊的小頭目失踪並未引起他的重視，戴占魁可能逃走了，過去這種事也曾經發生過。他朝夕思慮的一個問題是：飛天兄弟怎能按兵不動？他們如何能忍下這口氣？

這幾天，康八化費了不少心血，將有限的人槍作了最有力的佈置，挖下陷穽，設下套鈎。然而一切都是白費心機，他所等待的狡兎，一隻也沒有出現。

經過長時期的忍耐與等待，任何人都會心浮氣躁，康八自然也不例外。這天早晨起來，他開始罵人，從軍師吳用罵到爲他燒飯的伙伕，幾乎每一個人都使他看不順眼。

到了晌午，總算有一個使他順眼的人來了；那是他化了大把洋錢收買的眼綫，平日在虎鎭混混的懶蛇孫老六。

孫老六早該死在郭桐的手裏了，只因爲那一次郭桐無法分身去收拾他，才讓他多活了幾天。

康八見到孫老六，滿面浮着笑，儘管笑容是假的。却教人瞧着舒服；尤其是從來就有奴才性格的孫老六。他原本渴切需要一杯凉茶。現在却不想要了，康八的笑容就能使他生津解渴。

「辛苦，辛苦！」康八熱情地招呼，同時大聲吆喝：「來烟，倒茶。」

洋烟捲拿來，康八親自爲他點火，茶端來了，康八親自爲他吹氣，生怕燙破了他的嘴唇待會兒說話不方便。

孫老六連抽幾口烟，喝了大半碗茶，這才抹抹嘴，道：「八爺，您吩咐的事，我都打聽出來啦！」

「說！說！說！」康八一連聲地催促，「待會兒我有重賞。」

「明天，是爲飛天兄弟的洪老大開弔之日！……」

「這個我知道。」康八心裏頭有了三分不悅，只不過沒有在臉上顯露出來。

「這幾天他們忙着爲死人祭弔的事，所以才沒有動靜。後天，」孫老六壓低了聲音：「後天晚上，他們就要來攻八爺的寨子。」

這的確是個很重大的消息，然而康八却不敢輕信，他殺了洪老大夫婦，飛天兄弟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以他的心肝五臟去祭奠死者之靈豈不是比猪頭三牲要好得多，那麼，攻擊行動就要在開弔之前，怎麼落到開弔之後呢？

他心裏的疑問立刻在嘴裏說了出來：「爲什麼一定要等到開弔後再動手呢？」

「八爺，」孫老六面上浮着神秘詭譎的笑容。「這裏頭當然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

「嘿嘿！」孫老六挺會賣關子。「我若是沒有將事情摸得一淸二楚，怎敢隨便來向八爺報信？」

「行！行！你眞行！」康八在孫老六的肩頭上連連拍打了幾下。「我一定重重地賞你。」

「飛天兄弟中的老么郭桐是個很會鬥心眼兒的人，他算準了，他們兄弟幾個再加上虎鎭的幾十支破槍炮想來攻寨子，那無異是鷄蛋碰石頭，所以才玩了這麼一招詭計。」孫老六嚥口唾沫，潤潤喉嚨眼兒，才又接下去道：「他打算明天開弔的時候，大數你八爺的罪狀，說得您一無是處，那時候一定會羣情公憤。這麼一來，不是增加了一大批有力的幫手麼？」

康八不禁暗暗打了個寒噤，若是飛天兄弟當眞贏得了許多江湖朋友的同情，參加了攻擊行動，他可就有些罩不住了。

他沉吟了一陣，又問道：「孫老六！你可知道明天開弔的正確時間？」

「說是早上日頭一昇起就開始……」

「飛天兄弟有沒有備下喪宴？」

「備下啦！鎭上好幾個飯莊的師傅都請去了，聽說有五、六十桌哩！」

康八不禁吃了一驚，五、六十桌就是五六百人，這還得了，他低頭想了一想，立刻伸出了右手。

立刻有人拿一封大洋遞到他的手上。

「來！這裏是五十塊大洋，」康八將那封大洋塞在孫老六的手裏。「先拿去用，往後我還有重賞。」

「這……太重啦！」孫老六不禁心花怒放。

「小意思，我還有重要的事托你。」

「八爺儘管吩咐。」小人見錢眼開，這話一點也不錯。孫老六唯恐康八會將那封大洋收回去似的，連忙揣進了懷裏。

「明天會有不少江湖人物到虎鎭去弔喪，如果無意管閑事的、惹是非的人一定是祭弔以後立刻就走。存心要助飛天兄弟跟我康八過不去的人才會留下來吃那頓短命酒。你留意一下，有多少人。其中有多少是在江湖上有頭有臉的？無論如何你都得在日下西山之前跑來跟我報個信。我給你兩百塊大洋作盤川，愛上那兒上那兒，也不必在虎鎭窮混啦！」

「多謝八爺賞賜，我一定……一定……」孫老六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了。

× ×

那五十塊大洋揣在孫老六的懷裏，非但不嫌沉重，反而使他有點輕飄飄的感覺，走起路來也快了許多。他得趕回虎鎭去，往北大街的私窠子裏一鑽，好去樂他一樂。

他有些得意忘形，自然不會留神草叢中還有一雙精光畢露的眼睛。

李雙魁悄悄離開虎鎭已經五天了，他

的頭髮蓬亂，神容憔悴。他一直蟄伏在這裏，想找一個機會割下康八的腦袋，這似乎是他重新建立起自尊心的唯一辦法。

他渴喝溪水，餓食生蕃薯，啃玉米，但是五天五夜的守候，却沒有等到一絲機會。

但他並不氣餒，他決心一直守候下去，直到刺殺康八的機會來臨。現在，他竟然發現了一項並非他預期的事，那就是孫老六的通匪。

懶蛇孫老六在虎鎭是個痞子，李雙魁自然對他非常熟悉，這傢伙竟敢和悍匪勾搭，倒是出乎李雙魁意料之外的。當他發現孫老六鬼鬼祟祟跑進康八的寨子時，心頭不禁冒起萬丈怒火。決定在孫老六回來時給這小子來個三刀六眼，血濺五步。

然而現在李雙魁的主意又改變了。他想到了另一個更好的主意。因此他亦步亦趨地遠遠跟着孫老六，暫時不動聲色。

虎鎭雖然在東，西兩端建立了柵口，派上崗哨，加緊盤查來往行人，但是四面八方的通路仍然很多，孫老六毫不顯痕跡地就回到了虎鎭。

他們這一羣痞子平日混混的地方不外乎是小油葫蘆所開的賭場以及那些半開門的私窠子。李雙魁老遠地吊着線，看準了孫老六的落脚地，這才飛快地車轉身子向北街最大的龍鳳茶樓走去。

李雙魁那身衣衫實在够髒了，頭頂上的草帽壓得低低的，誰也認不出他就是鎭上的鄉團副總練。

來到龍鳳茶樓，李雙魁走後門進入爐火昇騰的灶下，燒開水的茶房正待吆喝，李雙魁一隻手搭上了茶房的肩頭，另一隻手頂起了頭上的草帽。

平日無事，李雙魁也喜歡泡泡茶館。自從康八遞下「帖子」之後，李雙魁更是一日數巡，茶樓裏的人自然都認識他。可是李雙魁不等對方驚訝出聲，他就以一根指頭將那張半張開的嘴吧封住了。

「茶座上有鄉團的人在嗎？」李雙魁輕輕地問。

「有！有！」茶房被李雙魁那種詭譎的神情感染，嗓門也不自禁地壓低了：「北支隊的小附隊李七牛剛到……」

李七牛是李雙魁的宗族，同輩份，比他還年輕幾歲。這小子人挺精明，平日也喜歡賭個小錢，逛逛私窠子這份差事派給他倒挺合適。

「去喊七牛來，」李雙魁低聲吩咐，「別驚動任何人，還有，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看見過我。」

「是！是！我可不是多嘴驢。」

李七牛楞頭楞腦地來到了灶房，一見李雙魁，驚訝地問道：「雙魁哥！你這幾天……？」

李雙魁以眼色制止對方的話，然後低聲問道：「七牛！你認不認得孫老六？」

「認得啊……」

「他現在在小翠花的家裏，想法子跟住他別讓他發覺你，也別向他問東問西。只是跟他一起喝酒賭錢玩女人，懂嗎？」

「他……他怎麼了？」

「別問，快些去。」李雙魁又一把抓住李七牛的肩頭，拉到自己的面前，一個字一個字地道：「記住！就是在你親娘老子面前也別提起見到了我。」

李七牛沒有再問，扭轉頭走了，他心頭明白，這一定是樁非常重要的差事。

李七牛前脚出，茶房後脚進，手裏捧着一碗涼茶。這正是李雙魁所需要的，一口氣灌了下去。

「您還有什麼吩咐？」茶房恭敬問。

「麻煩你跑一趟腿。」

「行！行！您儘管吩咐。」

「到鄉團本部去找關姑娘，要她一個人到這兒來一趟。我在隔壁的柴房裏等她。記住！這樁事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您放心，我這就去。」茶房很慇勤地道：「柴房不潔淨，我看……」

「不用啦！」李雙魁揮揮手道：「你快去吧！」

半個小時以後，李雙魁和關小婉在柴房裏碰了頭。他們談得很多，至於談了些什麼，別人就無法知道了。

危機四處伏

這天晚上，關小婉和郭桐雙雙出面，在六和飯莊擺下了一桌便席，請了十個客人，尊稱他們一聲客人，實在太抬舉他們，原來這十個客人都是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一羣地痞。

自然，孫老六也是其中的一個。

他畢竟是作了虧心事，難免心懷鬼胎，面對着郭桐和關小婉，多少有那麼一點兒不自在。偏偏身爲主人的一時又不說出請客的用意。

直到酒過三巡，郭桐才端起酒杯來開了口：「各位，古語說得好，強龍不壓地頭蛇，現在，小弟奉敬各位一杯。」

各乾一杯之後，關小婉又接着開了腔：「飛天兄弟的洪老大原是虎鎭人，所以身故之後靈堂設在洪家舊宅，明天開弔，必定有許多親戚朋友前來祭奠，所以想請各位幫幫忙。」

二人似乎早就將說辭準備好了。關小婉才一停住，郭桐又連忙接着道：「只請各位幫忙一天，每人二塊大洋，外管酒飯二頓。」

這種好差使眞是沒處找，平日虎鎭有了紅白喜事，這羣地痞硬往上湊，也不過混上一頓酒飯，幾十個銅子兒。洪老大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自然不敢妄想沾邊。如今却請到他們頭上來了，又有這麼好的待遇，他們怎不開心呢？

衆人立刻七嘴八舌地，說道：「沒話說，不管要咱們幹啥，咱們都一定全力卯上。」

郭桐緩緩道：「咱們五兄弟是在江湖道上混的，明天前來祭弔的自然有許多江湖朋友。我想麻煩各位分頭照顧他們。」

孫老六心中又樂了，同時他心裏又在冷笑：兩塊大洋誰稀罕？八爺那兒準備了兩百塊大洋等我去拿哩！

他心裏雖樂，面上却是平靜的。他明白，如果露出一點破綻，他就會成爲閻王爺的座上客了。

「各位都明白，」郭桐作了一個神秘的笑容。「江湖朋友們的脾氣都不大好，請各位看在小弟的面上千萬忍受點。」

有人插嘴問道：「都教咱們幹些什麼呢？」

關小婉接下去道：「事情輕鬆得很，只要細心就行。比方說：有人祭弔之後立刻就要走的，那麼牲口就不能下鞍。乘車來的就不能鬆套，如是有人在祭弔之後還得在虎鎭盤桓個三，五日的，那就得爲他們找客棧，忙這忙那，郭老么可不願意簡慢弔客的。」

接下來，就由郭桐負責分配工作。十個人各有各的差使，孫老六專門負責給留下來的弔客跑腿聽差，這個差使可眞對路。康八交給他的任務是誤不了啦！自然那二百塊大洋也十拿九穩地進了他的口袋。

這頓酒飯很快地結束，每人兩塊大洋也當場發放。十個地痞歡天喜地的散去。只剩下關小婉和郭桐面對着滿桌子的狼藉杯盤。

關小婉發現郭桐緊鎖着眉頭，不由得輕聲問道：「發什麼愁？」

「我担心康八不上套。」

「那就要看你明天的游說功夫了，若是聲勢浩大，留下的人太多，康八是準定要上套的。」

「何以見得？」

關小婉胸有成竹地道：「先下手爲強，這是任何人都懂得的道理。康八怎會不懂呢？」

郭桐沒有接腔，只是輕輕地吁了一口氣。他目光前覷，心裏似乎在盤算明天該如何向那些江湖朋友游說呢！

關家兄妹，飛天兄弟今天可眞够忙碌的，自然那十個平日裏遊手好閒的地痞也是忙得上氣不接下氣。好不容易捱到日影西斜，該走的弔客走了，要留下來的住進了客棧，大夥兒才鬆了一口氣。

然而孫老六那一口氣還沒有鬆下來，他得趕到康八那兒去拿那二百塊大洋，走得遠遠的，去過一段逍遙自在的日子。

孫老六輕而易舉地溜出了虎鎭，來到距虎鎭三里地的亂葬崗。孫老六早就在那兒拴了一條小毛驢，爬上鞍子，沒命地鞭打。害得小毛驢跑得渾身汗濕淋漓，總算在日落西山之前，將騎在牠背上，懷着橫財夢的孫老六送進了康八的寨子。

康八早已等候多時了，連忙將孫老六迎進議事廳，吩咐端涼茶，上烟捲兒。孫老六立刻成了八爺的「六爺」。

一大碗涼茶下了肚，孫老六吐出一口長氣：「嗨——八爺！您可眞是找對了人，事兒全給您辦妥啦！」

康八面上浮現着假笑，嘿嘿連聲地道：「我康八看人還能走眼麼？呃……今天有多少弔客？」

「有一百多個。」

「哦？洪老大在江湖上還挺有人緣的嘛！留下來多少？」

「不多，三十七個弔客留下沒走。」

在孫老六的算計中，三十多個只是一百多人其中的四分之一，然而在康八的眼裏這却不是一個小數目。若非有頭有臉的人，還不够格到洪老大的靈前上一炷香。那麼，這些人就必然具備以一當十的能耐。倘若這三十七個人存心要和他作對，只要躺下，就能壓垮他的寨子。

康八心頭吃驚，面上却沒有表露出來，故意以淡然的語氣道：「老六！你摸出這三十幾個人的來路了嗎？」

孫老六眉飛色舞地道：「八爺！您吩咐的事情那能不給您辦妥，都被我摸得一清二楚啦！」

「好！你慢慢說，」康八向坐在一旁的吳用揮揮手，吩咐道：「軍師爺！麻煩你拿張紙給我記下來。」

「八爺！有個老頭子，不知道您聽說過沒有？」孫老六連比帶劃地講述，將康八那對眼珠子逗引得直直地瞪着他。「大概有七十多歲，一大把鬍子，好像是姓趙，民國以前，一直在奉天開鏢局……」

「哦！」康八那副緊張的神情立刻鬆了下來。「五元鏢局的大東家趙坤，哼！過氣人物！」

「八爺，您可別小看他啊！不錯，這老傢伙老得走路都要人扶着，但是他帶着十個徒子徒孫可都是兇巴巴的，每個人腰裏都揷着兩支快慢槍。聽說洪老大是這老傢伙的乾兒子哩！」

康八臉上的不屑神情頓時一掃而空，雙眉吊起，兩眼溜圓。緊張地問道：「你說趙坤帶了十個徒子徒孫？每個人都有兩支快慢槍？」

「錯不了，絕對錯不了。」孫老六的腦袋像啄木鳥似地點個不停。「這十一個人住進了虎鎭最講究的迎賓樓客棧，西廂六間上房全包下了。聽說內中有一個還是京裏頭偵緝隊的副隊長哩！」

康八有半晌沒有說話，過了好一陣，才又問道：「還有些什麼人？」

「關東三傑，以前幹過鬍匪……」

「這三個人我知道，三傑老大是姓洪的表弟，我早就算計有他們的份……還有誰？」

接下來，孫老六報出一大堆名姓，都是在江湖上有份量的人物。只聽得康八瞪眼吐舌，他眞想不透，這些人憑什麼要幫飛天兄弟的忙。

那邊，吳用也都一一記了下來，那些人住在那家客棧，都記載得非常詳細。

康八也提出了許多問題，孫老六也都給他滿意的回答。但是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康八却忽畧了——孫老六爲什麼能將這些人的來龍去脈摸得這樣清楚。倘若他發現這是郭桐有心給予孫老六的機會，那麼他就會悟出一些苗頭來了。

康八非常滿意，他拍拍孫老六的肩頭，道：「老六！我康八說話算話，兩百塊大洋你是受之無愧的。這點錢雖然不够你吃喝一輩子，風光一年半載是足够的。我也不留你啦！牲口催緊點，擦黑光景你就可以趕到黃家集車站，正好搭上那班到南邊去的火車。」

「多謝，多謝！」孫老六連連地打躬作揖，這也難怪他，作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一輩子能在一次買賣中賺進二百塊大洋，那能不花心？

門口站着兩個彪形大漢，他們都是康八的貼身護衞。

康八向他們微微一抬下巴，這兩個人就立刻齊聲道：「孫老六！走，跟咱們到賬房那兒領賞去。」

孫老六再次向康八道了謝，跟那兩個漢子往外走去。他已拿定主意到北京去走一趟，他奶奶的，八大胡同的一羣姑娘過

去只能在夢裏想，如今可是眞眞實實地要摟在懷裏了。

愈走愈不見燈火，彷彿在走向一處山崖的邊緣。孫老六雖沒有見過多大世面，却也聽說過不少黑心事。心頭一凉，脚也停了下來。結結巴巴地問道：「咱們要，……要上那兒去？」

那兩個漢子一前一後將他夾住，前面一個冷冷地說道：「孫老六！八爺要請你歸天。」

「什麽？」孫老六大大地打了一個寒噤，褲管裏也跟着濕了一大遍。

「外面混混的，夠種點，」前面那個漢子一隻手搭上了孫老六的肩頭。「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殺頭不過碗大疤，別怕……」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後面那個已經將七首插進了孫老六的背心窩。

孫老六嘶吼着：「康……八爲什麽這……這樣狠啊？……」

「休怪八爺心狠，」後面那個漢子一面拔出七首，一面回答道：「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到黃家集車站還有一大段路，萬一你被虎鎭的人截住了，那可就不妙！」

孫老六這才發覺他作了一件最愚蠢的事，但是後悔已來不及了。

他嚥下最後一口氣，那兩個漢子先搜走了孫老六懷裏剩下的四十六塊大洋，他這條命只不過賣了四塊錢。

那兩個漢子瓜分了那一大叠洋錢，然後跑回去向康八覆命。

康八毫不動容地道：「咱們說話要有信用，二百塊大洋照給。呃……買冥幣燒給他。」

他眞慷慨，那種黃裱紙上印着數目字的冥幣，化二十個銅子兒能買好幾千塊。

摒退了從人，康八開始和軍師吳用研究他的計劃。

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攤着一張圖，畫得非常詳盡，是虎鎭街道地形圖，有幾家客棧已經用硃筆圈了起來。

康八的一根指頭戳在那張圖上，抬頭問道：「軍師爺，你看怎麽樣？」

吳用目光楞楞地望着他，面上木無表情，嘴裏也沒有說話。

「怎麽回事？你是不是吃了啞藥？」

康八已有明顯的不快，而他的語氣還不算十分火爆。

「八爺！」吳用嗓門啞啞的，倒像眞是吃了啞藥。「我跟您已經六年頭了。您待人不錯，用兵如神，樣樣都好，只可惜有一個毛病。」

「哦！毛病？」康八瞪起了眼珠子，顯然想發脾氣。這不過一瞬間，他却又笑了起來：「嘿嘿！你倒說說看，我有個什麽毛病？」

「不肯聽別人的意見。」

「咦？」康八的眼珠子又瞪了起來。「我要是不聽別人的意見，那還要你這個軍師爺幹嗎？有什麽主意說出來呀！悶在肚子裏有誰知道？」

吳用雖無大才，對康八倒是認識得非常透澈。他明知說了等於白說，還是鼓着勇氣，將心裏的話說了出來：「八爺！我壓根兒就不贊成你準備今晚攻打虎鎭的主意。」

意外得很，康八竟然沒有火，他很沉靜地道：「好！我先聽聽你的道理。」

吳用一見康八沒有立刻搖頭拒絕，精神不禁抖擻起來。搖頭幌腦地道：「古人常說，一靜不如一動，動則傷神，靜可養息。在兵書策畧上來說，守比攻較容易，而且咱們有天險可恃，以逸待勞！……」

康八終於耐不住性子了，猛一揮手打斷了吳用的話：「你到底有沒有新鮮辭兒？說來說去還是老一套，你要我躲在山寨裏捱打對不對？萬一那幫傢伙放槍的響聲像打雷，咱們就用棉花塞上耳朶，是不是這樣？」

「八爺！您聽我說……」

「不必說了，」康八滿面血紅，額上的靑筋鼓脹得像是一條條的黑蚯蚓。「軍師爺！我康八只能打人，不能捱打，這點你可要弄淸楚。攻打的計劃我已經決定了。現在只是向你請敎，用什麽法子才能順利摸進去。咱們要一鼓作氣，先將那三十七個愛管閒事的混賬東西解決掉。」

吳用倒不是死心眼兒，有些話他是不能不說，一旦說不進康八的耳朶他也不會白費口涎，現在，他放開了自己的念頭，一心一意去思索康八的計劃。

見他認眞地在沉思，康八又開始高興了。他喜孜孜地道：「軍師爺！好生想一想，今晚我要打一場漂亮的仗，教他們見識見識我康八的能耐。」

吳用仔細地思索了一陣，才開始緩緩說道：「這幫外來的人要數趙坤那十個徒弟，二十支快慢槍最厲害，咱們自然要先消滅他們。那麽，迎賓樓客棧就成了咱們今晚的第一目標。八爺！您瞧瞧，迎賓樓在虎鎭的正街上，牆高門緊，摸進去實在太難了。」

「軍師爺，咱們什麽樣的難題沒遇過？仔細想想，總會有個法兒的。」

「法兒不是沒有，」吳用皺緊了眉頭，緩緩地道：「只怕萬一失敗，您可就要傾家蕩產了。」

幹土匪的人最怕聽這一句話，平日裏打家刼舍，不法橫行，全靠槍多人衆，一旦「傾家蕩產」，人槍盡失，那還憑什麽混？

康八在聽到這句話之後也不禁爲之一楞，吸進一口長氣，許久也沒有吐出來。

吳用目光楞楞地望着他的主子，連大氣也不敢出一聲。

「賭了。」康八突然用力地喊了一聲。「就他娘的作傾家蕩產的孤注一擲吧！說說看，到底是什麽妙法兒？」

吳用開始以極爲低沉的聲音說出他的計策，並在那張地圖上指指點點。康八沒有插一句嘴，只是靜靜地聽。唯一的反應就是輕微地點着頭。顯然，他對吳用的獻策是相當滿意的。

× ×

虎鎭沒有正式掛牌的娼家，因此北街私窠子裏的一些標緻姑娘都成了搶手貨，紛紛出局。原來飛天兄弟在好幾個地方分頭設宴欵待一些江湖豪客，席間若無粉頭侑酒，豈不顯得寒傖？

因此，迎賓樓送去了三個，興隆客棧送去了一對……這裏那裏，北街稍爲生得像樣點的十幾個土娼今晚都擦脂抹粉，穿

紅着綠地上了品席台。

迎賓樓客棧的酒席設在西廂的一間上房中，兩桌，客人十一位，陪客二位，姑娘三個，十六個人，剛好一張八仙桌上坐八個人。

這裏的陪客是羅二哥和關海雄。他們不停地斟酒，佈菜，並不時與客人猜拳行令，席間的氣氛倒顯得非常熱鬧。

突然，有一個人在廂房門口露了露頭。羅二哥立刻向座上豪客告了罪，退了出來。

那人等羅二哥出來後，向庭院中一座凉亭指了一下，逕自走了。

凉亭中有個人在那兒靜靜地坐着，羅老二銳利的目光向左右一掃，大踏步向凉亭走了過去。

等候他的人是郭桐，他輕聲說道：「二哥！李雙魁的消息到了，孫老六在黃昏光景進了康八的寨子。」

「嗯！」羅老二輕應了一聲，緩緩走進了凉亭。「問題是，康八會不會來？」

「他一定來。」郭桐說得很有把握。

「只怕聲勢太大，嚇得他不敢來。」

「這幾年來，康八每每得心應手，這無異助長了他的狂傲。愈是聲勢浩大，他愈會來。這一次我和他鬥心眼，他是輸定了。」

羅老二有許久沒有說話，過了好一陣子，才輕淡地問道：「都佈置好了麽？」

「都佈置妥當了。最妙的一着棋，是李雙魁把住了康八的出路。他來，一定是採取偷襲手段。他的隊伍一出山寨，就會落進李雙魁的眼裏。康八偷襲就絕對不會用車馬，而李雙魁却以快馬飛馳回來報信。一場猛烈的迎頭痛擊，康八今晚是死定啦！」

「好吧！一切按照計行，可千萬出不得差錯，咱們四兄弟的生命算不了什麽，可不能連累虎鎭遭殃，這是千萬要注意的事。」

「二哥！你放心吧！不過，你們在酒席上還得逼眞一點，說不定康八在鎭上還佈置了許多眼綫哩！」

「這個我會留神，你忙你的去吧！」

兄弟倆分了手，羅老二依然去欵待他的客人，郭桐也循來路，打從後院牆縱了出去。

郭桐一落地，就竄進了一條小巷。立刻就有一條黑影來到了他的身邊。

「郭桐！」說話的是關小婉。「你眞算準了康八會來？」

「八九不離十。」

「郭桐！」關小婉說話的聲音輕輕，緩緩地：「說句良心話，我原本最贊成你這個計劃，現在我却在暗暗揑冷汗。」

「怎麽呢？」郭桐抓住了她的手；手心濕濕的，眞的在淌冷汗。

「你是在引狼入室。」

「妳是說，康八原本不來虎鎭了，經我引誘……」

「話不是那麽說，」關小婉很委婉地加以解釋：「康八是在作亡命一搏，一個人一且到了不顧生死的節骨眼上，是很可怕的。」

「小婉！」郭桐冷冷地道：「我記得妳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啊！」

「不是我個人怕康八，我得爲虎鎭設想。同時也在爲你們四兄弟設想。萬一虎鎭的生命財產受到損害，對地方上固然是一大不幸，而你們在心理上也加了重担，你說是不是？」

郭桐沒有說話，他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自然聽得出關小婉的話是絕對正確。因此他陷於沉思，看看是不是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見他沉默不語，關小婉不禁問道：「郭桐！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氣？」

「那裏話！」郭桐緊緊地握住她的手。「現在的情勢就好像騎在老虎背上，一下來就要遭虎噬。所以我在左右爲難，進退不得。」

「我倒想到了一個法子。」

「哦！說說看。」

「原來我們是將陷穽分設在鎭上好幾個地方，這樣就有兩個不妥之處：第一，槍戰一定要在鎭上進行，地方上受損是免不掉的；第二，我們的人槍分散，難以控制聯繫。倒不如將全部人槍集中埋伏在康八前來的路上，給他來個措手不及。」

「關於這一點，我早就想到過，只是不妥當。」

「爲什麽不妥當？」

「按照常情推斷，康八的隊伍一定是從東頭上來。但是，今晚他的行動不是明目張胆地來捲鎭子，而是前來偸襲。他可能迂迴繞圈走遠路，因此四面八方都可能是他的來路。將人槍集中在一個地方，豈不是太危險了麽？」

關小婉語塞了，郭桐比她思慮得更週詳；她實在沒有理由去駁倒對方。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護虎鎭生命財產的安全，那有將主力外移，使鎭上唱空城計的道理呢？難怪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小婉！」郭桐連忙又以安慰的語氣說道：「先別担心。李雙魁機敏過人，一定能夠控制康八的行踪。若是確定了他來的方向，就用妳的法子將火力在鎭外的道路上佈陣。妳放心，我絕不會爲了替大哥報仇，就將虎鎭的人命置之不顧了。」

「郭桐！你可千萬不能誤會我的心意呀……」

「我了解，」郭桐抬起手來在她面頰上輕輕拍了一下。「我還要到另外幾個地方去瞧瞧，妳……？」

「我到東頭柵口上去等候雙魁哥的消息。」

關小婉回頭要走，郭桐却又伸手拉住了她。似有話說，又不出聲，過了許久，才囁嚅地道：「我有一句話要問妳。」

「哦？」關小婉楞楞地望着他；冰雪聰明的她顯然已經知道對方要問什麽了。

「小婉！妳和李雙魁是不是有過什麽密約？或者……！」話說到一半，郭桐却又停住。

不用說完，關小婉也明白了郭桐的意思：妳知道李雙魁喜歡妳嗎？妳答應過將未來嫁給他嗎？……

關小婉飛快地旋過身子，以背對着郭桐。用極爲不悅的語氣問道：「郭桐！你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我……」郭桐在許多地方都顯出了他的機敏，然而在感情的表達上他却是木

訥的。他甚至找不到適當的辭兒來形容他心頭的感想。過了好一陣，他才低聲道：「……我……總覺得有橫刀奪愛之嫌。」

關小婉心頭眞有些火：你怎麼知道我以前愛過李雙魁？不錯，我跟他好，那只是形同兄妹般的感情。但她沒有將心中的火氣發洩出來。因爲她明白，郭桐在這一方面的言辭拙劣。

「我總覺得是我傷害了他。」郭桐聲音輕輕的，就像當面向李雙魁訴說心意似的：「我不想傷害他，然而却在許多地方無意地刺傷了他的心。小婉！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

怎麼辦？想愛誰就愛誰，要愛誰就愛誰，第三者永無權利干涉。這是關小婉一向的見解和原則。李雙魁和郭桐這兩個大男人竟然爲了感情的事而變得婆婆媽媽起來，這有多喪氣？

因此她心中的火氣再也忍不住了，沒好聲地道：「你在問我？」

「嗯！請妳告訴我，我該怎麼辦？」

「去死！」關小婉用力說出這兩個字，然後一扭頭走了。

郭桐站在那兒像是脚背上被人釘上了釘子。心中的滋味更難以形容；就好像是……好像在無燈的夜晚摸黑吃花生米，最後一粒是爛的……

×　×

李雙魁現在的心頭輕鬆多了。他蹲在草叢裏，雖然漸起的夜露已經使他的衣衫半濕，他却不以爲苦。精神抖擻地望着狹窄的隘口，等待着康八的隊伍出來。

但是他沒有想到，康八的隊伍永遠也不會打這兒出現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康八接受了吳用的建議，不從平日進出的道路展開行動；而從千仞絕壁的後山攀繩而下。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山寨。

走小路，繞遠道，五十個人在漆黑的夜裏一點也顯不出來；這又是吳用的一着狠棋。人多不如人精，選了又選，挑了又挑，這五十個人都是刀尖舔血，把性命不當一回事的亡命徒。火器也是精銳盡出，再加上歹毒的行動細節，那有不成功的道理。

走在最前頭的兩個，是平日走慣夜路的飛刀彭通和套索張七。這兩個傢伙的絕技在槍火日見精亮之下，本已無施展的機會，今晚却派上了他們的用場。而且他倆對附近的地形又熟，因此教他們領路。

一行人只有脚步沙沙聲，誰也不敢出聲說話。

走着走着，彭通終於忍不住開了口：「噯！我說套索張七……」

「噓——」張七立刻輕聲警告：「八爺吩咐過，路上誰也不准說話，你它娘的又要犯禁。」

「張七！」彭通挺不在乎地道：「這條路上晚間連鬼也不敢來，隊伍隔咱們又遠，誰也聽不到。再不聊聊，我它娘的快要悶出病來啦！」

「你是一條多嘴驢！」

「多嘴驢就多嘴驢吧，只要別教我作啞吧。」彭通輕咳一聲，清清喉嚨眼兒。「我說套索張七，這回八爺怎地這般慷慨？只要攻破虎鎭，每人兩百塊現大洋，漂亮的妞兒隨咱們……」

「老彭！」張七的心情可沒那麼輕鬆，說話的聲音沉甸甸的，就好像每一個字都縋着一個大鐵錘。「別以爲那兩百塊大洋那麼好拿，也別以爲虎鎭的妞兒脫光光躺在床上等你去睡。想想看：虎鎭的鄉團，關家兄妹，飛天兄弟，還帶江湖上三十七條好漢。那兒就好像森羅十殿。你若是能還魂歸來就不錯啦！」

彭通倒吸了一口涼氣：「嗨——你它娘的在嚇唬人麼？」

「誰嚇唬你啦！」

「張七！你怕啦？」

「要幹土匪，還有什麼好怕的。」

彭通有好一陣子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他才道：「我說套索張七，你也別那麼緊張，八爺可不是沒腦筋的，倘若沒有把握，他怎敢……？」

「不錯，看陣仗，八爺是挺有把握的。那位『無用』的軍師爺似乎也想出了奇計高策。不過，還得憑幾分運氣。若是運氣差那麼一丁點兒，咱們就別想見到明天的太陽啦！」

「我說套索張七，」彭通頂了對方一句：「你怎不說倘若運氣好呢？」

「嗯！」張七的語氣挺不起勁：「倘若運氣好，那還有什麼說的。虎鎭的姑娘你愛睡幾個就睡幾個，八爺說了算，那二百塊大洋的賞你也穩拿啦！不過，嘿嘿，依我看來，咱們這一陣子都在走背運，好運道只怕臨不到咱們身上哩！」

套索張七是個老江湖，闖過南七北六一十三省，見多識廣，彭通對他的話一向信之服之。因此心情低落，連開口說話的興緻也沒有了。

繞遠道，摸黑路，這一幫徒到了子夜時候才來到了十二墟。

十二墟在虎鎭的西頭，按照常情，康八的人馬應該從東頭來。這正是吳用的高策——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了虎鎭的後門口。

墟子裏一片斷壁殘垣，關姓族人已經開始重建家園。有好些地方搭起了有頂無壁的草棚子。整日勞累，他們都已在稻草鋪上面沉睡如泥，作夢也沒有想到匪徒的魔手伸到他們頸子上了。

康八的人馬在距離墟子一里地就歇下了，他只是派出了兩個奇兵——飛刀彭通和套索張七。

兩個人伏着身子向墟子裏摸進，一條黑狗剛要張嘴吠叫，彭通的飛刀已經插進了牠的喉嚨眼裏；另一條較爲高大的黃狗狺狺地飛撲過來，張七的套索也飛快地套上了牠的頸子。

兩個人專門找狗，只不過十幾分鐘光景，幹掉了二十多條，再也沒有一聲吠叫會驚醒墟子裏那些熟睡的人了。

彭通撮唇叫了幾聲，那種像是夜貓子的啼聲召來了他的同伴；一小部份同件。由康八親自帶領的八個快槍手。

這一切都是按照吳用的計劃進行的；儘管康八覺得太費事，太囉嗦，他還是耐着性子遵守着。因爲他不願意傾家蕩產。

他們變成了那些死狗的代替者，以他們的嗅覺，以他們銳利的目光，以及他們

殘忍的爪牙，搜尋他們的獵物。

獵物終於被他們找到了。

那是一個很大的草棚子，一邊用水桶籮筐等臨時堆了一座牆，棚子裏睡了八個人。頭一個是白髮蒼蒼的老頭子，接下去是個老太婆；她的身邊是個年輕姑娘，再挨過去是個二十出頭的少婦。懷裏還摟着一個嬰兒。她的旁邊是個壯男，壯男的身邊是個不超過三歲的小孩，然後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半椿小子。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一對老夫婦和他們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一個媳婦，和兩個孫兒。

這是康八要找的對象。

附近一遍斷垣中還沒有重建的草寮，這倒便於他們行事。康八一擺頭，八個快槍手和彭通，張七都站好了位置。他才緩緩蹲下去，輕輕幌着那個壯男的腦袋。

那壯漢想必是白天太累，搖了好一陣子才睜開眼睛。開始他的視覺是模糊的，當他看清楚眼前的景況時，殘留在他軀體內的睡意在一瞬間消失了。

「我是康八。」他一隻手搭在那壯漢的肩頭上，緩緩地道：「但是你不必害怕，我不會害你。」

那壯漢在草堆裏藏了一根木棍，別說他沒有勇氣拿出來，就是拿出來又能怎麼樣呢？匪徒們躺在地上讓他打他也使不出力道來，因爲他的手已軟了，牙齒也在捉對兒得得打顫。

康八又道：「老鄉，照我的吩咐去作，包管你沒有虧吃，不然你的老子，娘和兒女都要被殺，你的老婆和妹子也要被姦，想想清楚。」

那壯漢還能想什麼，腦袋瓜子沒命地點。

「好！」康八抬手指了一指，說道：「現在把你弟弟叫起來，輕點，不要吵醒別人。」

×　×

緊張戒備的虎鎭在起更之後逐漸鬆懈下來了。李雙魁沒有回報，關小婉不放心，派一個去連絡，得來的回音是：康八根本沒有一絲出擊的跡象。

李雙魁還在繼續監視，關小婉又派了兩個人去陪伴他。三人六眼，瞪着康八的大門，虎鎭自然是安全的。

除了東、西柵口有守衛的，街上有穿梭的巡邏隊之外，大部份的鄉勇都進入了夢鄉，就連飛天兄弟，關家兄妹們在長時間的緊張等待之後突然鬆下來時，也都身不由主地躺上了床。

無比地安靜，造物主選了黑夜就是讓白天勞累的人們有個休憇的機會；不幸的是，黑夜，也可以掩護罪惡毫無忌憚地進行。

西頭柵口上守衛的二楞子和徐大頭雖然心中算計康八的人馬絕不會從這邊來，兩雙眼睛却絲毫也不敢放鬆。

「二楞子！」徐大頭突然用臂肘碰碰他的伙伴。「瞧瞧，大路上是不是有人走過來了？」

「是的，」二楞子踮起了脚，眼朝前看，口裏輕聲道：「兩個人，一前一後，好像抬着什麼？」

徐大頭道：「你守着，我去跟支隊長報個信……」

「慢着，」二楞子一把抓住了徐大頭。「幹麼大驚小怪的，支隊長幾天幾宿沒上過床了，你讓他好生歇歇吧，以我看，準定是十二墟的人。」

「關姑娘吩咐過了，夜晚不許任何人通行，這幫傢伙眞是……」

徐大頭的話還沒有說完，那兩個人已經到了面前。二楞子端正了火銃，拉起機頭，沉聲喝叫道：「站住，你們是幹什麼的？」

對方結結巴巴地回話：「十二墟的大順、小順兄弟倆。」

一開口，徐大頭和二楞子就聽出來是熟人，心頭不禁一鬆。二人同聲問道：「深更半夜的，你倆跑到鎭上來幹什麼？」

「我爹病了，」前面那個壯漢回道：「頭上好燙人，身上一直發抖。打算抬到魏大夫那兒請他瞧瞧。大頭哥，讓咱們進去吧！」

人家得了急病，還能說教他們抬回去趕明兒天亮再來麼？而且大夥兒都是熟人，徐大頭一向管關大順的爹叫大叔，這更沒有話說了。於是，他揮揮手，道：「快抬去吧！別躭誤了病情。」

兄弟倆就像有人在身後用鞭子抽似地，加快了脚步，抬着那副臨時用竹杆紮起來的架床，進了柵口。

架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一個人，用被單蒙頭蒙脚地蓋着。二楞子一伸手攔住了，道：「大順哥，我得瞧瞧這架床上躺的是不是你爹……」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架床上的人突然翻身而起，那裏是什麼得了急病的老頭兒，而是飛刀彭通，只見他左右開弓，兩把飛刀電閃而出。二楞子和徐大頭想放聲高叫，飛刀却先一步插進了他們的喉嚨。

關大順站在那兒直打抖，小順則雙膝一軟，癱下了。

緊接着，人影連連閃動，康八的人有十幾二十個以快若驚鴻的行動閃進了柵口。有的貼牆而立，有的伏地不動，只不過眨眼工夫，又一個人影不見了。

康八也相繼出現了，他低低地喊了一聲：「張七！」

「在！」一個人影跑到他的身邊。

「送這兒弟倆回墟子去，可別虧待他們。」康八唯恐張七不懂他的暗示，還作了一個手勢。

以康八都種狠毒的心腸，是絕不會留下這兩個活口的。大順、小順兩個傻鳥還千謝萬謝哩。

套索張七送那兩個傻蛋去枉死城報到，這裏，康八蹲在柵口上並沒有立刻下達命令。一條長街通到底，半個人影也沒有。眞所謂合該有事，巡邏穿梭的鄉勇這會兒也不知轉到那兒去了。

康八一向打慣了硬仗，玩這種偷偷摸摸的奇襲把戲還是頭一遭，難免心情緊張；然而他却感到緊張中有無比的刺激。此刻一旦得手，四肢百骸都興奮起來。他將另外三組人馬一一遣走之後，親自帶了十個快槍手抄背街，走小巷，直撲迎賓樓客棧。

高大的院牆擋不住這幫悍匪，別瞧康八四十出了頭，瘦瘦精精的，雙脚一蹬，

就竄上了牆頭。腰那麼一摔，就平穩地落在沉寂的院中。

十個快槍手，也悄沒聲地越牆進了院子。

康八打手勢教他們圍過來，低聲吩咐道：「瞧見沒有，就是西廂那幾間屋子，看我的手勢破門而進，一進去就朝床上開槍，讓那幫好管閑事的混賬東西在夢裏就翹辮子。」

砰砰嘭嘭一陣撞，西廂那幾間上房門全被撞開了，但是衝進去的幾個快槍手誰也沒有開槍，因爲他們發現上房內全是空的；每一間上房都燃着燈，一眼看到底，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康八不禁楞住了，孫老六不是說得清清楚楚，趙坤帶着他十個徒弟住在迎賓樓客棧的西廂上房麼？

手下都在瞧着他，他却在發楞，另外三組人馬要聽到他這邊槍響才動手，這該怎麼辦呢？

康八畢竟是個老油子，他立刻發現自己似乎墮入了陷穽，連忙低聲吩咐道：「趕快去三個人通知，快從西頭的柵口外撤，到十二墟再會合。若是不巧和對方接上了火，千萬不要戀戰。」

東廂和西廂只不過隔了一座葡萄架，那一陣震天般的撞門聲除非是聾子才不會聽見。

羅老二就歇在東廂上房裏，聞聲驚起之後才發覺康八的人已經摸進來了，眞是嚇出了一身冷汗。最後聽見康八吩咐撤兵，不禁胆氣一壯，因爲這可以看出康八有些心虛。立即隱身在一個石墩子後面，揚聲道：「八爺，既然來了，又何必忙着走哩！」

康八此刻再也不感覺刺激好玩了，今晚這一注，不但會傾家蕩產，可能還要賠上一條老命。一聽到羅老二的聲音，立刻就出了一招懶驢打滾，掩藏在一根石柱子的後面。他的部下不待吩咐也都找了蔽體所在，靜伏不動。

只因爲他們深信李雙魁把住了康八的大門，所以大夥兒才敢在虎鎭睡安穩覺。這家一等一的客棧裏除了羅老二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

羅老二來了一招虛聲恫嚇，想不到收到了奇效，若不是康八心存畏懼，早就循聲發槍了，那會就地掩藏呢？

羅老二拿準了對方心虛，於是，又冷笑道：「八爺！還沒有挨揍，怎麼就躺下啦？」

康八倒是非常冷靜，只是高聲問道：「是羅老二嗎？」

羅老二冷冷答道：「不錯，候駕多時了。」

康八又作了一個錯誤的估計：他認爲這座院子裏一定埋伏了不少槍火，若是硬闖，恐怕一個也走不脫，硬的不行來軟的。於是他高聲道：「羅老二，我是來拜訪趙老爺子的。」

「那個趙老爺子？」羅老二明知故問道。

「趙坤趙老爺子啊！」

「哦！」羅老二發出一連串冷笑，道：「我說八爺，你是大江大海都行遍，如今要在陰溝裏翻翻船，孫老六幫了你的倒忙啦！」

「你是說趙坤根本就沒有來？」康八心裏倒有二分輕鬆，若是那老傢伙不在虎鎭，那就少了二十支快慢機的威脅。

所謂趙坤帶着十個徒弟前來虎鎭弔喪，只不過是郭桐玩的把戲，來矇騙孫老六的。如今羅老二還不想立刻揭底，於是胡謅道：「他老人家來了，他住在這兒西廂上房中。只是等孫老六一踏出虎鎭之後他就住在別處去了。他老人家的十個徒弟等着侍候你，你不是要見趙老爺子麼？扔槍站出來吧，我帶你去見他。」

康八不禁暗暗叫苦，眞所謂百密一疏，他萬萬料不到孫老六這根眼綫竟然被對方踩住了，而且又加以巧妙地運用，使他掉進了這個難以拔脚的陷穽。

然而康八是沒有那樣好說話的，教他束手就縛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想了一想，然後以强硬的語氣問道：「羅老二！你可知道我帶來了多少人槍？」

羅老二是在以虛應實，若是教康八瞧出破綻，無異是惹火燒身。他只得强硬到底，冷聲道：「不管你帶了多少人槍，你今晚是絕對走不脫的。」

他這種措施固然是爲了將康八鎭懾住，使對方不敢妄動；然而却也激起了康八作困獸之鬥的決心。羅老二不是沒有考慮到這一層利害關係，只因局勢所迫，使得無法顧及不利的一面。

康八早就作了孤注一擲的決定，雖然此刻他有些後悔自己行動的孟浪，但早先作的決定却沒有動搖。因此仍很强硬地道：「羅老二，你聽清楚，我帶來的人槍分爲四組，另外三組窩在什麼地方也不必對你細說明講，反正在虎鎭就是。只要我這裏一響槍，他們就要開始姦淫燒殺。虎鎭是否遭殃，全在你的一念之間。」

「聽你的口氣，莫非還有求和的打算？」不知羅老二是被康八嚇住了，還是在作緩兵之計，反正他的語氣已不像先前那樣冷硬了。

「求和？哈哈……」康八在這種情況中還能笑，眞還有點胆氣。「你不答應，我也不會肯，是不是？我倒有個主意。」

「說說看。」

「看樣子，我今晚佔不了便宜，但是你們也休想搶上風。這種陣伏，拚起來也沒有意思。只要你放一句話出來，絕不打冷槍，放馬後炮，咱們就走得乾乾淨淨，輕輕悄悄，包管連打瞌睡的狗兒，都不會吵醒。」

「然後呢？」

「明天中午我在七里舖張老頭的茶舖子裏請吃茶，你們飛天兒弟派個代表來，虎鎭自然也要來一個人，再請幾個江湖朋友作見證，咱們好生作一次談判。」

康八無異是滿嘴放屁，羅老二却很有耐性地聽，因爲他不能不聽，然而他心裏頭是非常着急的，雙方講話的聲音都很大，康八又在高聲狂笑，難道吵不醒那些混賬的店家嗎？只要有個人飛奔出去報信，立刻就可轉危爲安了呀！

康八也明知他所提出的條件對方絕不會答應，也只不過說說罷了。在他的手勢下，已經有兩個快槍手分左右爬出去摸索附近的情況去了。

羅老二正在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地，突然一個人悄然來到他身邊，輕輕叫了一聲二哥。

這一聲二哥，就好像是還魂藥，羅老二立刻精神抖擻起來，回頭一看，來人是他的三弟林魁，連忙問道：「你從那兒來的？」

「從窗戶進來的，」林魁咬着羅老二的耳根，悄聲細語地道：「老么已帶人將這裏圍上了，他要我先進來看看動靜。」

「快出去告訴他，此刻千萬不能亂動，康八還有好幾支人馬窩在別處，先摸清楚，軟貼上，再動手不遲。」

「可知他們窩在那些地方？」

「這還用說，一定是那幾家客棧，告訴老么，一定要先軟貼，不可硬上。」

「好，我這就去。」林魁又飛快地閃進了羅老二歇宿的那間上房。

一時無聲，康八不免有些緊張起來，因爲他不明白對方在打什麼算盤，摸不清對方的動向，他也就無法施展應付之策。

過了一陣子，那兩個前去探索情勢的快槍手回來了。他們的報告是：院子，走廊，屋頂，廂房等處都沒有發現敵踪。

康八幾乎不敢相信，對方設好陷穽等他來投，怎會一無埋伏呢？但他沒有想到，對方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以爲他不來了。

他沉吟了一陣，不放心地問道：「你們眞的弄清楚了？」

「錯不了，」那兩個快槍手肯定地回答。「八爺，咱們可不是頭一回經歷這種陣仗，除了羅老二一個人之外，再沒有別人。」

康八已有八分信，然而他始終想不出其中道理。

「羅老二！」康八打算在對方口裏探探信息。「你是猴子騎駱駝——眞高，竟然學諸葛亮唱起空城計來啦。」

羅老二沒有回聲。

「哈哈！」康八胆氣壯了。「羅老二，我可不是司馬懿，管你是空城還是實城，我都要闖上一闖。」

「那就請闖吧！」羅老二的語氣十分沉穩。

緊接着，另一個方向又響起了另一個人的聲音：「康八！你儘管闖吧！不過，你是闖向閻羅殿，闖向枉死城。你是死有餘辜，死不足惜，可得替你手下那些弟兄想一想。」

多嘴八哥就喜歡多話，一說就是一長串。不過他此刻說的却不是廢話，多少會影響那幫土匪的士氣和拚死的決心。

康八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自己明明是陷入了重圍之中。今晚不但要傾家蕩產，恐怕還要賠上一條命。

「各位，」林魁又開了腔：「咱們是寃有頭，債有主。罪過全在康八一個人身上，罪魁嚴懲，餘黨不究。只要各位放下槍桿，高舉雙手，不但不傷各位一根毫毛，還奉送盤川，資助各位還鄉當善良百姓去。」

康八可急了，萬一他的手下起了叛意，那還得了。連忙沉叱道：「別聽他胡說八道，飛天兄弟是什麼樣的人物，你們難道還不清楚？咱們只有拚，除了硬拚之外，就是死路。」

這幫匪徒自然不會輕信林魁的話，他們憧憬着嫖賭逍遙的生活，醉心殺人放火的刺激，根本就沒有安心還鄉去作一個善良百姓。

因此，大夥兒紛紛傳過話來：「八爺！您別上火，咱們等着領您的二百塊大洋的重賞哩！」

康八定心了，他低聲傳令，除了兩個人跟在他身邊之外，其餘的人分成兩組，從左右包抄，向東廂壓過來。他並且一再吩咐：就是面對面撞上了，若是對方不響槍，就用拳頭幹。沒法逮活的，有人質在手，他就無所畏懼了。

康八算得很準，很精。對方一定有顧忌，不然絕不會遲遲不動，那是他方才的話產生了嚇阻作用，他就立刻運用了這種有利的情勢。

儘管他那兩組人手移動很慢，身子很低，脚步很輕，還是逃不過羅老二的耳目，林魁也同時發現了。

他一縱身來到羅老二身邊，悄聲道：「二哥，康八的人壓過來了。」

「我知道，」羅老二沉靜地說：「千萬不能響槍，康八的話要信，咱們千萬不能爲虎鎭帶來浩刼！」

「二哥，咱們不響槍，康八難道也不響槍嗎？」

「不逼他，他就不會。他精得很，絕不願意將事態鬧得不可收拾。」

「二哥！」林魁以拐肘碰碰羅老二。「瞧！左邊廊下有四個，離咱們這兒只有二十多步了，該怎麼對付，要趁早拿主意啊！」

「後撤。」

「撤到那兒去？」

「東廂房。」

「然後呢？」

「然後再越窗而出，往街上撤，老么沒有消息回來之前，說甚麼也不能跟他們接火。」

「二哥！這不行。」林魁力加反對。「若是康八看準了這一點情況，說不定會率隊離開客棧，萬一分散竄入民宅，那就更加不好對付了。」

雖然林魁有個多嘴八哥的綽號，話是稍嫌多了點，然而他的話却完全不是廢話，即使未經深思熟慮，也都有一番見地。

羅老二沉吟了一刻，反問道：「你說呢？」

「沒別的路，」林魁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回答得很快：「不管化費多大的代價也不能讓康八這夥人走出客棧之外……」

他的話剛說到這裏，已有一個匪徒從廊下飛身躍起，向東廂飛撲過來。林魁早已在靴筒裏摸出了七首扣在手掌心裏，當那匪徒身子還騰躍在半空中的時候，七首就脫手投擲出去。

這一手飛刀絕技，五兄弟人人會，距離又是如此近，自然是一擲正中，那匪徒呼嚎一聲，砰然落在庭院之中。

儘管康八正吩咐他們絕不可亂響槍，然而這匪徒在瀕臨死神邀請之際，却再也不會顧及這個嚴格的命令，顫抖的手指勾動了槍機。

砰地一聲，在寂靜的夜裏，宛如石破

天驚，緊接着，虎鎮好幾個地方都響起了槍聲，雙方都想避免而終於無法避免的一場血戰還是展開了。

× ×

時間已到了下半夜，李雙魁的衣衫全被夜露浸濕，一雙眼睛也感到萬分疲疲，但是康八的人馬出入時必須經過的那道岬口，仍是十分寧靜。看樣子，今晚康八是不會妄動了。

那兩個由關小婉派來陪伴他的鄉勇早已背靠地坐在草叢中睡熟了，李雙魁也眞想躺在那潮濕的草叢裏好好睡一覺，責任心卻在鞭策着他，使他努力地睜着愈來愈感沉重的上眼皮。

四週出奇的寧靜，靜能使人深思，李雙魁將他對康八的所知，一點細節一點細節地加以串連起來，最後他找出結論：以康八的性格來說，今晚他絕不可能按兵不動。

想到這裏，他不禁打了一個冷顫，他彷彿看到虎鎮已陷于一片火海之中，也彷彿聽到虎鎮每一個角落都響着呼兒喚母的聲音，就像是作了一個惡夢般，他突地從草叢中站了起來。

那兩個鄉勇雖然在熟睡中，也被他的行動驚醒了，以爲有甚麼發現，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望向那道岬口，而他們甚麼也沒有看見。

「你們守在這兒，」李雙魁低聲的囑咐：「要是累了，就替換着睡覺，若是發現康八有行動，就趕緊快騎奔回鎮上來報信。」

「你要上那兒去？」那兩個鄉勇同聲問道。

「我要回鎮上去看看。」

李雙魁立刻就跨上了他的坐騎，輕蹄踏過那遍草叢。遠了些，他才雙腿猛力夾馬，向虎鎮狂奔而來。

× ×

那一槍似乎響得太早了一點。

若是康八的另外三組人馬被虎鎮的人數照上之後，情勢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亂。

現在的確有點亂。

除了在迎賓樓康八所率領的十個快槍手在包圍圈中之外，其餘的幾處根本就沒有掌握敵踪。在雙方糊裏糊塗的一陣射擊之後，那三組人馬大概已經化整爲零了，這是最可怕的現象，零散的匪徒在沒有約束的情況，會變本加厲的任情妄爲。

有一家客棧在起火焚燒，縱火的當然是匪徒，原先還有人搶着提水救火，然而匪徒卻在暗中開槍射殺了好幾個救火的人。因此再沒有人敢冒死救火，那家客棧的兩旁一邊是紙紮店，一邊是酒坊，店裏堆放的都是易燃物，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關小婉聞警披衣而起，匆匆趕到迎賓樓門前，還沒有和郭桐說上三句話，火勢凶險的報告就來了。她立刻作了果敢的決定：派她的三個哥哥帶人前去救火，她疾聲道：「用槍火將兩邊街簷下的匪徒肅清，你們可以死光，鄉勇也可以死絕，提水救火的老百姓都不能死一個。快去，務必要將火勢控制住。」

她那三個哥哥也都是鐵錚錚的漢子，大難當前，絕不會退避，連話都沒有說，就立刻帶人去了。

郭桐看在眼裏，不禁暗暗心折，他拿出一支匣槍，遞到她的手裏，悄聲道：「小婉！拿着保身。」

「不用！」關小婉推開了他的手。「我從來不用那種勞什子玩藝兒，永遠也不會用它。」

郭桐着急地道：「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康八的人那個手裏不是擰着快慢機？萬一……」

「我從來沒練過這玩藝兒，十步之內未必能打中一條水牛，別讓我丟人現相啦！」說到這兒，關小婉突然將嗓門一壓：「郭桐！你還是決定要逮活的？」

「妳是說康八？」

「不是他還有誰。」

「看情況只怕逮不住活的了。」

「郭桐！」關小婉冷冷道：「這話你可就說錯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非得逮康八的活口不可。由他來收服那羣散匪比咱們可要管用得多。我進去，逮活人我可是最在行不過了。」

「不行！」郭桐一伸手攔住了她說道：「有羅二哥和林三哥在，康八插翅也難飛……」

「怎麼！你打算和康八耗下去？」

郭桐點點頭，道：「不錯，只要天一放亮，他就成了罐子裏的烏龜……」

「郭桐！」關小婉吼了一聲氣呼呼地道：「挨到天亮你可知道還要死多少人？燒燬多少房子？我曾經提醒過你，你怎麼仍然不替虎鎮的老百姓想一想？你……」

「對不起！對不起！」郭桐連聲道歉，勾着脖子，有些愧意地道：「我不是有意置虎鎮的生命財產不顧……妳要指揮大局，還是我進去逮康八……」

「不！」關小婉强橫地道：「還是我去，我赤手空拳，手中無槍，就是被康八殺了，也不丟人。」

「小婉！妳聽我說……」

兩人正在爭執不下，一個鄉勇突然匆匆跑來，連喘帶吁地說道：「關姑娘，康八的……軍……師要……要見妳……」

「哦！人在那兒？」

「吶！」那鄉勇抬手一指。

只見兩個鄉勇一左一右地挾住吳用，連拖帶拉地將他推到關小婉的面前。

吳用倒很鎮定，冲着關小婉一笑：「關姑娘！兩軍相對，不斬來使，這算什麼呀？」

關小婉沒有理會他，冲着那兩個鄉勇問道：「在那兒逮到的？」

「在西邊柵口，他從十二墟那邊大搖大擺地走過來，說是要見妳……」

吳用搶着說道：「關姑娘！我是代表八爺來求和的。」

「放開！」關小婉一聲低叱，那兩個鄉勇立刻放開了手。她那兇巴巴的目光向吳用掃了一眼，冷冷道：「求什麼和？」

吳用似乎有所恃伎，絲毫沒有畏懼之色，緩緩道：「爲免兩敗俱傷，請關姑娘立刻停戰……」

關小婉冷笑道：「你說得太輕鬆了，康八已經成了甕中之鼈，被殺，被擒都是早晚的事，這個時候才來求和似乎太晚了一點。而且，咱們壓根兒就沒打算跟土匪談和。」

「關姑娘！」吳用嘿嘿連聲地道：「妳雖然沒作過買賣，想必也會打算盤。八爺今晚一共帶來五十個兄弟，進鎮的只有四十個，這會兒只怕已經躺下了不少。就算一個還沒傷着，連八爺在內也不過四十一條命，咱們用四百七十七條人命換四十一條命，這是大賺的買賣，妳若不幹，可就太傻啦！」

關小婉心頭一震，沉叱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吳用奸笑道：「關姑娘！妳心頭只怕已經明白了，十二墟關姓族人老老小小有四百七十七個人在咱們手裏，他們能不能見着明朝的太陽，就全憑妳一句話啦！」

關小婉有了一般女人所沒有的剛强，卻缺乏了一般女人都有的柔軟。此刻，她不但沒有震驚，担憂，反而怒上心頭，厲聲道：「若是我的族人有一個受到傷害，我要將你們這幫匪徒千刀萬剮。」

郭桐雖然因這個意外的消息而大爲吃驚，他的表現卻是冷靜的，爲了不讓關小婉因衝動而造成悲劇，他連忙橫跨一步，站在兩者之間，平靜地道：「吳老！我很清楚，你就好像一把小茶壺，平日裏給康八擰過來擰過去，現在該是你爲自己打開一條生路的時候了。只要你將十二墟那邊的匪徒遣走，咱們就放你一馬。自己的性命總比別人的值錢些，這個道理你總該懂得吧？」

「嘿嘿！」吳用乾笑了一聲。「郭老么！承你看得起，不說我是八爺手裏擰着的夜壺而說我是把茶壺，眞令我感激。生路誰都想走，只可惜這事我作不了主。」

「吳老！」郭老么爲免事情弄僵，稱呼很尊敬，口氣很緩和：「康八如今被咱們困在迎賓樓裏邊，你是軍師爺，難道還當不了家？」

「嘿嘿！」吳用又是聳肩乾笑。「郭老么！你太抬舉我啦！八爺的性子，你想必也知道一點。他是不會輕易將大權交給我的。十二墟那邊的十來人全是八爺的心腹死黨，若是不見他親自露面，就按照原訂計劃行事。郭老么！我不但救不了自己的命，只怕也救不了十二墟那幾百人的命。這……全憑關姑娘一句話啦！」

關小婉經過郭桐在中間一緩衝，她的火氣已經小下來了。她暗忖：難怪康八能够兇悍多年，原來是這般陰險狡詐。他不管什麼江湖規矩，更不管什麼道義，只是處處爲他自己的利益打算，爲了逃命，他甚至不惜作卑鄙小人。

她一時沒有了主意，只是楞楞地望着郭桐。

豺狼一網兜

人命關天，何況又是四百多個無辜的善良百姓，郭桐更是不敢妄作決定了。

吳用那雙眼睛顯然已經看出了苗頭，連忙以恫嚇的語氣說道：「關姑娘！八爺聽說你們糾集了不少江湖好漢要向他展開圍剿，所以他才先下手爲強，在出發之前，就準備玩兒命了。若是你們堅持要硬拚到底，那就太不合算啦！」

關小婉一直沒有開口，是在思索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但是郭桐卻誤會她有求和之意，怕她不便啓齒，於是開口說道：「吳老！你的意思是說，只要咱們撤走槍火，讓康八帶人從容離鎮，十二墟那邊就不會有半個人受到傷害，對不對？」

關小婉根本就無意求和，但她也沒有阻撓郭桐去和吳用打交道。反而遠離了他們兩人，她正好利用這時間去思索一下。

吳用見關小婉一走，連忙壓低了聲音說道：「郭老么讓我說句良心話，我對康八也眞寒心了，他殺死洪老大，我就大大不贊成。今天晚上這樁事兒你得想法子別弄僵。我吳用如能檢回這條狗命，一定報効。我將康八的人頭致謝，行麼？」

郭桐才不會相信他那番鬼話，卻也沒有去戮穿對方的詭計。一本正經地道：「吳老！這些話暫時擱在一邊，咱們談點切合實際的。咱們放走康八，十二墟的好幾百口人還在你們手裏。倘若康八食言，到時候又以那幾百口人的性命爲要脅，向咱們再提條件，那還得了？」

「不會，絕不會！」吳用拍着胸脯，大言不慚地道：「我姓吳的担保……」

「吳老！」郭桐截住他的話道：「人命大如天，何況是好幾百口子。和，咱們幹，但是先放你們的人，咱們就不幹。」

「那……？」

「這麼着，厮煩你進去和康八商量商量，看看有什麼大家都信得過的法子沒有。我在這兒等你消息。」

「行！行！」吳用連聲答應。

郭桐立刻派人將吳用送進了迎賓樓。

就在這個當口，火場那邊的消息來了火勢已被控制，救火的人傷了三個，鄉勇死了一個，傷了十幾個。關海雄左臂掛了彩，傷者都送到魏大夫那兒急救去了。匪徒被擊斃三人，逮住了五個掛彩的……

關小婉心腸眞夠硬，竟然沒有問她大哥的傷勢重不重。別轉頭，冲着向她走來的郭桐問道：「怎麼！你打算求和？」

「小婉！」郭桐雙手連搓，腦袋連搖。「這種事我可不敢擅自作主哩，不過，我要提醒妳，幹土匪的個個心狠手辣，妳可千萬不能意氣用事啊！」

「哼！」關小婉冷笑了一聲。「說來說去你還是打算向康八低頭。」

這時，羅老二也從客棧裏面跑了出來，一見面就劈頭問道：「怎麼？十二墟那邊……？」

郭桐立刻將吳用的話敘述了一遍。

在他敘述的時候，飛天兄弟老四莫超俊也趕來了。

羅老二神色凝重地道：「關姑娘！不用說我也了解妳的心意，妳想不計代價一定要在今晚殲滅康八，是不是？」

「不錯，」關小婉用力地點了點頭。「長痛不如短痛。你們這裏想法子拖住吳用，我帶人趕到十二墟去，我就不信他們能够一口氣將四百多口子全部殺光。」

羅老二斬釘截鐵道：「我不贊成。」

「哦！」關小婉不禁大感意外，飛天兄弟與康八仇不共戴天，有殲滅他的機會爲什麼不贊成呢？

羅老二不徐不疾地說出了一番大道理：「不管是咱們飛天兄弟，還是你們關家兄妹，或者是虎鎮的鄉團，凡是決心和康

八死拚的都可以死，也都該死。十二墟的百姓們卻不能死，死一個也不行。」

關小婉問道：「那麼你又有什麼好法子？」

羅老二一個字一個字地道：「只有放虎歸山。」

「不行！」關小婉發出一聲咆哮。

莫超俊唯恐自己人起了內哄，連忙說道：「我看，別太早下決定，讓我到十二墟去看看情況再作打算。」

「對！」郭桐立刻贊成。「四哥走一趟，憑你一身輕功，那幫匪徒絕難發現你的行蹤。」

關小婉也沒有反對，她道：「那就多費心了。」

莫超俊不再說什麼，飛身向西頭奔去了。

他剛一離去，吳用就從客棧裏走了出來。他兩手一攤，聳聳肩道：「對不住！八爺堅持他的主見，如果他能安然離鎮，咱們的人才能從十二墟撤走。」

關小婉柳眉一豎，又要冒火。郭桐看在眼裏，連忙說道：「吳老！你不妨在台階上坐下歇歇腳，咱們還要商議商議。」

「請便！請便！」吳用立刻走開，在客棧前的台階上坐了下來。

關小婉氣呼呼地道：「用不着商議，好不容易圍虎入柙，又要縱虎歸山，我絕不答應。」

「小婉！妳聽我說嘛！」郭桐似乎怕吳用偷聽了他們的談話，將她和羅老二拉遠了一些，才低聲道：「咱們可以在這兒放，然後在他的山寨門口堵。」

羅老二附和道：「這個主意倒不錯，妳和吳用軟泡一陣，咱們兄弟幾個先帶人到他家門口窩住，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關小婉猶疑地道：「我看不妥。吳用說得不錯，康八今晚是準備玩兒命的。這一招要脅成功，他準定會得寸進尺。他若是仍然以十二墟好幾百口子的生命為要脅，要我交出你們兄弟幾個，那時，又怎麼辦？」

兄弟倆不覺楞住了，她的顧慮並非沒有道理，像康八那種不講信義的匪酋，是會抓機會得寸進尺的。

在三個人都沒有說話的這一瞬間，他們才發覺四週出奇地靜，連槍聲也停止了。當然是匪徒們看到吳用出現而知道正在議和，所以停止了攻擊。

起火的那一邊已見不到紅光，看樣子那場火災已經救熄了。

沉默了一陣，郭桐才低聲嘆息道：「唉！咱們是太低估了康八，這傢伙真是難纏。」

「我看，」關小婉的心意仍是非常堅決。「除了硬拚之外，別無二路。」

羅老二沒有對她的話加以答覆，只是向郭桐吩咐道：「你去和吳用泡上一陣，先拖拖時間，咱們等老四回來以後，再作決定。」

郭桐立刻跑過去和吳用聊上了，說的全是廢話。那一邊也多少有些心虛，還不敢擺架子不理，拂袖而去。

街簷下突然響起一聲唿哨，羅老二低聲道：「關姑娘，這裏來。」

莫超俊挺機伶，他怕被吳用識破玄機，所以在簷下暗影裏不敢露面。

來到街簷下，關小婉迫不及待地問道：「那邊怎麼樣？」

莫超俊語氣凝重地道：「關姑娘！若是妳打算突擊的手法去解救那四百多個人，只怕機會很少。」

「哦！」關小婉大大地吃了一驚。

「老四！」羅老二疾聲道：「快說說是怎麼個情況？」

「老老小小好幾百口子被圈在一個乾涸的魚塘裏，四週有十個土匪，每個人手裏兩支槍，都是二十響的快慢機，用不着換彈匣，就有四百發子彈。只要一響，雖不說四百多口子全會死光，也差不到那兒去。」

關小婉問道：「咱們沒有法子將那十個土匪一次解決掉。」

「不可能，不可能，」莫超俊連連地搖腦袋。「那魚塘四週的地形妳必熟得很，沒有樹，沒有草，光溜溜的，有人過去，打老遠土匪就瞧見了。我剛才試了好幾個位置，充其量一出手只能解決兩個。剩下八個，二八一十六支槍，三百二十發子彈，還是夠瞧的，關姑娘，千萬別打這個主意，想想別的吧！」

關小婉陷入了苦思之中，剛才那股子衝勁在層層顧慮之下已逐漸消失。她不但不敢將四百個族人的性命與康八拚命一搏，甚至還引起深深自責，由於她的剛愎，非但使得關姓族人家園盡毀，而且還落在死亡邊緣上。她咬咬牙，決定要想盡辦法保護族人的安全。

因此，她語氣堅決地說道：「我有辦法。」

羅老二和莫超俊不禁同聲問道：「什麼辦法？」

關小婉卻沒有理會他們，逕自向迎賓樓客棧門口走去。吳用和郭桐還在東扯西拉地聊個沒完，見她過來，二人均同時停口，將目光投射過來。

「吳用！」關小婉冷冷道：「今晚算康八贏了。我是從來不低頭的人，為了關姓族人四百多口子性命，也只得彎彎脖子。不過，我堅持要你們先撤走十二墟的人槍，待關姓族人獲得絕對安全後，我這邊才放人。」

「嘿嘿！」吳用乾笑了一聲，慢吞吞地道：「我當然信得過關姑娘，但是身在圍困中的八爺只怕想法又不同了。這……個法子可能是行不通的。」

關小婉一字一字用力地道：「吳用！別站在這兒跟我泡磨菇，進去跟康八傳話去。只要他答應，我會給他一個有力的保證。」

「什麼保證？」

「我作人質，」關小婉像男人似地拍着胸脯。「有我在康八手裏，只怕虎鎮的人誰也不敢妄動。待你們遠離虎鎮之後再放我回來。」

吳用還沒有表示可否，郭桐已先嚷了起來：「小婉！那怎麼行？康八是個不守信用的人。萬一他……？」

「我已經想透了，」關小婉語氣堅定，顯然決心難移。「我逞強爭勝，但又無力一舉擊敗悍匪，才使得我的族人先毀家園，後陷危境，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負。

請你們不要阻攔……吳用！進去向你的主子請示吧。」

吳用那敢怠慢，連忙跑進客棧去了。

關小婉又道：「各位！你們對虎鎮已是盡心盡力了，虎鎮的人歿存均感。現在，我要最後請求各位一件事……」

羅老二搶着道：「關姑娘！快別這樣說，有什麼事咱們大家好商量。」

關小婉神色肅穆地道：「我該作最壞的打算，康八已成強弩之末，此番想席捲虎鎮不成，反而損兵折將，他是不會甘心的。如今我落在他的手裏，他很可能藉此要挾。各位千萬不可顧念我一個人的生命而與悍匪妥協。務必要將這羣悍匪殲滅，為地方永除後患。這就是我請求各位的事，請各位一定要答應。」

「小婉！」郭桐叫了一聲，當他接觸關小婉凜冽的目光時，又不禁語塞，縱有千言萬語也說不出來了。

倒是莫超俊說得好：「關姑娘！妳的作為實在令人心折，在此咱們兄弟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唯一可以保證的是，咱們兄弟一定可以保障關姓族人的安全，妳儘管放心。」

「够了！」關小婉很豪爽地說道：「倘若我果真死在康八的手裏，我會死得心安理得。那會使我的族人明白一個道理——要想安居樂業就要付出代價。」

這時，吳用興沖沖地從客棧跑了出來，一路嚷着道：「關姑娘！八爺同意妳的意見，不過……」

「不過什麼？」關小婉迎上去，冷冷地問。

「八爺還有兩點交代。」

「說！」

「首先，要關姑娘進了客棧之後，才由我到十二墟去吩咐那十個快槍手撤走！……」吳用道。

郭桐已經走了過來，他插口問道：「吳老！你不是說，你的命令不管用麼？」

「嘿嘿！」吳用乾笑了一聲。「還得拿八爺的信物去，他們才會聽命。」

「那麼，趁關姑娘還沒有進去之前，你先將康八的信物交出來怎麼樣？」郭桐咬着他的耳根，低聲道：「價錢隨你說，一千大洋？還是再加一點？……」

「郭老么！在這種節骨眼上，八爺是什麼人都不會信的，不等關姑娘落在他掌握之中，他才不會先將信物交給我哩！」

羅老二也湊了過來，企圖作最後的挽轉，他悄聲道：「吳用，這樁買賣對你是最有利的，只要你說出那件信物是個什麼東西就行了，大洋兩千塊，現交。怎麼去弄那件東西，是咱們的事。」

「實不相瞞，我也不知道是個什麼玩藝兒……」

「各位留點精神吧！跟這種人打交道豈不是白費勁，他只不過是康八的一條狗。」關小婉摒退了衆人，又冷峻地道：「老狗！往下說吧！」

吳用對她的辱罵毫不為意，乾笑了一聲：「嘿嘿！要罵由妳罵，我無所謂……這，八爺說，等你們確認十二墟那四百多口子已經絕對定全了，鎮上就得放人。八爺特別吩咐：不能讓他見到半個人影，否則他就認為其中有詐，立刻動手殺死關姑娘。」

「這咱們作得到，」郭桐接上了腔：「那麼，康八什麼時候放關姑娘回來？」

「八爺說，離鎮十里之後……」

關小婉一把拉住他，冷冷道：「別廢話了，咱們進去吧！」

郭桐真想再仔細地看看她，或者說句保重的話，但她連頭都沒有回一下，就昂然地走進了迎賓樓客棧。

林魁從裏面跑了出來，疾聲問道：「二哥！這是怎麼回事？」

羅老二無暇跟他細說，只是揮揮手，道：「老三跟老四立刻帶十個鄉勇跟吳用到十二墟去，等到康八的人撤走，墟子裏的人確保安全之後，響槍告訴我，二響連，稍後再一響，記住了嗎？」

兩個人同時答道：「記住了。」

這時，吳用又跑了出來，他有些得意地笑道：「咱們八爺真神，其實並沒有什麼信物，只要跟那夥人說一句『燕子進了窩』，他們就會撤走了。」

「是的，真神，你可找對了主兒。」郭桐這才發覺吳用並非「無用」，這些詭計都是他想出來的。恨得咬牙，卻又奈何不得。「吳老！咱們有幾個人要跟你去，你不反對吧？」

「那是自然。」吳用連聲答應。

林魁和莫超俊已經挑選了十名精幹的鄉勇，匆匆忙忙跟着吳用趕到十二墟去。

「二哥！」郭桐焦灼地道：「咱們就這樣袖手旁觀，讓關姑娘去碰運氣？」

「你說該怎麼辦？」羅老二反問了一句。

「首先，趕緊告訴小婉的哥哥……」

「不行！」羅老二急促地截住他的話。「若教他們知道，一定不會眼看着關姑娘被康八帶走。這絕不能讓他們知道。」

「那……？」

「事到如今，咱們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不過有個原則，我要先告訴你一聲：若要死人，咱們飛天兄弟得死在關姑娘的前頭。」

郭桐道：「二哥！這與我的想法相同。以我看……」

「老么！」羅老二又截住了他的話。「現在想什麼主意都是多餘的，康八狡詐多變，使咱們防不勝防。你暫時守在這裏，我要去穩住關家兄弟，同時將局面安頓一下。」

羅老二匆匆離去，剩下郭桐一個人站在街簷下的暗影裏。

星辰疏落，浮雲掩月，四週一片漆黑。這景象落在郭桐眼裏，益發使他倍增感觸。浪蕩江湖多年，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心靈的寄託之所，然而惡魔的手掌很可能將關小婉奪去。他願為她拚命，但是不一定有機會。他焦灼，担憂，不知如何是好。

過了一會，羅老二去而復回。他有些振奮地說道：「老么！我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什麼主意？」

羅老二正要說，西頭上響起了槍聲，先是兩響連在一起，隔了一陣，又響了一槍。這是事先所聯絡的信號。

羅老二向郭桐打了一個留在原地的手勢，他一個箭步竄上了迎賓樓客棧的台階

，將身子貼在門旁，高聲道：「康八，我是羅老二，請你答話。」

一陣沉默，裏面才傳來康八的聲音：「剛才那三响槍聲是怎麼回事？」

「那是咱們的連絡記號，你在十二墟埋下的伏兵已經撤走了。」

「那麼，我可以動身啦！」

「你是可以動身了，」羅老二頓了一下，才緩慢地道：「不過，我怎麼知道你是否會守信放回關姑娘？」

「笑話，我康八說話絕對算數。」

「我信不過。」

又是一陣沉默，接着响起了康八的獰笑：「嘿嘿！怎麼又變卦啦？」

羅老二冷冷道：「康八！隨你怎麼想，隨你怎麼說，有一件却不能不讓你知道，虎鎮的人可不好惹，若是關姑娘有去無回，或者你在未放回她之前再要點花樣，咱們兄弟可不好交代。」

「那麼，依你說呢？」康八的語氣緩和了一些。

「咱們派個人跟着你，相隔百步。倘若你離鎮十里之後不放回關姑娘，那個人就毫不客氣地用槍火招呼你，當然，你如是存心不良，也可以先一步打黑槍。不過，那就要憑準頭見高下了。」

「嘿嘿！百步穿楊，眞有點唬人，那個人是誰？」

「咱們飛天兄弟的老么郭桐。」

「好！我同意。」康八的語氣聽來很爽快。「反正我根本就沒有存下異心。不過，醜話說在前頭，除了郭老么之外，我不想見到第二個人，連個鬼影兒也別讓我見着。不然起了誤會害得關姑娘送了性命，那並不是我的責任。時間不早，我得動啦！」

羅老二飛快地退了回來，向郭桐疾聲道：「老么！不近不遠的釘住康八，使他不敢妄生異念。不過，你自己得小心點，只要康八向他任何一個手下咬咬耳朵，你明天的早飯就要到閻王爺那兒去吃啦！」

「二哥！誰也打不了我的黑槍，我背上長着眼睛。」郭桐此時不禁精神抖擻，這個任務眞是太合他的意了。

羅老二交代之後，迅速地向暗影中逸去。郭桐退到對街屋簷下，靠在一根柱子，有意無意地露出了半截身子。

前一陣子，這鎮上還正搬演火爆熾烈的槍戰場面，如今却靜悄悄地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了。

康八並沒有立卽出來，他先派出來兩個手下。那兩個土匪左右察看了一陣，突然發出一聲尖銳的哨音。說也奇怪，原先根本不見匪蹤，這時却從四面八方跑出來十幾二十個，其中有三個顯然帶了傷，是由別人架着的。

淸點了人數，由一個小頭目高聲報告：「八爺！咱們的人陣亡了九個。」

「小事情，這筆賬慢慢再算。」康八一面故作輕鬆地回答，一面從客棧中走了出來。

康八由四個貼身護衞簇湧着，那四個人形成了一座肉屏風保護着他們的主子。若是誰想躲在暗處向康八放冷槍，眞還不太容易。

關小婉也被四個土匪簇湧着，郭桐很想看看她，却見不到她的臉，不過可以猜想得出，她一定非常鎭定。

康八自然發現了郭桐，他高聲叫道：「郭老么！我要先走一步了。」

「請便。」郭桐一面回話，一面機警地閃身在柱子後面。

「咱們走！」康八吆喝了一聲。

這幫土匪正要向車頭上走去，突見一個黑影飛快地從一條黑巷中跑了出來。

土匪們紛紛喊道：「站住！站住！」

槍機的卡卡聲此起彼落，氣氛顯得非常緊張，連郭桐也嚇了一跳。心想：這是那個冒失鬼呢？

只聽那人疾聲地叫道：「八爺！是我呀！」

原來那人就是跑到虎鎮來投誠的戴占魁——康八手下快槍隊的一個小頭目。

康八不會認不出跟隨他多年的老人，立卽沉聲道：「哼！戴占魁！你還有臉來見我？」

好幾個土匪一湧而上，將戴占魁圍住了。戴占魁顯然有備無患，因此非常沉着地道：「八爺！跟您多年，多蒙另眼相看。老是想建立奇功來報答您的恩典，總是苦無機會。這回總算讓我逮住機會啦！」

「哼！」康八冷冷道：「我正在用人之際，你却帶槍逃走，這就是報答我的恩典。」

「八爺！我是假意到虎鎮來投誠。」

「哦！爲什麼？」

「好打探消息。」

「打探什麼消息？」

「嘿嘿！八爺！」戴占魁有些得意洋洋地道：「一件天大的消息。虎鎮怕八爺捲了鎭子，搜刮財物，所以預先將金銀財實都集中收藏起來，這收藏的地方被我打探出來啦！」

郭桐這才明白了，戴占魁投過來的時候就曾經說過，要虎鎮的人相信他，他才有機會帮虎鎮的忙。果眞是一條言而有信的漢子，現在，他正在施展一條奇謀。

爲了他的話能够使康八相信，郭桐連忙高聲道：「康八！立刻帶你的人離鎮，別動歪腦筋。不然我就要在姓戴的再開口說話之前給他一槍。」

關小婉也接着道：「康八！給你一條生路你不走，你一定想死在虎鎮嗎？」

康八暗暗打了一個手勢，他手下的人立刻一字排開，面對郭桐站立的方向，卽使郭桐眞想開槍殺死戴占魁也休想辦到。

康八見陣勢擺妥，才神氣活現地道：「郭老么！你最好冷靜一點。你有雙槍，最多只能一抬手打死兩個人，剩下的人還可以將你射成蜂窩。而且關小婉也會死無葬身之地。」

關小婉自然明白郭桐的用意，連忙叫道：「郭桐！快去報信，就說……」

「郭老么！」康八發出一聲沉叱。「你最好老老實實待在那兒。你也許能够飛掉，但是關小婉却絕對飛不掉，你最好想清楚。」

郭桐假裝妥協地道：「好！我絕不妄動，你千萬不能傷害關姑娘。」

「哼！」康八發出得意的冷笑。然後向戴占魁一招手：「你過來。」

戴占魁很恭敬地走到康八的面前。

康八低聲道：「占魁！幸虧你沒有萌生異心，不然，咱們在那兒碰上了你就在那兒送命。說吧！那批金銀財寶藏在什麼地方，到手之後十股分你一股。」

「謝八爺！」戴占魁故作神秘，「您沒忘記前幾天您派我帶人到虎鎮來？」

康八很快地接口道：「你是說，所有的金銀財寶都藏在那座醬園裏？」

其實，戴占魁根本就沒有想到該指什麼地方好，經康八自作聰明地一問，他也就連忙點頭回答：「不錯，就埋在那座廢棄的醬園裏。」

「占魁！」康八喜孜孜地道：「你眞行！嗯……你現在帶幾個人分頭去收集鐵鎬，鏟子，火速趕到醬園裏來。」

「是！」戴占魁又恢復了他那快槍小隊長的身份，神氣活現地道：「來五個人，跟我走！」

康八等戴占魁帶人走了之後，又高聲道：「郭老么！你聽清楚，我的六個人若是傷了一個，血債就得在關姑娘身上討回，你最好分頭跟你們兄弟夥及鎮上的人送個信兒。」

郭桐明知此刻康八是不會離去了，他却故意道：「你是否想施展調虎離山之計？嗯？等我一轉身，你就押着關姑娘溜之大吉？」

「哈哈！」康八放聲大笑。「郭老么！這個時候只怕你用大炮來轟，也轟不走我啦！」

× ×

由於戴占魁的突然出現，使整個情況有了急遽的變化。這種情況自然瞞不過暗中在指揮大局的羅老二。戴占魁剛帶人進入一家民宅，他也暗暗跟了進去。

羅老二身在江湖多年，各種門檻都很精，毫不費事地就和戴占魁打了一個照面，而且還避過了其餘五個匪徒的視綫。

戴占魁也是個混出了油的老江湖，立刻教那五個匪徒扛着挖掘工具先走一步，他自己則落了後。

羅老二隱身暗處，輕輕地問道：「戴兄！你來這一招，目的何在？」

戴占魁很誠懇地道：「我是想救關姑娘，原先我打算找機會打康八的冷槍，看看情勢又不敢冒險，康八就算中槍殞命，其餘的人也放不過關姑娘。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好。」

「你千萬不可造次，我告訴你。」羅老二很沉穩地道：「醬園前院有一遍新土，你就一口咬定金銀財寶是藏在那裏。康八一定會派人在那兒挖，我會利用情勢想法子救出關姑娘。記住！你只須一口咬定財寶是藏在那裏，別的事你一概不管。」

「好！我會辦到。」戴占魁唯恐其餘五個匪徒生疑，連忙趕了上去。

當他帶着五個匪徒扛着鐵鎬，鏟子來到醬園時，康八已經帶着所有的人先一步到了。街上仍是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醬園也不見一個防護的人。好像關小婉的生命比虎鎮所有的生命財產都要貴重，因此沒有任何人敢妄動。

康八還是很小心，先派兩個人將醬園每一處角落都搜索了一遍，才帶領大隊人馬進入。

前院原本有很長的野草，因爲那一次匪徒潛入藏在園裏，所以事後關小婉派人將野草拔光，因此出現了一遍新土。

戴占魁就依照羅老二的吩咐，一口咬定金銀財寶藏在那裏。

康八沒有理由不信，立刻吩咐由一半人担任警戒，一半人參加挖掘工作。幸而土質很鬆，夜色黑暗，因此沒有任何人發現這一詭計。

俗語說，人爲財死，這話一點也不錯。挖掘的人誰也不覺苦，誰也不覺累。只不過半個鐘頭左右，就挖掘了一個長約一丈五，寬約八尺，深五尺的大洞了。

但是，除了泥沙石塊之外，連一個破碗也沒有見到。

康八不免有些急躁了，他問道：「占魁！你它娘的弄錯了沒有？」

「絕不會錯。」戴占魁的語氣很肯定，而背脊上却在淌冷汗。「就是這裏，足足有五鐵箱。」

「那就快挖！」康八揮手下令：「加寬，加深……外面有什麼動靜沒有？」

「一個人影也沒有。」

「那就分幾個人過來帮忙，磨蹭到天亮，咱們就難以撤走啦！」

挖掘工作又繼續下去，如果康八知道卽使將地底挖穿也不會有金銀財寶出現，他恐怕會恨得將戴占魁活剝生吞吧？偏偏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自知之明，尤其是一個貪婪成性的匪徒。

關小婉雖然身在槍口的威脅下，她的生命在康八一擺頭，一揮手，一個眼色，或者稍微一點情緒不穩之下就會結束，然而她却十分冷靜。外面的情況如何，她沒有見到，而她却也猜想得到八，九分。她發覺，似乎需要她帮上一點忙才行。

「康八！」她冷冷地開了口：「你知道這樣挖下去，會變成什麼樣嗎？」

康八回過頭來，嘿嘿笑道：「關姑娘！什麼樣請妳告訴我吧！」

「會挖成一個大洞。」

「哼！妳是說，我不會挖到任何東西，對嗎？」

「不錯。」

「沒關係！那個大洞正好用得着來埋葬妳。」

「埋一個人，何必那麼大的墳墓？」

「當然還有許多人爲妳陪葬。」

關小婉很鎮定地道：「陪葬的人一定是你和你的手下。虎鎮就是虎鎮，不是貓鎮，狗鎮，只要我一死，你休想活着離開這兒。」

「妳在威脅我？」康八語氣中有獰厲的味道。他瞇着眼，在星光下打量着他的敵人。這一瞬間，他心中似乎想了許多主意。說話的口氣突然又轉緩和：「我聽得出，威脅中也有求和的成份，是不是？」

關小婉平靜地道：「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

「哦？」

「虎鎮爲了掩藏這筆財富，派出八十個人挖掘了一天，就憑你這幾個人想在天亮之前找出來，那豈不是在痴心夢想。」

「妳爲什麼要提醒我，嗯？」康八緩步走到她的面前，伸手托起了她的下頷。

拍！關小婉出手非常快，也非常重，一掌敲在康八的手背上。他飛快地將手縮

回去，雖未呼痛，却痛得他齜牙咧嘴。

她不等他冒火，就很快地說道：「如果我指點出一個確實的地方，只消一個鐘頭你就能挖出那批財寶。」

她的話就像一盆冰涼的冷水，不但澆熄了康八心頭的怒火，也使他猛地打了一個顫。詫異地，問道：「妳為什麼要那樣作？」

關小婉冷冷道：「因為等到天明後，你卽使挖出了那批財寶，也別想帶走。飛天兄弟不會攔，虎鎭的鄉團也許也不會攔，因為他們關心我的死活。但是虎鎭的老百姓不會讓你走，那些金銀珠寶是他們多年血汗的積存，或是祖上傳下來的……」

「妳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康八又用那隻痛手托起了她的下頷。

關小婉這次沒有打開他的手，就那麼昂着頭道：「很簡單！因為我不想死。」

「哈哈！」康八笑了。他奚落地道：「原來妳也怕死，用全虎鎭老百姓多年血汗的積存來換妳的性命。這倒是我不會想到的事。」

關小婉輕輕將他的手推開，冷冷道：「不錯，你說對了，我怕死。但如果你認為我要用全虎鎭老百姓的血汗錢買我的命，那就錯了。」

「那麼，什麼價錢？」

「老百姓的金銀器皿，珠寶首飾以及祖傳之物不准動，只許你將大洋帶走。」

「大洋有多少？」

「大概有八，九萬塊錢。」

「別忘了我要的五十萬。」

「隨你。帶着將近十萬塊現大洋安然離去，或者死在這兒，由你選。」

康八又笑了，這回是在心裏笑。他裝模作樣地想了一想才說道：「妳怎敢相信我，嗯？東西挖出來之後，妳怎知我只帶去那些現大洋，而留下那些金銀珠寶？」

「哼！」關小婉冷笑了一聲。「別以為我會信任你。只因為金銀珠寶和大洋不是埋在一處，我所指點的地方，只能挖到那八，九萬塊大洋。」

「哈哈！」一種控制不住的笑聲從康八的口裏冒了出來。「我眞是打從心眼兒裏喜歡妳，放心，我捨不得讓你死的。現在說吧，咱們該從那兒挖？」

「你忘了一件事。」

「哦？」

「挖出大洋之後，你如何處置我？」

「關姑娘！妳不信任我，我却相信妳，妳說的話一定比那些男子漢還更可靠。妳說，我該怎麼辦？」

「帶着那些大洋大搖大擺地走，而我却要留下。這一仗咱們死了不少人，你的人也躺下不少。這點錢算是給他們買棺材好了。康八，你聽淸楚，你和虎鎭的樑子就這麼了結啦。」

「爽氣！爽氣！」康八豎起了大拇指在關小婉面前幌了幌。「咱們就這麼說定，現在……？」

關小婉指點着道：「從東邊的牆角算起，十五步，那是中心點，挖一個五尺見方的大洞，深約十五尺。你該派多少人才能在天亮前幹完這樁活兒，你自己會計算吧！」

新的挖掘工作立刻展開，康八只留下四個人在四面牆頭上警戒，另外留兩個人守住她，其餘的人都參加了挖掘工作。

關小婉暗暗慶幸她的計策成功，她的言行舉止簡直像眞的一樣，使康八深信不疑。現在，康八的人都聚集在前院的一個角落裏，如果外面有人想動手已方便多了。但是，外面的人又怎麼樣了呢？

×　×

羅老二和郭桐就伏在對面的屋頂上，經過千挑百選的十個鄉勇也都集中在附近一家民宅裏，待機而動，但是有利的機會始終沒有出現。

他們聽不見關小婉和康八談了些什麼，但是看見康八的人易地挖掘之後，也就發現她的用心了。

「二哥！」郭桐疾聲道：「我明白了，小婉施展狡計，將康八的人集中在一個角落裏，便利我們動手……」

羅老二却打斷了他的話：「老么！別夢想。現在還是全無機會。」

「哦？」郭桐有些發楞。

羅老二很沉着地道：「我們現在的目的不是殲滅康八，而是要救關姑娘。只要一响槍，先死的一定是她。」

「你是說，康八會先發制人，殺死小婉？」

「當然。」

「我看不會。若是留下小婉，康八最少還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比誰都淸楚，若是小婉遇害，他就死定了。」

「我不否認你的判斷，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却忽畧了。倘若我們不能一鼓作氣將康八的人完全消滅，到最後為了關姑娘我們仍然要妥協，那時只怕康八開出來的條件會更高。」

郭桐默然了，他一心一意想動，因他深深為關小婉的生命安全担憂。但是羅老二的分析却絕對正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可以出動的有利時機。

羅老二何嘗不了解郭桐的心理，他輕聲道：「老么！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你也該明白眼前的情況。關姑娘顯然耍了一點小花樣，現在康八是確信醬園院子地下埋着金銀財寶了。古話說，財迷心竅。只要咱們有耐心，遲早會有機會的。」

郭桐沒有說什麼，他此刻關心關小婉，多少有一點私情在作祟，而羅老二却是冷靜地在關注大局。

有時候沉默可以使人冷靜地觀察，愼密地思考。然而此刻的沉默却令人窒息，尤其是郭桐，他的心頭就好像壓着一塊亘石般悶重。

突然屋頂傳來一聲輕响，二人還來不及回頭看，已經就有一個人俯臥在他倆的中間，原來這人是他們兄弟中輕功最好的啞燕子莫超俊。

羅老二連忙問道：「老四，十二墟那邊怎麼樣？」

「沒問題，」莫超俊簡短地答，然後問道：「這邊的情況怎麼突然變了呢？」

羅老二簡畧地將情況敍述了一遍，最後問道：「老四！你仔細看看，有沒有把握將康八插的『旗桿』拔掉一根。」

（註：「旗桿」卽崗哨之意。）

莫超俊沒有回話，冷冷地以他那雙銳利的目光向醬園那邊察看，左邊圍牆上站

着一個土匪，絲毫沒有掩蔽，他顯然毫不畏懼有人會向他放冷槍，右邊圍牆上担任瞭望的那個土匪則比較老練，他坐在牆頭，身子正好隱蔽在屋宇一角的陰影裏，如不仔細看，根本就難發現他。

郭桐忍不住問了一聲：「四哥！怎麼樣？」

「左右圍牆上的都不能動。」

「那麼，正面的呢？」

「我還沒看見哩！」

郭桐連忙加以指點：「那小子躲在門邊那棵老槐樹的椏枝間……看見沒有？」

那棵樹正好在醬園大門左邊，枝葉密茂，雖經郭桐指點，莫超俊還是沒有看見。因此，他冷冷道：「這個也不中……」

「四哥！憑你的功夫……」郭桐顯然急了，於是用了激將法。「將這幾根旗桿一起拔掉也沒有問題，怎麼說……」

「老么！」羅老二插了嘴：「老四若說不行就一定不行……」

「不錯。」莫超俊的語氣始終是那様鎭靜。「這三根旗桿是絕對拔不掉的，因為院子裏一定還有別的匪徒在注視這三個哨崗。不過，後面我想一定也插了旗桿，我倒可以去試試。」

郭桐興奮地道：「那太好了，我可以掩護你……」

羅老二以手掌按在郭桐的肩頭上，制止他說下去，然後轉頭對莫超俊道：「老四！你仔細看看淸楚，正中那排屋子的屋脊是一條整齊的平綫，如果你拔去了後面那根旗桿，就伏在原地不動。同時拿幾塊瓦片疊在屋脊上，我在這裏可以很淸楚地看到，就知道你成功了。」

莫超俊點點頭問道：「然後呢？」

「然後就是我的事了，」羅老二揮揮手：「你去吧！不過千萬要注意，不可有一點勉强，關姑娘的性命，捏在康八的手裏。」

「我知道。」莫超俊極為迅速地離開了屋頂。

「老么！」羅老二抬起手指着：「看見沒有，那邊有一個高塔。」

那是一座高約三丈的木架，上面架着一個直徑長約八尺的木桶，可能是醬園儲水用的水塔，建在前院最靠裏邊的一個角落裏，此屋頂稍稍高一點。在羅老二指點之下，郭桐一眼就看到了。

羅老二又緊接着說出他的意圖：「老么！我要派你一個艱難的任務——爬到那個高塔上面去埋伏着。」

「行！」郭桐興奮地點着頭。「要我埋伏在高塔上面幹什麼？」

「先把你的兩枝槍留下來。」

「不敎我帶槍？」

「嗯！」羅老二自己動手將郭桐腰裏的兩枝槍拔出來。「你只要帶着靴筒裏那把七首就行了。」

「二哥，我眞不明白……」

羅老二很快地接道：「老么！你用不着疑惑，快去埋伏在高塔之上，待會兒倘若有了衝突，你就從高塔上一躍而下，擄住康八，用七首抵住他的喉嚨，你明白了嗎？」

「用我的雙槍豈不是更快？」

「我要你用刀子。」

「哦！我明白了，你堅持要活捉康八，在大哥的靈前剖腹挖心，對不對？」郭桐愈說愈激動：「二哥！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堅持已見，關小婉隨時都有殞命之危，你知不知道？蛇無頭不行，只要我一槍放倒康八，別的匪徒誰也不敢妄動。」

羅老二嚴厲地道：「老么！我教你用刀子你就給我用刀子，你敢說匪徒當中沒有一個是康八的死黨？我告訴你，救關姑娘的方法只有一個——讓康八的性命捏在你的手裏。」

郭桐不再反駁了，一方面由於羅老二現在是他們飛天兄弟的指揮者，另一方面則由於他的話也確有幾分道理，他悄然無聲地溜下了屋頂。

郭桐越過靜寂的大街，繞到醬園的後面，一縱身就躍上了圍牆。

那座木塔就在他面前，相距約莫一丈，他只要再度縱身一躍，就可以登上木塔，但他並不敢如此冒失。只是，伏在圍牆上靜靜地向四週觀察。

坐在圍牆上担任瞭望的匪徒距離郭桐約莫有二丈的距離，但他只是注意面前的大街，並沒有注意身後。郭桐待看準了，這才縱身一躍。

他雙腳點上那個亘大的木桶時，連忙躺下一滾，以免身子在空中暴露。他的動作靈巧已極，却萬萬想不到木桶上還有另一個人，而那個人手裏正拿着一枝槍。

冰冷的槍管迅速地抵上了郭桐的腦袋，就算他眞有飛天的本領，他也只有直挺挺地躺在那兒一動也不敢動。

伸過來一隻熟練的手，迅速地搜摸了腰際。發覺他無槍，那隻手停頓了一下，顯然有些感到詫異。接着，那隻手順着郭桐的大腿而下，終於，他藏在靴筒裏那把鋒利的七首被搜走了。

郭桐曾想找機會去反控制對方，但他發覺這個對手非但冷靜沉着，而且是個達練的老手，輕舉妄動只會自取滅亡。

這時，他耳邊响起了冷冷的話聲：「就伏在這兒別動，雙手抱着後腦，面孔朝着木板，只要稍稍一動，你就沒有命。」

郭桐只得依照那傢伙的吩咐去做。當他的面孔照上冰涼畧帶潮濕的木板時，他腦海裏突然閃過一道靈光，這傢伙的聲音很熟啊！

而且，郭桐根據對方處置他的情況判斷，也不像是一個匪徒。於是，壯胆問了一聲：「是那一條綫上的朋友？」

「廢話多了，你也一樣會沒命。」一聲輕叱，冰冷無情，同時，槍管也在郭桐的後腦上用力戳了一下。

然而這一聲輕叱，却教郭桐聽出來人是誰了。但他又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於是又壯胆問了一聲：「是雙魁兄麼？」

對方竟然默不作聲，那枝槍管也不再用力戳他的後腦瓜子了，不是李雙魁還有誰？

「雙魁兄！你為什麼要這樣對付我？」當郭桐認出對方是誰之後，不但詫異，簡直是大吃一驚。

那人依然沒有作聲。

郭桐突然翻轉身來，為免對方滋生誤會，他的雙手仍然抱在腦後。那枝冰冷的槍管飛快地抵在他的鼻樑上。藉着星光，

郭桐看了一清二楚，的的確確是李雙魁。

「雙魁兄！」郭桐以驚怒的語氣問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對付我？」

「別動！」李雙魁冰冷無情地輕叱：「閉上你的嘴。」

「雙魁兄！」在這種緊要的節骨眼上，郭桐說什麼也都不肯裝啞吧的。「也許你對我有些誤會，但強敵當前，關姑娘命在頃刻之間，你也不可以這樣任性啊！」

「閉上你的嘴！」李雙魁沒有回答他的話，只是輕聲叱喝，手中槍管用力地壓在郭桐的鼻樑骨上。

「你就是殺了我，我也要講。」郭桐忍着鼻咽間的痠痛，非常吃力地道：「咱們兄弟幾個設好了一個援救關姑娘的計劃，如果缺了我一環，只怕要功虧一簣。咱們有什麼誤會，不妨……」

「郭桐！」李雙魁俯下身去，面孔幾乎貼上了郭桐的面孔。「你聽仔細：飛天兄弟管咱們閒事已經管得够多了，而且愈管麻煩愈多，甚至將關姑娘送到康八手裏去，是誰有這股大的狗胆作下這個決定，嗯？」

「是關姑娘自己的意思。你曉得她的脾氣，一旦作了決定誰也拗不過她……」

李雙魁語氣森冷地道：「我淸楚的事情比你嘴裏說出來的要多得多。你們一心要為洪老大報仇，所以費盡心機地要康八的心肝五臟作祭奠供品。那怕虎鎮的人死光了，房屋全燒毀了，你們也不管。告訴你，救關姑娘出險是我李雙魁的事，不許你們插手。」

「雙魁兄！你聽我說……」

「你不必多說。我守住康八的大門，而他却從後門溜了出來，這是我的疏忽，担子應該由我挑。聽明白了沒有？」李雙魁手中的槍管又用力在郭桐鼻樑間頂了一下。「我李雙魁不是窩囊廢，救關姑娘是我的事，你乖乖跟我躺在這兒。」

「雙魁兄……」郭桐才一張嘴，那枝冰冷的槍管竟然插進了他的嘴裏，使他再也說不出話來。

郭桐眞是氣極了，但他却一動也不敢動，並非畏懼李雙魁那枝槍，而是唯恐一着錯失破壞了全局。

× ×

那道屋脊的直綫襯托的黯藍色的夜空下看得十分清楚，這時，在正當中的地方漸漸突出了塊瓦。伏在屋頂上的羅老二看得一淸二楚，他明白莫超俊已經得手了。

羅老二下了屋頂，奔向那十個精幹鄉勇聚集的民宅，向那夥人低聲囑咐一番。那十個人立刻三三兩兩，掩掩閃閃地向醬園後面繞了過去。

他則緩步走向大街向醬園正門走來。躲在槐樹上的匪徒老遠就瞧見了，立刻撮唇打了一聲唿哨。院子裏面頓時鴉雀無聲，挖掘的工作也停止了。

這些動靜自然都在羅老二的耳目中，他提高了嗓門道：「相好的，煩你傳達一聲，就說羅老二要跟八爺說幾句話。」

藏身在槐樹上的那個匪徒立刻躍落醬園之中，隔了一陣，他又在大門口出現，招招手，道：「過來吧！」

羅老二以不快不慢的步子走了過去。當他一跨過門檻，立刻就有兩個匪徒從門邊湧了過來，一左一右地將他挾住。另一個人則飛快地搜遍了他的全身，其實，羅老二身上連鐵釘都沒有帶一根。

康八站在牆角邊，背朝着壁，四面都站着他的貼身護衞，他似乎隨時隨地都在防備別人向他偷襲。

羅老二立刻被那兩個挾持他的匪徒連拖帶拉地推到康八面前。

康八瞄了他一眼，冷冷問道：「羅老二！又有什麼花樣？」

「八爺！」羅老二的態度非常客氣。「我想請問一聲：您到底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這……」康八猶豫了一下，才反問：「……難道關你的事？」

羅老二很冷靜地道：「這倒不干我的事，只怕對八爺和關姑娘都太要緊了。」

「哦！這是怎麼個說法？」

「您的行動已經引起鎮上居民的注意了。」

「注意又怎麼樣？」

「他們失了主兒，也就等於失去了控制。如果知道八爺您要帶走他們多年血汗的積存，只怕會亂……」

「難道他們不怕關小婉會送命？」

「關姑娘不是神，就算是神，這個世界上為了自己利益而叛神的人還是多得很。老百姓為了守財，只怕不會顧到關姑娘的死活。」

康八微一沉吟，才冷笑道：「你在嚇唬我？」

「如八爺這樣想，可就會錯意了。」

「那麼，你的來意是……？」

「如果八爺當眞看重這批錢財，非要帶走不可，那就動作快點。」

康八絕不相信飛天兄弟會有這份好心，他幾乎想笑，却沒有笑，只是冷冷道：「那倒要多謝提醒了，只是我有些不明白，你們兄弟夥到底是安的什麼心眼兒？」

「很明白，您八爺正當盛年，還有好多歲數可以活，咱們飛天兄弟也都年輕力壯，就算有天大的仇恨，總有機會可以結算。所以，咱們兄弟夥希望八爺您太太平平地走，關姑娘也沒有一點麻煩。這樣，咱們兄弟對虎鎮也算有個交代。」

康八雖不全信，却也信了五分，他嘿嘿笑道：「這幾句話倒眞有點江湖氣。羅老二！眼面前你在虎鎮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藉着關姑娘的名聲在唬人。」

「唬那些老百姓？」

「可以這麼說。」

「能唬多久？」

「難說。」

康八緩和了語氣道：「就算看在關姑娘的份上，這個局面你還得支撐過去，撐到天亮，怎麼樣？」

「我盡力，這邊我還希望你快點。」

「我也不願意待在老虎背上打瞌睡啊！」康八笑語一句，擺了擺手，作了個釋回羅老二的表示。

羅老二又被那兩個匪徒挾持着向大門口走去。在距離關小婉最近的時候羅老二突然開了口：「關姑娘，鎮上的人似乎不大聽我的，若是我罩不住，我該找誰？」

關小婉早知羅老二此來必定有什麼計

謀，也就順口答道：「找李雙魁。」

「找誰？」羅老二似乎沒有聽淸楚，一面大聲問，一面向關小婉走去。那兩個挾持他的匪徒竟然不由自主地跟着他改變了方向。

關小婉何等聰明，回答的聲音更低了一些：「去找李雙魁。」

「妳能不能大聲點。」這一問一答之間，羅老二已經與關小婉相距五步了。

那兩個匪徒同聲吆喝道：「教你去找李雙魁，難道你是聾子？」

羅老二知道此刻如是不再動手，只怕沒有更好的機會了，他雙肘齊出，同時搗向身側的兩個匪徒。脚下猛地一蹬，身子飛快地撲向關小婉。

所謂男女有別那一套，羅老二連想都不去想它。他腦海裏只有一個信念——若是要非死人不可，他們飛天兄弟得死在關小婉前面。

他張開雙臂，將關小婉抱了一個風雨不透，由於前衝力太大，二人同時摔倒在地上。羅老二的身子結結實實地壓在關小婉身上，這種姿態是極為不雅的，然而却有保護作用，若有槍彈射過來，絕對傷不了她。這突然之變，竟然使他們身前那幾個匪徒一時惶然失措。待他們回過神來紛紛拔槍時，屋頂上的槍彈已經响了，砰砰聲中，原先挾持關小婉的兩個匪徒立刻中彈殞命，這是莫超俊的傑作。

蟄伏在高架木桶上的李雙魁，雖然以手中的槍管插在郭桐的口裏，而他的眼睛却始終沒有離開他的目標——康八。此刻一聽槍响，情知有變，立刻揚起槍口，向康八瞄準……

郭桐只記得他二哥的命令——以刀尖制住康八，關小婉才會更安全，因此當李雙魁揚槍欲射的那一瞬間，立刻一拳搗向李雙魁的肋下。這一拳不算重，却使得李雙魁的身子一歪。砰的一聲，李雙魁手中的槍仍然發出了怒吼，而準頭却失去了。

幾乎在槍响的同時，郭桐已縱身離開了高塔，像一隻攫食的鷹隼般向康八立身之處撲去。

以郭桐的功夫，和他此刻的衝勁來說，應該是絕無問題，可以一撲而擒制康八。但是方才李雙魁那一槍却先一步向敵人提出了警告，紛紛轉身望向响槍之處。因此，他凌空而下的身子正好落在匪衆的眼裏。砰砰……槍彈如流星般向郭桐射來，所幸他下墮之力甚大，槍彈紛紛落空。但是康八却機警地就地一滾，向挖掘的坑窟滾過去，郭桐想以刀尖制伏他的計劃是落空了。只不過眨眼間，郭桐就落了地。如果他雙槍在手，還有還手的份，如今只有一把刀……他在落地翻滾的時候，伸手在靴筒裏一摸，心頭不禁一凉，那把刀也被李雙魁給搜走了。

他只得不停地滾動，滾向牆脚，希冀能在奇蹟之下逃生。槍彈跟着他滾過之處追射，他依稀嗅到了火熱彈頭的鐵腥氣。

驀然，高塔之上槍聲大作，一瞬間就將追殺郭桐的匪徒打躺下了好幾個，原來李雙魁突然大發虎威，一面舉槍發射，一面自高塔上飛縱而下。

這種情況對郭桐來說，眞是如墜五里霧中，李雙魁一反一覆的情緒，太令人難以捉摸了。

這時，匪徒們的槍口又都指向飛撲而下的李雙魁，使得郭桐有了喘息之機，他飛快地找到一堆亂石，將身子隱藏起來。

李雙魁落下了地，也飛快地向郭桐隱身之處滾過來，不知是由於力竭，還是因為不知郭桐藏身何處，竟然在距離郭桐還有三步的地方躺下了。

那地方連草都沒有一根，眞是危險透頂，郭桐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忘記了方才李雙魁給予他不近情理的侮辱，探出身子，伸出右手，抓住李雙魁的肩頭，用力拖到了亂石之後。

李雙魁將手裏的槍往郭桐手裏一塞，喘吁吁地說：「快……快上子彈……」

郭桐以極快的動作從李雙魁的腰間取下彈匣，換下空的彈匣。正好有兩個匪徒弓身撲過來。郭桐手一揚，砰砰兩聲，那兩個匪徒立刻躺下了。

郭桐正要伸手去接，李雙魁突然將七首抵上了他的小肚子。

「郭桐！」李雙魁仰躺着，手裏拿着那鋒利的七首。「這是你的……刀……」

郭桐不禁心頭一寒，連忙道：「李兄！別再鬧意氣啦！現在的情況已經和原先計劃的走了樣，若是……」

「郭老么！你閉上嘴，」李雙魁叱喝了一聲，接着又輕輕咳了兩聲。「我中了好幾槍……」

郭桐沒想到李雙魁負了傷，不禁大驚，忙問道：「傷在那裏？要不要緊？」

「你少來這套貓哭老鼠假慈悲，有救沒救我心頭有數，不過，在我斷氣之前，宰掉你還是遊有餘刃。」

「李兄何苦……？」

「別給我說廢話，我的時間不多。」李雙魁手中的七首在郭桐小肚子上抵得緊緊的。「說句良心話，你這條命是不是我救的？」

「不錯。」

「那麼，我要求你一件事，你是否該答應？」

「應該！應該！」郭桐說的是心裏話，李雙魁若是伏身高塔，置於事外，他絕不會身受槍傷。

「只要你活着，在事情完了之後，你要立刻離開虎鎮。」

「我答應。」郭桐因答得毫不猶豫，甚至連理由都沒有問。

李雙魁突然發出一連串嗆咳，他的左手用力按住胸口，總算將那陣嗆咳鎮住了。又喘吁吁地說道：「去偷，去搶……或者去騙，想盡了法子也得弄點錢，買點地，置一幢房子。住在客棧裏討老婆……實在太不像話……」

「李兄這話是……？」

「一切弄妥之後，就去找魏大夫，」李雙魁很快地截住了郭桐的話。「要他作大媒人，花紅綵禮一樣不能缺，然後對小婉用大紅轎……抬……過去，要像樣，不然別人會看輕她……」

郭桐突有一股莫名的激動湧上心頭，但他却沒說句話，他看見李雙魁的胸膛急遽起伏，知道他生命已經快到盡頭……。

「最重要的事……」李雙魁說話已經很吃力了。「要小婉作一個賢妻良母，不

准她要拳頭，弄棒玩刀，那樣才像一個女人。」

郭桐緊握住他的左手咽不成聲。他很想說幾句感激的話却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你……答應了嗎？……」李雙魁用力抬起頭來問。

「我答應，我答應……」

「你不答應，我……我就宰……宰了你……」一個字比一個字弱，李雙魁手中的七首也鬆了，腦袋突然歪向一邊。

淚水奪眶而出，此刻若是有匪徒向他撲過來，郭桐是絕對不會發現的。

按照原先的計劃，只要郭桐以刀尖制住康八，大局就算穩住了。但是實際情況却和原先計劃的完全不一樣。房頂上的莫超俊接到了羅老二消去的口信，只要一舉擊斃關小婉身邊那兩個匪徒之後，就不可再有進一步的行動，以免局面混亂。是以，儘管他發現下面的情勢並不是操在自己人手裏，却沒有開過第三槍。

在康八這邊，變起倉猝，委實令他吃了一驚。但他不愧是一個吃過八方，打過不少硬仗的匪首，驚悸之餘，仍不忘沉聲下令，所有槍火都集中以控制關小婉為第一任務。此令一下，匪徒立刻目標轉移。

羅老二伏在關小婉身上一直教她不要動，在他的想像中郭桐必能完成任務。其間槍聲大作，才使他發現情況有異，想以他那血肉之身先掩護關小婉逃離這座醬園再說，偏偏她又是個死心眼兒，說什麼也不肯抽身一走，等到好不容易說得她點了頭，情勢突又大變，匪徒們已圍了過來。

康八隱身在那個挖了五尺多深的洞窟裏，這洞窟變成了一條作戰用的壕溝。這個時候他的發財夢已經醒了，知道虎鎮的人不是那麼好對付，弄不好這條命準會丟在鎮上。為今之計，還是以關小婉為護身符，來一招走為上策。

他正在冷靜地思考他的安全撤退之計時，突然覺得背脊上好像被蚊子叮了一下，他微微一顫，立刻發覺叮他的並不是蚊子嘴，而是一把尖刀。

「八爺！」那聲音却輕得像蚊子。「對不住，並不是我存心反你，像這種節骨眼上，誰都會為自己的死活作打算，五寸貨不長，够利，一銑下去，正好刺破你的腰子，那是沒救的。」

「老戴！」康八很客氣地稱呼跟他多年的快槍小隊長。「你這是幹什麼？」

「八爺！看樣子地裏挖不出什麼名堂來，那時你還不一槍斃了我嗎？八爺！我還沒討老婆，生孩子，可不願死哩！」

「老戴！你太疑心了……」

突然，那邊响起一聲唿哨。

戴占魁立刻打斷了康八的話：「八爺！我的玩藝兒都是跟您學的，心腸也跟您一樣狠，你該知道我是下得了毒手的。如想活着，就得委屈點，聽聽我的吩咐。」

「你要怎麼樣？」

「吩咐大夥到院子中排圈坐下……」

「占魁！虎鎮出多少塊大洋買我這條命？」

「八爺！我不跟您說廢話……」

「我也不想說廢話，你瞧瞧，最近的人只離我十步。我只要一張口，你的腦袋就會稀爛。」

「八爺！您的腰子會比我的腦袋先爛！」戴占魁手中一用力，刀尖穿透了康八的衣服扎進了他的肌膚。「五寸貨進去了半寸，還有四寸半只等八爺你一張口。」

康八真的張開了口，那原本是要呼痛的，然而「哎喲」的呼聲却卡在喉嚨眼裏了。他明白，身後的人和他是一路貨，殺一個人不會絲毫軟手。他沒有去考慮待會兒他將如何脫身？……他什麼都不去想，只是不願他的腰子被那把鋒利的「五寸貨」刺穿。

他只是覺得，如果不依照老戴的吩咐去發佈命令，那把五寸貨會一分一分地刺進他的軀體。

康八的命令雖令他的手下迷惑，却是無不聽從。局勢的突變，屋頂上的莫超俊再也不猶豫，立刻率領那十個精幹的鄉勇紛紛躍下。一場難見勝負的惡戰，就在頃刻之間結束了。

羅老二奔到坑窟旁邊的時候，康八苦笑着道：「你們贏了，却是我的屬下帮了忙，你沒有什麼好神氣的。」

羅老二沒有理會他，向康八身後的戴占魁道：「戴兄真是一條血性漢子，說過要為虎鎮出力，果然出了大力，關姑娘一定會重謝……」

戴占魁冷冷道：「我賣主不是為了求財，只是為了心安。而且我也不會將八爺交給你。」

「哦？」羅老二不禁一楞。

「我聽說了，你要活捉八爺，剖肚挖心，祭奠你死去的洪大哥，是不是？」

「你難道還想放他走？」

「當然不會，但是我也不願他死得那麼慘，我要親手送他升天。八爺！對不住……」戴占魁猛一用力，剩下的四寸半也全進去了。

康八張大了嘴，却沒有叫出聲來。他翻眼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後身子一旋，躺下了，躺進了他自己的墳墓。

羅老二怔怔地站在那兒，他有些恍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勝了？還是敗了？

許久，他才迸出一句話：「老戴！我認輸了。」

「我也沒有贏，」戴占魁喃喃地道：「像我們這種人永遠不會贏。贏的人是虎鎮老百姓，他們的田地長綠，他們的溪河長流，他們的子孫代代繁衍，永生不息，我們仍一無所有，仍要去四處流浪……」

羅老二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話，更想不到這番話會從一個土匪口裏說出來，若不是大徹大悟，戴占魁又怎能作出扭轉危局的驚人之舉哩！那邊，郭桐和關小婉蹲在李雙魁的屍首旁邊。關小婉默然無語，而她的心却在流淚。

郭桐喃喃道：「天亮前我們四兄弟就要離開虎鎮了。」

「哦？」關小婉的驚訝是極其輕微的，她甚至沒有問為什麼。

「不過，我會很快回來，希望能參加他的葬禮。」郭桐的聲音很輕，似乎在自言自語。

關小婉沒有接腔，她只是翻眼看着星光閃閃的天空。她彷彿看到一個流星劃過天際，在形將殞落的那一剎那顯得格外明亮……

（全文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焦逸、孟銘和地獄神醫張勁秋，被幽冥帝君屬下潘子丹率衆截擊，激戰中，長公主忽率衆到，一出手便將孟銘點了穴道，要張勁秋和孟焦留下，不得前往蘇州，張勁秋等自忖不敵，正欲俯首聽命之際，朱伯倫和女家鳳適時趕到，朱伯倫已化裝，家鳳也易釵而弁，在場之人無一認識，長公主親向朱家鳳挑戰，如能接下十招，在酆都境內任彼等自由來去，結果十招屆滿，長公主果依諾住手，並在酒家招待他們，席間一文士于君璧强請求宿，長公主盤問一番後命小二領他進店——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劍辣人更刁　山險手尤狠

于君璧向長公主抱拳一揖道：「多謝長公主！」說完，轉身大步離去，並大聲叫道：「嗨！小二哥，給我找一間清靜的上房，……」

長公主也向朱伯倫等人，嫣然一笑道：「已經快天亮了，諸位也乘早歇一會兒吧！」檢衽一禮，轉身姍姍地離去。

直到這時，孟二才長吁一聲道：「三爺，有一句話，老早就想問出，却一直沒機會開口，悶得我好難過。」

朱伯倫含笑問道：「老弟台，甚麼事啊？」

孟二接道：「就是那個甚麼長公主的問題，連家鳳侄女，都能被她打成平手，以三爺的身手，要擒住她，當不致有問題吧？」

朱伯倫故意苦笑道：「老弟，你將我估計得太高了。」口中說着，眼中却在連連使着眼色，緊接着，並以眞氣傳音接道：「當心隔牆有耳。」

孟二也傳音接道：「三爺，您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

朱伯倫傳音答道：「要擒下那丫頭，當然沒有甚麼問題，但目前，我還不便出手。」

「為甚麼？」

「因為，我一出手，就沒法保持身份的秘密了。」接着，又以普通語聲安慰他道：「老弟，君子報仇，三年不為晚，希望你暫時拋開這些不愉快的記憶。」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諸位，我們得爭取時間，好好地調息一下，可能今宵還有事故哩！」

朱家鳳接問道：「爹，您說的就是那位于相公？」

「對了。」朱伯倫正容接道：「此人似獃非獃，言詞閃爍，任何人都會對他發生疑問，你們沒看到那位長公主，盤問得是多麼細心。」

朱家鳳笑道：「可是，她甚麼名堂也沒盤問出來。」

「這就是那位于相公的高明之處。」朱伯倫正容接道：「所以，我判斷長公主必然會不服氣，今晚上，可能還會有事故發生。」

但事實證明，朱伯倫的構想，完全不對，這一夜，竟然是平平安安地渡過。

不過，那位于相公，却是天剛亮就走了，據小二告訴他們，于相公是向下游的「忠縣」方向走的，而且還租了一頂「滑竿」。（滑竿，即為沒頂沒篷的轎子，便于山徑行走，亦為川省所獨有。）

朱伯倫等人，也于辰牌過後，繼續行程。

他們仍然走的是旱道，由于那位長公主曾經說過，在「酆都」境內，不會有人攔截，因而他們一出「酆都」縣境，立即加强了戒備。

但出人意外的是，他們經「忠縣」、「萬縣」、「雲陽」，一直到達「奉節」，行程雖走了五天，却一直不曾發生一絲事故。

這天晚上，他們住在「奉節」城東面的「白帝城」。這個「白帝城」，也就是蜀漢先主劉備，為報盟弟關羽被殺之仇，傾全國之力，討伐東吳，結果敗在東吳統帥陸遜之手，而且是一敗塗地之後，召來諸葛武侯，將太子阿斗，託付武侯輔佐的「白帝城」。

晚餐桌上，朱家鳳首先發問道：「爹，這一路行來，都沒發生事故，您看是甚麼原因呢？」

焦三搶先笑道：「我想，一定是三爺的無形神威，將賊子們鎭懾住了。」

朱伯倫正容接口道：「老弟，別向我臉上貼金，到目前為止，他們還不知道我是誰。……」

張勁秋截口接道：「不過，由于家鳳

侄女已經和那位長公主交過手，他們對三爺，多少也有一個概念。」

焦三也立即接道：「是的，他們必然是不敢輕估我們的實力，才在暗中加强部署，以免再弄得灰頭土臉地下不了台。」

朱伯倫點首接道：「有此可能。他們部署的時間越久，前途的險阻也更多，諸位可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過了『奉節』，即進入『巫山』，巫山十二峯那奇險而漫長的山徑，才是他們截擊和暗算的最佳所在。」

朱家鳳披唇一哂道：「如果都是像在『酆都』境內所遇上的那些角色，倒是稀鬆得很。」

朱伯倫沉聲接道：「這種想法要不得。難道這幾天中，沿途所獲得的消息，還不够多，姑且撇開對方的首腦人物不論，光是那三位公主，就够我們應付的啦！」

朱家鳳不服地接道：「傳說並不一定可靠，縱然那個甚麼二公主，三公主，眞的比長公主的身手還要高明我也不怕。」

朱伯倫只好苦笑道：「這丫頭……」

朱家鳳截口嬌笑道：「爹，莫忘了我現在是小子啊！」

朱伯倫笑道：「對了，橫直也沒人認識妳，我看，就索性恢復女裝吧！」

朱家鳳連忙接道：「那好極了！我正感到，這種裝束，蹩扭得很哩！」

接着，扭頭向張勁秋笑道：「張叔叔，方才您說過，要帶我去看劉先主白帝城托孤的古蹟的，我這馬上就去換裝，換好裝就走……」說完，放下飯碗，就向房間中走去。

朱伯倫蹙眉笑道：「甚麼事都沉不住氣，眞是一個大娃兒。」

朱家鳳扭頭笑道：「我本來就是一個娃兒嘛！」

× × ×

劉備白帝城托孤的遺址，已只剩下一片斷瓦殘垣，供人憑弔，但凡是途經「白帝城」的人，却都不願放棄一遊的機會。

由于朱伯倫等人，落店時已近旁晚，因而當朱家鳳恢復女裝，偕同張勁秋到達那個托孤的遺址時，夜幕已經下垂了。

朱家鳳一看那斷瓦殘垣的荒涼景象，禁不住殊感失望地，噘着小嘴道：「早知是這個樣子，我就不來來看啦！」

張勁秋拈鬚微笑道：「所謂名勝古跡，大都是這個樣子的啊！」

忽然，大門外傳來一個清朗語聲說道：「你們等在這兒，我只瞧一瞧，馬上就走。」

張勁秋一怔道：「這口音好熟啊！」

朱家鳳悄聲說道：「張叔叔，這說話的人，就是那位于君璧呀！」

「不錯！」張勁秋含笑接道：「經妳這一提醒，我也想起來了。」

就這說話之間，門口燈光閃動，于君璧已手持一盞燈籠，緩步走了進來。

由于于君璧自己提着燈籠，由明窺暗，一時之間，自然不會發現裏面早已有了遊人，只是邊走邊自語着笑道：「秉燭夜遊，倒眞是別有一番情調……只是，眼看這一片斷瓦殘垣，緬懷當年昭烈帝托孤盛況，怎不教人感慨萬千……」

他，顯得無限感慨地，隨意瀏覽着，竟然不曾發現悄立一隅，近在咫尺的張勁秋，朱家鳳二人。

少頃，他又搖頭晃腦地，低聲吟哦起來：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入日他那一副酸氣冲天的模樣，朱家鳳可再也忍不住地，為之「噗哧」出聲。

于君璧聽到這一聲嬌笑，才大吃一驚地，循聲投注，不勝驚喜地一「咦」道：「原來是張先生，二位好雅興啊！」接着，又是一「咦」道：「其餘幾位怎麼沒來，這位姑娘是——？」

他的目光中，有着異常複雜的表情，令人無法分辨，那究竟是驚喜還是困惑？

張勁秋淡然一笑道：「這位是舍侄女家鳳，是于相公離開客棧之後，才趕上來會合的。」

「啊！」于君璧含笑接道：「原來是家鳳姑娘。」

張勁秋向朱家鳳笑道：「家鳳，還不見過于相公。」

「是！」朱家鳳嬌應着，並向于君璧檢衽為禮道：「朱家鳳見過于相公。」

于君璧一面還禮，一面「哦」了一聲道：「姑娘是姓朱？」

朱家鳳嬌笑道：「是啊！我已經連名

帶姓都報出來了。」

于君璧接口問道：「朱姑娘，仙鄉何處？」

朱家鳳嬌笑道：「小女子自幼跟隨家父，東飄西蕩，四海爲家，所以，我也不知道該說是甚麼地方人。」

于君璧眉峯一蹙之間，張勁秋却歉笑道：「舍侄女自幼嬌縱，可野得很，敬請于相公多多包涵。」

于君璧連忙接道：「哪裏，哪裏，張先生言重了。」

張勁秋笑問道：「于相公外面還有同件？」

于君璧接道：「那是區區雇用的兩個轎伕。」

「哦！」張勁秋接問道：「于相公比我們早走半天，怎麼反而落在我們的後面呢？」

于君璧笑了笑道：「區區生性喜遊山玩水，沿途凡是值得瞧瞧的地方，都要停下來，瀏覽一番，所以，就落在諸位的後頭了。」

張勁秋注目問道：「于相公沒在這兒落店？」

「是的。」于君璧接道：「我想乘夜晚趕路，涼快一點。」

張勁秋道：「下一站，就是有名的巫山十二峯了，于相公又可以盡情遊覽一番啦！」

「是的，」于君璧接口道：「區區胸無大志，只是希望能夠遊遍天下的名山大川。」

張勁秋含笑接道：「于相公是雅人，才有此雅興……」

忽然，一個陰冷語聲接道：「你張勁秋也可以附庸風雅一番，是也不是？」

隨着話聲，一個身裁高大的黑袍人，已緩步而入。

迎着于君璧手中的燈光，只見他面如鍋底，滿頭銀髮，白髯垂胸，粗粗一瞧，就像是一座鐵塔似地。

張勁秋入目之下，披唇一哂道：「你們眞沉得住氣，一直到現在才來。」

黑袍人冷然接道：「這是咱們帝君慈悲，特別容許你們多活幾天。」接着，向于君璧沉聲喝道：「窮酸，這兒馬上就要發生一場六斷殺，你還不快點滾開！」

于君璧聞言之下，臉色爲之一變。只見他顯得無限驚恐地，瞧瞧那黑袍人，又瞧瞧張勁秋，却是欲言又止。

張勁秋也沉聲說道：「于相公，你還是快點走吧！如果沒有甚麼緊急事故，最好是在這白帝城中，找家客棧住下，等個三五天再走。」

于君璧訝問道：「爲甚麼呢？」

張勁秋笑了笑道：「因爲，這一路下去，尤其是巫山十二峯一帶，沿途都有斷殺，爲免受池魚之殃，于相公最好是等幾天再走。」

于君璧「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那黑袍人怒聲喝道：「少嚕嗦！快點滾！」

這兩句話，有如仲夏焦雷，震得于君璧身軀一顫，連退了三大步，手中燈籠也被嚇得掉落地下而熄滅了。

沉沉夜色中，只聽于君璧語不成聲地，顫聲說道：「大王……我……我馬上就走……」

說完，立卽三步併作兩步，蹌蹌踉踉地奔了出去。

張勁秋又是披唇一哂道：「閣下好威風啊！」

那黑袍人冷哼一聲道：「我沒工夫跟你閑磕牙兒，張勁秋，你如果希望多活幾天，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張勁秋笑問道：「是如何一個回頭法呢？」

那黑袍人道：「就像你最近這些年來一樣，找個隱蔽所在，韜光隱晦，毋再過問江湖上的恩怨是非。」

張勁秋冷笑一聲道：「這一套，我也不願再聽了，你且報上名來！」

黑袍人沉聲接道：「老夫南宮柏，現任帝君座前五殿閻王。」

張勁秋笑道：「官位可不算低。」

朱家鳳嬌笑問道：「嗨！現在在外圍採取包圍之勢的那些飯桶們，都是你帶來的。」

「不錯。我們不過是先遣人員。」接着，又注目問道：「五天之前，在『酆都』城郊，萬姓公墓旁，據說是有一個年輕小子，是不是妳的化身？」

朱家鳳笑了笑道：「是又怎樣？」

南宮柏注目問道：「妳，究竟是男的，還是女的？」

朱家鳳含笑反問道：「你說呢？」

南宮柏一蹙濃眉之間，張勁秋却注目問道：「以往，在『伏牛山』一帶，有一個滿身血腥氣息的強盜頭兒，好像也叫什麼南宮柏，是否就是你閣下呢？」

南宮柏點首答道：「不錯。」

張勁秋笑道：「強盜頭兒，居然當上了五殿閻王，怪不得會天下大亂啦！」

南宮柏冷笑道：「今宵，我要你知道我這個強盜頭兒的厲害……」

張勁秋却截口向朱家鳳笑道：「賢侄女，目前這一場功德，就讓給妳吧！」

朱家鳳嬌笑道：「多謝張叔叔！」

夜空中傳來一個蒼勁語聲道：「家鳳，莫耽擱時間，以重手法處置！」

語聲搖曳夜空，莫知其所自來。

但朱家鳳一聽就知道是乃父已趕了來，不由嬌笑一聲道：「好的……」

南宮柏臉色一變，說道：「那是什麼人？」

朱家鳳含笑接道：「是我爹……。」

南宮柏截口接道：「我是問他，姓甚名誰？」

朱家鳳臉色一沉道：「向你的閻王同寅去問吧！」

話聲中，寒芒一閃，一劍當頭劈了過去。

她的動作，快速之至，拔劍出招，算得上是一氣呵成。

南宮柏似乎沒料到對方年紀輕輕，手腳上竟然會辛辣快速到如此程度，因而這起手一劍，就幾乎受了傷，饒是他臨敵經驗豐富，身手也的確夠高明，臨危不亂，閃避及時，胸前衣衫，却也被劃破一道半尺長的裂縫，只是毫髮之差，就傷到肌膚了。

朱家鳳得理不饒人，一面如影隨形地，揮劍跟踪進逼，一面嬌笑道：「能躲過我這一劍，總算有點門道。」

南宮柏驚魂未定，雖於手忙脚亂中，亮出判官筆迎戰，但由於功力相差懸殊，兼以先機盡失，因而一上手，就處於險象環生的情況下，而被迫得連連後退。

朱家鳳一面節節進逼一面笑道：「南宮柏立卽自行了斷可以獲得一個全屍。」

南宮柏羞憤交迸之下，厲聲叱道：「放屁！」

這當口，旁觀的張勁秋，一直雙眉緊蹙，但精目中却是異彩連閃，他這種表情，可實在令人費解。

外面院落中，傳來一串金鐵交鳴之聲並傳出了一聲驚「咦」道：「你是誰？」

由語聲中判斷，顯然是那位長公主。

只聽朱伯倫的語聲笑道：「我就是我呀！」

長公主的語聲一「哦」道：「你就是五天前，在『酆都』城郊，萬姓公墓旁出現過的那個糟老頭兒？」

朱伯倫的語聲笑道：「老夫能在長公主的芳心中，佔得一席之地，可感到非常榮幸……」

長公主的語聲哼了一聲道：「你怎麼又改裝了？」

「高興呀！」朱伯倫的語聲笑嚷道：「乖女兒快來幫忙，這位長公主辣手辣脚的，爹已吃不消啦！」

朱家鳳揚聲嬌笑道：「爹，我馬上就來。」

南宮柏自知不能力敵，竟然形同瘋狂似地，接連攻出兩招，飛身倒射而起，向院落外逃去。

朱家鳳幾乎是以身劍合一之勢，跟踪追射，一面嬌笑道：「留下人頭來！」

這情形，嚇得南宮柏大聲驚呼道：「長公主救……」

那「救命」的「命」字尚未說出，人頭已經滾落一旁，而且，那激射而前的無頭屍體，也仍然向前射出二丈許，才摔落地面。

朱家鳳嬌笑道：「我有心給你一個全屍，是你自己不識相……」

她的話，被一聲「嗆」然巨響震打斷了。

原來那與朱伯倫交手的長公主，已捨朱伯倫而向朱家鳳撲了過來。

長公主一面揮劍搶攻，一面冷笑道：「丫頭好狠毒的手段！」

朱家鳳一面從容應戰，一面嬌笑道：「多承誇獎！其實，殺個把不入流的角色可實在算不了什麼。」

所謂「從容應戰」，就是見招拆招，而不反擊，也就是只守不攻。

朱伯倫已由藥材商人的「糟老頭兒」改裝成一位身着靑衫的中年文士，怪不得長公主不認識他了。

此刻，他一面以衣袖揩拭額頭冷汗，一面揚聲說道：「丫頭，這位長公主武功高不可測，妳可千萬不能大意。」

朱家鳳笑道：「爹！我知道啦！」

片刻之間，兩人已交手二十招。

但儘管長公主使盡渾身解數，劍勢有若長江大河，綿綿不絕地攻出，却都被朱家鳳那嚴密得風雨不透的守勢所阻，而無法越雷池一步。

張勁秋已到了朱伯倫身邊，焦三，孟二也由外面快步走進，並向朱伯倫低聲說道：「三爺，的確是有高人在暗中幫助我們。」

張勁秋一怔道：「此話怎講？」

孟二笑問道：「張爺當已察覺到，這兒週圍已被敵人的暗樁包圍住了？」

張勁秋苦笑道：「是的，但那是家鳳侄女先行察覺，以眞氣傳音告訴我的。」

孟二含笑接道：「現在，那些暗樁，都已被人點了死穴……」

張勁秋一怔道：「能夠不着一絲痕跡，如此乾淨俐落地，制死那麼多人，可眞是不可思議。」

接着，又向朱伯倫低聲問道：「莫非是你們老大趕來了？」

「不會，」朱伯倫接道：「楊大哥日前沒法分身，否則，也不會派我到這邊來了。」

張勁秋蹙眉接口道：「那麼，那是誰呢？」

朱伯倫笑道：「是好朋友就是，目前，我們用不着瞎猜……」

長公主與朱家鳳激戰已近百招，朱家鳳仍然只守不攻，也仍未分出高下來。

長公主似乎不耐煩地，厲聲問道：「妳爲何不攻？」

朱家鳳嬌笑道：「我只守不攻，妳都奈何不了我，我要是反擊起來，妳能擋得住麼！」

長公主顯然是被激怒了，只見她秀眉一挑，連連冷笑道：「不給點顏色妳瞧瞧，妳眞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話聲中，劍式突然一變，寒芒電掣中，激起懾人心魄的銳嘯，使得一旁的張勁秋，臉色大變地，脫口驚呼道：「『追魂八式』！」

一陣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又被朱家鳳從容不迫地化解掉了，而且，朱家鳳仍然只守不攻，也仍然是堅守原地，未曾移動分毫。

朱伯倫長嘆一聲道：「四大世家的武學，却都是視如拱璧，不肯外洩的，『追魂八式』，爲陳家『追魂劍法』中的精髓，如今居然被幽冥教中的人學去，則顯然地，四大世家被暗算的疑案中，幽冥教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同一時間，長公主却冷笑道：「『追魂八式』，出必傷人，妳能從容地接過，足證妳必然是三劍客中的傳人，方才那人，也十九是三劍客中的老三『迷糊酒俠』朱伯倫。」

朱伯倫笑道：「別自作聰明了，『迷糊酒俠』朱伯倫，豈會如此差勁，連一個邪魔外道中的小丫頭，都打不過的……」

長公主截口一哼道：「方才，你是在故意裝胡羊。」

朱家鳳嬌笑道：「長公主這一向自己臉上貼金的技巧，算得上是很高明啊！」

長公主怒聲道：「我幾時向自己臉上貼金了！」

朱家鳳含笑接道：「故意抬高敵人的身價，那不是向自己臉上貼金麼！」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卽接道：「試想

，連名震江湖的三劍客中人物，都給妳打敗了，那有多光彩呀！」

長公主冷笑一聲：「妳眞聰明！」

朱家鳳嬌笑道：「多承誇獎……」

話沒說完，長公主却突然點出一指，並冷笑一聲道：「妳且嚐嚐這個！」

在連綿不絕，辛辣而又奇幻的劍勢中，突然攻出這麼一指，可着實使朱家鳳吃了一驚，因而迫得她不得不閃退一大步，才險煞人地，避過那要命的一指。

只聽「嘶」地一聲，那强勁的指風，擦着朱家鳳的鬢髮邊而過。

而且，長公主是得理不饒人地，劍指兼施的展開一串搶攻，居然將朱家鳳又迫退了三步。

朱家鳳接連被迫退四步之後，又穩住陣腳了，並且揚聲嬌笑，道：「長公主，妳雖然會了『蘇州』陳家的『追魂劍法』與『長安』洪家的『洞金指』，但火候方面，却還差了一大段距離，要想逼得姑娘我施以反擊，至少還得下過十年苦功才行。」

一旁的張勁秋插口朗笑道：「長公主已露出了四大世家中的兩家的武學，其餘『洛陽』白家的『碎玉掌』，和『衡山』伍家的『奪命刀』，何不也一併抖將出來哩！……」

長公主久戰無功，又在對方冷嘲熱諷的情況之下，幾乎要發瘋了。

當然，她越是氣憤，却越是奈何不了朱家鳳。

而朱家鳳却更是捉狹地嬌笑道：「喲！長公主，這是要命的場合，可不能生氣呀！」

長公主厲聲叱道：「賤婢……妳要是算一號人物，就該在手底下一分高下！」

朱家鳳「格格」地嬌笑道：「長公主，我不是在捨命奉陪麼！只因在『酆都』城中，叨擾過妳豐盛的晚餐，所謂吃人的手軟，我才不好意思下殺手啊……」

忽然，遠處傳來一串淒厲已極，刺耳難聞的「嗚嗚」之聲。

長公主聞聲俏臉一變地大喝一聲：「停！」

「停」字聲中，人已倒飛丈外。

朱家鳳一掠鬢邊散亂的青絲，淡然一笑道：「停就停吧！本來就是妳自己要跟我們過不去……」

這當口，那淒厲難聞的「嗚嗚」之聲，越來越急促了。

只見長公主俏臉上陰晴不定，嘴唇牽動着，却是欲言又止。

朱家鳳笑了笑道：「長公主，這是不是你們幽冥教緊急撤退的信號？」

「不錯！」長公主冷然接道：「今宵，暫時便宜了你們。」

朱家鳳向着對方襝衽一禮道：「多謝公主手下留情！」

長公主哼了一聲，接着却發出一聲高吭的清嘯。

朱家鳳披唇一哂道：「這算是臨去秋波？」

張勁秋插口笑道：「長公主，如果妳是招呼妳手下人撤退，那可不必多此一舉了。」

長公主冷然問道：「爲什麼？」

朱伯倫含笑接道：「他們都已經向森羅殿上報到去啦！」

長公主俏臉一變道：「是你幹的？」

朱伯倫笑道：「長公主這一問，就不够聰明啦！老夫人在這兒沒動過，怎能分身去殺人哩！」

長公主一怔道：「那是誰幹的呢？」

「不知道，」朱伯倫接道：「但妳可以將這筆賬，記在我的頭上。」

長公主冷笑一聲道：「好！這筆血債，很快就會索還的……」

朱家鳳截口嬌笑道：「長公主也未免太以小氣了，區區數十條人命，與四大世家的千百條人命比較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哩！」

長公主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才冷哼一聲道：「告辭！」

朱家鳳連忙接口說道：「長公主慢走，慢走……」

長公主已長身而起，閃得一閃，即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孟二呵呵一笑道：「痛快，五天前所受的窩囊氣，總算已消去不少了。」

接着，又目注朱家鳳苦笑道：「賢侄女，方才妳爲甚不宰了那賤婢，也好讓孟叔叔出盡這口惡氣？」

朱家鳳也苦笑道：「孟叔叔，我要有這麼大的本領就好啦！」

接着，又正容說道：「孟叔叔，您別看我方才外表上打得很輕鬆，其實，我裏面的衣衫，都被冷汗濕透了哩！」

孟二笑道：「家鳳，妳這話，恐怕沒人會相信。」

朱家鳳嬌笑道：「孟叔叔不信，可以摸摸看。」

這眞是孩子話，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怎可隨便讓人家摸的，何況摸的又是內衣。

因此，儘管朱家鳳小的時候，給所有的叔叔伯伯們都抱過，但孟二聞言之下，却仍然禁不住窘得發楞，而其餘的人，也忍俊不住地，齊都發出會心的微笑。

朱伯倫更是蹙眉苦笑道：「眞是一個傻丫頭！」

朱家鳳一看旁人那種表情，也猛然省悟到自己的話有了語病，但她却仍然故裝迷糊地，蹙眉自語道：「難道我說錯了什麼話麼？」

張勁秋却乘機岔開話題，含笑問道：「賢侄女，妳這一身武功，可不是家傳的吧？」

朱家鳳含笑反問道：「何以見得？」

「因爲。」張勁秋含笑接道：「不瞞賢侄女說，方才妳一經與那位長公主交手，我就一直在注意妳的招式和身法，可是，說來眞使我這個張叔叔慚愧煞了，瞧了半天，却沒瞧出一點名堂來。」

朱家鳳嬌笑道：「那麼，張叔叔以爲我的武功來自何處呢？」

張勁秋苦笑道：「我就是瞧不出來，才問妳呀！」

朱家鳳神秘地一笑道：「張叔叔還是問我爹吧。」

張勁秋的目光方自移注到朱伯倫的臉上，朱伯倫却也苦笑道：「你老弟要問我，等於是問道於盲。」

南宮柏縱身外逃，朱家鳳由後追上，一劍向他頭上劈去。

張勁秋蹙眉苦笑道：「你們父女倆在搞什麼鬼啊？」

朱伯倫正容說道：「不瞞諸位說，鳳丫頭的武功來源，我也不知道。」

其餘諸人，幾乎是同時一怔，也同聲說道：「會有這種事？」

朱伯倫接道：「這一點都不假，當然，鳳丫頭是有師父的，但她那位師父，却始終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和來歷。」

孟二搶口接問道：「三爺見過那位奇人？」

朱伯倫點點頭道：「見過，也談過多次的話。」

張勁秋接道：「那是怎樣的一位奇人呢？」

朱伯倫正容接道：「是一位白面無鬚，長得頗爲俊秀的落拓文士。」

張勁秋蹙眉問道：「眞的連家鳳都不知道？」

朱家鳳嬌笑道：「我爲什麼要瞞着您哩！」

張勁秋苦笑道：「令師如此神秘，總該有個原因？」

朱家鳳也苦笑道：「他老人家說過，不必問什麼原因，只要我知道有這麼個師父就行了。」

張勁秋笑問道：「他是打算一輩子都瞞着妳？」

「不！」家鳳正容接道：「他老人家也說過，當有一天，有人能一口道破我的武功來歷時，也就是他老人家公開身份的時候。」

張勁秋禁不住長嘆一聲道：「這就是江湖上不可思議的事，不可思議的人，到處都是。」

焦三含笑接口道：「對了，談到不可思議的人，今宵，我們好像是又碰上了一位。」

張勁秋一怔道：「誰？」

焦三笑笑道：「張爺，那位在暗中替我們除掉幽冥教的暗樁的人，還不够神秘麼？」

「不錯。」張勁秋點點頭：「看情形，這一路下去，還不知有多少稀奇古怪的事發生。」

朱伯倫忽然一嘆道：「走吧！前途多艱，我們快點回客棧去養足精神，明天還得趕路哩！」

在快要回到客棧時，朱伯倫忽然向朱家鳳沉聲說道：「丫頭，在巫山十二峯中，我勢將洩露身份，所以，妳必須在這兒將我那命根子準備好來。」

張勁秋搶先笑問道：「是什麼命根子啊？」

朱家鳳嬌笑道：「張叔叔，『迷糊酒俠』的命根子，那當然是酒呀！」

張勁秋含笑一「哦」之間，朱家鳳却向乃父嬌笑道：「爹，我離開客棧之前，就吩咐過店小二準備好兩大罈大麯，够您在巫山十二峯中消受的啦！」

朱伯倫捋鬚微笑道：「唔！這才是我的乖女兒。」

回到客棧，只見于君璧由裏面迎了出來，並含笑說道：「原來諸位也住在這兒，那眞是好極了。」

朱家鳳嬌笑道：「我們住在這兒，對你有什麼好？」

于君璧接口道：「明天，我可以借諸位的庇護，一起通過巫山十二峯，免得一個人在這客棧中，枯等幾天，那不是很好麼？」

朱伯倫在客堂中停了下來，正容說道：「于相公，我勸你最好是別胡思亂想，還是在這客棧中多呆幾天爲妙。」

「爲什麼？」于君璧接道：「諸位的本領都很大，不是已經將方才那些壞人都打跑了麼！」

張勁秋插口笑問道：「于相公是怎麼知道的？」

于君璧笑道：「我看諸位，一個個氣定神閒，而且也都是滿面春風的，這些，都是打勝仗的徵候呀！」

朱伯倫笑了笑道：「于相公很聰明，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帶你一塊走。」

于君璧苦笑道：「閣下，出門人何處不能予人方便哩！何況，這又是惠而不費的事。」

朱伯倫也苦笑道：「不是在下不肯予人方便，爲的是此去巫山十二峯，壞人一批比一批厲害，我們自己能不能順利通過，還是問題，到時候，我們自顧不暇，哪還有工夫去照顧你。」

于君璧不禁一呆道：「閣下說的，倒也是道理，看來，我還是在這兒多呆幾天爲妙。」

朱伯倫接道：「這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好了，咱們明天見。」

于君璧歉笑道：「是是……打擾諸位了。」

抱拳一禮，轉身走向他自己的房間而

去。

目送他的身形消失于甬道的拐角處後，朱伯倫才低聲自語道：「這也是一位不可思議的人物。」

一頓話鋒，目光向其餘羣俠一掃道：「好了，各位都回房安歇吧！」

朱家鳳欲言又止，然後，嫣然一笑，首先鑽進了她自己的房間。

× ×

當羣俠們回到客棧中後，距「白帝城」不遠處的一座山神廟中，幽冥帝君的那位長公主，却正在主持一項秘密會議。

山神廟中，並未燃燈，沉沉夜色中，長公主與另一位年紀相若，面目也頗爲近似的穿綠衣的女郎，席地並坐，那位右丞相兼一殿閻王的「冷面修羅潘子丹」，和另外四個黑袍人，則顯得頗爲恭謹地肅立一旁。

七個人都在沉思着，似乎在考慮着甚麼重大的問題，誰都不曾吭氣。

半响之後，長公主才擺擺手說道：「諸位都請坐。」

那另外五個人同聲恭謹着：「謝長公主！」

長公主一直等五個手下人都席地坐下之後，才日注潘子丹問道：「潘丞相，你何以斷定那一對父女，就是三劍客中的『迷糊酒俠』朱伯倫父女呢？」

潘子丹欠身答道：「回長公主，據卑職所知，三劍客中，只有老大『四海游龍』楊天佑，老三『迷糊酒俠』朱伯倫曾娶妻生子，老二『通天秀士』李致中，迄今仍然是一個老光棍。」

長公主輕輕「唔」了一聲，道：「還有麼？」

「還有，」潘子丹接道：「朱伯倫有一個女兒，而且，卑職還聽到他們的人稱那老頭爲三爺。」

長公主接道：「可是，我們兩次相遇，都不曾聞到那斯身上有一絲酒氣。」

潘子丹苦笑道：「長公主，如果朱伯倫爲了隱蔽身份，而暫時戒酒，那不是也很合情理麼。」

長公主並未表示贊同，却也未再加反駁，只是一蹙黛眉，注目接問道：「楊天佑有沒有女兒？」

潘子丹笑笑道：「回長公主，據卑職所知，楊天佑沒有女兒，只有兩個兒子，一個留在自己身邊，另一個已過繼給陳紅蓼，也就是現在陳紅蓼身邊的陳繼志。」

長公主「哦」了一聲道：「原來陳繼志，竟然是楊天佑的兒子？」

潘子丹訝問道：「長公主連這個都不曾聽說過？」

長公主苦笑道：「我平常所聽的，只是一些楊天佑如何對不起陳家的事，其他的可知道得並不多。」

接着，又淡然一笑道：「話題扯遠了，我們還是研究目前的問題吧！」

潘子丹連聲恭喏着：「是，是……」

長公主扭頭向旁邊的綠衣女郎笑問道：「二妹對今宵的事，有何高見？」

由這語氣中顯示，這位綠衣女郎，顯然就是所謂二公主了。

二公主一挑秀眉道：「依我之見，咱們立即集中全力，就在客棧中給他們一個下馬威。」

「不！」長公主連忙接道：「如果那果然是朱伯倫父女，那我們可千萬不能意氣用事。」

二公主哼了一聲道：「大姊也未免將三劍客中的人，估計得太高了，他們如果眞的有了不起的本領，這些年來，却爲何不敢出頭？」

長公主笑了笑道：「話不是這麼說，二妹，這一樁公案，可能還有極其複雜的內幕，妳我所知道的，可實在太少了。」

一頓話鋒，又輕輕一嘆道：「這幾天來，我們連番失利，已算是失盡了面子，所以，我們必須穩紮穩打，謀定而後動，否則，集中本教大部份的力量，竟然攔截不住對方的三五個人，面子上固然不好看，帝君面前，可更沒法交代。」

二公主苦笑道：「既然大姊已拿定主意，那就毋須問我啦！」

長公主接道：「我拿定的主意，不過是一個原則，細則方面我們還得審愼研究，這也就是所謂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呀！」

二公主蹙眉接道：「我就是想不通，爲什麼不乾脆將陳紅蓼宰了，而偏偏要留着她來自找麻煩……」

一道幽靈似的人影，由山門外飄落他們身前，冷冷地接道：「二公主，這問題，可不是我們所應該討論的。」

二公主俏臉一變道：「你這是對誰說話的態度？」

那幽靈似的人，是一個年約三旬上下的黃衫文士，一臉橫肉，不帶一絲血色，也不現一絲表情地，冷然一哂，接口道：「我生成就是這個樣子，別說是在二位公主面前，即使是在帝君面前，我還是這個態度。」

二公主也冷然接道：「本宮不能不提醒你，這兒是由本宮姊妹作主。」

那黃衫人皮笑肉不笑地接道：「我也不得不提醒二位公主，我是監軍，統帥指揮三軍，但監軍却是指揮統帥的。」

二公主氣得嬌軀一震之間，却被長公主暗中拉了一下衣袖阻住了。

長公主嬌笑一聲道：「二位別抬槓啦！對了，牛監軍，方才，你叫我緊急撤退，自己却是話都沒說一聲，就走開了，那是爲了什麼呢？」

牛監軍哼了一聲道：「難道長公主沒看到，我們的暗樁，都給人家殺死了？」

長公主「哦」了一聲道：「牛監軍就是追趕那個殺死我們暗樁的人了？」

牛監軍點點頭道：「不錯。」

二公主冷冷地一笑道：「監軍大人親自出馬，應該已經抓到那厮了吧？」

牛監軍根本不計較二公主的譏諷口吻，只是淡然地接道：「那厮身手甚高，輕功尤絕，我只跟他拚了三掌，他却借最後一掌的反震之力，飛身逃走了。」

接着，又哼了一聲道：「除非他識相一點，不再現身，否則，在巫山十二峯中，絕對逃不過我的掌心。」

「但願如此。」長公主注目接道：「牛監軍對今後的行動——？」

牛監軍逕自在一旁席地坐下，一面漫應道：「原則上，還是照原定計劃進行，

但細則上却須重行安排，希望二公主能够和衷共濟，莫再鬧蹩扭才好。」

二公主披唇一哂，說道：「監軍大人言重了，我們有幾顆腦袋，胆敢跟你鬧蹩扭。」

牛監軍的涵養功夫可眞不錯，對二公主的冷言冷語，竟然聽若未聞地，正容說道：「諸位，咱們商談正事吧……」

× ×

住在客棧中的羣俠，居然很平安地，渡過了一夜。

第二天淸晨，朱家鳳走進乃父房中，悄聲說道：「爹，昨宵我們就寢時，分明察覺到屋頂上有身手極高的人隱藏着，後來，怎會又自動悄然走了呢？」

朱伯倫苦笑道：「妳問我，我又去問誰？」

朱家鳳不依地道：「人家是問您正經的呀！」

朱伯倫拈鬚微笑道：「爹哪一點兒不正經了？」

接着，又以眞氣傳音說道：「人家知道我朱伯倫有這麼一位强爺勝祖的乖女兒，還敢前來輕捋虎鬚麼？」

這時，焦三在門外低聲說道：「三爺，一切都摒擋好啦！」

朱伯倫接道：「那麼，咱們就立即起程。」

「是……」當他們一行人走出大門時，那位于君璧于相公，三步併作兩步地，由裏面趕了出來，一面大聲嚷着：「諸位，恕我不送啦！」

朱伯倫扭頭笑道：「于相公，你眞是禮多人不怪呀！」

× ×

這是一個奇異的行列，也是一個特別惹人注目的行列。

雖然一共才五騎人馬，但五人中，有鄉巴佬裝束的糟老頭，有綺年玉貌的大姑娘，有身裁魁偉的彪形大漢，也有文質彬彬的讀書相公，五個人就有四種不同的裝束。

朱伯倫一馬當先，以次是焦三，張勁秋，孟二，朱家鳳，朱家父女剛好是一個先鋒，一個殿後。

焦三，孟二的馬鞍上，各自掛着一個脹鼓鼓的大革囊，那想必就是朱伯倫的命根子——兩大罎四川大麯了。

由晨至暮，一路上都未發生事故，當他們進入巫山十二峯的萬壑千峯之中時，已經是暮靄四合，一片蒼茫了。

如所週知，所謂巫山十二峯，卽指望霞，翠屛，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聚泉等十二主峯而言。

儘管這十二峯，都各有各的特色，而迥異於其他山峯，但却必須是識途老馬，才能辨別，一般人一經進入羣峯之中，連東南西北都不易分辨，更遑論那一座峯叫什麼名稱了。

當夜幕逐漸深垂時，緊隨朱伯倫背後的焦三低聲問道：「三爺，我們是否連夜趕路？」

朱伯倫「唔」了一聲道：「看情形再說吧！」

接着，揚鞭一指約莫里許外的一個奇險隘道，苦笑了一下道：「如果我的判斷不錯，前頭那隘道中，必然有好朋友在等着我們。」

忽然，小徑旁的密林中，傳來一聲冷笑道：「朋友，你只猜對了一半，這兒也有好朋友在等着你們哩！」

山徑是蜿蜒於山脚邊，左爲密林，右爲山澗，前頭二十來丈處，却有一個畝許大小，而坡度甚小的斜坡。

朱伯倫策馬前行如故，一面揚聲笑道：「朋友，你的口音好熟悉啊！」

密林中的語聲冷笑道：「在下也有同感。」

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朋友，這山徑上動起手來，可沒法施展，咱們就在前頭的斜坡上一較雄長吧！」

話聲一落，只見一道人影，由密林中騰射而起，有如天馬行空似地，射落前頭那一片斜坡之上。

而且，一個才落，接着又有兩人，連續以輕靈而又快速的身法，飄落當場，現出三個年在四至五旬之間的灰衣人來。

朱伯倫呵呵一笑道：「怪不得我方才覺得語聲那麼熟悉，原來是雲家堡的三位堡主。」

雲家堡，也就是江湖上所公推的四家，三堡，兩宮，一教等十大門派中之一的雲家堡。

雲家堡的三位堡主是同胞兄弟，依序是雲中鶴，雲中雁，雲中鷂。

這三兄弟，不但武功獨樹一幟，輕功方面，更有特殊造詣，因而獲得「雲中三鶴」的綽號。

朱伯倫的話聲一落，雲氏三兄弟中的老大雲中鶴也呵呵一笑道：「我也想起來了，閣下就是三劍客中的朱三俠。」

朱伯倫接道：「多年不見了，雲老頭仍能於口音中辨別我朱伯倫，在下可深感榮幸。」

雲中鶴笑道：「三劍客已韜光隱晦多年，今宵，咱們兄弟能與重現俠踪的朱三俠親自切磋一番，也是深感榮幸，咱們算得上是彼此彼此啦！」

這當口，朱伯倫等五人也到了斜坡上飄身下馬，就在雲氏兄弟面前三丈處，一字橫排地停了下來。

朱伯倫神色一整道：「雲家堡一向頗負俠名，三位堡主怎會自毀晚節，跟幽冥教同流合污起來？」

雖然在黑夜，但朱伯倫等人，仍能看到雲氏三兄弟的老臉上，浮現一片紅潮。

因此，朱伯倫連忙又沉聲接道：「知恥近乎勇，三位雲兄能否迷途知返，就此回頭？」

雲中鶴苦笑道：「現在回頭，已爲時太晚了……」

朱伯倫截口接道：「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只要三位雲兄，眞能够棄暗投明……」

雲中鶴也截口接道：「難，難，太困難了……」

他的語音未落，忽然一陣令人心悸的「嗚嗚」之聲，遙遙傳來。

雲中鶴聞聲色變之下，「嗆」然拔出了圍在腰間的緬刀，並沉聲喝道：「老二老三，自門上！」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文·蕭逸
圖·盧令

紅花濺雨春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陶氏被女兒譚貴芝一再迫問之下，說出當年譚雁翎如何殺死梁仲舉之事，母悔女哀，各自痛哭，就在當晚，馬場遭人襲擊，四處放火，武師徐昇平、喬泰先後爲一白衣紅面人所殺，譚貴芝與他動手，也爲所敗，據那紅面人說，他們此舉，是爲報譚雁翎和胡子玉的仇，旋聞一黑衣人向紅面人報告，陶氏已經擒獲，紅面人遂命譚貴芝隨他往見老大，並囑譚貴芝不可無禮，否則有她難受，就這說話間，只見馬場中各處房舍俱爲大火蔓延，火燄冲天，大好馬場淪爲廢墟——

火海剛脫劫　狼窟又遭凌

譚貴芝內心一陣傷心，淚如泉湧。

她自問難以逃開眼前這步刼難，嘆息一聲，遂即一路縱出。

一口氣撲出了數十丈外，身方落地，遂聽得身後白衣人冷笑道：「停下來！」

譚貴芝猝然一驚，回頭才見對方白衣人就立在面前數尺以外，她自忖着逃走無望，也就安下心來。

劈剝聲中，就只見眼前一堵木舍，火起數丈，火光灼得人肌膚生痛，要想翻越過去，誠爲不易！

原來馬場房舍，皆取圓周建築式樣，一經着火，形成一條盤繞的大火龍，除去兩處門檻地方可以出入以外，到處皆受困於火海，如無傑出之輕功絕技，休想擅越雷池一步！

偏偏兩處出口，皆爲怒鬨狂奔的數千牲口所佔用，人思脫困，捨棄跨越火房，別無良策。

白衣人打量着這片火勢，目光望向譚貴芝，冷笑說道：「丫頭，你有這個能耐麼？」

貴芝搖搖頭，冷笑不語！

白衣人道：「那就把背後的那個累贅放下來！」

譚貴芝回頭看了一眼，發覺彩蓮連驚帶嚇，這時早已昏了過去，可憐這個丫頭那裏經過這等場面？想到多年主婢之情，貴芝不禁浮起了一片傷感！

「辦不到！」她搖搖了頭，冷笑道：「我情願與她同葬火場，也不願捨她而獨生！」

白衣老者嘿嘿一笑，點點頭道：「難得你這丫頭有此心情，既然如此，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說到這裏前進一步，一伸手抓住了譚貴芝一隻胳膊，叱了聲：「起！」

二人同時頓足，直向着高有數丈的火舍一角落下去！

迎面撲襲而至的一股濃烟，幾乎使貴芝爲之窒息，緊接着一道火舌，怪蟒也似的直向二人落身處捲來！

白衣老人猝然一驚，大聲吼道：「不好！」

他右掌霍地向外一翻，用力的把譚貴芝身子拋了出去，譚貴芝借力使力，足尖猛點，同時施展出「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向上拔起，兩種力道配合施展之下，整個身子，連同着背後的彩蓮，足足翻出十數丈外，落於院牆之外。

她身子落地一蹌，單足跪倒！

這時却見白衣人身上帶起了一絲火燄，由空而降，他落下的身子，急速的在地面上滾翻着，借以壓熄身上的火。

譚貴芝先是一怔，緊跟着却興起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的念頭，倏地轉身來，倏起倏落的向着一條荒道奔去。

這附近地勢，她清楚得很，只要抄越過這條荒道，就可通向寬敞的驛道，如果能即時搭上一輛便車，這條命或可保住。

能够逃開，然後再圖設法打救母親，總比和母親同時陷身敵手，坐以待斃是好得多！

她想得似乎是太如意了。

事實上她也確實這麼做到了，當她足下力點，施展出全副功力，猛然脫身，撲入荒道之霎那時，身後的白衣老人已經驚覺。——

白衣老人發出沙啞的一陣笑聲，道：「小輩，你往那裏跑？」

這老頭兒居然再也顧不得身上的餘火，身形起落，有如飛鷹搏兔般的循着貴芝身後猛襲了過去。

譚貴芝在這一方面，的確够狡猾機智，她身子方一撲入荒道，頓時如長空一烟，陡地拔身而起，緊接着單手輕揚，已經攀住了一截樹枝——這一招名喚「老猿墜枝」。

她身子方自掛住的一瞬間，足下白影電閃，那白衣老者顯然已由她足下風掣電閃而過！

譚貴芝等到他身子溜失之後，這才鬆手由樹上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她臉上帶出了一絲苦澀的笑容，暗忖着可能已經逃脫了這一關。

這時背後的彩蓮才發出了慢長的一聲呻吟——

她像是剛由睡夢中醒過來一般，嘴裏糢糢糊糊的道：「小……姐……現在在那裏了？」

「噓！」譚貴芝輕噓了一聲。

然後她回過頭來道：「說話小聲一點，現在我們已經跑出來了，但是那些人就在附近——」

「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

一面說譚貴芝的眼睛就向四下裏溜着，她小心的分拂着眼前的樹枝，悄悄的向前面走！

身後的彩蓮嚇得微微泣着。

「小姐……太太呢？」

「我也不知道！」

她眼睛裏噙着淚，牙齒緊咬着，幾乎把下嘴唇都咬出血來。

「聽說，好像已經落在了他們的手裏了……」

彩蓮全身發抖，道：「我……怕，小姐！」

「胆子大一點！」

「我怕……小姐我怕！」

說着她哭的聲音就更大了。

「唉！」譚貴芝輕嘆了一聲，道：「說良心話，我也害怕……可是我們一定要逃出去！」

「這裏這麼黑……什麼也看不見！」

她哭得更傷心了。

——黑暗裏，一個人正直直的注視着她。——這個人顯然正是剛才那個白衣老人。

他身上的火已經熄滅了。

臉上帶着一種勝利的微笑，多少又有些氣忿的神采。

他直直的注視着她。

譚貴芝顯然還沒有留意到他！

彩蓮頻頻的哭，使得她心裏也跟着亂了起來！

「不要哭好不好？」貴芝氣餒的道：「哭得我心裏也怪蹩扭的！」

彩蓮道：「我……怕死！」

譚貴芝氣得哼了一聲，道：「妳怕死？誰不怕死！告訴你……妳再哭人家聽見了，那時候妳想活也活不成了！」

這句話倒眞有嚇阻的作用，彩蓮頓時嚇得不敢再哭了。

譚貴芝側耳聽了半响。

彩蓮立刻緊張的道：「有人來啦？」

貴芝搖搖頭，道：「沒有人，我們現在就走吧！」

說着由身上掏出了千里火，迎風一幌，「刷！」的一下，亮出了一片火光。

就着火光，她就快速的前行，走了一程，約莫的看見了遠處的驛道，她趕緊熄了千里火。

又走了一程，可就到了驛道的旁邊！

她在驛道邊一塊大石頭上慢慢的伏下了身子！

直到這時，她才輕鬆的舒下一口氣！

「小姐……停下幹嘛呀？」

「停下等車子——」

「唉！」她驚魂甫定之後，心裏可就又惦念着母親。

先時由於母親自剖昔日的罪狀，一時間她禁不住內心的感情衝激，乃至於對母親，産生了極度的惡感。

可是母女間的天性，是不容許她說擺脫就能擺脫得了的！

夜風輕輕的吹過來，兩個人都覺得冷颼颼的，譚貴芝深深的垂着頭，心裏的感覺眞比冰還冷！

彩蓮不時的向驛道上張望着，未幾果見一輛大車由正前方山窪子裏匡哩匡噹的馳了過來！

那是一輛雙轅四馬的大篷車，車輪在不平坦的黃土道上顛沛着，聲音很大，足可以傳出哩許以外！

這輛車的前轅兩側，各懸着一盞孔明燈，搖曳的燈光，就像是巨獸的一雙眼睛，這個龐然大物，遠遠的幌幌悠悠的可就來了。

譚貴芝不禁一喜，她緊緊的搖着彩蓮一隻手，道：「我們就搭這輛車！」

說着一跳而出，雙手連搖，彩蓮也在她背後抬手，那輛車還是眞大，看上去載十個八個人那是毫無問題。

就在兩個人的招呼之下，大車停了下來，四匹牲口一個勁兒的打着噗嚕。

車把式共有兩個人，天黑也看不清是個什麼長像。

其中一個大聲道：「幹什麼攔車？」

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像是關外的口音，一面說一面把車座旁的燈搬歪過來，照射着兩個女人的臉。

「對不起，我們想搭個便車，可不可以？」

趕車的嘻嘻笑道：「上那去呀？」

譚貴芝道：「隨便那裏都行！」

趕車的道：「我們是往冰河集去的，順不順路？」

譚貴芝喜道：「那太好了，到冰河集最好，到地方我們多給錢！」

「錢不錢都無所謂啦！」

這個車把式一副油腔滑調的樣子，笑了幾聲，回過頭來向車廂裏吆喝着道：「前面有兩個女人，想要搭個便車，叫不叫他們上來？」

車廂裏有一陣奇怪的哼哼聲音，就好像有個人被人捂着了嘴巴一樣，想說話却又說不出來。

却另有一個蒼老的口音道：「天晚了，不想再搭客！」

外面車把式「吃吃」的笑着道：「是個小美人咧，只怕打着燈籠找也找不着這麼合適的！」

譚貴芝雖然聽不見車廂裏那陣子奇怪的哼哼聲音，可是彼此間的問答却聽得十分清楚，一時間臊得臉色通紅！

要不是因為她眼前不願意再多事，眞恨不得馬上出手給那個車把式一個厲害，只是眼前她却是一聲沒有吭！

遂見前座上的車把式招手道：「好吧！請上車吧，錯了這個村，可就再難找那個店了！」

譚貴芝忍着氣走過來。

車上的燈光跟照着她，照得她怪不好意思的！

車把式之一還特地跳下來，像是很殷勲的為她把車門打開來。

車廂裏像是點着燈，但是兩窗都懸掛着黑色的幔子！

譚貴芝道了聲：「多謝！」

她腳尖方自一踏上車板，陡地心裏一驚，還來不及收足當兒，就被身後的車把式用力在背後一推，突地一頭扎了進去！

譚貴芝方自叱了一聲，却已被車廂內一個瘦削的老者一把抓了進來！

譚貴芝怒叱一聲，揚掌待向對方老者臉上劈去。

老者瘦削的臉上，刻劃出一種冷竣的笑容，一隻枯瘦的長手，向外一翻，已結實的抓在了她的手腕子上！

要說譚貴芝的武功，足可稱得上武林中難見的高手了，無奈今日所遇見，甚至於最近所遇見的每一個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罕見的人物！

如此情形下，她的武功却在在的難以施展開來。

就拿眼前這個老人來說，他的武功可就太高了。

較之先前那個白衣老人來說，似乎更要高上許多。

譚貴芝根本連對方什麼樣一個長像都沒看清楚，就被對方一上來就擒到手上！

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掌力，反正譚貴芝身上一軟，登時就動彈不得！

老頭兒叫了聲：「坐下！」

手向下面一扯，譚貴芝可是眞聽話，登時就坐了下來。

這時候坐在她對面的一個瞎子，桀桀一笑，手裏的一根靑竿兒向前面一杵，不偏不倚的就點在了貴芝的肩窩上！

另一個人哈哈笑道：「姑娘，咱們小別重聚，可喜可賀！」

聲音是再熟不過！

譚貴芝不用看也能猜出來是誰——事實證明她沒猜錯，正是先前追殺伴行的白衣老人！

她登時只覺得頭上「轟！」的一下子，就怔住了。

難以想像的事情更多的是！

車廂裏人很多，認識的尚不止那個白衣人一個。

最令她感覺到驚慌失措的是母親也在這個車上——

陶氏顯然是經過一番掙扎苦戰，而不幸失手被擒——這一點由她衣衫之狼狽，以及肩部地方的掛彩情形卽可斷定。

母女目光對看之下，彼此誰都沒有出聲，她們的目光緊緊對吸着。

良久——

譚貴芝禁不住叫了聲：「娘！」

遂卽垂頭痛泣了起來。

陶氏鼻翅搧動着，顯示出她內心的激動痛楚，眼淚汩汩的流了滿腮！

小丫嬛彩蓮本已是二度昏厥，恰於這時醒轉過來。

她乍見陶氏，幾疑身在夢中，忍不住痛泣出聲道：「太太——」

三個女人的哭泣聲，使得小小車廂裏平添了無限悲慘氣氛。

陶氏大概是早已嚐試過意圖脫逃，而吃過苦頭，是以絕不再做傻事！

當然，對於女兒的自投羅網，她深深的感到痛心。

坐在車廂裏的幾個人，必須先作一個概述——

一共是七個人，陶氏，譚貴芝，彩蓮，白衣人，瞎子，一個隆背，膚如長毛的怪老人，還有一個神情卓然，目光炯炯的藍衣老人！

除了三個女人以外，四個男人全是老人，從年歲上看上去，像是最年輕的瞎子也在六十開外，其他各人皆在七旬以上，很難猜！

藍衫老人除了一上來，出手把譚貴芝拉上來制服，直到現在，他始終不曾說一句話，神態間尤其現得狂傲。

他的眼睛微微閉着，僅露一綫，似乎在思索着什麼，心裏感覺着很得意，臉上就情不自禁的帶出了笑容！

這個人從神態上觀察出，很像是四老之首！

瞎子，長毛漢子與陶氏坐在一面，藍衣老者，白衣老人，以及譚貴芝主婢坐在另一面！

馬車前進的速度極快。

大家好像都沒有什麼話好說。

車子裏只剩下小丫嬛彩蓮還一個勁兒的抽搐着。

陶氏，貴芝，在一番傷痛之後，都能保持着一份屬於自己的寧靜。

母女二人都有千言萬語想要向對方傾訴，可是眼前不是說話的時候，更不是說話的地方，彼此誰都很明白，乾脆一言不發！

四人之中，譚貴芝特別留意到那個長毛老人——

這個人她們是熟悉的，正是當日沿途跟綴，後來敗在桑南圃手下的那個「人面狼」葛嘯山。

瞎子臉色很白，面目之間尤其顯得冷酷無情，這時他確定譚貴芝無法脫逃之後，那隻探出的馬竿子緩緩的收了回來，只是那雙凸出的瞎眼睛珠子，咕咕嚕嚕的在譚貴芝坐處亂轉着，不時的冷笑一聲。

四個老人沒有一個是好惹的，當然要想在這樣的情形下脫困，無異是「痴人說夢」！

車廂裏沒有一個人說話，只有彩蓮不停的抽搐聲音。

藍衣老人偏過頭來注視着她，彩蓮嚇得頓時不敢出聲。

「妳叫什麼名字？」

「叫……彩蓮！」

「是幹什麼的？」

「是……」

白衣老人一笑，插口說道：「是個丫嬛！」

譚貴芝目注向藍衫老人道：「她是個不重要的人，你……」

藍衫老人點頭道：「把她鬆下來吧，沒她什麼事！」

譚貴芝遂卽把彩蓮解開，讓她坐在一邊，彩蓮東瞧瞧西看看，嚇得不知道怎麼樣才好！

藍衫老人像是很和藹的看着她道：「我們要的是譚霜飛的妻子女兒，不會難為妳一個丫頭的！」

彩蓮忽然由車座上縮下來，跪在了藍衫老人跟前。

藍衫老人怔了一下道：「幹什麼？」

彩蓮哭叫道：「老太爺……請饒了我們太太小姐吧……求求你……」

才哭了幾聲，就給那個「人面狼」葛嘯山一伸胳膊給提了起來。

彩蓮嚇得尖聲怪叫了起來。

譚貴芝陡地一挑秀眉，正要向葛嘯山出手。

藍衣老人又叱道：「放下她！」

葛嘯山似乎對於藍衣老人很聽服的樣子，聆聽之下，趕忙的把彩蓮放了下來。

可是，却把其他的幾個人逗得笑了起來！

藍衣老人目注向彩蓮，仍然是一副和顏悅色的樣子道：「我們決定不難為妳，等到車子經過冰河集的時候，一定放妳下車！現在妳就不要再哭了，知不知道？」

彩蓮頻頻的點着頭！

藍衣老人冷森森的一笑道：「妳見了譚霜飛以後，告訴他——」

彩蓮道：「我們老爺叫譚雁翎！」

藍衣老人哼了一聲，道：「譚霜飛就是譚雁翎！」

彩蓮身上還在打着哆嗦，嘴裏連聲的答應着！

「妳見着譚霜飛之後——」藍衣老人慢吞吞的接下去道：「妳就告訴他說，他的老婆女兒都在我們手上……」

說到這裏，瘦臉上現出了幾道深刻的怒紋——

「我叫司徒火，妳只提我的名字，他就會知道一切！」

這時一旁的白衣老人冷冷一笑道：「妳讓他用不着急，也不要找，找也找不着，急也是白急！」

彩蓮打着哆嗦道：「我們太太小姐却是好人……各位老爺就……」

譚貴芝嗔道：「沒出息的丫頭，就會哭！妳用不着求他們——」

她目光一掃車廂內的各人，冷笑道：「這些人都是些缺心少肺的傢伙，妳求他們有什麼用？」

除了藍衣老人以外，其他三個人都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陣狂笑聲，笑聲刺耳之極！

譚貴芝目光直直的瞪着藍衣老人，道：「你們到底是些什麼人？把我們母女要帶到什麼地方去？」

藍衣老人冷森森一笑道：「女娃娃，妳要問原因麼？」

說到這裏，臉上帶出了一片悽慘的笑容，冷冷的接下去道：「佛家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都是因為妳父親做事太過於狠心辣手，所以今日才會有此報應！」

坐在譚貴芝對面的那個瞎子，這時候也發出了陰森森的一陣子笑聲。

「丫頭，這叫一報還一報，今生今世，你們母女就別想出世了！」

譚貴芝還要與他們爭辯，對面的陶氏忽然嘆息一聲，道：「孩子，妳就不要再多說了，生死有命，既來之，則安之，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譚貴芝見母親說話時，臉上浮現出一種說不出的悽慘寧靜神態。

她眸子裏滿噙着熱淚，却又有一種視死如歸的從容鎭定，尤其在狼虎環伺的局面下，愈加的顯現出一種神聖的操守！

全車的人，立刻為她的這種氣氛所感染，就連一向老謀深算，心狠手辣的司徒火也不禁為之一怔！

陶氏含着微笑，無限慈祥的在女兒身上看着——

「人都有死的一天，高臥錦窩是死，棄屍荒野，馬革裹身同樣的也是死，總之，死了以後，什麼也都不知道了，又有什麼值得好怕的？」

這番話不像是閨中少婦所說，倒像是出自一個昂藏七尺的大丈夫之口了。

車廂裏沒有一人吭聲。

忽然，那個藍衫老人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顧盼着左右的三位拜弟，道：「譚老二果然比我們兄弟有辦法，以一介陰險狡猾之徒，居然能蒙得如此佳人之垂靑，今生五馬分屍也值得了！」

瞎子嘿嘿一笑，道：「五馬分屍也太便宜他了！」

白衣老人也冷笑道：「如果譚老二能像他老婆這麼有骨氣，把生死看得這麼開



葛嘯山向陶氏大肆輕薄，譚貴芝欲予施救，却被簡兵用馬竿子點住心窩穴。

，我們也就罷了——」

緊接着他「哼！」了一聲，又道：「只可惜，他是個怕死貪生之輩！」

陶氏忽然目光看向他，道：「這麼說，你對於外子像是知道得很清楚了？」

白衣老人兩隻手把拂散在前胸的長髮向後理了一下，重疊着無數皺紋的紅臉，忽然開展開來，却現出了他那雙充滿了暴戾兇光的一雙眼睛，他發出了一陣子令人心悸的笑聲。

「他就是燒成了灰，我們也能認出來是他！」

「外子與諸位有什麼深仇大怨？值得你們如此作爲？」

藍衣老人嘿嘿一笑，道：「問得好，這件事說起來可就話長了！」

說時，他的那雙鬆弛的眼皮含着某種刻骨的毒恨表情，微微的瞇了起來，只剩下了兩條綫——

透過如綫的眼睛，泛出來是令人戰慄的眼神，任何人在如此狠毒的目光之下，也會由不住打上一個寒顫！

陶氏眞後悔有此一問。

藍衫老人只向她深深的一瞥，遂不再多言，却把目光瞟向車窗之外！

「血債血還！」他低低的唸着：「譚老兒活該報應！」

說完這句話，他遂卽閉上了眸子，不再多看任何人一眼！

馬車疾馳如風，四匹壯馬踐踏在官道上的聲音，在靜夜裏聽起來尤其驚人！

車廂裏懸掛着一盞氣死風燈，燈光搖幌着，照着每個人的臉。

短時的沉靜之後——

「人面狼」葛嘯山注視陶氏，臉上現出一種怪樣的表情。

他忽然伸出了一隻毛手，向着陶氏臉上摸去。

陶氏陡地一驚，反手一掌，直向着葛嘯山臉上劈過去。

葛嘯山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子，禁不住桀桀有聲的笑了起來！

藍衣老人眼睛只睜了一下，却似無睹的又閉上。

這番情景，無異是給葛嘯山一種鼓勵，他由是色心大動，更加的放浪形骸，另一隻手仍然向着陶氏面上摸抓過去！

陶氏倏然一翻左手，再向葛嘯山臉上劈去，却又被葛嘯山抓在了手中。

葛嘯山一不做二不休，竟然把一張滿生長毛的醜臉湊過去，意圖向陶氏臉上親吻！

譚貴芝早已血液怒張，尖叱一聲：「無恥的東西！」

玉手一沉，尖尖五指直向着葛嘯山前心上扎過去。

她的動作雖快，却快不過對面的那個瞎子——

就在譚貴芝手掌尚未遞出的一刹間，瞎子簡兵手裏的那根馬竿兒，已如同一條怪蛇般的翻起來，不偏不倚的點在了貴芝前心窩裏！

譚貴芝舉起的手，頓時就鬆了下來，已爲瞎子定住了穴道！

她身子不能動，心裏却明智得很，眼睛也看得够清楚——

她以無比戰慄的眼神，目睹着「人面狼」葛嘯山，姿意的對母親輕薄着——他那張衍生着黃毛，奇醜無比的長臉，在陶氏嫩頸項間狂親亂嗅着，一任陶氏劇烈的抗拒，却是掙脫不開！

彩蓮嚇得大聲哭起來。

可是她才哭出一聲，卽爲那個白衣老人用力的捂住了嘴巴。

現場唯一安靜的人，應該算是那個藍衫老人了。

偏偏他心如止水，對於眼前這種齷齪的情形，似同無睹！

「人面狼」葛嘯山不知是有意的輕薄，抑或是眞的獸慾的發洩，總之，他這種毫無理性的衝動，令人觸目驚心。

陶氏施展全力的抗拒着，她的兩隻手在葛嘯山力按之下，雖不能掙脫開來，可是她却用嘴去咬，用脚去踢。

整個車廂激起了軒然大波。

只聽得陶氏發出了一聲尖叫，遂卽昏了過去！

葛嘯山怪笑了一聲，正要動手去剝開對方的衣服——

貴芝目覩得全身戰抖不已，雙目似乎要從眼眶子裏滾出來。

彩蓮連急帶悶，也昏了過去！

眼看着葛嘯山的一隻大毛手，探入到陶氏的前胸，正要進一步的猥褻——

藍衫老人忽然睜開了眸子，道：「老三，够了！」

葛嘯山怔了一下，嘻嘻笑道：「老大，這件事不是說好了麼？」

「不錯！是說好了！她是你的了！」

「那——」葛嘯山臉上顯示着猙獰的慾火，怪笑了一聲，道：「那還有什麼好說的？我現在就想……」

「現在不行！」

葛嘯山一怔道：「那……」

藍衫老人冷冷一笑，道：「你到底還是一個人，並不是一個眞正的狼，是不是？不要再惹我生氣了！」

葛嘯山滿腔慾火，在藍衫老人幾句話中打消得乾乾淨淨！

他默然無語的垂下了頭，一臉的失望表情！

陶氏忽然掙開了他的雙手，就勢猛力的在他臉上摑了一掌。

這一掌勁猛力足，頓時使得葛嘯山順嘴淌血！

葛嘯山大吼一聲，霍地一拳向陶氏臉上擂去！

這隻拳頭，却又被藍衫老人一抬手接住，葛嘯山忿忿的收回拳頭，把身子背過去，獨自個兒的生着悶氣！

這時瞎子的馬竿兒也鬆了下來。

譚貴芝猝然可以行動，長長的吸了一口氣——

她無限委屈的撲過去，抱住了母親身子，母女二人哭在一團。

「娘——」譚貴芝哭叫着道：「爹到底做了什麼事，我們要受這種報應？我們爲什麼要受他們欺侮？」

座上的瞎子嘻嘻一笑，道：「丫頭，這個問題不難解答，有一天假使妳還能活着離開這裏的話，妳去問問你爹，妳那爹爹一定會對妳有個滿意的答覆！」

桀桀一笑，他接下去道：「只怕妳是不會活着離開這裏的了！」

陶氏噙着滿眼的眼淚，重新整理了一下凌亂的衣衫——

她悽慘的搖搖頭，什麼話也不再多說，只是默默的忍受着這一番極不平常的打擊，她預料着自己很可能逃不過這番劫難，勢將身殉了。

改嫁譚雁翎那是勢非得已，「梅開二度」在一個並非盪漾的女人來說，一定有她說不出的苦衷……

她早已自承錯了！

多少個清晨，黃昏，每當她閒靜下來的時候，她就會情不由自己的想到了死去的前夫——

那時候涓涓的淚水，就會淌流個不停，內心早已是一千個，一萬個懺悔了。

她絕不容許自己第三度的再錯下去了，如果這些人眞要逼迫自己的話，自己毫無選擇的將要選擇「死」之一途！

「死」——談何容易？

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

陶氏噙着熱淚的眼睛，含糊的注視着面前的女兒。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還有人值得她留戀的話，那麼眼前的貴芝，就是唯一值得她所留戀的人了。

她輕輕的撫摸着女兒的秀髮，輕嘆一聲，道：「娘沒有事，妳坐好去吧！」

破曉前後！

馬車來到了冰河集——車把式慢慢的收着韁，讓馬車完全停下來。

車門開處，彩蓮由車上跳下來，她含着滿眼的淚，哭泣着，說道：「太太……小姐……！」

車門「碰！」一聲又關上，車輪子轉動，這輛車可就繼續的又向前奔馳而去！

彩蓮哭着追上去，大聲的叫着：「小姐……小姐……」

車裏的人那裏還能聽得見？

彩蓮實在忍不住，就爬在路旁邊的柳樹大哭了起來！

身後又來了一輛車，在她身旁停了下來，趕車的是個跛子，伸着長頸子道：「咦！那不是彩蓮姑娘麼？這是怎麼啦？」

彩蓮回過身看了一眼，認出對方是家裏廚房打二手的劉班！

劉班一見果然是彩蓮，頓時發着怔道：「眞是蓮姑娘……妳不是跟着太太小姐到馬場去了麼？怎麼一大早，一個人在這裏哭泣！」

彩蓮抽搐着說道：「你知道……個屁呀！」

劉班點着頭道：「我是不知道！來吧，快上來吧！是要回去不是呀！」

彩蓮哭得直噎氣，一面上車轅，和劉班併排坐在前座上！

劉班一面策着拉車的騾子，一面打量着彩蓮，想問又不敢問。

車子沿着冰河繞行着。

遠遠的看見家門在望，彩蓮的眼淚更像是落了串兒的珍珠，紛紛的洒落下來！

劉班心裏面直犯嘀咕，只是他知道彩蓮這個丫頭在府裏是出了名的嘴狠，別是馬屁沒拍上找一頓罵挨可是划不來。

彩蓮哭了一陣子，又找出大花手絹擦

着鼻子！

騾車來到了側門口，劉班甩了一聲大响鞭，裏面的小斷就把門開了。

彩蓮不待騾車馳進去，就先由座兒上躍下來，快步的往家裏面就跑。

她一口氣跑到了上房，遇見了護院師傅之一的汪大海。

汪大海正在花架子下面練功夫，看見她就停手，挺新鮮的道：「那不是彩蓮嗎？什麼時候回來啦？」

彩蓮道：「老爺呢？」

汪大海道：「在蓆棚裏——」

凡是譚家的人，都知道譚老太爺每天早晚都要去一次蓆棚，在裏面練功夫，他練功夫的時候從沒有人敢去攪他，連看也不敢去看一下！

好像幾年前，有一次老爺子在練功夫的時候，有個叫丁培順的聽差的，在門外面偷偷的看，被譚老爺子忽然發現了，隔空賞了他一掌！

傳說那個叫丁培順的聽差的，當場就吐血差一點死了，後來在床上躺了半年，可就辭職不幹了。

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以後，家裏的人都引以爲大戒，再也不敢偷看老爺子練功夫了！

彩蓮一口氣跑到了後院。

她一面跑，一面淌着淚。

蓆棚的兩扇門掩着，門框上插着一盞燈，譚雁翎練功夫，是練三五更，門上插着燈籠表示他人在裏面。

彩蓮人還沒跑到，蓆棚的門忽然敞開來，譚老爺子穿着一套短衣褲，當門站立着，乍見彩蓮，似乎一驚！

彩蓮嘴裏叫着：「老爺，老爺！」脚下一蹌，差一點摔倒在地！

譚雁翎陡地向前一邁腿，「嗖！」一聲已落在了她面前。

彩蓮身子一蹌，差一點撞在了老爺子身上！

譚雁翎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子道：「妳怎麼回來了？」

彩蓮眼淚漣漣的道：「老爺……大事不好了……」

說着掩面大哭了起來！

譚雁翎陡地一呆，重重地抓住她的手，道：「別哭，快說！太太呢！」

彩蓮泣不成聲的道：「太太小姐都被人抓走了！」

譚雁翎霍地一怔，大驚失色道：「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彩蓮抽搐着道：「馬場被火燒了……牲口全跑光了…」

譚雁翎鐵靑着臉道：「徐師傅，喬師傅……他們呢？」

「都死了……」

「呀……」

「全都死了……一個活的都沒……剩下，只有太太小姐……還有我！」

譚雁翎身子晃了一下，差一點倒了下來——

他倒抽着氣，吶吶的道：「是什麼人下的手？」

彩蓮道：「好些個人……我也不認識，爲首的是四個老頭！」

一聽到這裏，譚雁翎頓時就呆住了。

他那張臉靑中透紫，全身也起了一陣子哆嗦。

默默的點點頭，他冷笑着道：「我知道了！」

彩蓮揉着那雙發腫的眼睛道：「那個强盜頭子好像叫司徒火——」

「果然是他——」譚雁翎緊緊咬着牙道：「說下去！」

「那個司徒火要我轉告老爺，說是他把太太小姐帶走了！」

譚雁翎兩隻眼睛微微闔上，他一向是經得住打擊的，可是這一次却顯得有些亂了章法！

過了一會兒——

譚雁翎又睜開了眸子，彩蓮霍然發覺到他眼睛其紅如血。

「妳怎麼會回來的？」

「是他們放我回來的！」

「這夥子人，上那裏去了，妳知不知道？」

彩蓮搖搖頭，泣道：「老爺，你老人家可要快想個法子救太太小姐回來呀，這些强盜可不是好人哪！」

譚雁翎冷冷的道：「妳可是看見了什麼？快說！」

彩蓮一面泣，一面遂把馬車上見聞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譚雁翎聽得鬚眉皆張，大吼了一聲。

遂即倒地昏死了過去。

彩蓮嚇了一跳，呼天搶地的叫起來。

哭聲驚動了府裏各人，須臾之間，聚了一大羣。

這些人七手八脚的把譚老爺子抬了起來，抬進蓆棚裏！

那裏本來沒有一張板床！

他們把譚雁翎放在了板床上，有人嚷着快去請胡總管，却見譚老爺子牙關緊咬，面如金錠，全身僵直的挺着，那副樣子可眞比死了還怕人！

有人嚷着老爺子是中了風了，也有人嚷着快去請大夫！

小丫環哭得更成了淚人兒似的，偏偏那位瞎總管，賬房先生胡子玉却遲遲的還不來！

眼看着譚老爺子僵直的身子抖動得更厲害，眼珠子一個勁兒的往上翻，嗓子眼裏咯咯直向外倒着氣。

這副樣子，就算是不懂得醫理的人也能看出來——

老爺子像是要死了。

大家伙急得團團打轉，簡直不知道怎麼是好——

忽然，人羣裏步出了個長衣秀士——

這個人彩蓮可是認識的，正是那日在中途打傷了葛嘯山，救了小姐的那個俠士桑南圃！

這時候，乍然看見了這個人，不止是天上掉下來的大救星！

彩蓮往前一撲，跪在了桑南圃身前，叩頭痛哭道：「大相公，你行行好，快救救我們老爺吧！」

桑南圃皺着眉，冷冷哼了一聲，道：「妳放心，他死不了！」

頓了下又道：「起碼他現在死不了——」一面說着他一面把譚雁翎的身子翻了過來，使他臉朝下躺着。

大家夥有見過桑南圃這個人的，知道他就是住在對面迎春坊的那個皮貨客，也不知道他是怎麼來的！

反正現在是救人要緊。

桑南圃像是個大行家，只見他運掌如飛，一連在譚老爺子背後拍了三掌！

下掌的力量極重，每一掌下去，譚雁翎的身子都起了一陣子急顫。

三掌之後，譚老爺子身子就不動了。

看到這裏，一位護院的錢師傅伸出手探了一下老爺子的鼻息。

他大驚道：「老太……太爺死了！」

大家伙全都一驚，俱都怒目向桑南圃看去！

桑南圃冷笑道：「你知道什麼！譚老頭驚嚇過度，內引五行上衝，如果不讓他先閉住了氣，就是華陀再世，也保不住他的活命！」

話聲一落，只聽到一人出聲，道：「高明，這位先生誠然是我家主人的大恩人了，佩服，佩服！」

不知什麼時候，胡子玉現身一角。

自從瞎了眼以後，由一名聽差的搭着他匆匆來到！

這時，他分開人羣，一直走到了桑南圃身邊，兩隻手抱了一下拳，黃蠟般的臉上，現出了幾絲苦澀的笑容。

「是桑相公吧？」

「不才正是！」

胡子玉頻頻點着頭，道：「自從那日一見，老朽卽看出先生大異常人，方才聆聽先生高見，才知先生果然是一眞知卓見的隱士高人！」

桑南圃淡然一笑道：「胡總管你太客氣了，不才正有事路過，聞知府上出了大事，是以冒昧闖入一看究竟，唐突之處，胡管家海涵！」

胡子玉連說那裏那裏！

他的兩隻手摸索着木床上的譚雁翎，在譚的全身各處按了一下，又探了一下他的口息……

最後，他退後坐下，嘆息了一聲，道：「先生沒說錯，看來敝東果然像是心氣上攻，一時未能脫竅，乃以致此！」

桑南圃道：「正是如此，胡管家既如此說，當可知道救治之法，既然如此，不才告辭了！」

胡子玉一把拉住他，道：「先生不必急於一時！」

說到這裏，擠着一雙黑窟窿的瞎眼睛道：「老朽眼睛瞎了，認穴不準，一個失手，可就誤了敝東的性命，先生請好事做到底，勉爲其難吧！」

桑南圃點點頭道：「好吧！既然如此，不才現醜！」

說完，單手向譚雁翎背上一拍——

這一掌他力透指梢，看似無奇，其實力道貫注，形成一團氣機。

就在他下掌的一刹間，譚雁翎「哇！」的大叫了一聲，張嘴噲出了一口濁痰。

四週各人，俱都鬆了一口氣！

錢師傅高興的道：「大善人醒了！」

桑南圃就勢把譚雁翎的身子翻過來，只見譚雁翎黃焦焦的那張臉上，這時泛起了一片血色。

他雙眸一陣子眨動，方自張開來。

桑南圃陡地探手按着他的嘴，道：「不要說話！」

譚雁翎怔了一下，挺身坐起！

面前站着這麼多人，嚇了他一跳！

他忍不住道：「這……？」

胡子玉道：「東翁先不要說話，這位桑相公仁心俠術，要不是他，東翁只怕幾遭不測！」

譚雁翎忽然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再一想到剛才彩蓮所告之一切，由不住咬牙切齒，瞪目欲裂！

桑南圃這時把手收回來，點點頭道：「莊主可以說話了！」

胡子玉向四週各人道：「老善人已經不礙事，各位請退下去吧！」

大家應了一聲，紛紛退離！

譚雁翎看着彩蓮道：「小蓮留下！」

彩蓮道：「是——」

各人全數退離，現場只剩下桑南圃，譚雁翎，胡子玉，彩蓮！

胡子玉關切的道：「東翁……到底是什麼事？」

譚雁翎這時由木榻上坐起來，兩手向着桑南圃抱拳道：「如非桑先生打救，老夫險遭不測……請受我一禮！」

言罷深深一躬。

可是桑南圃却迅速的閃開一旁。

「不敢當！」他臉上絲毫不着喜色，冷冷的說了這麼一句！

譚雁翎並不會發覺出他臉色有何異狀，只當他是謙虛而已！

嘆息了一聲，他又道：「現在英雄出少年，自從第一次見桑先生，我就知道先生你是個少年奇人——果然我沒有猜錯！」他苦笑了一下，又道：「桑朋友你見笑了！」

桑南圃臉上現出一種很不自然的笑容，點點頭道：「在下告辭了！」

譚雁翎道：「且慢！」

桑南圃止步，未曾作聲。

譚雁翎道：「反正紙包不住火，我家事情，鎮集裏的人大概也都知道了！」

桑南圃微微一怔，冷冷的道：「我不明白老先生的意思——」

瞎了眼的胡子玉，感傷着，伸出一隻手在桑南圃肩上拍了一下，道：「桑兄弟你先坐下來吧！」

桑南圃微微抬手，把胡子玉搭在肩上的那隻手托了下來。

胡子玉有意在手上加了幾成力道，可是對方依然不費絲毫力氣的樣子！

胡子玉當然吃了一驚——

他一個勁兒的擠着雙瞎窟窿，憑直覺來觀察對方這個人！

譚雁翎並沒有注意到他二人的一切，他只是痛心在自己切身的事情上！

「不瞞桑先生說，我家裏現在面臨着一步大刼難——」長嘆一聲，他吶吶道：「眼看着家業不保，說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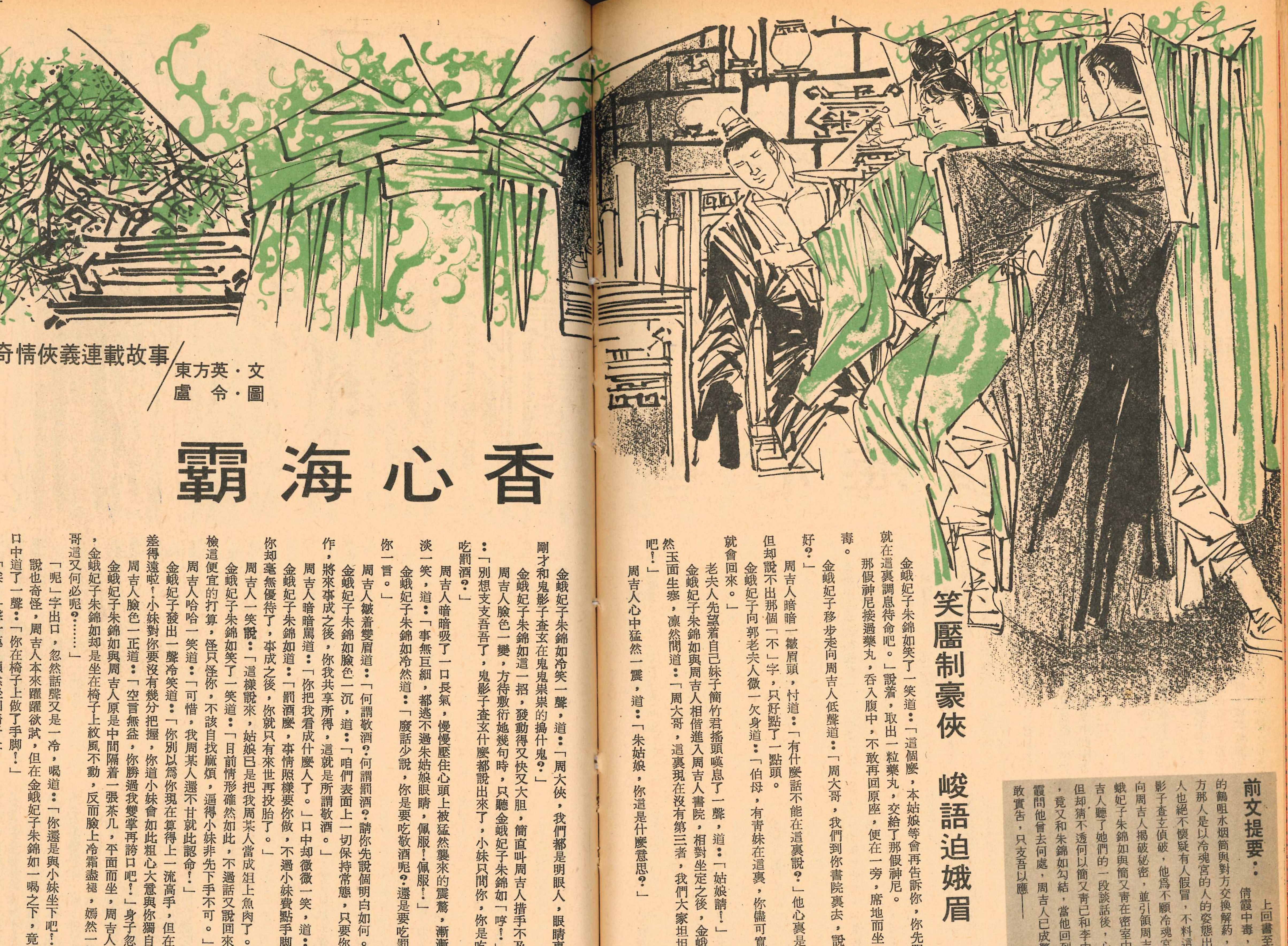
桑南圃道：「老先生指的是皮貨業相繼倒閉之事！」

譚雁翎苦笑着搖搖頭道：「那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

「還有什麼事？」

桑南圃雖然儘量的做成自然表情，可是仍然不够親切！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吉人因郭倩霞中毒，迫將威公府的鶴咀水烟筒與對方交換解葯，交換時，對方那人是以冷魂宮的人的姿態出現，而周吉人也絕不懷疑有人假冒，不料這一秘密爲鬼影子查玄偵破，他爲不願冷魂宮蒙受不白，向周吉人揭破秘密，並引領周吉人往竊聽金蛾妃子朱錦如與簡又青在密室中的談話，周吉人聽了她們的一段談話後，心中不爲震驚但却猜不透何以簡又青已和李中元成爲夫婦，竟又和朱錦如勾結，當他回到威公府郭倩霞問他曾去何處，周吉人已成驚弓之鳥，不敢實告，只支吾以應——

笑靨制豪俠　峻語迫娥眉

金蛾妃子朱錦如笑了一笑道：「這個麼，本姑娘等會再告訴你，你先服下這解藥，就在這裏調息待命吧。」說着，取出一粒藥丸，交給了那假神尼。

那假神尼接過藥丸，吞入腹中，不敢再回原座，便在一旁，席地而坐，開始調息逼毒。

金蛾妃子移步走向周吉人低聲道：「周大哥，我們到你書院裏去，說兩句話，好不好？」

周吉人暗暗一皺眉頭，忖道：「有什麼話不能在這裏說？」他心裏是非常不願意，但却說不出那個「不」字，只好點了一點頭。

金蛾妃子向郭老夫人微一欠身道：「伯母，有青妹在這裏，你儘可寬心，晚輩很快就會回來。」

老夫人先望着自己妹子簡竹君搖頭嘆息了一聲，道：「姑娘請！」

金蛾妃子朱錦如與周吉人相偕進入周吉人書院，相對坐定之後，金蛾妃子朱錦如忽然玉面生寒，凜然問道：「周大哥，這裏現在沒有第三者，我們大家坦坦白白的談一談吧！」

周吉人心中猛然一震，道：「朱姑娘，你這是什麼意思？」

金蛾妃子朱錦如冷笑一聲，道：「周大俠，我們都是明眼人，眼睛裏不揉砂子，你剛才和鬼影子查玄在鬼鬼祟祟的搗什麼鬼？」

金蛾妃子朱錦如這一招，發動得又快又大胆，簡直叫周吉人措手不及。

周吉人臉色一變，方待敷衍她幾句時，只聽金蛾妃子朱錦如「哼！」了一聲，又道：「別想支支吾吾了，鬼影子查玄什麼都說出來了，小妹只問你，你是吃敬酒呢？還是吃罰酒？」

周吉人暗暗吸了一口長氣，慢慢壓住心頭上被猛然襲來的震驚，漸漸沉住了氣，淡淡一笑，道：「事無巨細，都逃不過朱姑娘眼睛，佩服！佩服！」

金蛾妃子朱錦如冷然道：「廢話少說，你是要吃敬酒呢？還是要吃罰酒，小妹但聽你一言。」

周吉人皺着雙眉道：「何謂敬酒？何謂罰酒？請你先說個明白如何。」

金蛾妃子朱錦如臉色一沉，道：「咱們表面上一切保持常態，只要你暗中與小妹合作，將來事成之後，你我共享所得，這就是所謂敬酒。」

周吉人暗暗罵道：「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口中却微微一笑，道：「罰酒呢？」

金蛾妃子朱錦如道：「罰酒麼，事情照樣要你做，不過小妹費點手脚而已，但是對你却毫無優待了，事成之後，你就只有來世再投胎了。」

周吉人一笑說：「這樣說來，姑娘已是把我周某人當成俎上魚肉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笑了一笑道：「目前情形確然如此，不過話又說回來，小妹本沒有檢這便宜的打算，怪只怪你，不該自找麻煩，逼得小妹非先下手不可。」

周吉人哈哈一笑道：「可惜，我周某人還不甘就此認命！」

金蛾妃子發出一聲冷笑道：「你別以爲你現在算得上一流高手，但在小妹眼中，還差得遠啦！小妹對你要沒有幾分把握，你道小妹會如此粗心大意與你獨自相處麼？」

周吉人臉色一正道：「空言無益，你勝過我雙掌再誇口吧！」身子忽的一站而起。

金蛾妃子朱錦如與周吉人原是中間隔着一張茶几，平面而坐，周吉人霍然起立之後，金蛾妃子朱錦如却是坐在椅子上紋風不動，反而臉上冷霜盡褪，嫣然一笑道：「周大哥這又何必呢？……」

「呢」字出口，忽然話聲又是一冷，喝道：「你還是與小妹坐下吧！」

說也奇怪，周吉人本來躍躍欲試，但在金蛾妃子朱錦如一喝之下，竟然臉色一變，口中道了一聲：「你在椅子上做了手脚！」

「唉！」一聲一嘆，頹然坐回椅子上。

敢情，金蛾妃子朱錦如眞在椅子上弄了手脚，她嫣然而笑之際，暗暗下手，發射出一枚早已安裝在椅子上的毒針，攻其無備的中在周吉人腰眼穴上。

周吉人眞力一洩，就是心中不服，也無可奈何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臉色陰晴不定，又帶上笑容道：「小妹不爲已甚，你現在還有選擇的餘地，你攷慮攷慮吧！」

周吉人雙目一閉道：「沒有什麼可攷慮的，你有什麼手段，你使出來好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笑道：「你難道也不替郭倩霞想一想麼？」

周吉人道：「諒你也不能把她們怎麼樣？」

金蛾妃子朱錦如楞了一楞，笑道：「看你不出，這一點眞給你料中了，你既然不吃這一套，那麼小妹就要得罪了。」

說着，忽然伸手懷中，取出一枚金針，站起身來，解開周吉人衣襟，兩指一揑金針，便向周吉人「天谿穴」刺去，……

突然，一道威冷的話聲起自金蛾妃子朱錦如身後道：「大姊，你不覺這種手段太狠毒了麼？」

金蛾妃子朱錦如一聽那聲音，已知是什麼人，不由大吃一驚，同時，但覺一隻手掌已輕輕的搭在自己香肩之上。

周吉人原是閉目以待，這時，睜開眼來，吁了一口長氣道：「老五，你終於回來了。」

李中元問道：「大哥，你沒有什麼事吧？」

周吉人道：「我腰眼穴上還中了她一針。」

李中元目光投注在金蛾妃子朱錦如臉上，道：「請吧！」

金蛾妃子朱錦如在這種情形之下，被李中元碰個正着，任她舌燦蓮花，也無法自圓其說，所以她只有悶聲不响的，待機而勸。

她替周吉人起下腰眼穴毒針，又給他服了一粒解藥，苦笑一聲，道：「現在看你們的了。」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大姊，你倒眞看得開。」掌力一吐一壓，把金蛾妃子朱錦如推回坐椅之上，抬掌之際，順手點了她一處穴道。

金蛾妃子朱錦如反勝爲敗之下，却面不改色的微微一笑道：「李大哥，我們還有沒有商談的餘地？」

李中元笑了笑道：「可以，只要你大姊……」

一語未了，周吉人已是截口道：「老五，不要再聽她鬼話，上她當了，你不知道，弟妹已經與她同流合污了。」

李中元星目之中殺機隱現，凝注着金蛾妃子朱錦如沉聲道：「你在她身上做了什麼手脚？」

李中元非常瞭解簡又青，除非金蛾妃子朱錦如在她身上做了手脚，否則，簡又青絕不會隨便出賣他。

金蛾妃子朱錦如與李中元目中一接，暗自打了一個冷噤，忖道：「這個人可是精明透頂，說得出做得到，尤其事情發生在簡又青身上，只怕支吾不過去，倒不如探探他的口氣，看看能不能討討價錢。」

心中衡量得失，點了一點頭道：「不錯小妹在她身上畧微施了一點手法，現在她已是身不由己聽命於小妹了，你如果還想得回簡姑娘，你最好對小妹客氣點。」

李中元縱聲一笑道：「你不是要脅我吧？」

金蛾妃子朱錦如睨目而笑道：「小妹不敢，只要向你李大哥說明利害而已，只因小妹加在簡又青身上的控制，不是普通武功手法與一般藥物之類的東西，乃是一種蠱心之術，如非小妹這繫鈴人，無人可解。」

李中元雙眉一皺，沉思不語，看來顯然已被她唬住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膽氣一壯，笑道：「李大哥，你要不相信的話，現在不妨就此將小妹殺了，看看簡又青對你會是一個什麼態度。」

李中元點頭一笑道：「不錯，你這話說得很對，小弟記得曾聽家師提及西域有一種『蠱心術』之術，被害之人，在無心不覺之間，被人控制了而不自知，其最有效而澈底的對付辦法，就是剷除禍根，將那施術之人殺了，被害之人心靈失了控制之力，其術不解自解，是麼？」

金蛾妃子朱錦如沒想到李中元淵博如此，對她的蠱心術一點不外行，自己本來是打着以進爲退的主意，結果反而弄巧反拙，被李中元一聲「是麼」，問得無話可答。

李中元望着金蛾妃子朱錦如惶急的面孔，笑了一笑，忽然轉頭向周吉人道：「大哥，你先出去看看他們，小弟這裏處理好之後，馬上就來。」

周吉人猶豫了一下，忽然輕嘆了一聲，扭頭走出了書院。

金蛾妃子朱錦如看出情形不對，嬌軀猛然抖顫了起來叫道：「你要幹什麼？」

李中元一笑道：「怕什麼，我們只是談談而已。」

話聲一頓之後，接着面色一凜，沉聲又道：「不過小弟先提醒你一句，在小弟面前，你別想僥倖，如果你不知自量，那就莫怪小弟對你不客氣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被李中元這種凌厲的氣勢壓制得喘不過氣來，頹然道：「你要和我談什麼？」

李中元道：「你先把暗算簡又青的經過情形，給我老老實實說了出來。」

金蛾妃子朱錦如懾於李中元威勢，又料想說出來的話，可能馬上就要實驗，因此不敢支吾，只好老老實實的說道：「不瞞李大哥說，小妹用在簡又青身上的『蠱心術』，是藥物配合役神大法雙管齊下……」說話之間，不時斜眼向李中元臉上望去，注意着他神情的變化。

這時只見李中元臉上冷冷的一無表情，令人看不出絲毫反應，只好換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小妹不是送了簡又青一對玉鐲夫人的『龍鳳玉鐲』麼！其實那副玉鐲早經小妹淬以奇藥，簡又青戴上那副玉鐲之後，心情便已受了藥物影响，變得彷彿脆弱，然後再經小妹施以役神大法，於是她便無以抗拒小妹的控制了。」

李中元冷笑一聲，道：「你要藥物輔助才能施術，這樣看來，你的道行還差得很啦！」

金蛾妃子朱錦如道：「今後簡又青只要不再戴用那對玉鐲，其術自解，小妹就想控制她也控制不了了。」

李中元高深莫測的道了聲「我知道」，接着又問道：「你從她口中知道了些什

麼消息？」

金蛾妃子朱錦如道：「她知道了多少，小妹也知道了多少。」

李中元道：「我的十八處藏珍地點，你也知道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點頭道：「是的，小妹已經知道了。」

李中元忽然道：「你把這消息報出去有多久了？」

這句話問得很突然，大出金蛾妃子朱錦如意料之外，使她不由得驚愕地道：「你怎樣知道小妹把那消息送出去了。」

李中元心中已是懷疑金蛾妃子朱錦如與他見到的那位神秘老人乃是一夥之人，只是一時無法斷定，這時冒問一句，其實意在試探，金蛾妃子朱錦如再機警，也想不到李中元有此一着，於是她的答話，證實了李中元的猜想。

李中元笑了一笑，從懷中取出代表燕燕身份的號牌，向桌上一放道：「小弟先請你看點東西，你認不認識？」

金蛾妃子朱錦如一睹燕燕身份號牌，神情立時一肅，站了起來，口稱：「令主在上，請受屬下一禮。」說着，就要以大禮參見。

李中元搖手道：「你不要會錯了意，小弟與你們『黑龍會』毫無關係，更不會是你們『黑龍會』的令主……」

金蛾妃子朱錦如驚悸得目瞪口呆地道：「那你……」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小弟只是告訴你，有關『黑龍會』的事你別想瞞我。」

金蛾妃子朱錦如黛眉一皺，暗暗忖道：「他到底知道『黑龍會』多少？不要是唬我的罷？」

正當她估計李中元的時候，李中元又作了一個大胆的假設，出語驚人地道：「你不要窮費心思，猜測小弟知道你們『黑龍會』多少，小弟說出一件事來，你就知道小弟知道你們『黑龍會』多少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一笑道：「就拿你那一弟一妹二家來說吧，他們表面上的出身來歷，都是假的，其實他們應該是你們會主——他老人家秘密訓練出來的心腹死士才是，小弟沒說錯吧！」

金蛾妃子朱錦如只聽得全身冷汗直冒，訥訥地道：「你……你怎麼連這個也知道？」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現在該你自己說說你的身份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因見李中元什麼都知道，不敢相瞞，老實地道：「小妹就是長安一地的負責人，現在的身份，還只是代理長安壇主。」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道：「算你沒說假話，現在小弟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了，你這代理壇主不但成不了正式壇主，而且不日就要派你到陰曹地府去擴張地盤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一笑道：「小妹有功無過，這一點你李大哥可說錯了。」

李中元道：「你有什麼功，當你們會主發現你送出去的消息都是假的以後，你還想活得成麼？」

金蛾妃子朱錦如大驚失色道：「什麼？那十八處地方都是假的！」

李中元點點頭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小弟本無坑人之心，而你朱大姊要自投羅網，可怪不得小弟借刀殺人……好了，你對又青的事，小弟也不願追究了，咱們是好交好散，你隨小弟出去，應付一下，你就自己逃命去吧！」

說着，站起身來，輕輕一掌，拍在她肩頭上，解了她穴道。

金蛾妃子朱錦如這時已被李中元說得神魂不定，心神難安，張口欲言之際，李中元已經跨出了院門。

金蛾妃子朱錦如黯然一嘆，提心吊胆的急急追上李中元，一同轉到內院，郭老夫人接待那假一心神尼的花廳。

那假一心神尼仍坐在一旁調息。

簡又青的三姑簡竹君想走又不敢走的僵坐在那裏發急。

這時，廳中的氣氛至爲沉悶，周吉人雖沒有說明自己先回來的理由，但他的沉默却無形之間給大家心理上一個負担。

李中元與金蛾妃子朱錦如陡然現身出來，簡又青先自歡呼一聲，迎了上去，說道：「五哥，你回來了，這可好了。」

李中元先向郭老夫人行了一禮，然後轉頭望了那正在調息的假一心神尼，問道：「這位是……？」

簡又青接口道：「她假冒小妹師父來行騙，幸好被朱大姊發現了，現在正在療傷，我們也還不知道她是什麼人哩！」

李中元「哦！」了一聲，笑向金蛾妃子朱錦如道：「朱大姊，這類跳樑小醜，不足爲道，就放她去了吧。」

金蛾妃子朱錦如向那假一心神尼揮手道：「這次便宜你了，你去吧！」

那假一心神尼立身站起來一怔道：「你們就這樣讓我走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現在是一肚子不愉快，沒好氣的道：「你不這樣走，難道還要我們恭送你上路不成。」

那假一心神尼顯然是一個死心眼的人物，不把話說清楚，她就覺得難過，翻着眼睛又問道：「你們也不追問我的身份來歷？」

李中元一笑道：「不用了，你請！」

那假一心神尼轉身走了二步，忽然又回身向金蛾妃子朱錦如道：「你們沒有話問我，我却忍不住要請問你姑娘一事。」

金蛾妃子朱錦如眉頭一皺道：「你念念不忘，本姑娘怎會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一心神尼是不是？」

那假一心神尼點頭道：「老身正是此意，老身自信這一心神尼裝得眞假難辨，連簡姑娘都瞞過了，你姑娘怎會一見面之下，就把老身認出來了。」

金蛾妃子朱錦如淡淡的道：「沒什麼奇怪，你的行動還在路上，本姑娘就知道你要來了。」自然也查清了她的底細。

那假一心神尼失神了半天，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

話聲微微一頓，轉向簡竹君道：「簡姑娘，人家事事有備，我看你也不要再厚着臉皮在這裏做白日夢了吧！」

簡竹君與那一心神尼同道而來，因爲大家沒有追問她，她還勉强可以裝痴裝呆，處身事外，這時經那假一心神尼一說，她的臉上可是掛不住了。

神色一變，狠狠的瞪了那假一心神尼

一眼，猛然急射而起，掠身飛逃而去。

簡又青叫了一聲：「三姑？……。」欲待留住她時，郭老夫人一揮手止住她道：「青兒，讓她去罷，勉強把她留下來，大家都不方便。」

那假一心神尼忽然接口道：「多承義釋，沒齒難忘，令親心智奇高，比非老身容易對付，藉此點破，畧表寸心，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後會有期。」

說着，萬福一禮，轉身飛縱而去。

李中元似有意若無意的星目轉動，從金蛾妃子朱錦如臉上一掠而過，輕輕一嘆道：「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看不出這位假神尼倒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

金蛾妃子朱錦如神色有異的一撇頭，向郭老夫人行了一禮，藉口有事，告辭而去。

金蛾妃子朱錦如走後，這時這座小小花廳之內，只剩了郭老夫人與他們四個年輕人。

周吉人想起書院中事，忍不住急口問道：「老五，你問出結果沒有？」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便沒多說，忽然轉頭問簡又青道：「青妹，你把那副『龍鳳玉鐲』取下來，給我看一看。」

李中元久別歸來，理當有很多要緊的話，告訴大家才是，這時忽然要看起簡又青的「龍鳳玉鐲」來，這是什麼道理？

簡又青暗暗一皺眉頭，將「龍鳳玉鐲」取下交給李中元，同時，轉念之下，又加以解釋道：「朱大姊在這玉鐲之內藏了暗器，小妹還不知道哩！」

李中元接過「龍鳳玉鐲」，看了一看，輕輕一嘆，道：「青妹，這次要不是大哥發現得早，我們的將來眞不堪設想，要完全毀在朱錦如手中了。」

周吉人遭暗算，無力向朱錦如施襲，頹然跌坐同椅上。

簡又青一震道：「此話怎講？」

李中元於是把簡又青心神受制於金蛾妃子朱錦如的情形說了出來。

只聽得簡又青驚愕莫明的道：「可是我自己一點都不知道呀？！」

李中元道：「這就是這種『蠱心術』可怕的地方，因爲你自己都不知道已經受了害，別人自是更不容易從你身上發現蛛絲馬跡，這次要不是碰巧被鬼影子查玄發現了她的秘密，我們眞要自作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大家一陣唏吁之下，簡又青氣憤難平的悻悻道：「你既然發現了她如此可惡，爲什麼這樣輕輕易易的就放過了她？」

李中元一笑，說道：「其中大有道理，放了她，比殺了她，對我們是要有利得多了。」

郭倩霞秀眉一挑，站在簡又青一邊，幫腔道：「小妹就看不出其中有什麼大道理，你自己不是有什麼心病吧了！」

李中元哈哈一笑，說道：「霞妹，經你這樣一說，你表姊可就要天天提心吊胆了……。」

頓了一頓，又道：「朱錦如不過是長安城代理壇主，殺她一個代理壇主，他們可以再派一位壇主來，他們還是一樣的在長安落脚生根，行所欲行，至多不過是轉明爲暗，轉到地下吧了，他們一經轉入地下，我們時機來到，要對付他們時，可就麻煩得多了，倒不如現在，彼此明來明往，既便於監視，又便於防範，豈不省事，省時，省心得多，而且，將來一旦時機成

熟，要動他們時也方便得多，……另外，還有一點，這也是我的一個小小安排，一切有待他們自己的變化，現在言來，未免過早，暫時不多說了。」

郭倩霞嬌嗔滿面的一頓蓮足道：「李五哥，你就是這樣，說了又不說全，叫人聽了似懂非懂，怪不舒服。」

李中元笑了笑道：「將來的變化，我也不知道，你叫我說什麼哩！」

郭老夫人慈眉一皺，阻住郭倩霞追問的意圖，道：「中元，照你剛才所說，朱錦如在那『龍鳳玉鐲』上弄了手脚。這副玉鐲豈不是不能用了，說實在的，這副玉鐲倒是非常難得，如此棄之實在可惜。」

李中元道：「這倒不必，小侄有法子消除它上面的毒素。」

郭倩霞笑道：「什麼法子，現在就做給我們看一看如何？」

李中元道：「法子簡單得很，只要用一升山西汾酒，泡它半天，然後加上陳年金銀花和綠豆衣，再在火上煨二個時辰，便再厲害的毒，也附着不住了。」

郭倩霞道：「這個容易，小妹就去替你把應用之物取來。」飄身出了花廳。

片刻之間，便將應用各物取來，她們表姊妹自去清除玉鐲上毒素不提。

這時，李中元又將這次離開長安後的經過情形，向郭老夫人與周吉人報告了一番，接着歎息一聲，道：「小姪原來只打算以此爲餌，引出暗算師父仇人，却不料仇人還沒有引出來，先被黑龍會利用上了。就小侄暗中默察，那『黑龍會』用人唯才，不講品德，行事更是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以此推測，『黑龍會』將來必定爲禍江湖無疑，小侄想來，便寢食不安，後悔不該如此張揚引鬼，誤盡蒼生。」

郭老夫人溫言寬慰李中元道：「『黑龍會』處心積慮，暗中準備發展已非一日，遲早總是江湖大患，賢侄倒不可因此自疚，當前急務，倒是應以如何揭發他們的陰謀野心最爲重要。」

李中元點頭道：「夫人說得是，只可惜小侄人微言輕，難作警世晨鐘，但得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就好了。」

郭老夫人一笑道：「你不是準備將得自翠谷之中的各大門派珍物重器歸還給各大門派麼？何不就此親訪各大門派，乘間進言，如能說動少林武當峨嵋青城任何一派掌門人出面，就大事可爲了。」

李中元搖了搖頭道：「小侄幼年之時，因交友不愼，失足江湖，各大門派，最重時譽，只怕一時之間，難以改變他們對小侄觀感，如果被他們誤會小侄別有用心，反而不美。」

郭老夫人點頭：「這倒不可不愼！……。」接着蹙眉沉思了起來。

老夫人想了一陣，忽然長眉一舒笑道：「有了，老身想出一條路子了，你們先等一等，老身馬上就回來。」

說着，起身逕自走出花廳而去。

郭老夫人回來的時候，手中多了半條一尺多長的緞帶，交給李中元道：「這半條緞帶，原是少林寺一位長老禪師未出家前隨身之物，或許能帮助你，說動那老禪師助你一臂之力。」

李中元接過那半條緞帶看了一下，只是一條很普通的緞帶，不過用料奇佳，不難想像當時那位老禪師的出身，亦是富貴場中之人。

李中元一面收拾緞帶，一面又問道：「那位老禪師法號如何稱呼？」

郭老夫人想了半天，結果却是想不起來，訕訕的一笑道：「糟了，老身完全忘記了啦。」

上了年紀的人，差不多常有這種毛病，不足爲怪，可是在李中元來說，就爲難了，少林寺的長老，不是一位二位，難道要他一個一個去查問不成？

李中元心中正爲難之際，只聽郭老夫人輕「哦！」一聲道：「他好像還是少林掌門人的師兄哩！你從他師兄輩中去找就成了。」

事情或許相當困難，但總是一條路子，在別無辦法的現在，只有決定朝這方面試一試。還有，李中元答應給燕燕一粒「潛龍丸」，這也是不能食言的。

當下李中元一點頭道：「事不宜遲，我想日內就動身，……。」

「大哥，你又要到那裏去？」只見簡又青與郭倩霞一同走了回來，簡又青臉上畧現幽怨不愉之色。

李中元望着她，也是一片歉意，帶着笑容道：「我想去一趟少林，如果事情順利，很快就可以回來。」

簡又青道：「你留下長安的事情又怎樣辦呢？」

李中元道：「其實長安的事，都是因我而起，如果我不在長安，也就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了，尤其這次朱錦如在你身上動了不少腦筋，結果所得的資料並不可靠，他們也該知道，在你們身上打不到主意，自然犯不着再找你們了。何況，憑你們現在這身功力，就有那不三不四的人找上門來，你們又怕他什麼。」

簡又青一笑道：「本來我是什麼都不怕，只因有了這麼一個家，成了一個大包袱，不免顧前顧後，放不開手來。」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我們本來空無一物，空手離開長安，並無損失，你把那個家當做臨時客棧，不就成了麼，能守就守，不能守棄之何惜。」

簡又青道：「有大哥你這句話，小妹就放心了。」

李中元忽然「哦！」了一聲，對周吉人道：「大哥，明天請你去找朱錦如，把鬼影子查玄要回來……。」

周吉人一皺眉峯，截口道：「我看鬼影子查玄這人不可信任。」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小弟知道查玄此人是受命留下來的，不過在他們時機未成熟之前，此人留在身旁不但無害，因他江湖經驗豐富，對我們却是大有好處。」

周吉人道：「但是朱錦如會不會放人呢？」

李中元道：「她不敢不放人。」

頭一轉，又轉向簡又青道：「青妹，請你回去把『潛龍丸』取來，我想現在守着給郭小姐服用一粒。」

照說，他該叫郭倩霞一聲霞妹才是，可是她很快就將成爲他的大師嫂，所以在稱呼上，他只好稱她郭小姐。（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連載

刀神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逍遙宮主向雙鳳門主責問有何憑証說是楚凌霄殺了梅凌烟全家，雙鳳門主說出身份後，逍遙宮主也把自身的身世和遭遇說出，原是存有敵意的雙方，瞬即化敵為友，聯袂往追梅恨天，冀阻止他們同父異母骨肉相殘的慘劇。在一處八角亭中，梅恨天把被點穴道的殘廢老人拍醒，殘廢老人趁機竄出亭外，梅恨天向殘廢老人說出自己是梅慕民，若殘廢老人識得他，便請點頭示意——

險作閱牆鬼　欣慶母子圓

殘廢老人突然抬起雙臂，向着梅恨天一陣比劃。

梅恨天看懂了，一陣激動當即說道：「沒錯，我左乳下有一顆豆大紅痣。」

殘廢老人身軀泛起一陣顫動，忽地轉身疾奔。

梅恨天一怔，騰掠出亭，兩個起落，便截住了殘廢老人，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殘廢老人身軀一旋轉了方向，往一旁飛射而去。

梅恨天急提一口氣跟了過去，仍截住殘廢老人去路，道：「你明明認得我，爲什麼……」

殘廢老人又往旁邊騰掠。

梅恨天抬左手出指欲點，但在指力要發出前那一刹那間，他的手忽然頓了頓，就這麼一頓工夫，殘廢老人已出了三丈外，落地又起，去勢如飛。

梅恨天大急，脫口叫道：「爹！」

殘廢老人機伶一顫，砰然摔倒在地。

梅恨天一怔，飛快追了過去，他在殘廢老人騰身欲起前那一刹那到達殘廢老人倒地處，左臂一伸，攔腰抱住了殘廢老人，道：「您連我都不認了。」

殘廢老人沒再跑，也沒掙扎，抬起一對沒有手，帶着顫抖的小臂往梅恨天臉上「摸」去。

梅恨天沒動，一動沒動。

「摸」了一陣之後，殘廢老人垂下了「臂」，兩個眼眶裏突然湧現淚痕。

梅恨天脣邊飛掠抽搐，道：「外頭熱，您跟我回到亭子裏坐坐去吧。」

他扶着殘廢老人往小亭行去。

進了小亭，他又扶着殘廢老人坐下，他深深地看了殘廢老人一眼，嘴角署一牽動才道：「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我希望您是我的父親，可又怕您是，我希望您是，哪是天性，我怕您是，那是因爲……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您一定想知道家裏遭逢變故之後我的情形，我現在先告訴您……」

他把當年梅家遭刼，他不在家，回家後看見慘狀，發現奶媽，奶媽帶他逃離「揚州」，後由奶媽兄妹薦入「殘缺門」的經過說了一遍。

起先，殘廢老人一直在靜靜的聽，及至梅恨天說到他爲報仇而被奶媽兄妹薦入「殘缺門」時，殘廢老人身軀猛震，霍地站起，他張口要說話，可是說不出話來，他抬臂要比，可是剛比了兩下他就垂下了臂，旋又頹然坐了下去低下頭寂然不動。

梅恨天猛吸一口氣，道：「我知道我走錯了路，不該殘去右手進入『殘缺門』學那『左手刀法』，可是我要報仇，我要報這血海深仇，當時我不懂武林事，又是奶媽兄妹的帶引，我……也許我是上了人的當，中了人的計，可是現在明白已經太遲了，我聽說殺咱們一家的是『神手書生』楚凌霄……」

殘廢老人猛然抬起了頭。

梅恨天道：「我是聽誰說的，怎麼知道的，待會兒我會告訴您，當初殺咱們一家的，或許是楚凌霄本人，或許是他差遣的人，要是他差遣的人那還好，要是楚凌霄自己，奶媽兄妹就一定被他收買了，他奪了您的妻子，我的母親，殺了梅家滿門，到最後還引我走上成爲武林公敵，到頭來自己親手毀滅自己的路，他的心腸也太過狠毒了……」

殘廢老人一臉激動色，他似乎有很多話要說，奈何他一句也說不出來。

梅恨天脣邊抽搐，接着又道：「我身爲人子，本不便說什麼，可是有些話我却不能不說，您知道楚凌霄爲什麼行兇，那是因爲他想跟你的妻子長相厮守，永絕後患，他爲甚麼能輕易奪了你的妻子，那是因爲你冷落了你的妻子使她忍受不了，你爲甚麼冷落你的妻子，那是因爲你另外有別的女人，梅家的慘禍起於此，你的骨肉走上成爲武林公敵，終將毀滅自己的路也起於此，恐怕這是當初想像不到的……」

殘廢老人霍地站起。

梅恨天接着說道：「楚凌霄殺害梅家滿門這件事，我是聽雙鳳門主說的，據她說她是你能找母親的朋友，事實上她對咱們家的事也瞭若指掌，她說的話我自是深信不疑，楚凌霄當初爲虛名捨棄正宗，改習『殘缺門』的『左手刀法』，終於成爲武林公敵，招致白道俠義的圍攻，但據我所知楚凌霄並沒有死，當初冒充他代他赴約的是他的好友齊九皐，楚凌霄躲起來了，到現在不見踪影，沒有下落，我找到了他的後人楚雲秋，楚雲秋一直對我很好，而且對我有大恩，他說他要去找他的父親問明此事後再還我一個公道，我知道，無論楚雲秋是否能找到他的父親，他都會自己出頭，也就是說他一定會代父償債，上一代的罪過要下一代來承受，這又豈是公平的呢……」

殘廢老人突然抬「手」攔住了梅恨天的話頭，另一隻「手」在石几上比劃了兩下。

梅恨天道：「你要寫字給我看。」

殘廢老人點了點頭。

梅恨天道：「你寫吧，我看着了。」

殘廢老人即以「手」代筆，在石几上寫了一個字。

梅恨天看得很淸楚，當即問道：「是『楚』字？」

殘廢老人一點頭表示不錯，隨又加快速度寫了兩個字。

梅恨天道：「雲秋，楚雲秋！」

殘廢老人點點頭再寫，他一邊寫，梅恨天一邊唸道：「不是楚凌霄……」

「霄」字剛出口，突然一聲冰冷陰笑傳入耳中，殘廢老人一怔停手。

梅恨天也臉色一變住口，轉身循聲望去，只見小亭左後方跟右後方各有一片樹林，佔地不大，但挺密，梅恨天自然聽得出那聲冰冷陰笑是從左邊那片樹林裏傳出來的。

他當即冷然喝問一句：「甚麼人！」

那片樹林裏沒有答話，甚至寂然無聲，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梅恨天的性情如何能忍得下這個，他雙眉一揚道：「你在這兒別動，我過去看看。」

他沒容殘廢老人有任何表示，飛身出亭往那邊樹林撲了過去。

梅恨天掠離小亭，撲向左邊那片樹林，右邊那片樹林裏悄無聲息地飛出了一團鷄蛋般大小的黑影，閃電一般直奔小亭中殘廢老人打到。

殘廢老人兩眼失明，兩耳却未失聽，不但沒有失聽，聽覺反較常人更爲敏銳，他輕易一閃身便躲開了那團黑影。

他躲開了，的確躲開了。

孰料，那團黑影射勢一頓，忽然落地掉在了小亭裏，落地即爆，轟然一聲巨响，小亭一幌，整個兒都塌了。

梅恨天聞聲回顧，心神狂震，轉身又撲了回來，塵土還在飛揚，小亭成了一堆廢墟，沒看見殘廢老人。

梅恨天心胆欲裂，急忙撥開了瓦礫木頭，他找到了殘廢老人，但殘廢老人混身浴血，右腰後一個比碗口還大的血洞，已經氣絕了。

梅恨天機伶暴顫，大叫一聲轉身掠出小亭，直撲左邊那片樹林。

他悲怒騰撲，其快若電，一個起落便到了樹林前，這時候他甚麼也顧不得了，連停都沒停便一頭撲進了樹林裏！

他瘋狂閃撲，這時樹林裏却無所見，別說人影了，連片衣角都沒看見，他竄出這片樹林撲了過去！

撲進右邊這片樹林再找，仍然一無所見。

他知道，那聲冷笑是從左邊那片樹林發出來的，那多霸道的東西是從右邊這片樹林裏發出去的。也就是說對方至少有兩個人，可是難道說就這轉眼工夫那兩個人插翅飛了不成。

梅恨天腦際靈光一閃，飛身拔上樹頂，居高臨下四面看，左前方百丈外一條黑影飛閃而逝。

他仰天一聲悲怒長嘯，騰身飛離樹梢追了過去。

梅恨天身法賽逾奔馬，頭也不回地追了過去。

適才發出冰冷陰笑的左邊那片樹林裏，鬼魅也似地飄出一條黑影，是個身材頎長的黑衣蒙面人，他一個起落到了那堆廢墟旁，俯身伸手動了一動，騰身又起折了回去，又隱入那片樹林裏不見了。

片刻之後，一條人影掠到廢墟旁，是梅恨天，他沒能追着那一閃即逝的黑影，他臉色煞白，雙眼赤紅，身軀抖得厲害，目光落在殘廢老人的屍體上，人緩緩跪了下去。

他再不滿乃父的作爲，畢竟是他的生身之父，生離多年疑死別，甫慶團聚眞永訣，何況乃父已落得那麼一個面目全非，人形不成的模樣，有甚麼大不了的仇恨還不放過乃父，他能不悲痛，他能不難受。

他明白，那聲冰冷陰笑是調虎離山，眞正的殺着來自右邊那片樹林，他現在明白了，可是已經太遲了。

既是存心殺他的父親，爲甚麼單把他調開？

他這麼想：下毒手那人欺他父親雙目失明，要是不調開他，他或許能一眼看出那是能爆炸的東西，不是普通的暗器，那麼一來他們的陰謀就難得逞了。

是這樣了，梅恨天沒有多想，也沒心情多想，其實就是他有心情多想，一時也想不出別的理由。

他不知道這是誰下的毒手，但是他想像得到，下這毒手的，不外兩個人，楚凌霄，殘缺門主，除了這兩個人，乃父沒有仇人，沒有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還不放過乃父。

他跪了半天，他悲痛，他難受，但是他沒有哭，沒有流淚，有時候哭，流淚並不能表示極度的悲痛。

他動了，他把瓦礫、斷木都扒開了，他抱起了乃父的屍身，突然，他兩道赤紅目光直了。

他的目光凝望着乃父手臂下地上，那兒有個血寫的字跡，筆劃並不規則，有的粗，有的細，但是任何人都認得出，那是個「楚」字。

他咬了牙，從牙縫裏道出了三個字：

「楚凌霄！」

× ×

有風了，有風的時候涼快點兒。

但是楚雲秋並沒有感到涼快！

他坐在這個酒棚子裏，背着門，面向後窗，手裏握着一杯酒呆呆地望着窗外。

他很少喝酒，但是他現在需要喝酒，最妙喝個酩酊大醉，人事不省。

他心裏躁，他心裏煩，他滿腦子都是事，但却又像片空白。

後窗外出現一個一個的人影，都是他熟悉的。

很近，就在他的眼前，但又像離他很遠！

他已經有了酒意，這酒意使他身上很舒服，但却使他心裏更煩更亂。

他想多喝，却又不敢多喝，身處險惡江湖，隨時隨地都有喪命的可能，他怕死，他怕死在別人手裏，這條命，他要交給梅恨天，也該交給梅恨天。

他不敢多喝，但，却覺得酒意越來越濃！

人心裏煩的時候每每想藉酒澆愁，但人心裏煩的時候最好是別喝酒，因為那時候酒最容易醉人。

楚雲秋不敢再喝下去了，推杯而起，丟下酒錢，轉身要走，他看見了三對眼睛，兩對充滿了得意，一對帶着不安！

充滿得意的那兩對眼睛屬於南宮海天跟冷鐵生。

帶着不安的那對眼睛屬於那賣酒的老頭兒。

怪不得，他不敢多喝，酒意却越來越重。

南宮海天跟冷鐵生是甚麼時候來的，看來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無論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疏神！

楚雲秋定了定神道：「你們可眞是陰魂不散哪！」

南宮海天嘿嘿笑道：「我們倆從這兒過，沒想到一眼看見了你，看來咱們可眞是有緣！」

楚雲秋雙眉微揚，冷聲道：「南宮海天……」

南宮海天胖手一搖道：「姓江的，少說廢話了，我原有這個自信，論武功，我不是你的對手，可是總有一天我能制住你，江湖上走腿闖道，單靠武功是不够的，現在，你得乖乖把那一頁三式軒轅刀法交給我，把你的命交給冷鐵生……」

楚雲秋霍地轉望冷鐵生，道：「冷鐵生，我跟你有甚麼深仇大恨？」

冷鐵生沒說話。

南宮海天嘿嘿笑道：「談不上仇恨，可是他認為有你在一天，我妹妹就不會正眼看他一下。」

楚雲秋怔了一怔，突然笑了：「原來如此，冷鐵生，你以為沒有我你就能獲得蕭姑娘的青睞！」

南宮海天道：「那是當然，要不然他怎麼會堅持非要你的命不可。」

楚雲秋道：「你錯了，冷鐵生，這事無法勉強，更無法用卑鄙手法獲得……」

南宮海天擺擺手，說道：「姓江的，我們不是來聽你說教的！我看，你還是免了吧。」

楚雲秋突然移過目光，冷然道：「南宮海天，我三番兩次容你，並不是我不能怎麼你，我是看令妹的面子……」

南宮海天笑道：「姓江的，現在不是你說這話的時候，你怎麼連賓主都分不淸楚？」

楚雲秋是想多說兩句，但是他不敢再多說了，他也想以手代口，但他也不敢出手，是因為他覺得酒意越來越濃，不但頭開始有點暈了，而且身子也開始有些酸軟的感覺，多說也好，以手代口也可，對他百害而無一利，他不能把命交給冷鐵生，因為梅恨天還在等着他，他也不能把這一頁三式「左手刀法」交給南宮海天，因為他畢竟是蕭棲梧的胞兄。

他這裏腦中閃電盤旋思忖着。

南宮海天跟冷鐵生那裏却雙雙站了起來。

他咬一咬牙，身軀疾旋到了桌子後頭，雙手一掀桌子，桌子上還有杯盤壺箸一起飛向南宮海天跟冷鐵生，然後，他轉身穿窗而出，落地又起，不辨方向，放步疾奔。

他聽得見，身後傳來了吆喝聲跟笑聲：「姓江的，我不信你是鐵打銅澆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支持多久，跑出多遠去。」

他不管，他只咬牙疾奔。

身後的吆喝聲跟笑聲越來越遠，但是他的頭却越來越昏。

漸漸的，身後的叱喝跟笑聲都聽不見了，他也支持不住了，他沒有看淸眼前是甚麼地方，只覺眼前一黑，身子一軟摔了下去，接着就人事不省了。

× ×

不知道過了多久，楚雲秋有了知覺，他覺得臉上涼涼的，似乎是水，難不成下雨了？

有知覺是表示還活着。

還活着就表示南宮海天跟冷鐵生沒追上他！

他心頭驀地一跳睜開了眼。

艷陽高懸，光芒刺眼，那裏有半片雲，那裏有半點雨意？

抬手摸摸臉，的確是水，這水是那兒來的？

他翻身坐起，剛坐起，一個冰冷話聲起自身後：「你醒了？」

他嚇了一跳，猛提氣平射着前竄近丈，人未落地便轉過身軀，他看見了，有個人盤坐在丈餘外，赫然是梅恨天！

他一怔，脫口叫道：「怎麼是你？」

梅恨天臉煞白，眼赤紅，聽若無聞，冰冷說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楚雲秋暗一運氣，道：「很好。」

梅恨天道：「那就好了。」

他挺身站了起來，接着說道：「你保了我的左手，我也救了你，咱們可以扯平了！」

楚雲秋道：「你救了我？」

梅恨天道：「你昏倒在這兒，我趕走了追你的人，這不算救了你麼？」

楚雲秋道：「我沒有說不算。」

梅恨天道：「那就好，我不欠你甚麼了。」

眉宇間突現懍人殺機，接道：「告訴我，你找到了你父親沒有！」

楚雲秋沉默了一下，微一點頭道：「找到了。」

梅恨天兩眼寒芒暴閃，道：「他怎麼說？」

楚雲秋道：「你不用管他怎麼說，我還你個公道就是！」

梅恨天兩眼的紅意增添了三分，道：「這麼說他承認殺我梅家滿門的是他了，你再告訴我，他現在在那兒。」

楚雲秋道：「這個你也不必問，我剛說過，我還你個公道……」

梅恨天道：「不，寃有頭，債有主，誰殺我梅家滿門我找誰？」

楚雲秋道：「父債子還，你找我就行了。」

梅恨天兩眼一睜，厲聲說道：「告訴我，你父親現在在那兒？」

楚雲秋道：「你一定要問。」

梅恨天道：「你多此一問。」

楚雲秋沉默了一下，吸一口氣道：「好吧，我告訴你，我父親已經入了土了，我親手埋葬了他老人家。」

梅恨天目光一凝，問道：「你父親死了。」

楚雲秋點了點頭。

梅恨天道：「甚麼時候死的？」

楚雲秋道：「三天前。」

梅恨天道：「怎麼死的？」

楚雲秋毫不隱瞞地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靜靜聽楚雲秋說畢，梅恨天哼哼冷笑，說道：「楚雲秋，你把梅恨天當成了三歲孩童……」

楚雲秋正色說道：「梅恨天，別人不知道我，你該知道我，我甚麼時候說過虛言假話？」

梅恨天怒笑道：「你父親死在三天前，我父親却在一個多時辰之前死在你父親之手，這怎麼說？」

楚雲秋猛然一怔，驚聲道：「怎麼說你父親……」

梅恨天接着把經過情形也說了一遍。

楚雲秋聽得心神震動，道：「不可能，梅恨天，我父親死在三天前……」

梅恨天厲聲道：「你父親確在三天前死了，那麼我父親用血寫的那個『楚』字指的又是誰？」

楚雲秋道：「梅恨天，世上姓楚的不止一家。」

梅恨天咬牙道：「你還狡辯，不錯，世上姓楚的不止你一家，可是跟這些事有牽連的却只有你父親這個姓楚的，假若你我易地而處，你怎麼想。」

楚雲秋道：「可是，梅恨天，我可以發誓，我父親確在三天前……」

梅恨天道：「你還說你父親在三天前就死了，難道說，你父親的陰魂會殺人不成。」

楚雲秋揚了眉，道：「梅恨天……」

忽地一怔，忙道：「你說你父親用血在地上寫了個『楚』字？」

梅恨天道：「不錯。」

楚雲秋道：「你父親能寫字。」

梅恨天道：「你要是不信，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去看。」

楚雲秋道：「我還是眞要看看，你帶路。」

梅恨天一句話也沒再說，轉身騰掠而去。

楚雲秋縱身跟了上去。

經過頓飯工夫的疾馳，兩個人到了那座已倒塌的小亭所在地。

梅恨天冷冷看了他一眼道：「你居然沒跑。」

楚雲秋道：「你居然不怕我從背後襲擊你。」

兩人互望一眼，臉上各浮現一片難以言喻的異樣表情。

梅恨天臉色旋即一冷，往那堆廢物走了過去，伸手一揚，冰冷說道：「你進來看。」

楚雲秋舉步跟了過去，他一眼就看見了，廢堆中一片空地上，確有一個碗口大的紫黑「楚」字，筆劃粗細不一，很不規矩。

他抬眼望向梅恨天：「這就是你父親沾血留下的『楚』字。」

梅恨天冰冷道：「不錯。」

楚雲秋冷笑一聲道：「梅恨天，你好糊塗。」

他擄起了左衣袖，探手入懷摸出那把小玉刀，往左臂上一劃，鮮血泉湧而出，他冷然抬眼，道：「用你那沒有手的右胳膊沾我的血也寫個楚字，看看它跟你父親寫的這個楚字有甚麼不同。」

梅恨天一怔，臉色倏變，道：「我明白了，用斷腕處沾血寫的字，絕不可能這麼小。」

楚雲秋冷然一聲道：「總算你還不太糊塗。」

他閉穴止血，撕下一塊衣衫包住了傷口。

只聽得梅恨天茫然地說道：「若是弄破斷腕處，懸空滴血，字跡則有可能只這麼大。」

楚雲秋陡揚雙眉道：「你父親可是你親手埋葬的。」

梅恨天道：「不錯。」

楚雲秋道：「那麼你應該知道，你父親兩隻斷腕有沒有破處。」

梅恨天沉默了一下，搖頭道：「我想過，沒有。」

楚雲秋冷聲道：「你不會再有疑問了吧。」

梅恨天道：「這麼說，殺我父親的不是你父親。」

楚雲秋道：「就像你說的，陰魂不會殺人。」

梅恨天道：「我明白了，我曾經離開這兒去追一個人，這段工夫在地上寫個『楚』字是綽綽有餘，只是這是誰，他為甚

麼在我父親身下寫這麼一個楚字。」

楚雲秋道：「我不敢說殺你父親的是誰，不過這世上只有兩個人一直想殺你父親，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殘缺門主』，而我父親已經在三天前去世了……」

梅恨天說道：「你的意思是說『殘缺門主』，……」

楚雲秋道：「留這個『楚』字的用意至爲明顯，他是想栽贓嫁禍，可惜他不知道我父親早在三天前就不在人世了，而且他也百密一疏，忘記了把字寫大些。」

梅恨天眉宇間又現殺機，道：「『殘缺門主』索還了我父親欠他的債，而他欠我的却更多了，他現在離我遠，你現在離我近——」

猛吸一口氣道：「楚雲秋，大丈夫恩怨分明，我一直堅持寃有頭，債有主，而且一直認爲上一代造的罪過讓下一代來承担是不公平的，可是現在你的父親已經死了……」

楚雲秋平靜地說道：「我懂你的意思，你是個英雄人物，我一直對你有惺惺相惜之感，死在你手裏，我不但沒有抱怨，反而很高興，殺人償命，父債子還，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原就要代我父親還你個公道，好了，我話就說到這兒了，你動手吧。」

兩眼一閉，不再言語。

只聽梅恨天道：「你這是幹甚麼。」

楚雲秋睜開了眼，道：「代父還債，有甚麼不對麼。」

梅恨天搖頭道：「你錯了，我不要這麼殺你。」

楚雲秋微愕道：「你不要這麼殺我，那你是要……」

梅恨天道：「長這麼大，我只見過你這麼一個英雄人物，除了惺惺相惜之外，我對你還有一份敬佩，所以我要給你個放手一搏的機會。」

楚雲秋連忙說道：「不，不，我這是還債……」

梅恨天兩眼寒芒直逼楚雲秋，道：「你一定得動手。」

楚雲秋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不是我的對手。」

梅恨天道：「我知道，不過我願意全力一搏，我把你看成你父親，我心裏充滿了仇恨，我可能會勝過你。」

楚雲秋道：「萬一你仍不是我的對手呢？」

梅恨天道：「那我雖死無憾。」

楚雲秋搖頭道：「不行，我是代父還債，怎麼能傷你，我要是傷了你，楚梅兩家的仇恨豈不是更深了。」

梅恨天道：「不會的，你我都還沒有娶妻生子。」

楚雲秋道：「不管你怎麼說，我不會跟你動手。」

梅恨天道：「你會的。」

揚手一掌揮了過去。

楚雲秋不防有此，臉上被梅恨天一掌摑個正着，「叭！」地一聲脆響，半邊臉多了五道紅紅的掌疤，鮮血順嘴角流下，他後退一步，也爲之一怔，但他笑了：「梅恨天，你要是想用這辦法逼我出手，那你就錯了……」

梅恨天臉上沒一點表情，也沒說話，一步欺到，抖手又是一掌。

這一掌比頭一掌更重，楚雲秋躲得開，但是他沒躲，臉上更紅了，血流得也更多了，順着下巴落在了胸前，他仍然滿臉笑容：「好，咱們就試試看，你打吧。」

話落，索性閉上了兩眼。

梅恨天一連又是三掌，楚雲秋站得很穩，一動都沒有動，但是，他鼻子裏也見了血。

梅恨天臉上仍沒表情，右臂斷腕處猛力擊在楚雲秋的肚子上，楚雲秋身子往前一傾，他左掌落在了楚雲秋頸後，楚雲秋連運功都沒運功，他爬下了。

梅恨天一脚把他踢翻轉過來，冰冷道：「你還不動手麼？」

楚雲秋冷冷一笑，說道：「梅恨天，你錯了，……」

梅恨天一口唾沫吐在了他臉上，道：「你是個懦夫，你父親已經够貪生怕死的了，你還不如他。」

楚雲秋道：「不要激我……」

梅恨天抬脚踩上了他的臉，冷聲道：「怎麼樣，這滋味兒好受麼，想不到有這麼一天，我會把你踩在脚下，而且是踩你的臉。」

楚雲秋閉上了眼。

梅恨天忽然抬離了脚，哼哼冷笑道：「我明白你爲甚麼不動手了，你是明知我不殺不還手的人，你嘴上說要代你父親還我梅家這筆血債，其實你是不想代你父親還我家這筆血債，你跟你父親一樣地貪生怕死……」

楚雲秋突然睜開了眼道：「梅恨天，不要辱及我的父親。」

梅恨天兩眼寒芒一閃道：「怎麼，你怕聽，我就要說，你父親何止貪生怕死，他還卑鄙下流無恥……」

楚雲秋突然挺身站起，道：「梅恨天，住嘴，我跟你放手一搏就是，亮你的兵刃。」

梅恨天道：「我沒有兵刃，就用這隻肉掌。」

楚雲秋道：「那麼你吃虧了，我有一雙手。」

探掌抓向梅恨天。

梅恨天吸氣飄退半尺，躲過楚雲秋這一抓，揚手劈了出去。

楚雲秋抬掌迎去。

砰然一聲震動，楚雲秋身軀紋風未動，梅恨天却又爲之退了一步。

楚雲秋冷冷一笑道：「梅恨天，憑你這身手想報仇。」

梅恨天臉色一變，一語不發，左掌一幌向着楚雲秋抓了過去。

他這一抓很奇妙，疾快如電，而且滿天的掌影，讓人難辨虛實。

楚雲秋吸氣往後退去。

梅恨天跨步欺上，抓勢不變。

楚雲秋連換了幾種身法，梅恨天那隻左掌却如影附形，始終近在他眼前，看來，梅恨天不但刀法凌厲霸道，在拳掌方面的造詣，也並不比他在刀法方面的造詣遜色。

楚雲秋心頭不由暗生震動，就這微一怔神間，梅恨天左掌已到，「嘶！」地一

眼看楚雲秋的心脈就要斷在梅眼天這疾拂而來的五指之下，黃君趕到，急飛出銀絲把梅恨天右腕纏住。

聲，他胸前衣衫被抓破一大塊，指尖揷中了肌膚，皮破肉綻，鮮血泉湧而出，胸前馬上紅了一片，再差分毫便能開膛。

楚雲秋只覺一陣疼痛襲上了身，梅恨天招式忽變，五指一拂，疾襲心窩。

楚雲秋現在可以躲，也可以出手還擊，但是他既未躲閃，也沒還擊，反而一挺胸把心窩要害迎向梅恨天的五指。

梅恨天馬上就發覺不對了，一怔喝道：「楚雲秋，你……」

楚雲秋唇邊泛起一絲笑容，沒說話。

梅恨天知道楚雲秋是有意往他手上撞，他本可以撤招收手的，但是現在却來不及，因爲他那一招變得快，楚雲秋迎得也快，加以雙方距離就近，他一聲「你」字出口，指尖已經碰上了楚雲秋心窩的肌膚上。

眼看楚雲秋的心脈就要斷在梅恨天這疾拂而來的五指之下。

驀地一聲驚急斷喝傳了過來：「慕民，住手。」

一點銀光跟着喝聲來到，像突然閃起的一道電光，正中梅恨天小臂，梅恨天一個身軀忽然向左偏去，右肩正迎着楚雲秋的胸膛，砰然一聲撞在一起，楚雲秋身軀微幌，梅恨天却立足不穩向左倒去，結結實實摔在了地上。

梅恨天左小臂上，纏着一條極細的銀綫。

一條嬌小人影騰掠而至，落到了兩個人面前，是黃婉君，她臉都嚇白了，楚雲秋的模樣她盡收眼底，她急道：「慕民，他是你同父異母的哥哥，你怎麼能下這種毒手。」

楚雲秋爲之一怔，剛要說話。

梅恨天已翻身躍起，叫道：「小君，妳怎麼說。」

車聲轆轆，蹄聲震天，塵頭大起，十幾輛馬車如飛馳來。

黃婉君含涙抬手一揚道：「你們兩個的生身母都來了，你們去問她們兩位老人家吧。」

楚雲秋訝然地說道：「我們倆的生身母……」

雙鳳門的人停在丈餘外。

最前面一輛車上四條人影掠起，比馬車還快地騰躍而至，是莫言，時逸，左北斗還有姑娘蕭棲梧，這四位一起落在楚雲秋身邊，幾乎同時驚叫：「楚老弟你……楚相公，你……」

楚雲秋含笑抱拳，道：「謝謝四位，我不礙事，一點皮肉之傷。」

就這兩句話工夫，馬車馳到，逍遙宮主騰身躍下馬車，雙鳳門主急道：「姐姐小心。」

逍遙宮主聞若無聞，顫聲說道：「小秋，你在那兒，傷得重麼。」

楚雲秋一步跨到，道：「乾媽，我在這兒，不礙事……」

雙鳳門主就在逍遙宮主身後，她道：「雲秋，她是你的親娘生身母，還叫甚麼乾媽。」

楚雲秋一怔道：「你……」

只聽莫言道：「楚老弟，老時跟老左見過你跟梅少俠，他們倆碰見宮主提到了這件事，宮主這才知道你就是她的親生孩子。」

楚雲秋瞪大了兩眼，道：「宮主，你沒有弄錯麼，雲秋自小就沒了娘，聽我父親說，我娘生下我之後就過世了……」

逍遙宮主顫聲說道：「小秋，楚凌霄不是你的生身父，他只是你的養父，梅凌烟才是你的生身父，我並沒有死，我是被楚凌霄打下了家後的斷崖，他以爲我已經死了。」

楚雲秋道：「你怎麼說，梅凌烟才是我的生身父，我爹他只是我的養父，這，這是怎麼回事。」

雙鳳門主道：「雲秋……」

逍遙宮主道：「妹妹，還是讓我來說吧。」

一頓接道：「小秋，你知道這梅凌烟夫婦感情不好，並不和睦，是麼。」

楚雲秋道：「不錯，這我知道。」

逍遙宮主道：「你可知道他夫婦爲甚麼感情不好，一直不和睦麼。」

楚雲秋道：「聽說是因爲梅凌烟別有所歡。」

逍遙宮主道：「你錯了，他不是另有所歡，而是他早在跟他妻子秦氏結婚之前有位紅粉知己，他那位紅粉知己已懷有他的骨血，他却奉了父母之命娶了秦氏含烟，他思念他那位紅粉知己因而冷落了他的妻子，而他那位紅粉知己在傷心斷腸之餘也嫁了『神手書生』楚凌霄，十月瓜熟蒂落生下了你，你母親幾經思考認爲不該瞞楚凌霄，所以把眞象全告訴了楚凌霄，誰知楚凌霄知道你不是他的親骨肉之後大爲妒恨震怒，他毀了你母親的臉，弄瞎了你

母親的眼，最後把你母親擊落家後斷崖，你母親命大沒死，忍痛逃走，誤打誤撞跑進了現在『逍遙宮』的所在，而楚凌霄却留下了你，把你撫養長大，他所以殺害梅家滿門，主要也是爲這件事，小秋，現在你明白了麼。」

楚雲秋聽得心神狂震，臉色連變，一點頭道：「我明白了，只是爲甚麼他老人家一直沒告訴我。」

逍遙宮主道：「許是他不敢讓你知道你不是他的親骨肉，我曾經偷偷回去探望過你幾次，我雖然看不見，但是我聽得見，他視你如已出，既是這樣，他焉有不怕你離他而去的道理。」

雙鳳門主突然道：「他既有殺害梅家滿門之心，又怎麼能讓你知道你是梅凌烟的親骨肉。」

逍遙宮主說道：「恐怕這也是原因之一。」

楚雲秋突然跪了下去，道：「雲秋不孝，讓你在外受苦這麼多年。」

逍遙宮主身軀暴顫，覆面紗濕了，兩串晶瑩之淚從覆面紗後墜下，落在襟前，她伸出顫抖的手扶起了楚雲秋，哽咽着道：「孩子，快起來，這不怪你，造物弄人，我也沒有盡到做母親的責任……」

她悲喜交集，難以自持，這是做母親的天性。

而楚雲秋却沒有太大的激動，這也難怪，他在襁褓中就沒了母親，這麼多年來也一直沒有親身感受到母愛，如今他的母親突如其來，這份親情究竟不够濃厚。

儘管如此，却已賺得旁觀衆人不少眼淚。

姑娘家心軟，哭得像淚人兒，連莫言幾個都頻頻擧手抹鼻擦淚。

只聽雙鳳門主道：「雲秋，聽說你找你養父去了，找到了沒有？」

楚雲秋道：「找到了……」

逍遙宮主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楚雲秋道：「家裏，他老人家後來回家去了，一直在家裏待着沒出來。」

逍遙宮主道：「當初他爲什麼讓你齊伯伯代他赴約，問過了。」

楚雲秋道：「問了，他老人家是不得已，他老人家要去搏殺『殘缺門』那帮人，讓齊伯伯代他老人家赴約，暫時拖一下，那知等他老人家挑了『殘缺門』趕去之後却已遲了一步。」

逍遙宮主道：「原來如此，我原說這裏頭一定別有原因，要不然他會讓你齊伯伯代他赴約，他這麼對我倒還情有可原，他殺了梅家滿門就嫌太過了，過錯並不在梅家人，而且他已經毀了梅凌烟的家了，我不知道眼前這些事他怎麼應付。」

楚雲秋道：「他老人家早在事過後就知道錯了，所以遲遲沒了結只是爲見我一面，他老人家料定我遲早會回家去的。」

逍遙宮主身軀一震急道：「這麼說他如今已經……」

住口不言。

楚雲秋點了點頭，也沒說話。

逍遙宮主一襲衣衫無風自動，道：「想不到他竟這麼……這，這是何苦，這又該怪誰？怪他，怪我，還是怪梅凌烟？」

雙鳳門主道：「姐姐，我說句公平話，這要怪該怪凌烟的父母，當初他二位要是答應了那門親事，讓姐姐進他梅家的門，不就什麼也沒有了麼！」

逍遙宮主沉默了一下，一嘆說道：「或許妹妹說對了，也好，就讓他這麼去吧，他也只有這一條路好走，要不然眼前這種局面他無法應付，雲秋，你把他葬在家裏了！」

楚雲秋點了點頭道：「不管怎麼說，他老人家對我有這麼多年養育之恩，而且我事先並不知道內情。」

逍遙宮主道：「不，雲秋，你做的對，等一會兒此間事了，我也要看看他去，我總算跟他夫妻一場，而且他對我這樣也不能怪他。」

雙鳳門主嘆道：「姐姐眞是寬懷大度，自己身受這樣，居然這麼多年由始至終沒有一句怨言，楚凌霄若是知道，他應該愧煞，人死，一了百了，而且姐姐都能這樣，我還有什麼說的，恩怨俱消事已了，我……」

逍遙宮主道：「妹妹，既是恩怨已消事已了，而且當年離別重相逢，尤其當年事並不能全怪妳，妳又何忍？」

雙鳳門主身軀猛然一震，說道：「姐姐妳……」

逍遙宮主道：「妹妹原諒，我認爲骨肉相逢不相認，那眞個是天地間最悲痛的事！」

雙鳳門主身軀泛起了顫抖，沒說話。

逍遙宮主道：「恨天，當年事你都一淸二楚了，你不該再怪你的父親，也不該再怪你的母親，那是造物弄人，如今你的母親就在你眼前，還不上前跪認。」

梅恨天聽若無聞，怔怔地望着雙鳳門主，沒動，也沒說話。

逍遙宮主道：「妹妹，把妳的面紗取下來吧，從今後用不着它了。」

雙鳳門主遲疑了一下，默默抬手取下了覆面紗，黛眉鳳目，胆鼻檀口，雖然已屆中年，但依然國色天香，風華絕代，不愧爲當世第一美人。

姑娘家都看直了眼。

梅恨天猛然一陣激動，突然叫了聲「娘！」撲過來跪倒在地！

雙鳳門主悲喜熱淚奪眶，兩串晶瑩珠淚，撲簌簌而落，哽咽着伸手扶起了梅恨天，道：「孩子！讓你受苦了，千不是，萬不是，是娘的不是，你只有一宗不是，看看你把雲秋打成什麼樣，還不快過去賠罪去。」

梅恨天轉身又要跪倒，楚雲秋一步跨到，伸手架住了他，道：「別這樣，恨天，這件事咱們事先都不知道，是不？不管怎麼說，咱們是弟兄，弟弟打哥哥兩下算得了什麼！」

莫言叫道：「對呀，做哥哥的怎麼說也得讓着弟弟點兒，挨還不是白挨了！」

這種事是悲喜交集，經莫言這麼一道，悲的氣氛沒了，喜的氣氛却更濃了，大夥兒都笑了。

梅恨天一隻手抓着楚雲秋道：「大哥，眞沒想到咱們倆會是弟兄，難怪咱們倆一見就投緣！」

黃婉君道：「恨天！大哥剛才是不是一直沒有還手？」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偕楊晋、朱奇前往丐幫金陵分舵，以奇妙武功，制服丐幫四大護法中的胖瘦二長老，要他們無論如何，以最迅快的傳訊方法，請丐幫幫主親來一會，胖瘦二長老答以最快也需午夜後方能請來幫主，岳秀願在分舵相候，隨着楊晋率衆捕快離去，只命朱奇守候在丐幫分舵門外，胖瘦二長老欲離去，爲岳秀點了穴道，如此苦候很長時間，丐幫幫主方率另二長老來到，岳秀向他責難不該暗助龍鳳會，丐幫幫主問他是否官中人，岳秀說他不是作官的命，只是個江湖人——

彈指鎮護法　利口析忠奸

聽說岳秀是江湖上人，青衫人突然精神一震，冷冷說道：「你也是江湖人，但竟敢對在下如此說話。」

岳秀冷聲說道：「我現在代表的是七王爺。」

青衫人道：「够了，七王爺也未必把丐帮如何，閣下口口聲聲要對付七王爺，難道就把丐帮震住了不成。」

岳秀道：「七王爺並無圍剿丐帮的意圖，但却不逃避丐帮的挑戰，但丐帮近日的行爲，顯然，已對七王爺有所不利。」

青衫人道：「咱們先不談七王爺的事，你一個江湖人傷了本帮中兩位長老，你準備如何交代。」

岳秀微微一笑道：「帮主的意思，可是要和在下用江湖上人的手段，解決這場紛爭了。」

青衫人道：「你是七王爺的代表，想來是沒有這一份勇氣了。」

岳秀道：「帮主錯了……」

青衫人突然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你是同意以一個江湖人的身份，和本帮解決問題了。」

岳秀道：「是的，如若帮主想選擇這一條路，咱們遵從江湖上的規矩解決。」

青衫人道：「那很好，閣下劃出道子來。」

岳秀道：「在下希望咱們先說出一個規範來。」

青衫人道：「什麼規範。」

秀岳道：「區區只有一人，貴帮人才衆多，可以先派三人對付在下。」

青衫人雙目盯注在岳秀的臉上瞧了一陣，道：「閣下口氣很大，本座自出道以來，第一次聽說有人在我面前誇下如此大言。」

岳秀笑一笑，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江湖之大，無奇不有，帮主總歸要遇上，只看早來，遲來吧了。」

青衫人雙目中神光暴射，冷冷說道：「閣下的意思，咱們比試三陣，閣下一人獨搏三局，咱們派出三人，分對三陣。」

岳秀道：「分對三陣也好，一擁而上也好，任憑帮主選擇。」

青衫人道：「如是很不幸，傷了閣下呢？」

岳秀道：「那怪我學藝不精，死而無怨，爲難的是在下勝了，又將如何？」

青衫人道：「你可以對本座提出任何條件。」

岳秀道：「這話太籠統，咱們還是說清楚一些好。」

青衫人道：「什麼條件，由你閣下提出來吧！咱們無不答允。」

岳秀道：「幫主口氣如此堅定，不覺着太豪壯麼？」

青衫人道：「丐幫權力，一向集中，本座的話，就可以代表整個丐幫。」

岳秀道：「那很好，如若貴幫三人俱敗，那就請幫主交出三面行令竹符。」

青衫人呆了一呆，道：「看來，閣下對本幫的事務，瞭解的十分清楚。」

岳秀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何況，行令竹符，爲貴幫中最高令符，也並非什麼機密事情。」

青衫人回顧了左右兩個老者一眼，心中暗道：「左右護法，都是幫中一流高手，胖，瘦二老，也是幫中的有名人物，但瘦，胖二老，却被這年輕人，制的服服貼貼的，難以行動，左護法秦震，竟然解不開兩人穴道。」

這麼一分析，青衫人突然覺着，這年輕人，不是位好與人物，不禁心頭微生驚懍。

他能領導天下第一大幫，自非平常之人，只因，丐幫這些年來，人才鼎盛，聲勢壯大，養成了他的尊大氣勢，雖然感覺到形勢不妙，但一下又改不了口，只好重重的咳了一聲，道：「這第一陣，先由你就本座左右兩位護法中指定一人動手。」

岳秀笑一笑，說道：「如是區區可以指定，在下倒是希望，先領教你幫主的高招！……」

右護法大聲接道：「千金之軀，坐不垂堂，本幫主是何等身份，你不配和他動手？」

岳秀道：「丐幫幫主，在貴幫弟子中，也許是泰山，北斗，高不可攀，但如是站在敵對上而言，他也不過是在下心目中，一位敵人罷了。」

右護法閃身而出，道：「閣下好狂的口氣，老叫化在江湖走了數十年，還沒有遇上到你這少不更事的狂人。」

岳秀淡淡一笑，道：「既是如此，閣下先試一陣也好。」

右護法回顧青衫人道：「屬下江橫請命幫主，願試第一陣。」

青衫人長長吁一口氣，道：「不可輕敵。」

江橫一欠身，回頭望着岳秀，道：「姓岳的，來吧！」

岳秀輕輕嗯了一聲，微笑道：「閣下先請。」

江橫早已蹩了一肚子怒火，也不再謙讓，大喝一聲，一拳劈出。

他練的是混元一氣功，行年六十以上，還保持着童子之身，掌力有開碑碎石之威。

這一掌含怒而發，强猛絕倫。

目睹掌力的威勢，岳秀倒也不敢存大意之心，一個旋身急轉，避開了正面，右手五指拂去，掃向江橫右肘軟穴。

青衫人沉聲喝道：「小心，那是十二蘭花拂穴手。」

江橫久闖江湖，身經百戰，一看岳秀出招，已知不對，但却沒有認出岳秀用的是蘭花拂穴手法，聞驚退避，爲時已晚，岳秀右手掠肘而過，肘間軟穴一麻。

岳秀存心速戰速決，五指一翻，扣住了江橫的右腕脈穴，橫手一帶，把江橫拖開三尺，一鬆手，疾退五步，道：「得罪，得罪。」

江橫一張臉，變成了猪肝顏色，紅裏透紫，難看已極，仰天長歎一聲，道：「罷了，罷了，老叫化數十年來，遇上過不少高人，但却從未受過今宵之辱，還有何顏，偷生人世。」

反手一掌，直向天靈穴之上拍去。

青衫人冷冷喝道：「住手。」

右手一抬，一股指風，點了過去，正中江橫右臂，掌力頓消。

青衫人一上步，兩道威稜四射的目光，盯注在江橫的身上，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怎可如此輕生。」

江橫黯然說道：「屬下一招落敗，不但自覺無顏，而且有損丐幫威名。」

青衫人道：「江湖上，沒有常勝英雄，何況，那十二蘭花拂穴手法，已然絕傳百年，就是本座全然無備之下，也難免受制，何愧之有。」

岳秀只聽得暗暗點頭，暗道：「這人能爲丐幫之主，果有非常氣度，常人難以及得。」心中頓生好感。

江橫在幫主一陣開導之下，心中悲忿稍消，一欠身，向後退去。

青衫人的狂氣盡消，目光盯注在岳秀的臉上，緩緩說道：「閣下身懷絕傳奇技，無怪如此氣焰，本座領教幾招。」

岳秀微微一笑，道：「幫主誇獎，正如幫主之言，晚進勝在江前輩不意之中，江前輩有些輕敵，晚進有些僥倖。」

青衫人暗暗歎一口氣，道：「岳少兄勝而不驕，反見謙讓，于某識人不明，慚愧的很，岳少兄請出手吧！」

兩人由冷言惡語，忽然間變的客氣起來，敵對之意，消去不少。

岳秀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道：「晚進心懷苦衷，三陣之約，言由在耳，不得不出手了。」

青衫人道：「岳少兄請施展，不用手下留情。」

岳秀道：「幫主先請。」

青衫人正待出手，突聞一個清冷的聲音，道：「幫主不可。」

隨着那一聲輕喝，衣袂飄風，兩條人影，躍入室內，並肩而立。

一個白髮白髯，灰色長衫的老叫化，一個却是素服淡裝的清麗少女。

岳秀輕輕咳了一聲，道：「朱奇，朱奇……」

他連呼數聲，不聞回應之言。

那清麗少女，冷笑一聲，道：「不用叫他了，他早已被點了穴道。」

岳秀點點頭道：「什麼人下的手。」

素衣少女道：「我！」

岳秀道：「很高明，在下竟然未能及

時發覺。」

素服少女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要把自己，看成天下第一高人。」

岳秀雙目中冷芒如電，一掠青衫人，道：「丐幫中也有女弟子麼？」

素服少女道：「閣下的見識太少了，丐幫數百年來，代代都有女弟子，閣下竟然不知，不過，我倒非丐幫弟子……」

岳秀暗暗吁一口氣，道：「姑娘不是丐幫弟子，想是龍鳳會派來的人了？」

素服少女回顧了那白髮白髯的老叫化一眼，低聲道：「義父，龍鳳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組合？」

白髯老叫化冷哼一聲，道：「龍鳳會是新近崛起江湖的一個組合，充滿着神秘，到目前爲止，江湖上，對他們知曉的還不太多……」

日光轉注到青衫人的身上，接道：「幫主乃一幫之主，豈可和這等狂人動手，請退後一步，容待老朽和他見個高下。」

他稱老朽，顯然是輩份高過了丐幫幫主。

一幫之尊的青衫人，對這白髮白髯老叫化，似是極爲尊重，輕輕咳了一聲，道：「居老已是退休之人，此事，怎能再勞動大駕。」

白髮白髯老叫化哈哈一笑，道：「我居無上雖然退休了，但還算是丐幫的人，丐主不用客氣了。」

青衫人道：「既然如此，本座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緩緩向後，退開了五尺。

居無上大行三步，冷冷說道：「小子，你識得我老人家麼？」

岳秀道：「看起來，你好像是，極受丐幫中人尊敬的元老。」

居無上道：「不錯，倒叫你小子給看出了。」

岳秀微微一笑，道：「這也算不得什麼，只要稍爲細心一些，都可以一眼就瞧得出來。」

居無上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夫雖已退休了二十年，但還是丐幫中人，有人和丐幫幫主動手，又叫老夫遇上了，自然是不能不管了。」

岳秀心中暗道：看來，這老人，是丐幫中最受敬重的人物，只可惜朱奇已被人點了穴道，無法聽他指出此人身份。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閣下之意，是代替貴幫主，和在下動手一戰了。」

居無上道：「不是代替，而是應該，丐幫中，只幫主的身份最高，老叫化雖然退休了，也還是丐幫的人。」

岳秀微笑道：「閣下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居無上道：「好小子，你當眞是狂的可以，四十年來，老夫還未有見過，你這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岳秀道：「今夜你遇上了。」

居無上確有過人的修養，哈哈一笑，道：「小子，你這份狂勁，倒眞叫老夫有些佩服。」

素服少女突然一側身，搶到了居無上的身前，低聲說道：「義父，這點小事，怎可勞動你老人家親自出手，交給女兒的就是。」

居無上笑道：「這小子既有這份狂勁，自然不是全無道理，你要小心一些。」

素服少女微微一笑，道：「所以，今夜，我要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岳秀暗提眞氣，道：「姑娘，動手相搏，各憑本領，你義父說的不錯，姑娘應該小心一些，莫要我傷到了妳。」

素服少女只不過十八九歲的年紀，那居無上應該是早過了古稀之年，這一老一少，相差了三代以上，不知怎的，竟是以父女相稱。

只見她一揚柳眉兒，怒聲喝道：「你小心，我第一招，要取你雙目。」

說完話，一長柳腰，兩根纖纖的玉手，已到了岳秀面門之上。

她動作之快，身法之奇，岳秀生平僅見。

岳秀心頭震動了一下，突然間斜斜滑開五步。

那素服少女一招落空，亦不禁微微一怔。

但她立刻如影隨形般欺了上來，雙掌連環拍出，掌指交錯，招招如電光石火一般。

青衫人和丐幫左右兩大護法，都看的全神貫注。

岳秀雙手一陣疾揮，指點肘撞，也不過剛剛把對方的攻勢封住，竟然無法還擊一招。

這是他自出道以來，遇上的第一位招數奇幻的强敵。

素服少女一口氣，攻出了七十二招，才忽然停下了手來。

臉上是一片驚奇之色，雙目中轉動着冷電一般的光輝，緩緩說道：「你能接下我一套穿花掌法……」

岳秀冷冷接道：「姑娘還有什麼高明武功，請施展出來，在下一並領教。」

素服少女道：「我已經攻你兩次，這一次，該你出手了。」

岳秀道：「要在下出手麼？」

素服少女道：「不錯，我已經見識過了你的防守身法，那確實高明，現在，我還想見識一下你的攻人之術。」

岳秀道：「好！姑娘一定要見識，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陡然欺身而上，拳掌並施，攻向了素服少女。

岳秀的攻勢，不如素服少女的幻變萬千，耀眼生花，但他一招一式，却是紮實的很，眞是招招如鐵錘擊岩，巨斧開山一般。

素服少女硬封了三招之後，立時感覺到自己的內力，不如對方甚多，改用了小巧的身法，閃避岳秀的攻勢。

岳秀連攻了十二招，始終沒有擊中素服少女，不覺間，激起了豪壯之情，拳法一變，忽見快速。

剎那間，幻化出漫天掌影，挾帶着呼呼的勁風。

素服少女似是用一種很特殊的身法，有如穿花蝴蝶一般，穿行在那漫天的掌影之中。

岳秀又攻出三十六招，仍然未能沾到那素服少女衣衫。

這一輪攻勢，那素服少女，除了硬封三招之外，就未再還手，一直用輕功身法，避開了對方的攻勢。

岳秀又攻了十餘招，連換了四五種掌法，仍然未能傷到那素服少女，收掌退後了三步，道：「姑娘好高明的身法。」

那素服少女頭上已見了汗水，而且微微喘息。

她盡量保持着神色的鎮靜，暗暗吁一口氣，道：「你怎麼不攻了。」

素服少女道：「姑娘何以不肯還手？」

岳秀道：「我第一次攻你一輪，你就沒有還手，第二次，我應該讓你全力施展。」

岳秀冷冷一笑，道：「咱們已兩陣未分勝負，姑娘至少應該明白，無法使在下屈服了……」

素服少女接口說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岳秀道：「在下希望姑娘，再選擇一次。」

素服少女眨動了一下星目，道：「我選擇什麼？我不大懂你的話。」

岳秀道：「姑娘如肯退出這場紛爭，現在，還來得及。」

素服少女道：「有一件事，只怕你還未弄清楚。」

岳秀道：「哦！那就請教姑娘了？」

素服少女道：「我也是丐幫中人！」

岳秀冷笑一聲，道：「姑娘，一個人說話反覆，也要有個分寸，姑娘曾說過不是丐幫中人，言猶在耳，如今竟又自認是丐幫中人了，照妳姑娘這等爲人的情形，只有龍鳳會那種詭密和陰險集成的組合，才會有妳這種臉厚皮粗的人，說謊也不選時機。」

素服少女一張臉泛起了羞紅之色，身軀也微微抖動。

顯然，她內心中有着無比的激動。

那白髯老叫化臉上也現出怒容，冷冷望着岳秀。

但他却極力克制着自己，因爲，他心中覺着岳秀的話，頗爲有理，如若不先解說清楚，就算把岳秀殺了，也無法澄清此事。

素服少女長長吁了一口氣，逐漸平復下激動的心情，冷聲說道：「你這人口舌如刀，句句刺心，利口如劍，你是當之無愧了。」

岳秀道：「在下只是講一個理字，姑娘對自己片刻工夫內反覆之言，又能作何解釋呢？」

素服少女道：「我不是出身丐幫，我也未正式加入丐幫，你說我能不能算是丐幫中人？」

岳秀道：「如此說來，妳應該不是丐幫中人。」

素服少女道：「我義父是丐幫中的退休長老，他可以不問丐幫中事，但他並未正式脫離丐幫，他伸手管丐幫中事，是否有錯？」

岳秀道：「他以丐幫中退休長老的身份，自然可以管丐幫中事。」

素服少女說道：「我義父如若恢復丐幫中長老的身份，我自然也算是丐幫中人了。」

岳秀冷冷說道：「姑娘這理由，牽强的很……」

目光一掠居無上，接道：「老前輩覺着如何？」

居無上冷冷說道：「你不知我們丐幫中的規戒，自然是覺着奇怪了。」

岳秀目光一掠素服少女，道：「姑娘形諸於外的激忿、做作，可以瞞過居老前輩，也可以瞞過丐幫中人，但你瞞不過我，龍鳳會中人，一向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

居無上道：「你是說，我這位義女是龍鳳會中人？」

岳秀笑一笑道：「這件事，我想閣下應該比我清楚。」

居無上冷冷道：「我說這是件不可能的事。」

岳秀道：「往往有很多事，就發生在不可能的情況中，丐幫中人，向以忠義爲主，如若這位姑娘，自幼出身丐幫，也就不可能說出反覆無常的話，因爲，貴幫對信諾二字，向極重視，如是在下推斷的不錯，老前輩這位義女，收入膝下不久。」

居無上楞住了，望着岳秀，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岳秀不但說的入情入理，而且，還說出了大部份事實。

但他的口氣，却很婉轉。

居無上回顧了素服少女一眼，緩緩對岳秀說道：「不錯，老朽收這位義女，不過一年時光，但這並不能證明，她是龍鳳會中人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但也無法證明她不是龍鳳會中人，對麼？」

目光轉注到青衫人的身上，接道：「幫主，不論咱們日後爲敵爲友，現在，區區想先說明幾件事情。」

青衫人也變的和氣起來，點點頭，道：「你請說！」

岳秀道：「有幾件事，在下心中十分懷疑，丐幫不和公門中人往來，天下皆知，但丐幫不和公門中人作對，也是江湖上人盡皆知的事，但丐幫忽然間和公門中人作對起來，這中間，難道全無原因麼？」

青衫人道：「本座倒不覺得有什麼奇怪之感。」

岳秀道：「那是因爲幫主在不知不覺中受了很大的影響。」

青衫人說道：「什麼人，能够影響到我？」

岳秀道：「這個在下很難說了，只有幫主的身份，才能够知道受了什麼的影響了。」

青衫人沉吟了一陣，說道：「沒有人影響我，我們也沒有和公門中人作對的用心。」

岳秀笑一笑，道：「幫主，在下還想請教一番！」

青衫人道：「本座洗耳恭聽。」

岳秀道：「突然間到金陵來，不知爲了何故？」

青衫人沉吟了一陣道：「本座到此，只是一種例行的巡視……」

岳秀接道：「幫主不覺着太巧合一些麼？」

青衫人道：「這就有些過份了。」

岳秀笑一笑道：「幫主，如若七王爺頒下了一道令諭，要貴幫中人離開金陵，貴幫是否願意。」

青衫人沉吟了一陣，道：「這個麼？要看情形了，如是無緣無故的把我們逐出金陵，本幫只怕很難接受。」

岳秀道：「丐幫一向不願和官府中人衝突，但幫主却在金陵多事之秋中，突然趕到了金陵。」

青衫人道：「本座到此，純爲敝幫的私事，和官府中事無關。」

岳秀笑一笑，道：「問題在此了，金陵分舵中事，勞動到幫主親自趕來處理，那就定然是一樁很大的事了。」

青衫人怒道：「姓岳的，你這般苦苦追問，要追問到多少時間，才能罷休。」

岳秀笑一笑，道：「眞金不怕火，幫主如是心中無鬼，又爲何怕我多問。」

青衫人道：「放肆，給我拏下。」

岳秀屈指輕彈，縷縷指風，封住了左右兩個護法的舉動，笑一笑，道：「幫主，不是在下誇口，在場中人，除了居老前輩之外，各位都非在下的敵手。」

左右兩大護法，本來已準備出手，但却被岳秀彈出的指風，逼的連連退避。

談笑退敵，絕技驚人。

居無上冷冷說道：「閣下的彈指神通，能練到雙手齊發，實很高明。」

岳秀肅然說道：「老前輩誇獎了。」

居無上道：「你當着老夫之面，如此藐視丐幫，豈不是要老夫難看麼？」

岳秀道：「老前輩深明大義，想來不會爲小不忍亂了大謀。」

居無上道：「老夫忍氣吞聲，只爲了想早些瞭解眞象。」

岳秀道：「有此一念，即是說明了老前輩是一位明辨是非的人。」

日光轉注青衫人的身上，接道：「丐幫正值鼎盛之期，九大門派都生出極爲敬畏之心，足見幫主是位雄才大畧的高明人物。」

這幾句誇獎之言，搔到了那青衫人的癢處，只聽得心中大爲舒暢，怒火消褪。

不待青衫人接口，岳秀又搶先說道：「丐幫基業，傳了數百年，雖是由閣下領導進入了鼎盛之勢，但最大的功勞，却是前兩代的掌門人，他們下了多少的苦心，培養了多少人才，才有今日鼎盛之期，這一點，尚望幫主珍惜。」

這幾句話，却又擊在青衫人的痛處。

但他已感覺到對面的年輕人，非同小可，不能有任何一點輕視。

忍下了一口氣，緩緩說道：「姓岳的可以說正經事了。」

岳秀說道：「丐幫向以忠義相傳，如是傷了忠義之名，那豈不是一件大大的遺憾。」

居無上皺了皺眉頭，說道：「幫主，老朽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是否應該禀報幫主得知。」

這居無上乃丐幫中連經三代幫主的元老，不但受到歷代幫主敬重，也極受幫中弟子的崇敬。

青衫人輕輕咳了一聲道：「長老，有什麼事，只管請說。」

居無上神情一肅，道：「老叫化斗胆放肆了……」

語聲一頓，接道：「幫主大駕親臨金陵，而且又快馬傳訊把老朽也召來……」

青衫人怔了一怔，說道：「把你也召來？」

居無上道：「幫主不是傳下令諭，召來老朽麼？」

青衫人搖了搖頭，肅聲說道：「沒有的事……」

語聲一頓，改口說道：「也許是他們覺着金陵和你隱息之處最近，怕我有什麼失面，所以，通知你一聲。」

居無上道：「老朽收到的是竹符令，顯然，事情緊急，老朽不得不來了。」

青衫人點點頭，道：「照說，咱們丐幫中退休的長老，除了竹符令外，其他的令符，可以不理。」

居無上道：「所以，他們就傳入了竹符令！」

青衫人道：「此事，我一定要查，而且，非要一個水落石出不可。」

居無上道：「好，你也該查查……」

日光轉到那素服少女身上，道：「娃兒，我待妳如何？」

素服少女道：「情意如山。」

居無上道：「那麼妳就不能欺騙義父了。」

素服少女道：「女兒不敢。」

居無上道：「好！我問你，是不是龍鳳會中人？」

素服少女微微一怔，道：「義父，你這問話是什麼意思？」

居無上道：「老夫覺着那姓岳的十分有理，這中間，確有很多的可疑之處。」

素服少女道：「說的也是，幫主既未下令，什麼人敢把竹符令，送到了你老人家的手中。」

居無上點點頭道：「就丐幫而言，這是一件大事……」

岳秀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前輩，在下覺着，你和這位姑娘的話，還沒有說完。」

居無上道：「什麼話，老叫化沒有說完？」

岳秀道：「老前輩對丐幫中人事，竟因晚輩之言，心中注意，足見老前輩是一位就事論事的人了。」

居無上道：「老叫化一向服理，覺着你說的有理，並非是被你說服了。」

岳秀道：「這個在下明白……」

語聲微微一頓，道：「不過，老前輩既然問了，就應該問個清楚。」

居無上冷冷說道：「你是說老叫化未問清楚？」

岳秀點頭，道：「不錯，老前只問了一半，欲清丐幫之疑，應該先清老前輩的身份。」

居無上道：「老叫化覺着，無事可問了。」

岳秀道：「老前輩，在下覺着，還有很多可問的事！」

居無上冷哼一聲，道：「她如是龍鳳會中人，還會贊成老叫化追查丐幫中的事麼？」

岳秀笑一笑道：「這就是龍鳳會中人的可怕之處了。」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左月嬌被戚婆婆押解上路，途經一處小鎮，赴麵店進食，突有一異人，用傳音神功教導左月嬌自解穴道方法和傳給她數句口訣，左月嬌在再上路的途中，如言施行，果然獲得脫身。石中英四出尋覓左月嬌，路遇一英俊文士，覺他可疑，一路追踪至天柱峯頂，為文士發覺，要和他結成忘年交，並自稱是數十年前名震武林的三昧真君丁無病，又告訴石中英，他之來此天柱峯，是等候石松齡，因三十年前承他慨贈靈葯，後因事數度相約均不獲晤，十年前石松齡曾留字今晚到此相晤——

玉指凌空點　悍賊滾地亡

石中英靜坐一旁，一直等他說完，心中暗暗忖道：「這麼說，他等的果然是爹了，敢情他還不知道爹已在七年前離奇失蹤之事。」想到這裏，不覺起身朝青衫文士拜了下去，說道：「晚輩不知老前輩和家父論交在先，實是失禮之至。」

青衫文士突然目射奇光，大笑道：「甚麼？小兄弟就是石盟主的令郎？哈哈，有其父，果然必有其子。」接着臉色一正，說道：「老哥哥方才不是告訴過你？老哥哥和令尊不過一面之雅，談不上朋友，何況咱們既然結了忘年兄弟，你是老哥哥的小兄弟，一千年也改不過來的了，小兄弟別再拘泥俗禮，哦！令尊人呢？」

石中英說道：「家父已在七年前失蹤了。」

「失蹤？」青衫文士驚奇的道：「令尊如何會失蹤的？」

石中英道：「家父可能落入賊黨手中了。」

青衫文士聽的更奇，雙目神光迸射，問道：「小兄弟說的賊黨是些甚麼人？」

石中英道：「不知道，賊人假冒家父，在武林出現，已有七年之久了。」

當下就把自己父親遠在十年之前，就發現江湖上有一批神秘人物，在暗中活動，勢力相當龐大，各大門派，已有不少被他們參透。

父親有鑒於此，以遊歷為名，遍訪各大門派掌門人，希望能把這一隱伏的危機，消滅於無形。

賊黨也借此機會，運用潛伏在各大門派同黨的影响力，公舉父親為武林盟主，過沒多久，父親就被賊黨取代了。

他沒說出「護劍會」來。

青衫文士沉哼一聲道：「好計較，這些賊人，果然心機深沉的很。」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道：「由此看來，十年前令尊走訪老哥哥，可能也和此事有關了。」

「不錯，就以今日之約來說，他訂星月無光的五月晦日，（晦日即每月最後一天）地點又選擇了四壁險陡，無人能潛伏竊聽的天柱峯必有隱密之事見告無疑。」

青衫文士忽然回頭朝石中英問道：「小兄弟幾時發現的呢？」

石中英道：「家父在十年前，就把小弟送到家師那裏去學藝，對外只說小弟失足落水，發現家父被人假冒，是小弟回家之後的事。」

接着又從自己回家起，一直說到老賊在君山龍門幇自戕，自己等人趕來石家莊，又無故離奇失蹤，扼要說了一遍，只是沒提「護劍會」的事。

青衫文士微微搖頭道：「真想不到老哥哥三十年沒在江湖走動，這些么魔小醜，也居然成了氣候，興風作浪起來。」

接着正容道：「令尊十年前遠上古靈山，可能發現賊勢強盛，要老哥哥助他一臂，只可惜，我閉關十年，誤了大事，這樣，小兄弟，你不用焦急，令尊失踪之事，保在老哥哥身上，假冒令尊的賊人雖死，但他身後，必然另有主使之人，老哥哥既然遇上了，我非把他們一個個揪出來不可。」

石中英感激道：「多謝丁大哥了。」

青衫文士爽朗的笑道：「咱們兄弟，這點事，何用言謝？」

說着，從他腰間，解下一個色呈紫紅的玉葫蘆，傾出一顆朱色藥丸，含笑道：「這就是老哥哥化了十年工夫，才練成的『坎離丹』，功能補益真氣，助長功力，練武之人，服食一顆，足可抵得十年以上的功力，小兄弟從早到晚，未進飲食，正宜服藥，你快將它吞了。」

石中英一怔道：「丁大哥，這麼貴重的藥，無故吞服，豈不糟遢了？」

青衫文士大笑道：「不錯，『坎離丹』是由九十九種稀見靈藥合煉而成，武林中人，夢寐難求，算得是貴重奇藥，但你我兄弟，這又算得了甚麼？快別多說，此刻已屆子正，你吞服了，還得及時運功，才能使它遍行九宮，助長功力。」

石中英聽他這麼說了，只得伸手接過，納入口中。

但覺藥丸入口，立即隨津而化，奇香滿口，一股清芬，直透丹田。

青衫文士適時道：「小兄弟快盤膝坐下，調息行功。」

石中英道：「小弟練的是『逆天玄功』，不是趺坐運功的。」

青衫文士目射奇光，大笑道：「原來小兄弟是魔教門下，『逆天玄功』別走蹊徑，難練易成，無怪小兄弟小小年紀，一身功力，會有如此成就了，哈哈，練的『逆天玄功』，你服下此丹，收效更速了，快運功吧！老哥哥在此替你護法。」

石中英不再多說，雙手支地，倒豎身子，兩腳朝天，運起一口真氣逆經而上。

這一運氣，只覺氣機充沛，方才一股清芬之氣，化作一團熱流，隨即衝透重關，一個人輕得幾乎要隨着呼吸飛了起來。

這樣過了約莫半個時辰，才覺真元凝固，骨髓堅凝，「坎離丹」藥力，悉已化為已用，才緩緩睜眼，翻身站起。

青衫文士微微點首道：「小兄弟這點年紀，『逆天玄功』，已有八成火候，實在難得，老哥哥索性成全你了。」

說完，又從玉葫蘆中傾出兩顆「坎離丹」，說道：「你已經服下一顆，這兩顆好好收着，每晚子時，吞服一丸，就可達到十二成火候。」

石中英仰首道：「丁大哥，小弟已經拜受一顆……」

青衫文士道：「不用多說，你快收好了，我還有話說。」

石中英只得雙手接過，放入懷中。

青衫文士又道：「小兄弟身佩長劍，但據我所知，魔教不以劍法擅長。」

石中英不好說出自己九位師父，有七位傳了自己劍法，這就說道：「小弟學的劍法，是家父留下來的手著。」

青衫文士點頭道：「令尊一派掌門，這是家學淵源，無怪小兄弟隨身佩着長劍了。」

隨着右手一探，從左手衣袖中，取出一捲盤着的東西，遞了過去，說道：「此名盤螭劍，當年得自關外，隨我已四十年了，老哥哥如今用不着它了，小兄弟收着吧，正因此劍隨我多年，江湖上人，看到此劍，自然認識，你只要說是我丁某的兄弟，大概還沒有人敢和你為難了。」

石中英經過這半天工夫，已經知道他的脾氣，拿出來了，決不會再收回去，心頭一陣感動，雙手接過，說道：「大哥厚賜，小弟拜領了。」

青衫文士嘉許的笑道：「這樣才是好兄弟，此劍不僅削鐵如泥，也可以捲起來，收入袖中，極為便利，既有佩劍之實，而無佩帶長劍的累。」

說到這裏，口氣微微一頓，含笑道：「好了，老哥哥要走了。」說着，便自站起身來。

石中英道：「不知丁大哥要去那裏？」青衫文士道：「老哥哥行踪無定，不過我想就近踩踩這些不成氣候的東西，究竟有甚麼人撐了他們的腰，敢如此胡作非為？小兄弟只管放心，令尊失踪之事，自有老哥哥替你作主。」隨着話聲飄然行去。

石中英追上一步，依依的道：「此地一別，不知何時再能和丁大哥晤面。」

青衫文士大笑道：「小兄弟果然是性情中人，人生聚散，不可預卜，咱們且不妨訂個後約，中秋之夜，你可去廬山五老峯找我。」話聲出口，人已騰空而起，疾如流星，朝峯下投去。

石中英萍水結交了這位三十年前武林中人人退避三舍的大煞星。

經過這半天相聚，但覺丁大哥豪邁不羈，為人爽朗，不似傳說中那樣善惡不分，喜怒隨心的人。

目送丁大哥人影遠去，天風吹來，微有寒意。

看看時間，已是三更稍偏正待離去！

突聽身後不遠，傳來了一聲輕咳！

石中英驀然一驚，急忙回身瞧去！

但見峯後松林間，走出一個葛巾黃衫，龐眉銀髯的老者，手策竹節緩步行來。

石中英看到此人，心頭不禁大喜，急忙垂下雙手，恭敬的叫了聲「師父。」

這老者正是石中英的師父逖谷老人。

（註：石中英在逖谷學藝，先後曾有九位師父，教他不同的武功，但其他八位，一身打扮，雖和逖谷老人一般無二，他真正的師父，却只有逖谷老人一個。）

逖谷老人一雙湛若冷電的目光，只是

投注在石中英的臉上，似有驚奇之色，過了半晌，才點點頭，藹然道：「孩子，你這幾個月來，內功精進極快，可是另有奇遇？」

石中英道：「你老人家可是剛來？」

逖谷老人道：「爲師是跟在你身後來的，已經來了兩個時辰，只是沒有上來而已。」

石中英道：「你老人家那是看到丁大哥了。」

「丁大哥？」逖谷老人臉露驚訝，問道：「你說的是方才離去的青衫文士？你知道他是誰？」

石中英說道：「他就是三昧眞君丁無病。」

逖谷老人藹然笑道：「不錯，你看他不過三十左右的人，其實這老煞星年齡比爲師小不了幾歲。」

他不待石中英發問，接着說道：「方才爲師從懷玉山來，路經此地，老遠就看到有人施展『平步青雲，節節高升』絕世輕功，朝峯上飛騰，當今武林，爲師還想不出有誰具有這等高絕的身手，心中正感奇怪。

「後來發現你竟然跟踪他身後，攀登而上，爲師這一急非同小可，但因相隔太遠，不及阻止，只好跟着上來，才知道竟是已有三十年不曾在江湖露臉的老煞星，我看他對你並無惡意，才算放下了心。」

石中英道：「丁大哥發現弟子跟踪着他，却沒有發現你老人家。」

逖谷老人道：「眞沒想到這老煞星三十年不出，一身功力，竟有如此精進，若非爲師懸空貼在峯後崖石之下，憑老煞星的功力，豈能瞞得過他？」

說到這裏，抬目問道：「你是怎麼會跟踪他來的？」

石中英道：「弟子正要向你老人家禀告別後經過。」

逖谷老人微笑道：「你回到石家莊以後的情形，和你們在龍門幫的經過，爲師已經全知道了，在這裏遇上你，倒省了爲師不少時間，你替爲師帶個口信給藍兒，有人假冒七星劍主之名，要他查明這假冒之人是誰？」

石中英聽的不覺一怔，問道：「假冒七星劍主？」

逖谷老人道：「不錯，據報七星劍主和他手下二號，去年年底，已被對方識破，二號當場被他們格殺，七星劍主負傷被擒，自震心脈而死，對方將計就計，由他們手下賊黨，假冒了七星劍主之名，你們在船上遇上的七星劍主，（當時的假石中英）即是假冒之人。」

石中英詫異的道：「但他不會是賊人一黨，這次龍門幫之行，若是沒有他相助，決沒有如此順利。」

逖谷老人道：「這個爲師知道，但此人是誰？咱們必須查清楚，因爲他知道了咱們很多秘密。」

石中英想到了琴兒（七星劍主手下三號）在龍門帮雙方正在激戰之中，偷偷溜走。

自己當時並未注意，如今想來，必是那假冒七星劍主的同路人無疑。

這兩人（假石中英，和琴兒）可說帮了自己很多的忙，應該是友非敵。

那麼他們會是什麼人呢？

心中想着，一面抬目道：「師父，你老人家大概還不知道，藍老前輩等人，可能全已落入賊人手中了。」

逖谷老人身軀一震，失聲驚呼道：「什麼，你說藍兒他們，全已落入了賊人手中了？」

石中英應了聲「是」，接着就把自己和藍純青，高翔生等人，由龍門幫出發，就分作幾撥，趕來石家莊。當日訂下的計策：是由八卦門掌門人高翔生，嶗山風雲子趙玄極，在午牌時光到達，藍純青假扮石盟主，和百步神拳鄧錫侯，相繼趕到，他們是裝作龍門幫脫險歸來的賊黨，故而抵達畧有先後。

自己和左月嬌限黃昏到達在外，守住石家莊前門。

七星劍主手下的第二號穿雲鏢沈長吉負責守住後山出路。

（以上計劃，在龍門帮的時候，只由高翔生向大家耳語，並未說出。）

逖谷老人一手撚鬚，微微點頭。

石中英接下去，把自己和左月嬌黃昏趕到石家莊，不見莊中動靜，入莊之後，發現書房有打鬥痕跡，自己如何又在後院發現白粉記號，在後山發現穿雲鏢沈長吉（七星劍主手下二號）身中重手法而死，自己如何在山中追逐了半天，便再也找不到白粉標誌，等自己趕回石家莊，左月嬌也已失踪，如何在她房中，發現一支裹着一塊布條的竹箭……說了一遍。

逖谷老人問道：「那支竹箭，你可曾帶在身上？」

石中英道：「就在弟子身上。」

當下就從懷裏取出竹箭，雙手呈上。

逖谷老人目光一注，不禁微微變色。

石中英問道：「師父，可知此箭來歷麼？」

逖谷老人沉吟道：「讓爲師想一想，唔，你再說下去。」

石中英接着就把自己如何又在石家莊內，仔細搜索，仍無絲毫綫索，於是想到了離莊三里的「石家大街」。

那時，天色已大亮，自己趕到街上，就在一家麵館門口，又發現了一個白粉記號。

自己却在店中遇上了青衫文士，當時麵館之中，食客不少，但只有一人較爲可疑，於是這就一路跟踪着他下來。

逖谷老人緊皺龐眉，問道：「後來如何？」

石中英就把剛才和青衫文士結爲忘年兄弟之事，詳細說了一遍，一面取出兩顆「坎離丹」，和盤螭劍來，一併送請師父過目。

逖谷老人撚鬚笑道：「孩子，這是你天大造化，但也够險，老煞星一生好惡不可以常理忖度，你跟踪了他四百里，要不是他在麵館裏，早已和你一見投緣，你只要跟他三步，說不定早就要了你的這條小命。」

石中英道：「但弟子覺得丁大哥雖是煞名滿天下，其實他却是個好人。」

逖谷老人莞爾笑道：「他給了你這許多好處，你自然說他好了。」

一面取起「坎離丹」在鼻孔上聞了聞，點頭道：「孩子，你的造化眞是不錯，這是他們火龍門百年來難得修合而成的『坎離丹』，補先天眞氣，調後天水火，功能却病延年，輕身明目，一顆足可抵得練武之人數十年修爲，武林中人，夢寢難求的無上珍品，他出手就送你三顆，足見對你是特別垂青了。」

石中英道：「師父，『坎離丹』既有這許多好處，弟子已經服過一顆了，你老人家也服一顆吧！」

逖谷老人含笑道：「徒兒有這片孝心，爲師已經高興了，這是你丁大哥送給你的，他說的不錯，有此三粒『坎離丹』，可以助你練成『逆天玄功』，到達十二成火候，爲師苦練虔修了快五十年，直到十年前，才練到十二成火候。

「因爲『逆天玄功』要練到十二成火候，才能順逆由心。由逆轉順，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本門很多前輩，練了一輩子，也無法臻入順境，也就不能到達上乘境界，這對你來說，是十分重要之事，爲師如今已經用不着它了。」

說到這裏，又看了盤螭劍一眼，說道：「盤螭劍斬金切玉，確是一柄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寶刄，也是老煞星昔年隨身之物，只是……」忽然住口不說。石中英道：「師父，你老人家怎麼不說下去呢？」

逖谷老人道：「非到必要時，還是少使此劍的好。」

石中英奇道：「那是爲什麼呢？」

逖谷老人徐徐說道：「因爲此劍鋒芒太露，殺氣太重。」

這兩句話，說的很含蓄。

但師父對徒弟，有時候不能說的太明顯。

三昧眞君丁無病，自己認爲三十年前，就已沒有敵人，這話自然沒錯，和他爲敵的人，全已死在他手下了。

敵人雖死，敵人還有親友，子女，門人，他們雖然奈何不得三昧眞君，但敵人還是存在的。

煞星太大了，不可能沒有仇人。

他們對付不了三昧眞君，但看到盤螭劍在你身上，豈肯輕易放過？

做師父的自然不能拿這話對徒弟明說，何況三昧眞君既把此劍送給了徒兒，總不能叫徒兒把它丟掉。

石中英聽得却不以爲然，師父說的「鋒芒太露，殺氣太重」豈不太抽象了？

使人摸不着邊際。

這就抬目問道：「師父說的鋒芒太露，殺氣太重，又作何解釋呢？」

逖谷老人撚鬚微笑道：「因爲此劍極爲鋒利，普通刀劍，一接就會被它削折，你如果稍爲收手不及，對方就非死即傷不可，行走江湖，寃家宜解不宜結，你動輙出手傷人，那還得了？所以你今後要謹記爲師的話，非到萬不得已，能不用此劍，總是不用的好。」

說着把兩粒「坎離丹」和盤螭劍一起交還給石中英。

石中英雙手接回，肅然道：「弟子自然謹記。」

接着抬目問道：「師父，這支竹箭呢？你老人家是否知道它的來歷？」

逖谷老人沉吟道：「這支竹箭，是苗疆常見的甩手箭，並不爲奇，至於這支箭幹上刻的這個鬼臉，極似傳說中潛伏在湘黔交界，一處深山中的一種邪教的表記，只是……」

石中英道：「師父，你老人家怎麼又不說了呢？」

逖谷老人遲疑了下，才道：「這是幾十年以前，爲師有一位師叔到過苗疆，據說那裏盛行一種邪教，叫做鬼母教，就以鬼母的臉譜，作爲他們的表記，闔族之人，俱信奉鬼母，而且不分男女，個個精通武功，但他們歷代相傳，有條禁條，就是嚴禁教下弟子外出，如是觸犯禁條，就會受到極嚴厲的處分。」

石中英道：「那是外人也不能進去的了？」

逖谷老人道：「那倒不然，他們不但不禁外人入山，而且還極喜和漢人交易，只要不觸犯他們禁忘，可以通行無阻，當年我那師叔也是少年好奇，不知如何誤觸他們禁忌，回來之時，負了極重內傷，經先師悉心調治，拖了三個月，依然不治而死，那時爲師年紀還小，在師叔病榻上，見到過一方玉珮，刻的鬼臉，和這箭上臉譜，極爲相似。」

石中英瞿然道：「師父，這些賊黨，會不會和鬼母教有關？」

逖谷老人道：「這個似乎不大可能，因爲鬼母教嚴禁外出。」

石中英道：「事隔多年，也許他們教下弟子，個個精通武功，又不禁外人出入，也許有少數武林敗類，在中原無法立足，去了那裏，鬼母教的人，禁不住他們慫恿，互相勾結，到中原興風作浪，不然，怎會在妹子房中，留下這支竹箭呢？」

逖谷老人看了石中英一眼，嘉許的點點頭道：「唔，這也有可能。」

石中英道：「藍老前輩等人離奇失踪，賊黨一夜之間，無跡可尋，目前只有這支箭是唯一的綫索，因此弟子想去一趟苗疆……」

逖谷老人道：「以你目前的武功，原也去得。」

說到這裏，口氣一頓，續道：「只是這十年來，咱們花了無數心血，一共只調教出三個徒弟，那就是六爻劍主，七星劍主和你，其中以你天份最高，學得的也最多，如今七星劍主已死，只剩下你和六爻劍主兩個，當值會主有意令你担任七星劍主遺留的任務，仍歸藍總護法督導，爲師趕來，就是要向藍兒傳達此意。

「目前連藍兒都已落入賊黨之手，這對本會已構成了極爲嚴重的威脅，爲師立時得向當值會主磋商，營救，你前去苗疆，也不失是一條綫索，只是，諸事務宜謹愼，此行目的，在於暗中查訪，不論有無消息，都不准輕舉妄動，爲師和當值會主，會面之後，自會派人前去接應，和你連絡的。」

石中英唯唯應是。

逖谷老人隨手把竹箭遞還給石中英，一面說道：「孩子，咱們走吧。」

石中英隨着師父，一同往峯下而去。

× × ×

左月嬌嚇退戚婆婆，眼看連那推車漢

子都飛奔而去，當下也急急忙忙的循着來時山徑，一路奔行。

一口氣奔行了十幾里路，看看後面沒人追來，這才漸漸放心。

心中不禁又暗暗高興，那位老前輩教自己的這一手，還眞管用，今後就不用再怕他們了。她緊張的心情，放了下來，立時想起了大哥來了。

她想起在麵館裏看到大哥的時候，他已經一晚未睡，不但臉色憔悴，而且眉峯之間隱現焦灼神色。

這死老太婆，都是死戚婆婆不好。大哥這時，自然正在到處找尋自己，他找不到自己，不知有多着急？

她不想還好，這一想到大哥，登時心亂如麻。

旁晚時光，又回到了石家莊。

石家莊，當然還是連鬼影子也沒見一個。

她希冀的是大哥到處找不到自己，仍會回到石家莊來。

但她失望了！

石中英根本沒有回來。

她回到自己房中，換了一身衣衫，然後收拾了一個小包裹，又在莊中找到一柄長劍，就離開了石家莊。

一清早，她又回到「石家大街」那家麵館，叫了一碗麵，獨自吃着。

整整一天了。

昨天的情形，依然歷歷猶在眼前！

只可惜已經隔了一天。

只不知大哥去了那裏？

她心頭有說不出的焦愁。

對了，大哥是追着那個喝酒的青衫文士朝西奔去。

她一雙大眼睛中，不禁露出希望的神采！

付了麵錢，走出麵館，就一路朝西走去。

她在石家莊住了六七年，但她是大小姐，一直很少有機會出門。

由「石家大街」再往西，她就沒有來過，現在她就一個人趕路。

北峽山脈，山巒起伏，越走越荒涼，走了一，二十里，也不見人烟。

中午時光，只有採了些野果充飢，就繼續上路。

她雖然很小就被戚婆婆拐來，但一直過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從來沒像今天這樣，一個人茫無頭緒在荒山叢林間走過路。

脚底也起了泡，心頭更是又急又慌，幾乎要哭出來了！

「大哥，你在那裏呢？」

就在此時，忽然聽得西北角上，一片樹林裏，好像有人「拍」「拍」，「拍」「拍」，連擊了四下手掌。

跟着自己身後一處石崖後面，跟着也有人「拍」「拍」的擊着手掌。

左月嬌不管眞假，總究是武林盟主的義女，平日裏，江湖上的行徑，聽也聽的多了。

荒凉的深山之間，忽然前後都响起了擊掌之聲，這還用說？準遇上了剪徑的歹徒。

左姑娘怕的是四面沒有人烟，見不到人，一個人有些胆怯，但如今聽到有人擊掌，她胆氣就壯了。以她一身所學，自然不會怕幾個毛賊的。

她倏地站停下來，目光朝四週略一打量，就嬌聲叱道：「是什麼人？」

她喝聲方出，只見前面不遠的一片樹林間，大步走出一個濃眉如帚的紫臉勁裝漢子。

此人不過四十歲左右，背揷一柄厚背金刀，刀柄上的紅綢，被山風吹得拂拂有聲。

紫臉漢子身後，還跟着四名手抱扑刀青衣壯漢，在林前一字排開。

左月嬌看到這些青衣漢子的裝束，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那是石家莊的護院武士。

心頭不覺暗暗一緊，忖道：「他們守在這裏埋伏，那是自己行動，早就被人監視了。」

在她心念之際，背後同時傳來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

左月嬌回頭一看，只見正有幾條青影，相繼從崖下躍落！

一共也是五個人，為首的年約五旬，臉如黃蠟，空着一雙手。

他身後同樣是四個青色勁裝，手持扑刀的漢子。

左月嬌心中暗暗叫了聲：「糟糕！看來自己是被他們堵在中間了。」

正在打量之際，左邊，右邊的草叢裏，又各自站起不少人來。

這兩邊當然也各有一個領頭的人，和四個青衣勁裝漢子。

頃刻之間，左月嬌已陷入四面包圍之中。

這些人，左月嬌一個也不認識。

她不自覺，一手按着劍柄，冷冷說道：「你們是什麼人？攔着我去路，要待怎的。」

只聽身後那個黃蠟臉老者徐徐說道：「老四，你告訴她。」

老四，就是站在面前那個濃眉如帚的紫臉漢子。

他朝左月嬌抱抱拳道：「在下兄弟，人稱淮揚四傑。」

左月嬌不屑的哼一聲道：「我沒聽說過。」

紫臉漢子道：「姑娘聽沒聽說過，對在下兄弟，毫無關係。」

左月嬌道：「那你們攔我則甚？」

只聽身後那個黃蠟臉老者陰惻惻說道：「在下想請姑娘屈駕隨咱們一行。」

右月嬌身形斜側，冷哼道：「我憑什麼要隨你們去？」

黃蠟臉老者道：「在下兄弟，奉命行事，去與不去，只怕由不得姑娘。」

左月嬌聽他說出「奉命行事」，心頭又是一緊，繃着臉道：「你們可知姑娘是誰麼？」

黃蠟臉老者陰笑道：「姑娘是誰，咱們早就知道了。」

左月嬌一手按劍，橫眉怒目的喝道：「你們這樣對我說話，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黃蠟臉老者心中暗想：「妳一個小丫頭，本領再大，說什麼也只有孤身一人，

咱們人多勢衆，難道還會鬥不過妳一個單身女子？」

他還沒開口，對面的紫臉漢子，已經大喝一聲道：「左姑娘，咱們要是怕妳，也不會在這裏等候芳駕了，姑娘有些什麼絕招，不妨使出來讓咱們瞧瞧。」

黃蠟臉老者道：「不錯，咱們是奉命行事，左姑娘若是不想隨咱們去，總得露一手給咱們瞧瞧，咱們也好回去覆命。」

說到這裏，回頭朝紫臉漢子道：「老四，你先向左姑娘領教幾招也好。」

左月嬌暗暗皺了下眉，心想：「黃蠟臉老者一再說出『奉命行事』，而且又知道自己姓左，不用說，是戚婆婆沒把自己擒回去，才派他們來攔截自己的了。

「如果單打獨鬥，自己也並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只是對方人多勢衆，既是『奉命行事』，自然非把自己擒回去不可，一旦動上了手，他們極可能一擁而上。

「看來自己還是先唬他們一唬，那位老前輩教自己的三句轍兒，連戚婆婆那樣武功高強的人，都會望風而逃，如能把他們嚇跑，自然最好，萬一唬不倒他們，再和他們動手不遲。」

那紫臉漢子聽了老大的話，已從背上撤下了一柄厚背金刀，目光直射，洪聲道：「左姑娘怎不亮劍？」

左月嬌不屑的看了他一眼，冷傲的道：「你要和我動手？」

紫臉漢子怒笑道：「左姑娘是認為在下不配和妳動手了？」

他身材魁梧，一張臉上，肌肉虬結，此刻金刀當胸一橫，威風凜凜的模樣，使人一望而知，他刀上功力，必然極强。

左月嬌道：「不錯，我只要手一揚，你就沒命了，所以我勸你們還是退開去的好。」

紫臉漢子仰天狂笑道：「咱們兄弟，可不是紙紮的，憑妳吹口大氣，就會吹得倒，姑娘何妨揚下手給在下瞧瞧。」

左月嬌心中暗道：「看來他們不見眞章，是不會輕易唬倒的了。」

心中想着，一面故意輕輕歎了口氣道：「這是你們逼我出手的了。」

站在左首的一個漢子已是不耐，沙着聲音道：「四弟，左姑娘不肯先出手，你就不用和她客氣了。」

左月嬌心知自己再不擺出姿勢，等到他們搶先出手，那就沒機會擺出來。

她自然非再試試不可。

就在對方話聲未落。

左月嬌嬌軀倏然正立，左腕緩緩朝上抬起，中指直豎指天，四指曲攏，狀若掐訣。

對面紫臉漢子看她並未拔劍，只是豎起一根纖纖玉指，這情形誰都看得出她正在默默運功。

她方才說過，她只要手一揚，自己就會沒命。

他心中雖然不信，但也不敢大意，橫胸金刀，立卽隨着直豎，凝功待發。

左月嬌雖然擺出了姿態，心裏依然毫無把握，不知能不能把眼前這些人唬退？

但她還是一本正經的口中念念有詞：

「天火燒太陽，地火燒五嶽，我秉三昧火……」

直豎的中指，隨她口中念到「火」字，遙遙向那紫臉漢子指去。

這一指不打緊，但聽那紫臉漢子突然大叫一聲，一個魁梧的身子，「砰」然往後便倒。

手中厚背金刀，也脫手飛出，落到一丈之外，噹啷墮地。

再看紫臉漢子時，但見仰躺在地上，身上不見絲毫傷痕，只是一動也不動。

左月嬌不禁看的一呆！她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旣沒運勁，也沒行動，只是虛空一指，就把對方制住了！

一指奏功，心頭不禁狂喜。

身後黃蠟臉老者看的臉色大變，駭然道：「四弟怎麼了？」

身形一晃，快疾如箭，掠了過去。

這時早有站在紫臉漢子左右的兩名青衣大漢，搶了過去，伸手一探他鼻息，竟然業已氣絕身亡。

黃蠟臉老者一下掠到身邊，一聲不作，伸手就是「嘶」的一聲，撕開了紫臉漢子胸口衣衫。

紫臉漢子外衣上看不出有何異樣，但這一撕開衣襟，他胸口上，赫然有一點針尖大小的焦點！

那焦點就像被燒紅了的尖針刺了一下似的，皮膚有些焦黑！

不，衣衫撕開之際，還可隱隱聞到皮肉被燒焦的臭味！

黃蠟臉老者目光一注，身軀陡震，驚駭的道：「果然是『焚心指』！」

站在兩旁的「淮揚四傑」老二，老三，早已撤出兵刃，此時目光烱烱，注視着左月嬌，防她逃走。

一面同聲問道：「老大，四弟還有救麼？」

黃蠟臉老者慘然道：「天火焚心，神仙難救，四弟他……」

老二，老三聽的驚怒交集，口中厲喝一聲：「好個妖女，咱們和妳拚了。」

他們淮揚四傑，雖非親兄弟，但情勝手足！

這時喝聲出口，兩條人影，不約而同的向左月嬌撲了過來。

這眞是電光石火的事，左月嬌試出這一記怪招，神效莫測，胆氣頓壯，但為了防備對方突起發難，左手依然中指直豎，並未放開。

這時眼看淮揚四傑的老二，老三，同時凌空撲來，不覺左手一抬，凌空點了出去。

這一招當眞萬試萬靈！

她手指向空連指兩指，那淮揚四傑的老二，老三，身子還在半空，突然一個跟斗，兩人同時從空中摔了下來，砰然墮地，只伸了伸雙腿，就不動了。

黃蠟臉老者臉上肌肉扭曲，雙目盡赤，厲聲道：「妖女，果然和老殺星一樣，出手毒辣的很，妳殺我三個兄弟，在下和妳拚了。」

他急怒攻心，兩手勾屈如爪，用力朝上揮舞，大喝道：「大夥兒上，把這妖女剮了。」

喝聲出口，雙足一點，身形凌空躍起，有如鷹隼攫兔，雙爪箕張，向左月嬌當頭撲落。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面閻羅胡柏齡新膺綠林盟主，頒制四大律規，詎不匝月，頻聞刼殺慘案頻生，江西七星鏢局所保的賑濟福建災民的紅貨二十萬兩也遭刼掠，賊人武功高强，手脚乾淨，不留痕跡，據姜宏查探回報，七星鏢局鏢頭七星神彈彭靖猜疑是胡柏齡所為，胡柏齡以連迭發生這等重大案件，為維護他新頒四大戒律，實不能置身事外，立率余亦樂及嶗山三雄離開迷踪谷，親往查察，那晚在南昌歇宿，見南昌監獄起火焚燒。翌日，七星鏢局鏢頭彭靖親來拜訪，並邀胡等赴宴，席間，一羣護鏢喪生的遺族，戟指大罵胡柏齡——

疏財賙孤寡　古刹夜驚魂

胡柏齡心中雖感萬分沉痛，但外面却仍能保持和藹，緩緩說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那人如是無緣無故，傷了你的兒子，老丈倒是應該罵他一頓。」

只聽一個柔婉細細的女子聲音說道：「胡盟主，妾夫既非綠林中人，亦非保鏢為生，只因學了一點武功，但他又從未恃仗着武功傷人，不知那裏得罪了你胡盟主，被你劈死劍下，棄屍在郊野之中，又把妾夫人頭割下，放在寒舍客廳之中……」

胡柏齡心情激動，全身微微抖顫了一下，但一瞬之間，又恢復了鎮靜，微微一笑，道：「不知尊夫高姓大名？」

那女子大約有三十四五，長的甚是清秀，輕舉羅袖，掩面哭道：「妾夫姓單，雙名宏有……」

胡柏齡接道：「不知單兄幾時被人殺害？距今有多長時間了？」

那中年婦人答道：「妾夫被殺，距今不及半月，現尚停柩寒舍未葬。」

胡柏齡緩緩站起身來，抱拳長揖，嘴角間微帶笑意，目光橫掠過全場之人，朗聲說道：「今日與會之人，恐怕都是有事而來，在下敬望諸位盡情說出心中之事，縱然罵上兄弟幾句，也無妨碍。」

話聲甫落，忽聞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直奔過來。

抬頭望去，只見兩個大漢，護擁着一個全身白衣的中年婦人，眨眼之間，已到大廳門口。三人來勢迅快，一望之下，立時可以辨出個個身負着甚高的武功。

七星神彈彭靖似是也不認識這三位不速之客，原位起身，抱拳說道：「三位要找那個？」

那中年白衣婦人艷麗的臉上，如罩寒霜，星波電閃，打量了室中之人一眼，道：「在座之中可有冷面閻羅胡柏齡麼？」

王大康霍然舉手一掌，擊在案上，震得杯盤亂飛，酒珠菜湯四溢，挺身而起，大聲說道：「那來的野婆娘，說話沒輕沒重，胡柏齡也是妳叫的麼？」

那護擁她身側的兩個大漢，雙雙縱躍，擋在那中年婦人身前，左面一個年齡較長的大漢，指着王大康喝道：「你是什麼東西，說話敢這麼沒有規矩。」

王大康喝道：「你可是不服麼？待俺老王來教訓教訓你……」

七星神彈彭靖一看情形不妙，忙的起身離座，擋在王大康與兩個大漢之間，朗聲說道：「諸位既然來到我這七星鏢局，那就是承蒙諸位看得起我彭某人，彭某自然一律以朋友相待，有什麼話大家可以說明，是非自有公論。」說到此處，略頓了一頓，又道：「要是諸位想在我七星鏢局動手，不是我彭某怕事，但是也必須先把話說明……」

胡柏齡這時也走到當中，道：「彭鏢主說的極是，還望三位說明來意。」

那大漢瞧了胡柏齡一眼，道：「你是何人？」

胡柏齡含笑道：「在下正是新膺綠林盟主，江湖朋友呼稱的冷面閻羅胡柏齡，不知三位匆匆趕來，有何見教？」

他話音剛完，那中年白衣婦人一咬銀牙，恨聲怒叫道：「胡柏齡，你好狠毒的心腸……」

話還未完，人已嬌軀一閃，但見白光飄拂，人已欺身躍到。

胡柏齡見她是婦道人家，又見她滿身縞素，不願與她有什麼爭執，忙的微一移步，已後退了三尺左右，望着那白衣婦人道：「妳這位大嫂，在下與妳並不相識，如何便責罵於我……」

那中年婦人冷笑一聲，道：「好狡滑的强盜，我知道你會說不認識於我，我問你，你二十天前，劍劈我夫，拐斃我弟之事難道就這樣不承認了麼？」

胡柏齡聽得一陣驚震，道：「此事從何說起，你幾時……」

那白衣中年婦人，一聲悽悽慘笑，道：「胡柏齡，你身為綠林盟主，就該當有男子氣概，又何必畏首畏尾呢？」

胡柏齡道：「非是胡某畏首畏尾，我對此事實不知情，妳怎能一口指定，硬說尊夫和令弟之死是我胡某所為呢？」

那中年婦人，微翻杏眼，道：「難道，你隨身使用的傢伙，還錯得了不成。」頓了頓，又怒叱道：「今天非要你還個公道來。」

王大康在一旁看胡柏齡一點也不發怒，在那裏慢條斯理的答復婦人的話，見她說話態度，語氣很是狂傲，心中十分生氣，當下忍不住的急道：「你這臭婆娘，眞是胡說八道，你那丈夫和兄弟，也不知是怎麼寃死的，却反而來陷咱們盟主，如若不走，莫怪俺老王可眞要生氣打妳了。」

胡柏齡一拖王大康，道：「你且不要白急，只要我們於心無愧，自會水落石出。」說罷轉臉對那中年白衣少婦道：「此事可是妳親眼看見？」

那婦人搖搖頭道：「不是。」

胡柏齡道：「既不是親眼所見，為何便硬指此事乃是我胡柏齡所為，此事，在下實在不明，頗難心服。」

那白衣婦人陡然向前搶進一步，目注兩個大漢，問道：「當時你們在場，目睹慘劇，殺我丈夫、兄弟之人，可是這個人麼？」

左首大漢雙目圓睜，瞪在胡柏齡臉上瞧了一陣，道：「是他，一點不錯。」

那白衣婦人臉色倏地一變，嬌艷的粉臉之上，如罩寒霜，冷笑一聲，說道：「眼下現有目睹慘劇的證人，你還有何言狡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男子漢，大丈夫，殺了人不敢承當，算得是什麼英雄人物？」

胡柏齡還未來及答話，那右首大漢突然指着王大康身上背着的劍拐，大聲說道：「夫人，莊主就死在那飄垂紅穗長劍之下，那飄垂的紅色劍穗，殷紅耀日，今生今世，我也難忘……」

胡柏齡陡然舌綻春雷，大喝一聲：「住口！」

他生像本就威武，這聲大喝，震的屋瓦動搖，積塵紛紛下落，虬髯怒豎，虎目中神光炯炯，更顯得神威凜凜，不可一世，兩個發話的大漢，不禁為之氣奪，呆在當地。

忽聽一聲哇的大哭，緊接着哭聲大作，彼起此落。

原來有幾個孩子，吃胡柏齡大喝之聲，震的耳朵嗡嗡作響，呆在母親身側，雖感滿腹委屈，但却不敢哭出聲來，直待過了半盞熱茶工夫，才有一個孩子，哇的哭了出來，這一哭，立時引起一片哭聲，大廳中四五個孩子，齊齊大放悲聲。

七星神彈彭靖，微微一皺眉頭，抱拳說道：「諸位夫人，請賞給我彭某人一個面子，哄哄孩子，別讓他們哭了。」

那白衣艷麗少婦，最先恢復了鎮靜，冷冷說道：「胡柏齡，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你殺我丈夫，兄弟，但已經查訪明白，除你之外，當今江湖之上，還沒有施用劍中挾拐之人……」

余亦樂忽然插口接道：「江湖之上，雖未聞有第二個施用劍中挾拐之人，難道別人就不會故意扮裝成我們盟主之像，借鐵拐，長劍，嫁禍於人麼……」

王大康早已覺着情形不對，他心中很明白，眼下這些人的丈夫兄弟之死，決非盟主所為，但他生性渾直，却想不出為什麼這些人，都硬指盟主為殺人的兇手，聽得余亦樂一說，心中忽然大悟，高聲接道：「余兄說的不錯，不曉那個龜兒子王八蛋，假扮了咱們盟主，到處殺人，替咱們找來這多麻煩，俺老王日後如若遇上了他，非得把他腦袋打碎不可。」

此人渾直，純樸，毫無心機，心中想到之事，決難忍耐，他罵的十分粗野，只聽得廳中幾個年輕少婦，沉吟了片刻，目注胡柏齡，冷然道：「在未找到那假冒之人以前，此事也不能就此算了……」

胡柏齡突然仰天大笑，道：「綠林盟主之名有誰不知，統率天下黑道盜匪頭子，殺了幾個人算得什麼？」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殺人事小，借我之名行兇事大，夫人縱然不願追究，在下也要查問，事情沒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不願和人動手，今日在場之人，大概都是衝着胡某而來，諸位暫請把這般血債，記在我胡柏齡的帳上，三個月後，我胡柏齡如仍查不出假借我的名號行兇之人，自當挺身承担，任憑諸位用何種手段報復均可。」

話至此處，倏然而住，目光轉投到七星神彈臉上，冷冷說道：「一事不煩二主，就請彭兄把眼下受害之人姓名住址，抄寫一份，送給兄弟過目，三月後償還血債之日，也好有個依據，恕兄弟不奉陪了。」大步直向大廳外面闖去。

那白衣艷麗少婦突然一橫嬌軀，攔住了去路說道：「你就這樣輕輕鬆鬆的說幾句話，就想走麼？」

胡柏齡怒道：「我已交代清楚，還有走不成的道理？」

白衣艷婦冷冰冰的答道：「如你一走了之，屆時不守信約，天涯海角，我們到那裏找你？」

胡柏齡雖被她氣得全身發抖，但對方是個婦道人家，只怕發作起來，有失自己

身份，想了想又忍下胸中怨恨之氣，說道：「我胡某素來言出必踐，夫人這般不肯信任在下，實叫我難作區處？」

那白衣艷婦，忽的雙足一點地面，身軀倒退五尺，讓開了去路，說道：「我那丈夫，兄弟，雖不敢說世無敵手，但尋常之人，要想傷他們，也非容易之事，……」說完，轉過身去，素手一招，那兩個隨來大漢，立時奔了過去，護擁那少婦身後兩側而去。

胡柏齡聽她話未說完，忽然轉身而去，一時之間，倒是無法瞭然她話中含意所指，不禁一皺眉頭，抱拳對彭靖說道：「彭兄請代爲費神，兄弟在三泰客棧中，敬候回音。」

彭靖說道：「閣下以綠林盟主之尊，待人這等謙恭，實是大出了我彭某人意料之外，吩咐之事，自當連夜趕辦，次晨一早，定當送請過目。」

胡柏齡道：「我此時心急如焚，恨不得早些離開，如能在今夜之中送到，那是最好不過。」

彭靖略一沉忖，道：「今夜二鼓之前，送請盟主過目。」

胡柏齡一拱手，道：「勞神之處，容待後報。」直向大廳外面走去。

嶗山三雄和余亦樂緊隨身後相護，步出七星鏢局，直奔三泰客棧而去。

胡柏齡心情沉重，奔行甚快，片刻之間，已回到客棧。

幾人剛剛坐定，忽見一個店小二手執着一封白簡，走了進來，說道：「這封書信留給胡大爺，而且那送信之人，指定胡大爺親自拆閱。」雙手奉上書簡。

胡柏齡伸手接了過來，果見那封簡之上寫着：「親呈」。

字跡甚是娟秀，但口氣却托大的厲害，心中甚是生氣，暗道：甚麼人這等狂傲，隨手拆開看去，上面道：

「字奉綠林盟主胡：妾夫含恨慘死劍下，兄弟中拐而亡，雖然未必死於君手？但人證口誦，歷歷如繪，實使人難消疑心。」胡柏齡看的冷笑一聲，繼續讀下去：

「妾夫武功，雖不能列名時下一流高手，但普通綠林中人，實難傷得了他，爲此增我疑慮不少，君挾天下綠林君主名銜，自是身負絕藝，先夫，兄弟，現尚並棺停屍於城南藥王廟，君如有胆，請携劍拐於今夜三更時份，獨赴城南之約，妾當於是時候駕於亡夫棺前。

未亡人敬邀」

胡柏齡細看那封信上墨跡，尚未全乾，知此簡成書不久，當下投書一嘆道：「那白衣婺婦約今夜三更，會面於城南藥王廟中……」

他話還未說完，王大康已搶先接口便道：「深更半夜，約到那等荒凉陰森之處，決不會安有好心，俺老王看還是別去的好，如若一定要去咱們也得早作預防。」

余亦樂微微一笑，道：「王兄近來，不但見識日增，而且心地特別機敏……」

王大康被他讚的臉上一熱，接道：「天下武林朋友，有誰不知俺老王是個渾人，你這鬼算命先生可是誠心往俺臉上貼金嗎？」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她信中約我一人前往，勢難帶你同行。」

余亦樂道：「盟主一人，身繫天下綠林安謐混亂，豈可輕身涉險，她既然邀約你一人前去，又不便失威信於一個婦道人家，在下之見，不如由我代替盟主赴約一行？」

胡柏齡哈哈大笑，道：「我以堂堂天下綠林盟主，豈可示弱於一個婦女，而且函中指明携帶劍拐，或是借我兵刃，查看她丈夫，兄弟身上的劍創拐傷。」

余亦樂道：「盟主一點救人救世之心，世間又有幾人能知，不是在下多疑，那白衣婦人或許受人指示而來，如若藥王廟埋伏下他們邀集的高手，暗箭偷襲，或羣起圍攻，盟主縱有絕世武功，也防不勝防，還是由我代替去的好。」

胡柏齡霍然起身，仰臉大笑道：「我胡柏齡生平之中，不知經歷了多少凶險，難道身膺了盟主，就該養尊處優不成，諸位好意，我這裏心領，我已定決單身應她之約，也許借機能查出一點假冒我名號的蛛絲馬跡？」

余亦樂默然良久，說道：「盟主既然決定，在下等自是不敢阻攔，爲防萬一，最好帶一個相隨之人同行。」

胡柏齡微一沉忖，道：「這麼吧！我如在五更時分，尚本返回三泰客棧，諸位可動身到藥王廟中一查。」

余亦樂道：「三更到五更，中間相距有二個時辰之久，如若那白衣少婦眞有什麼陰謀，只怕我們去時已晚。」

胡柏齡道：「諸位儘管放心，他們縱然有什麼對付我的陰謀，我也不致於放在心上。」

余亦樂不敢多說，躬身退到門口道：「現在時間尚早，盟主請休息一下，養養精神，待彭靖送來名單時，再請盟主。」

胡柏齡微微一笑，說道：「咱們行踪已露，說不定會有什麼麻煩，你們謹慎一些。」

余亦樂、嶗山三雄一齊躬身抱拳，領命而退。

胡柏齡待四人離室之後，關上房門，獨自思索月來江湖上迭起變故，暗道：「江湖上各大門派，縱然心中不忿我奪得綠林盟主之位，也不致作出假冒我名號之事，可是眼下綠林道上人物，大都集中在『迷踪谷』中，還有什麼人未參與北嶽英雄大會……」

他雖然機智過人，但想來想去，仍然想不出個所以然來，重重疑竇，無法思解得開。天到二更時分，七星神彈彭靖，果然依約而來，送上了被害人的一份詳盡名單，余亦樂先自查看了一遍，然後才帶着彭靖一齊到胡柏齡的房中，呈上名單。

胡柏齡接過名單一看，登時一皺眉頭，只見名單之上，寫的密密痲痲，列的十分清晰，當場被殺的共有九人之多，身受重傷，落得殘廢的一十六口，輕傷二十一人，傷亡計達四十六人之多，內中包括彭靖的兒子。

看完名單上的記載，天色已快近三更，胡柏齡起身對余亦樂說道：「這些傷亡之人，凡有老母寡妻子女者，每人致送黃金百両，無妻無子者，減半相贈，重傷三十両，輕傷二十両。」

彭靖聽他開口，就是這等厚贈，心中甚是驚異，起身抱拳說道：「綠林盟主之尊，出手果是驚人，百両黃金，足够維持他們一家小康生活，我這裏代爲拜謝厚賜了。」

胡柏齡打開房門，微笑說道：「區區心意，不成敬意，敬望彭兄轉告他們家人，耐心等待，三個月內胡柏齡必將查出那借我名號之人，替他們出口怨氣。」

彭靖躬身說道：「未見盟主之前，風聞傳言，盟主霸橫無比，出手就要殺人，想不到這次一見，竟然是這樣大仁大智之人，……」

胡柏齡不讓他再說下去，朗朗一笑，道：「不敢，不敢，彭兄過獎了。」

口中雖說的謙遜之詞，人却已抱拳送客，彭靖久走江湖，那還有不懂之理，抱拳退出房門說道：「盟主如有需用在下之處，但一言吩咐，我彭靖萬死不辭。」

胡柏齡道：「將來借重之處正多，屆時兄弟再派人相請就是，余兄請代我陪送彭兄一站。」

余亦樂躬身領命，牽着彭靖的手相偕而去，胡柏齡目睹兩人出去，回房帶上劍拐，略一結束，吹熄燭火，推窗而出，直奔城南藥王廟去。

他輕身功夫，已到爐火純青之境，翻房越屋，毫無聲息，借半輪明月光華照路，疾奔如箭。

不過一盞熱茶的工夫，已到達藥王廟邊。

這是一座建築宏偉，但却十分荒涼的古廟，已絕了十幾年的香火，幾株高大的白楊，古柏，托襯的這座荒涼的古廟，愈發陰氣森森。

胡柏齡剛剛停下脚步，忽見人影一閃，由一株高大的古柏之後，走出來一個全身勁裝的大漢，直向胡柏齡走了過來，停身在三四尺外，抱拳說道：「我們夫人已在莊主靈柩之前候駕多時了。」

胡柏齡目光銳利，早已看出來人正是隨護那白衣艷婦的兩名大漢之一，抬頭望望天上星辰，冷笑答道：「現下天色，只不過剛敲三更，你們莊主夫人，也未免來的太早了。」

那大漢不再答話，轉身向廟中走去。

胡柏齡目光轉動，略一打量廟外形勢，一挺胸，緊隨那大漢身後，向裏走去。

進了大門，穿過了一座滿生野草的荒涼院落，眼前又是一片石級，登上石級，眼前景物突然一變。

但見古木聳立，夜風中沙沙作响，兩側廂房連毗，不下數十百間，直向後殿通去，但却不見一點燈光。胡柏齡一皺眉頭，心中暗暗忖道：「這地方縱然埋伏上三兩百人，也難看出一點跡痕。」

那大漢目睹胡柏齡左右張望，忍不住冷笑一聲，說道：「胡盟主可是覺着這地方太荒涼麼？」

胡柏齡冷哼一聲，陡然一加脚勁，身子疾如脫弦弩箭一般，猛向前面射出兩丈多遠，回頭目注那大漢哈哈說道：「我如不看你是個聽人使喚的奴僕，但憑這一句話，就該當場處死。」

他像貌威武，說起話來，神威凛凛，自有一種懾人的氣度，那大漢只覺心頭一寒，不敢再接口多說，低着頭直向前面走去。

又穿過兩重院落，忽見前面一座高聳的大殿中，隱隱透出燈光。

那大漢早已被胡柏齡威武氣勢所奪，竟然不敢再說冷諷之言，回過身來，抱拳說道：「敝莊主夫人，就在這座大殿之中候駕，胡盟主請！」

胡柏齡仰臉望着夜空，冷笑道：「去通報你們夫人，就說我胡某依約而來，叫她出來見我。」

那大漢怔了一怔，道：「這個……」

話剛出口，遙聞那大殿之中，飄傳出來一個嬌若銀鈴的聲音，說道：「胡盟主請恕我重孝在身，亡夫棺側紙錢正燃，不便抽身相迎，請入大殿之後，再容我當面謝罪。」詞意婉和，毫無驕矜之氣。

胡柏齡暗暗忖道：「她出言相求，我一個堂堂七尺男子，豈可和她這婦道人家，一般見識。」當下轉身，大步直向殿中走去。

只見一盞熒熒孤燈，照着兩具並列的黑漆棺木，棺前果然猶燃着尚未熄去的紙錢，左手棺側，站着那全身白衣的艷麗少婦，她胸前戴着一朵茶杯大小的素花，一條黑巾，緊裹秀髮，傍倚桐棺，圓睜着一雙星目，在那黝黑的棺蓋之上，放着一柄寒光森森的寶劍。

陰森大殿，雙棺並陳，一燈如豆，光焰閃爍不定，那縞素麗婦，雖然美艷如花，也無法使這鬼氣森森的大殿，減去半點恐怖之感。

胡柏齡雖是久經大敵之人，但處此情景，也不覺有種陰風森森的感覺。略一停頓，大步對那兩具棺木走去，相距那棺木三步左右，停了下來，抱拳對那兩具棺木一禮，才徐徐抬起頭來，望着那白衣艷婦說道：「不知夫人，邀約在下到此，有何見教？」

那白衣少婦緩緩伸出右手，取下放在棺木蓋上的寶劍，說道：「亡夫身中三劍而亡，但面目之上，却是毫無傷痕，……」話至此處，突然一振玉腕，寒光閃動，左首棺蓋應手而起。

胡柏齡微微一笑，緩步走了過去，探頭向下一看，只見一個年約四旬左右，身覆錦緞之人，仰臥在棺木之中。但見一隻白嫩的玉腕，慢慢的伸了過來，纖指輕輕一提那錦緞一角，揭了起來。

胡柏齡凝神瞧去，只見那人方面大耳，面目如生，不覺心頭一動，問道：「請問夫人，尊夫死有多少時日了？」

那白衣麗婦答道：「妾夫死去已二十多天了！」一面將那錦緞，完全揭去。

胡柏齡暗暗忖道：一個人死去了二十多天，仍然面目如生，實在是一件可疑難解之事。

他還未來得及開口答覆那白衣艷麗婦之言，她已搶先說道：「請看亡夫身上劍創。」

胡柏齡道：「三劍均刺人身要害穴道之中，劍創都在制命之處。」

白衣麗婦道：「一劍已可置人死地，不知爲甚麼要刺三劍？」

胡柏齡冷笑一笑，道：「夫人問話，最好別帶語病，這個我怎能知道呢？」

白衣麗婦突然伸出雪白的玉腕，說道：「妾夫既非死於君手，不知可把你長劍借我一用？」

胡柏齡冷冷說道：「這有甚麼不可，不過那人既然仿造了我的兵刃，假冒我的名號，也許兵刃尺寸一般模樣。」右手一翻，抽出背上長劍，遞了過去。

那白衣美婦接過寶劍，在手中掂了兩掂，緩緩向那仰臥在棺材中大漢的傷口之上量試。

胡柏齡雙目凝注，看那白衣艷婦用自已寶劍在傷口之上，量試了半晌，又把寶劍還了過來，說道：「三劍傷痕，都和你寶劍一般大小。」

胡柏齡道：「這麼說將起來，夫人已認定在下，是兇手了？」

白衣艷婦淡然一笑，道：「那也不是……」陡然向後退了兩步，舉劍一挑棺蓋，但聞呼的一聲，棺蓋合好。

胡柏齡看她兩次劍挑棺蓋，只不過舉手輕輕一揮，行若無事一般，心中暗道：這女人腕力倒是不弱……。

正忖思間，忽聽身後響起了一陣步履之聲，直入大殿而來。

胡柏齡豪氣干雲，對身後那步履之聲，充耳不聞，頭也不回的冷冷問道：「夫人具函邀約在下，深夜到此，可只是為了借我寶劍，試量尊夫身上的劍傷麼？」

白衣艷婦不答胡柏齡的問話，嬌軀一轉，姍姍蓮步，走到另一具棺木旁邊。說道：「胡盟主，可要看看我兄弟的慘凄死狀？」

胡柏齡道：「不必啦！…夫人如果認定你那丈夫，兄弟，都是我胡某所殺，那也無可奈何，此等之事，百口難辯。」

那白衣艷婦緩緩伸出手中寶劍，慢慢的挑開了另一具棺蓋，道：「胡盟主請看我兄弟的凄慘死狀。」

胡柏齡大步向前走了過去，在棺木之前停下腳步，正待低頭向那棺木之中探視，心中突然一動，暗道：這婦人在挑起第一具棺蓋之時，手法異常迅速，合蓋之時，又故意使棺蓋猛力相撞，發出巨大的響聲，適才身後又聽步履聲響，這大殿中分明已有人走了進來，他們却故意叫步履聲音驚動於我，不知是何用心？她這次挑起棺蓋的手法，却是異常緩慢，難道這棺材之中，還暗藏甚麼鬼謀不成？

心念一動，凝立不動，環目圓睜，投注在那白衣少婦身上。

那白衣少婦只覺那炯炯目光，有如冷電中挾着霜刃一般，直刺入芳心深處，素腕微微一抖，幾乎把那挑起的棺蓋滑落下去。

胡柏齡暗中一提眞氣，右手寶劍搖揮之間，幻化出一片劍幕，護住身子，身子突然打了一個旋身。

就借那迅快的一轉之勢，已看淸身後景物，只見兩個大漢，分站在大殿兩側入口門內，正是那日護送這白衣少婦到七星鏢局之人。

那白衣少婦就在胡柏齡這轉身一旋之間，人已恢復了鎭靜，綻唇一笑，道：「胡盟主可發現了甚麼可疑之處麼？」

胡柏齡心思何等機敏，略一沉忖，已然想出了原委，冷冷一哼，說道：「這兩人進入大殿之時，故意放重腳步，引去我注意之力，好掩遮其他人的行動，是也不是？」

那白衣少婦臉色微微一變，冷聲說道：「你這等多疑的人，竟被推選為天下綠林盟主，既怕棺木之中，暗藏埋伏，不看也罷。」

胡柏齡縱聲長笑，道：「如果那棺木中放着一具屍體，不看也還罷了，既是藏有埋伏，我如不看，豈不有負夫人一番心血麼？」

那白衣艷婦人突然一顰黛眉，道：「既知棺木中暗藏算計，又何必捨身冒險？」說着話，素腕緩緩向下一沉，準備把棺蓋合上。

胡柏齡突然一舉手中鐵拐，抵住棺蓋，冷笑道：「我既然來了，豈可不見識一下夫人的技倆。」暗中提氣護身，探頭向棺木之中望去。

但見一人仰面臥在棺中，頭骨已經碎裂，一片糢糊血肉，不覺怔了一怔，暗道：這棺木之中，既放有一具屍體，難道埋伏就藏在這屍體之中不成……。

心還未轉，突見那仰臥的屍體微微抖動起來，正覺奇怪，忽見白光電閃，一道冷鋒直向咽喉襲來。

胡柏齡早已有備，抵住棺蓋的鐵拐一加力，棺蓋突然向後飛起，人如飄風，疾向後退出五尺，讓開那白衣艷婦的一劍突襲。

凝目望去，只見那白衣艷婦嬌軀一挺，橫向一側躍開。

就在一刹那間，那棺木之中，突然噴出一股毒水，挾雜縷縷銀芒。

胡柏齡吃了一驚，暗道：我還道這棺木之中，暗藏着强弩，鐵鏢，那知竟是這等歹毒的埋伏，看來她一劍突襲，倒是有意救我了……。

心中念頭轉動，人又向後躍退。

只見那噴出的毒水，毒針，噴射出之後，立即四散開來，籠罩一丈方圓大小。

胡柏齡環目轉動，掃掠了那白衣艷婦一眼，大喝一聲，直向那棺木撲了過去，掄動手中鐵拐，橫掃過去。

但聞一聲砰然大震，那棺木吃他一拐橫掃，擊的直飛起來，片片碎裂，棺中一具屍體，也被攔腰打成兩段。

震聲繚繞耳際之時，大殿中的燈光也突然一閃而熄。

胡柏齡久經大敵，愈是險惡環境，愈能沉得住氣，當下劍拐一合，護住身子，靜站在原地不動。

他內功精深，目力本有過人之能，略一停息，已可在暗中辨物。

緩緩轉動目光望去，那白衣少婦已不知何時離去，守在兩側門內的大漢，也同時失了踪跡，兩座側門，也不知何時被人閉上，大殿中幽暗如漆。

在這等鬼氣森森的環境之中，任是何等胆大之人，也不禁生出恐懼之感，胡柏齡雖然身負絕世武功，也不覺有點陰森森的感覺，忖道：他們把兩側的木門關閉，不讓一絲天光透入，定要施展甚麼歹毒陰謀，可惜我進這大殿之時，未能留神四週景物，如若有人隱在四週暗影之中，施展那些無聲無息的歹毒暗器，下手施襲，那

可是防不勝防的事，我如破門衝出，只怕要被他們恥笑，眼下之策，只有先把那熄去的燈火點燃再說………。

心念一轉，探手入懷，摸出火摺子來，隨手晃燃，暗運內勁，抖手投到另一具棺木之上，凝神靜站了片刻，仍然不見一點動靜。

但見那投在棺材上的火摺子，熊熊燃燒起來，火焰漸大，胡柏齡緩緩舉步走了過去，每一舉步落腳，所踏之處的磚地，深陷下半寸多深的腳印，直待走到那棺材旁邊，才慢慢舉起右手長劍，挑起棺材上面的火摺子，燃起旁側熄去的燈火。目注棺木，舉起手中鐵拐，在棺蓋之上敲了幾下，冷冷說道：「你如再躺在裏面裝死，還不趕快出來，要不然我這一拐劈下，你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了。」

聲音甫落，果聞嘣的一聲，那棺蓋突然飛了起來，首先飛出一塊錦緞，緊接着躍出一條黑影，飛離那棺木七八尺處，才落在實地之上。

胡柏齡凝神看去，只見那人方面大耳，正是躺在棺材中裝死之人，再瞧他身上傷痕，宛然尤在，不覺一皺眉說道：「你裝死裝的一點不像，但不知身上那劍勢，怎麼作成，幾乎瞞過了我？」

那人躍出棺木之後，雙目一直呆呆的瞪着，身子僵直而立，對胡柏齡相問之言，似是沒有聽到一般。

胡柏齡見他久久不應自己問話，不禁大怒，雙肩一晃，直欺過去，大聲喝道：「你聽到我問話沒有？」

只見那人口齒微動，鮮血順口淌了出來，還未說出一句話，人已倒了下去。

胡柏齡機警無比，一見情形不對，立時疾向旁側閃去，果然那人倒向地下之時，身後暗影中，突然飛過來四把四寸長短的柳葉飛刀，刀身藍芒閃閃，一望即知是經過毒藥淬煉的絕毒暗器。

四面柳葉刀，劃起了幾縷尖風而過，但聞拍拍幾聲，釘在對面壁間。

胡柏齡正待凝目，向那發刀暗影中探看，耳邊又响起暗器嘯風之聲，轉頭過去，只見六道白光，疾射而到，來勢勁急，一閃而至。

在這等陰風森森，險象環生的境遇之中，胡柏齡早已暗中運氣戒備，那手中長劍一揮，立時幻化出一片劍幕，一陣叮噹之聲響過，飛來暗器全被劍光擊落。

就在他揮劍掃打暗器的同時，另一處殿角暗影中，直射來兩隻標槍，一陣勁風過處，燈火應聲熄去。

胡柏齡武功雖高，也無法兼顧到七八尺外的燈火，大殿上，驟然又恢復一片漆黑。

但聞一聲尖銳刺耳，聲若狼嗥的怪笑聲，起自胡柏齡身後殿角，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才停了下來，笑聲過後，一片寂然，却不聞說話喝問之聲。

胡柏齡一面留神戒備，一面忖思對敵之策，他胆氣過人，任何驚怖的環境，均無法擾亂他的心神，那怪笑聲雖然來的驚心動魄，但他仍然凝立不動。

峙立了良久時光，大殿中仍然是毫無動靜，沉寂形成了一種恐怖的緊張。

胡柏齡終於忍不住這使人窒息的沉悶，放聲大笑一陣，說道：「隱起身形，暗施算計，豈是大丈夫的行徑，如再不肯現身出來，可莫怪我胡某人要走了。」

他聲如洪鐘，這時大喝起來，震的全殿都是回鳴之聲。

只聽那狼嗥之聲的怪笑，重又響起，道：「胡柏齡，你已陷身絕境，這大殿四週，早已埋伏下數十個高手，識時務者，趕快放下手中兵刃，尙可保全一命，如敢妄圖逞强突圍，只要我一聲令下，立時有數十種絕毒的暗器，同時打出，任你武功絕世，也難在夜暗中逃過這密如驟雨的暗器襲擊，只要你中了一針一箭，立時將橫屍大殿。」

胡柏齡聽那聲音，起自大殿後壁之處，似是那發話之人，隱藏在神像後面，心中暗暗忖道：他這話雖是嚇唬之言，但如細想起來，也是實情，這大殿中黑暗如漆，目難視物，如果他施用的都是梅花針之類的歹毒暗器，閃避確也不易，敵暗我明，先自吃了大虧，如逞一時豪勇之氣，正中他人激將之法，實非上策……。

心念一轉，暗中移動身軀，到了那棺木之前，提足眞氣，陡然大喝一聲，一腳向棺木踢去。

這一腳乃是他生平功力所聚，威勢非同小可，那整個的棺材，應腿而起，直向那大殿後壁之處飛撞過去。

胡柏齡在踢飛棺木的同時，右手長劍一揮，幻化出一片劍影，護住側翼，右手鐵拐一掄，疾向大殿門口衝去。

但聞一聲轟然大震，那飛起的棺木，正撞在後壁之上，立時震的屋動瓦滾，積塵紛紛如雨。

他早已暗中相度好停身之處，和那殿門之間的距離，這時，就藉鐵拐一掄之勢，雙足點地，一式「春燕穿雲」，疾如飛丸，直向門外飛去。

他這一式的身法，快迅無比，身子剛出了殿門不到二丈的地方，飛躍的身勢，仍然如離絃之箭一般，陡然間，一陣腥風，挾着「嗤沙」之聲，迎風撲罩而來。

這時胡柏齡身勢仍在飛躍之際，一聽對面風聲有異，心中暗道：不好。但這等變生突然，要想應變，實非易事，但事實已不允許他有所考慮，就在驚覺有異之時，一吸丹田之氣，身子猛的往下一墜，在身子將要觸及地面之際，上身往後一倒，懸空的挫腰長身，硬把一個疾快的身子，平貼着地面，重又躍飛大殿之內。

他這墜身倒躍，少說也有四五丈開外，待他落地之後，才知迎面噴罩來的，竟是腥風刺鼻的毒雨，胡柏齡一見這等佈置，不由打了兩個寒戰。

那狼嗥之聲，又在另一殿角之處響起，胡柏齡略一喘息，暗暗忖道：眼下環境，已非單憑武功能夠應付得了，强敵隱身暗處，施用各種毒水，毒針之物，合力施襲，我武功縱然再强一些，也難保萬無一失，必得想個出敵不意的脫身之法，才可衝出重圍，或是設法先殺斃幾人，以寒敵胆……。

只聽那狼嗥般的怪笑之聲，繚繞耳際，不絕如縷，全殿回音震耳，盡都是尖銳刺耳的怪笑之聲，有如冰窖地獄中吹出來陣陣陰風，使人如置身鬼域之中。

胡柏齡內功精深，定力甚强，初聞那怪笑之聲，並未放在心上，聽了一陣，漸覺不對，因那笑聲一氣而出，間無停息，如非有絕佳內功之人，決難辦到，這是他意念到除了四週毒水，毒針埋伏之外，又有一個武功精深的强敵，不禁凜然心驚，暗中提聚眞氣，仰臉長嘯。

嘯聲若鶴鳴九臯，怪笑似荒夜鬼哭，兩種尖厲的嘯笑之聲，交混一起，彼起此落，忽而嘯聲高拔，怪笑聲低沉不聞，忽而怪笑突起，嘯聲又被壓了下來，交織成一片驚魂奪魄的樂章。

突然間響起兩聲悶哼！緊接着噗通一聲，似是有物摔倒地上。

胡柏齡運內功，發出長嘯，和那怪笑之聲互較高低，只覺那怪笑聲，有如瀉地水銀一般，無孔不入，雙方鬪了一陣，仍是難分高下，可是胡柏齡已累得滿頭大汗，因爲彼此互不相見，既不知那口發怪笑之聲的是何等之人，亦不知他是否和自己一般的疲累不堪。

忽的怪笑大振，長嘯聲登時被壓了下來，胡柏齡正待拚盡餘力反擊，那怪笑聲倏然而住，顯然那人是害怕再和胡柏齡這般相鬪下去，因爲那埋伏在大殿四週的相隨之人，已忍受不住了。

這時，胡柏齡也已甚覺疲累，怪笑聲一住，立時停下長嘯，略一調息，高聲說道：「閣下既然身具這等武功，自非無名之輩，何不堂堂正正，請出一見，這等藏頭露尾，不覺着有辱閣下盛名麼？」

只聽一角暗影之中，傳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陰惻惻說道：「老夫已二十年未和生人見面了，平常之人，老夫也不屑和他相見……」

胡柏齡暗暗忖道：好大的口氣！口中却冷笑道：「胡某既然不配和閣下相見，不知邀我到此何意。」

只聽那冰冷的聲音，重又響起，道：「老夫重履江湖，卽聞大名，原想傳言未必如眞，那知今宵一會，竟是不凡，敬請稍候片刻，老夫立刻出現。」

胡柏齡暗暗忖道：這人鬼鬼氣氣，不知弄的甚麼玄虛，難道現身之前，還有甚麼花樣不成……。

心中念頭未息，忽見眼前綠光閃動，眨眼間亮起了四盞光燄碧綠，有似鬼火一般的燈籠，四個身着綠衣的美婢，各提一燈，緩緩自神像後面走了出來。

這燈光雖然碧綠黯深，但在胡柏齡這等內外兼修的高手看來，已是旭日高照，皓月當空，大殿景物，淸晰可見。

只見那四個綠衣美婢，都在十六七歲左右，個個黛眉櫻唇，粉面艷紅，雖是蓮步細碎，姍姍而來，但步履之間，却十分輕靈穩健。

胡柏齡見識廣博，一望之下，立時辨出這四個年輕輕的綠衣美婢，都有着一身極佳的武功，當下提聚眞氣，暗中戒備，反手把長劍插入後背劍鞘之中，一手扶拐而立。

四個綠衣美婢，直步入大殿正中，才一起停下身來，然後緩緩散開，各把手中燈籠，高高舉起。

胡柏齡正想借機看看四週情勢，忽聞沉重的步履之聲傳入耳際，趕忙凝神望去，只見一個胸垂白髯，身披黑袍，髮挽道髻，手執拂塵，臉長如馬，雙顴高突，面如死灰的高大之人，慢步由神像後面走了出來，舉步落足，着地有聲。

此人生像已帶着三分森森鬼氣，加上那四盞碧綠燈光一照，和他那一身陰氣沉沉的裝束，看將起來，直似鬼域中走出來的生死判官一般。

胡柏齡胆子雖大，但一睹此人形貌裝束，也不禁心頭凜然微震。

只見他走到四個綠衣婢女中間一站，輕輕的咳了一聲，四個綠衣女婢同時把手中高舉的燈籠放了下來。

胡柏齡正待開口，那黑袍怪人已搶先說道：「你就是去年北嶽，綠林大會之上，獨敗羣雄，奪得盟主的冷面閻羅胡柏齡麼？」

胡柏齡聽他言詞托大，老氣橫秋，不覺心中有氣，冷冷答道：「不錯，胡某人正是在下。」

那怪人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一翻，打量了胡柏齡兩下說道：「果是英雄氣度，一表人材。」

胡柏齡道：「好說！好說！老英雄過獎了。」

那怪人微一咧嘴，無聲無息的一笑，道：「當今武林之中，那些自我標榜正大門派中人，自天下綠林推擧出盟主之後，都已大生恐慌，準備聯手合力，對此事大張韃伐，你身爲綠林盟主，不知對此事有何應付之策？」

胡柏齡看他說話神態，儼然以長輩自居，那裏像是對待一個初度相晤之人在說話，心中大感不悅，冷然一笑，答道：「此事在下還未曾聽人談過？故而仍無應付之策。」

那怪人擧起手來，一拂胸前長垂白髯，說道：「身爲綠林盟主，竟然慮不及此，一旦事情發生，人家出手攻你們個出其不意，難道屆時束手就範，任人家擺佈不成？」

胡柏齡暗道：此人不知是何許人，應該先把他底細摸淸再說，當下答非所問的道：「不知老英雄上姓高名？」

那怪人淡然一笑，道：「老夫已數十年不在江湖上露面，說出姓名，只怕你也不知，………」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不過，昔年老夫在江湖上行道之時，曾有一個渾號，說將出來，也許還有人知道。」

胡柏齡暗暗忖道：不管你渾號也吧，姓名也好，先說出來聽聽再說。當下微微一笑道：「老英雄既不願以眞實姓名告人，在下自是不便相强，承以昔年稱號相告，在下亦願洗耳恭聆。」

那怪人臉色一沉，冷冷說道：「老夫昔年行道江湖之時，承得武林同道抬擧，送了個『陰手一魔』稱號，不過老夫幾十年未在江湖上行走，知這稱號之人，只怕已所餘無幾了。」

胡柏齡雖是當代綠林之尊，但他出沒之區，只在江北一帶，除了當代中幾個盛名卓著的高手之外，對江湖上老一代的高手，知之不多，心中暗自忖思道：陰手一魔之名，確未聽人說過，但這稱號之中，既陰又魔，想必是十分兇殘之人，立時抱拳笑道：「久仰，久仰！」

那怪人原想胡柏齡這等年齡，決不會知道數十年前之事，是以說出綽號之後，重又加上一句，以便留個下台之階，那知胡柏齡竟然抱拳作禮，連道，久仰，久仰，心中甚覺意外，暗道：昔年我被少林高僧大擧圍殲，身負重傷，突圍而走，世人大都認爲我已死去，難道我的名號，當眞還在江湖之上傳誦不成？

他生性陰沉殘酷，一向多疑，喜怒之情，從不形露於神色之間，盡管心中沾沾自喜，但面色仍是一片冷漠的說道：「你縱然知道老夫這綽號，但以你那點年齡對昔年江湖上事，也難瞭然許多，何况無知世人，大都以爲老夫早已死去。」

胡柏齡暗暗忖道：他既然重出江湖，必預備有一番作爲，自不應等閒視之，倒不如借機和他攀談，恭維他幾句，探聽他的意欲如何？

他乃絕頂聰明之人，昔年兇名卓著，殺人無數，自和谷寒香邂逅之後，突然大覺大悟，回首前塵，惡跡如山，天香國色的谷寒香一縷綿綿柔情，軟化了胡柏齡鐵心石胆，純潔善良，改變了他先天兇性，一念向善，前惡盡成無比的愧疚痛苦，恁思替人間作幾件有益之事，以便稍贖前愆，此刻遇上了這等人物，正是他藉以贖罪之機，當下拱手恭聲說道：「老英雄這次重履江湖，想來必預備作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了？」

陰手一魔冷冷笑道：「老夫這番重出江湖，本想就我綠林道上，連絡幾位高手，合力同心，和那些自詡正大門戶中人，作一次生死之搏，那知竟被你搶了先着，奪得天下綠林盟主之位。」

胡柏齡道：「老英雄說的不錯，近數年來，咱們綠林中人，實在受他們惡氣不少……」

陰手一魔聽他所說之話，和自己心想說的話一樣，不禁心頭大悅，陰沉冷漠的臉上，忽然間流現出一抹笑容，說道：「想不到老夫隱居之後，咱們道上，竟然出了這樣一位人才……」

他微微頓了一頓，道：「老夫生平之中，從未對人生過如許好感，但對你，却甚例外，老夫原意要把你引來此地，下手除去，然後再上北嶽，重取綠林盟主之位，以振我綠林雄風，和江湖上各大門派，一爭長短，但你既和老夫氣味相投，這綠林盟主之位不取也罷。」

胡柏齡心中暗道：這中間還有這大曲折……心念初動，陰手一魔又接着說道：「老夫雖可容你坐主綠林盟首之位，但却必需依老夫三個條件！」

胡柏齡暗暗罵道：好大的口氣，口中却微笑道：「不知三個甚麼條件？」

陰手一魔道：「第一件，要把綠林盟主的實權，交於老夫，一切盡依老夫暗中調度；第二件，你要拜在老夫門下，由我再傳你幾種絕技；那第三件……」

胡柏齡道：「第三件怎麼樣？」

陰手一魔突然擧手一揮，四個綠衣小婢各自向後退了三步，擧起手中燈籠，齊聲說道：「上酒。」

胡柏齡暗罵道：那來的這許多臭排場。抬頭看去，只見那神像之後，緩步走出一綠，一白的兩個中年艷婦，每人手中托着一隻小巧的玉盤，姍姍而來，到了胡柏齡身前停下。

陰手一魔冷冷說道：「第三件，最是簡單，只要你把玉盤中兩杯藥酒飲下。」

胡柏齡低頭望去，只見兩隻玉盤中酒色各異，那白衣艷婦手托玉盤中的酒色一片血紅，綠衣艷婦玉盤中的酒色却是濃黑如墨，不覺一皺眉頭，問道：「不知老英雄可否先把這兩杯藥酒的用處，相告於我，容我想想看吃是不吃？」

陰手一魔冷笑一聲，道：「那紅色藥酒，乃老夫費盡了心機，尋得天下三十二種奇藥製成，飲了之後，精力大增，夜夜春宵，無女相伴，卽難成眠。」

胡柏齡哦了一聲，道：「那濃墨色的藥酒，不知又有何妙用？」

陰手一魔哈哈大笑道：「老夫和你一見投緣，索性破例告訴你吧！那墨色濃酒名叫『向心露』，飮下此酒，終生一世，都將對老夫不生二心，凡入我門，必飲此酒。」

胡柏齡道：「一杯藥酒，能有多大毒力，我就不信，使人終生一世向心於你。」伸出手去，取過那墨色藥酒。

忽見那白衣艷婦臉上閃過一抹愁慮，素腕一伸送來玉盤，說道：「凡入我師之門，大都先飲此酒，對你豈可破例。」

陰手一魔突然放聲大笑，目注胡柏齡道：「老夫索性讓你佔個便宜，只要飮下她杯中之酒，老夫連人一併相贈。」

此等之言，如在胡柏齡未改過向善之前，聽來不過付之一笑，但此刻聽來，却甚感逆耳難進，不禁臉色一變，冷然說道：「這等淫媚之酒，豈是大丈夫應飲之物，雖然區區一杯藥酒之力，未必能使在下亂性。……」

那白衣艷婦星目中閃動着奇異的神光，盯注在胡柏齡臉上說道：「先飲此酒，是我師門中嚴厲之規，你既答應入我師門，拒飲此酒，那是不敬師長……」

胡柏齡縱聲笑道：「我幾時答應了拜在妳師父門下？」

陰手一魔臉色一沉，冷冷說道：「多口的賤婢！……」忽的向前欺了兩步，左掌一伸，掌勢已按在那白衣艷婦背心「命門穴」上，只要他一吐掌中蘊蓄內力，這少婦，勢非被震死掌下不可。

胡柏齡忽然大喝一聲：「住手！對付一個婦人女子，突然下手，豈是大丈夫的行徑！」

陰手一魔怒道：「她是我門下弟子，殺留任我之意，如何算得突然下手。」

胡柏齡朗朗一陣大笑，說道：「她縱然是你門下弟子，你也絕不能够這般對待於她，……」

陰手一魔緩緩收回放在那白衣艷婦「命門穴」上的左掌，笑道：「你是替她求情麼？」

胡柏齡道：「那倒不是，一門之中，應有門規戒律，她縱然犯了門規，也該按律規治罪，這等出手就要殺人的行徑，哼哼！那裏像一派宗師的身份！」

陰手一魔被他幾句反問之言，說的張口結舌，答不出話，呆了一陣，道：「你說的倒是不錯。」

（未完）

民初遊俠傳／朱　羽·文　盧　令·圖

曉山風雲（十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子豪得到革命軍的暗中指示，將北洋軍張團與革命軍勾結的情報向徐成龍招供，武瑤軍獲得這道情報，立向軍部報告，軍長傳達大帥命令，要將張團扣留，把他和秦子豪押解上京審訊，詎知當晚不知那路人馬，衝進大牢把秦子豪救走，事後，徐成龍向軍部報告，那劫牢者是張團侍衛隊長領頭，率衆劫牢，殺死守衞官兵，軍長搖電向大帥請示，獲得口諭後，向武瑤軍和徐成龍說，大帥命將張團長就地槍決，隊部分撥各團，一俟這一仗打完後當昇遷武瑤軍和徐成龍官職——

江湖風險浪　難淹正氣歌

初七一大早，這個驚天動地的大消息就傳到了曉山，彷彿一記在萬里晴空中突然襲來的焦雷，將許多關心這樁事的人都震呆了。

譚道自然也是其中一個，這消息是范長順爲他帶來的。他楞了一陣，還是不死心地問道：「范掌櫃，這消息確實？」

「千眞萬確。」范長順肯定地回答他，然後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唉！咱們算是白費了一番心機。……老弟！你該爲你自己打算打算了。」

「處處無家處處家。」譚道聳聳肩，雙手一攤。「有甚麼好打算的？」

顯然，他沒有明白范長順話中的提示。

范長順不由得皺皺眉頭，這個老實人似乎有難言之隱。踰詛許久，才囁嚅着說道：「老弟！我只算半個江湖人，照說，我不夠格跟你說知心話。但是，這句話我是非說不可。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請相信我的誠意。這……曉山非你老弟久留之所……」

譚道的神色很平靜，他似乎早有料到范長順要說甚麼。他語氣淡淡地問：「你是要我走？」

「是的。」范長順用力地點了一下腦袋。「往後日子太平了，你老弟要在曉山住一輩子我都贊成，眼面前你却是非走不可，走得愈快愈好。」

譚道的神色依然很平靜，語氣也是異常平和：「范掌櫃！承

你情提醒我。其實，我心裏頭也是雪亮。徐成龍和武瑤軍絕不是窩囊廢，儘管表面上沒動靜。暗中他們只怕恨不得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們一定在合計着用最惡毒，最殘酷的方法來收拾我。我留在曉山，就好像將頸子伸在刀口上。這種險惡的情勢我是非常明的，但是我不能走。」

「爲甚麼？」范長順驚疑地問。

「我不甘心就此一走了之。」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

譚道面上浮現着若無其事的笑容，一揚手，截住了對方的話，掉轉話題問道：「明兒就是初八啦！賽會的事，準備得差不多了吧？」

「趙協成在死前就已準備停當了，我稍微理一理就有了頭緒，明兒個還眞有一番熱鬧。這叫黃蓮樹下彈琴——苦中作樂。」范長順還是不死心，他又將話題轉他到關心的事情上：「老弟！咱們是生在曉山，活在曉山，死在這兒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你又何苦……？」

譚道似乎對他話的充耳不聞，自言自語地道：「流浪關外多年，從來就沒有瞧見過神賽會的熱鬧勁兒，明兒得好生樂上一樂。要走嘛！也得等賽會過後。……范掌櫃！你事忙，不敢留你多聊。而且，我也想到外面去走走。曉山一大早的景緻還挺迷人的呢！」

范長順情知此時此刻就是說脫了唇舌，譚道也聽不進去，只得收起憂心忡忡之色，裝出一副笑臉說道：「老弟眞夠洒脫，及時行樂，對酒當歌，這是對的。不過……你多保重。」

范長順那種强顏歡笑，不禁令譚道心酸，也令他感到一絲暖意在他心底滋生，就像嚴霜遍覆的大地突然冒出那麼一簇旺盛的火苗。

他很想和范長順多聊一陣，與這種人相處，他絕不會感到孤獨，但是那種出自肺腑的關切也會使他軟弱。他硬硬心腸，咬咬牙，向范長順一拱手，作了個送客的表示。

范長順黯然離去，他再度說了一聲保重。這簡短的兩個字在譚道來說也許起不了甚麼作用，然而却代表了范長順的一萬聲祝福。

步履聲逐漸遠去，譚道突然感到無邊的寂寞向他圍攏過來，眼前的滿窗彩霞也突然變成了幢幢魔影，向他張牙舞爪，露出了向前縱撲的猙獰形態……

譚道猛力一搖頭，挺直了腰幹。似乎唯有這種凜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態才能將那些妖魔鬼怪嚇退。

許久，朝霞恢復了艷麗，寂寞自慚形穢地悄退，豪氣又充塞了譚道的胸臆。他深深吸了口氣，然後昂視闊步地走出去。

曉山鎮上的居民絕不可能都是迷迷糊糊過日子的，內中必是定有許多人已經嗅到了「山雨欲來」的氣息，然而鎮上依然瀰漫着騰躍的歡樂，爲卽將來臨的迎神賽會而喜氣洋洋。

眼前的景象給予譚道一個啓示：我內心隱藏憂慮，愁苦，恐懼，但爲甚麼要人看出來呢？邪惡之神是最狡猾，它總是覷人軟弱時乘虛而入。我要堅強！我要堅強！……他內心吶喊着，步履更形勇闊了。

馬正風的一家大小都在客棧的後院裏練把式，譚道並不感到意外，他能想到的馬正風也一定能夠想得到：爲甚麼要讓別人看出自己內心的憂懼？

「早！」馬正風停下手來，迎向譚道說。

「聽說了嗎？」譚道含糊地問。

馬正風竟然也是含糊地回答：「聽說了。」

「很不幸。」

「嗯！很不幸。」馬正風的辭色都很平靜，甚至他的話中連一絲惋惜的意味都沒有。

「有何打算？」

「打算甚麼？」馬正風反問。

「他們都很年輕，」譚道的目光望着馬正風的子女。「前途無量，不該讓他們繼續留在虎口裏。」

「你老弟也很年輕。」

譚道笑了，來到曉山後他還不曾如此開心地笑過。他望着馬正風，眼睛愈瞇愈細，笑意愈來愈濃。

「有甚麼開心事？」馬正風冷冷地問道。

「我看到了一個倔强的人，就像一座山，風霜雨雪都毀不了它，它始終那樣傲然地挺立在白雲蒼狗之間。」

「這座山並不孤獨，因爲還有另一座山與它對峙。」

二人相對而視，相對而笑。緊接着，竟然旁若無人地縱聲大笑起來。

「爹！」馬巧妞聞聲跑了過來。「有甚麼事好開心的？」

「去！去！」馬正風連連地揮着手。「快些去練妳的功夫，明兒晚上雜耍班子有好幾台，咱們的玩藝兒可不能落在別人的後頭呢！」

馬巧妞被抹了一鼻子灰，噘着嘴又退到牆犄角去了。

縱聲狂笑突然終止，而換上一臉的嚴肅，那種神態總是有幾分僵硬的。然而馬正風那張寫滿風霜的面孔却一絲也不顯僵硬，那些縱橫交錯的皺紋仍然留綴殘餘的笑意。他凝視着昇起的朝陽，喃喃地道：「現在是日頭東昇的時候，隔不多久，它又要墜落西山。萬能的太陽都不能永照人間，平凡的人那能永遠不死？」

這是每一個人都了解的淺顯道理，然而此時此境從馬正風口裏說出來却似乎蘊藏了深厚的涵義。譚道細細咀嚼他這番話，一時沒有接腔。

「老弟！你說是不是？」馬正風竟然又變得了俗人，見譚道默然，又追問了一句。

譚道仍是默然，不過，他極其輕微地點了一下頭。

「唉！」馬正風喟嘆了一聲。「教我夾着尾巴如同喪家之犬趕緊逃命，那我是不會幹的。但是我知道待在這裏並不算英雄，是道道地地的狗熊。所以……所以……我想托你一件事。」

譚道沒有迫不及待地追問，平靜地等待着。

「老弟！」馬正風抬手扶捏着譚道的肩膊頭。微顫的嘴唇可以顯示他的內心非常激動，而他聲調却異常平靜：「倘若我遭遇不測，托你老弟照顧他們。」

「馬班主，你應該走……」

馬正風很快地搖頭阻止他說下去。

譚道仍然繼續道：「走並不是退却，而是等待捲土重來的機會。明知不可爲而強爲之，豈不是白白犧牲？」

「我也知道大勢已去。」天色也煞風景，一片雲將那剛浮昇起來的朝陽遮掩住了。這情景看在馬正風眼裏，更添無限感慨。「老弟，你看，浮雲掩日能長久嗎？雖是强弩之末照樣是殺人的利器，所以，我在等待那邊的命令。現在我可不是一個完全自由自在的江湖人啦！」

譚道冷冷地道：「你不但在等待那邊的命令，也在等待徐成龍的殺人刀。」

馬正風淒楚地笑道：「殺人刀？……老弟！那玩藝兒咱們見得多啦！是不是？不過，據我猜想，我那位倒楣的伙伴一定很夠義氣，沒把我們一家老小給吐出來。不然，徐成龍的殺人刀只怕早已砍到我的後頸窩上了。」

「我看靠不住！」譚道潑出去一盆冷水：「倘若他眞有骨頭，就該一個字兒也不吐，若是實在熬不過，寧肯犧牲你們一家老小，也該保全那姓張的。這麼重要的事，讓他一個人弄砸了。姓張的死黨，將他從大牢裏刼出去，不將他五馬分屍才怪呢！」

「唉！」馬正風輕微地喟嘆着。「人都是血肉之軀，誰也不是鋼鐵打造的，別怪他啦！再說，徐成龍既然指名道姓地將他逮了去，就一定是早已得到了確實的消息，我那位伙伴卽使想咬牙不認賬也未必辦得到啊！」

「馬班主！你爲人眞厚道。」譚道是一半譏諷，一半讚。「像你這種人，江湖中還不多見呢！」

「老弟！別挖苦我。」馬正風神色一正，又舊話重提：「老弟務必要將我的話放在心上若是我有三長兩短，你得……」

「馬班主！」譚道似乎不想聽這些不吉之話，連忙插口截住。「到了這般時候還沒動沒靜的，看來你是不會有危險了。等明晚賽會一過，你全家安然南下，又何必將結果想得那麼壞呢？」

馬正風神色凝重地說道：「我不怕活不過明晚，只怕活不過明天晌午。」

「爲甚麼？」譚道吃驚地問。

「明兒一大早我有個約會，私事，也可以說是江湖中事。」

「跟誰？」

「這我可不能說了。」馬正風强笑着，他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更密。「儘管我目前不在江湖，却得守點江湖規矩。」

譚道腦際突然靈光一現，他立刻將白玉樓和馬正風聯繫到一起去了。

難道白玉樓所要尋訪的仇家是馬正風？從許多蛛絲馬跡看來，譚道的猜測並不離譜。他不禁爲這個半百老人担憂，憑心機，論實力，馬正風都不是白玉樓對手。

然而這種事他是不能過問的，而且早先在白玉樓那邊已經許下了諾言。因此他繞着圈兒說道：「馬班主！大事在心，重任未了，怎麼還有心情去應這種約會？」

「身不由主啊！」馬正風雙手一攤，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

「隻身赴約？」

「對方只許我一個人去。」這時朝陽又從浮雲中鑽出來了，映照着馬正風，使他臉上浮現一層油光。「老弟！明兒晌午煩你到這兒一趟，若是見不到我，一家老小就托付你啦！」

譚道心頭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冷顫，那是好幾條人命，而那幾個人也許還要承繼馬正風未完成的使命，這副担子委實太重了。譚道的肩頭本來就不輕鬆，更何堪重寄？

他心頭一顫，臉上自然也就呈現了爲難之色。

「這是不近人情的，」馬正風察言觀色，施施然道：「我沒有理由將這副重担托付給你。但是，除你之外，我實在無人可托付了。」

譚道不願拒人於千里之外，却也不願負人所托，因此直截了當地說出心頭的話：「馬班主！我現在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呢！」

「你拒絕了？」馬正風明顯地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譚道微微一搖頭，正色道：「馬班主！保護一家老小的生命安全，最恰當的人選還是你自己。所以，你必須活着。」

「我明白，」馬正風神情沉重地說：「但是，生死有命，半點不由人……」

「你可以避免。」

「我不想避免。」

「爲甚麼？」

「老弟！讓我用一句最俗的話答覆你——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怨仇要了結，欠債須償還。人家找上頭來，那一定是我欠了人家甚麼，我幹麼要躲呢？」

「馬班主！我聽你的口氣，似乎還不知道對方爲了甚麼找你，是不是？」

馬正風苦笑道：「可讓你老弟說對了，我眞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得罪了人。」

「那麼，對方是誰，你也不清楚了？」譚道問。

「一點也沒錯兒。」

「馬班主！濃霧之中上樹摸鳥蛋，那是最危險不過的，鳥巢裏可能會鑽出一條蛇來，所以你得先弄清楚情況。我問你，」說到這裏，譚道有些不由自主地壓低了聲音：「去過關外沒有？」

「沒有，從來都沒有出過關。」馬正風日光中透射出茫然的神色。「老弟怎會有此一問？」

譚道一顆懸吊起來的心房突然鬆懈下來，揮揮手，有氣無力地道：「去吧！安安穩穩去赴約，不會有甚麼凶險的，也許是那邊派人來跟你接頭啦！」

他直覺地認爲白玉樓是個極端危險的人物，馬正風既然不曾去過關外，就不是白玉樓所要找的人……

然而，馬正風却對譚道先後迥然不同的辭色弄得滿頭霧水，正待發問，譚道却已轉頭走了。臨走時他丟下一句話：「不管怎麼樣我明天晌午會到這兒來一趟。」

馬正風凝視着他的背影，不停地搖着頭。

「爹！」馬巧妞在他身後怯怯地叫了一聲。

「幹嗎？」馬正風冷冷地問，連頭都沒有回。

馬巧妞轉到她父親的面前，輕輕地道：「爹！我看得出，你有心事。」

「小孩子別問大人的事……」

「爹！」馬巧妞不高興地呶起了嘴。「我才不是小孩子呢！那樁事你不教我告訴媽，我壓根兒就沒有提過。」

「好！大人，我的乖女兒，」馬正風親熱地伸臂將他的大女兒摟了一下。然後一本正經地問道：「巧妞！妳看譚道這個人怎麼樣？」

馬巧妞霎霎眼，惑然地問道：「幹麼問我呀？」

「考考妳的眼力。」

「以我看來——」馬巧妞邊想邊回答：「他算得上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但是他算不上是一個完美的男人。」

「這話怎麼說？」

「他……他的心腸太硬了。」

馬正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女兒，他一直把她當小孩子看待，然而她却在一霎眼之間變成了一個成熟的女人。不管她對譚道的看法是否正確，只要她在留意觀察一個男人，並嘗試去了解他，她就不再是一個小孩子了。

「爹！」馬巧妞發現她父親的神色有異，不禁詫訝地問道：「幹麼那樣看着我呀？」

「哦！」馬正風放鬆了面上的表情，柔和地笑道：「巧妞！妳長大了，不再是一個小女孩了。」

「爹！我早就長大了啊！」

「巧妞！妳對譚道的看法恐怕有點錯誤……現在，我們不爭論這個問題。妳看……譚道這個人可不可以信任？」

馬巧妞抿唇低頭，着實想了一陣，才肯定地說：「可以信任。」

馬正風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似乎千斤重担在這一瞬間已從他的肩頭卸了下來。他語氣輕緩地說：「巧妞！妳的看法跟我完全相同，所以我把你們都托付給他。」

馬巧妞的眼睛睜得很大，驚訝的神色從她的瞳孔裏逐漸擴張，漫出眼眶，向面部四週流竄，最後蔓延到全身，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馬正風連忙將右手搭上了她的肩頭，

以撫慰的眼光望着她，以非常柔和的聲音說：「巧妞！妳長大了，變得非常懂事，所以妳就不該問下去。爹在你們身邊，你們就聽爹的，如果爹不在，你們就聽譚道的。巧妞！乖女兒，我只求妳答應這一件事。」

馬巧妞的確已經長大了，她知道危險，了解困難，她懂得如何保持冷靜，明白如何控制情緒。然而在她完全明白了她父親這番話中的含意之後，仍然免不了熱淚盈眶，泫然欲滴。

「巧妞！」馬正風那隻手從肩頭上滑下來扎住了她的下顎。「大人是不許哭的。現在答應爹，什麼話也不必說，只要點點頭。」

馬巧妞想順從她父親的意思點頭答應，但是她的頸骨突然變得像石頭般僵硬，而淚水却不停地往眼眶裏湧。終於，如泉湧般的熱淚奪眶而出，她的人也撲進了馬正風的懷裏。

幾乎在一瞬間，這個從艱險，困苦環境中成熟的少女又離開了她父親的懷抱，噙住淚，忍住悲戚。以極為鎮定的語氣問道：「爹！你要離開我們？」

「也許。」

「是暫時的？還是永遠永遠？」

「巧妞！別問，」馬正風幾乎也要老淚縱橫，但他忍住了。他幾十年的煎熬，他見過太多的生離死別，經歷了太多的風霜雨雪。一股柔和的笑容在他皺紋滿佈的臉上漾開。「我只是說也許。並沒說一定。來！笑笑，妳笑起來的時候眞漂亮。」

馬巧妞笑了，雖然是勉強擠出來的，也是那樣甜美，那樣俏麗。

「巧妞！」馬正風也顯得很開心地說：「爹生得醜死了，却有這麼一個漂亮女兒，天老爺待咱們多好。……對了！妳還沒有回答爹的話哩！」

「爹！你放心，萬一……萬一……我一定會聽他的話。」

「眞是我的乖女兒！」馬正風欣慰地將她摟進懷裏。悄聲說道：「巧妞！可別把這些話告訴妳媽啊！」

「巧妞！」老太婆在那邊扯着嗓子喊叫，「你們爺兒倆有完沒有完，快過來，練練竿頂扯大旗的功夫，免得明兒晚上丢人現眼。」

馬巧妞意味深長地看了她父親一眼，轉身去了。

馬家班這一個上午都很認眞地在練功夫，馬正風煞有介事地在旁邊瞧着，也不時瞅看移向中天的太陽，時間隨着太陽的移動而消逝，他的心情也隨着太陽的移動而逐漸平穩。看起來，秦子豪在酷刑煎迫下並沒有將他一家老小咬出來，現在該想是明兒一大早鎮外亂葬崗那個單刀會了。

晌午，馬家班老老小小都汗流浹背地收了手，每個人都大碗大口地吃了一個飽。馬正風的心情似乎非常開朗，還喝了兩小壺雙蒸白乾。

一家老小起得早，又練了一上午的功，飯罷，大夥兒倒頭便睡。午睡成了雜耍班子的習慣，不然夜晚拉場子，亮玩藝兒就不會有精神。

全家都進入了夢鄉，馬小桐却悄沒聲地溜了出來。

他溜出去幹啥？莫非在那土娼館開了竅，嚐到了甜頭，還要去找那個雌貨重溫舊夢？他掩掩閃閃地溜出後院，過了二道門這才抬頭挺胸，大搖大擺地向外走去。

穿過店堂時，馬小桐的目光突然被一個熟悉的面孔吸引住了，那人是自稱作綢緞生意的高中和，正和好幾個人在角落裏那副座頭上喝酒。

姓高的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當馬小桐向他凝視的時候，他却將頭偏過去。

馬小桐的步履一絲兒也不猶豫，他大步走過去，還隔着好幾副座頭，他就嚷了起來：「高大哥！在這兒遇見你，可眞巧哩！」

高中和回過頭來了，面上的神色不知是意外，還是驚詫，總使人覺得有那麼一丁點兒不對勁。他的嘴角向後拉扯，硬生生地拉扯出一個笑容。站起來招呼道：「嗨！眞巧！小兄弟！過來坐。」

與高中和同桌的那幾個人也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集中在馬小桐身上。而這隻剛紅了冠子的小公鷄，只是對姓高的凝視，對這夥人連眼角餘光都沒有看他一下。

現在，高中和的神色自在多了，他不等馬小桐走近跟前，就向他的朋友介紹道：「這位小兄弟是馬家班的小班主，別瞧他年紀小，功夫可眞了得，百十斤的石鎖在他手裏像是紙糊的。你們這幾個一起上，只怕還不是他的對手哩！」

馬正風那一頓兜頭蓋臉的狠揍，似乎把他這個寶貝兒子揍乖了。馬小桐被對方一捧，並沒有喜氣洋洋，至少他臉上就沒有顯露出得意非凡的神態，只是微笑着說：「高大哥！前天晚上害你破費了不少錢，實在過意不去。今天該小兄弟回請了。」

高中和一時沒有回話，却向坐在他右手邊的一個漢子看了一眼。

那人約莫三十出頭，兩頰削瘦，生了一個特別顯眼的鷹鈎鼻子，老是搭拉着眼皮，就好像是在尋找落在地上的什麼東西。他接受了高中和的目光之後，立刻就扯開破鑼般的嗓門接上了腔：「我說馬小弟，你別跟高大哥客氣，他的綢緞賣買發達得很，每一趟北來都賺得不少，扣去整數，餘剩下的零頭請你吃喝玩樂都化不完哩！來，坐下，今天算我作東。」

馬小桐全當沒聽見鷹鈎鼻子的話，理也沒理他，又冲着高中和說道：「高大哥！你無論如何得賞光讓我回請一次。而且……而且……我心頭有幾句話，要趁機會跟高大哥說一說。」

「哦！」高中和正經起來。「是要緊的事？」

「一點私事，想請高大哥給我拿個主張。」

「好吧！」高中和又向那個鷹鈎鼻子看了一眼，然後向在座的人拱拱手：「各位！恕我失陪，我要跟這位小兄弟說幾句話兒。」

大夥兒也沒有堅留，那個鷹鈎鼻子又搭拉着眼皮在地下找他的東西去了。

走出客棧，高中和含笑問道：「咱們上那兒？」

「老地方。」馬小桐一些兒也不忸怩，大大方方地說：「那兒挺清靜，說話也方便。」

（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故事

單于紅・文　黃鳴・圖

魅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夏秋心，命十二金釵詐作有事他往，以誘六鬼神離開天九幫，十二金釵依計行事，六鬼神果然中計，在十二金釵走後，立即退出天九幫，君之楓、夏秋心隨後追出，十二金釵去而復返，雙方會合，把六鬼神掃數殲滅，十二金釵完成使命離去後，君之楓和夏秋心復折入天九幫，直上天地樓，掌管天地樓的是無極拳句冰，一見君之楓和夏秋心這兩名煞星來到，慌忙親自招接，强忍下夏秋心的冷言諷語，說是天九幫願意發出武林帖，公開向夏秋心道歉，並致送十萬両銀子作爲賠償——

情心深似海　賭注大如山

吹了個口哨，君之楓輕佻道：「十萬兩銀子？好大一筆款子哪！我這苦哈哈的窮措大，十輩子也見不着這筆錢哩！」

夏秋心也輕笑着道：「句樓主，這太使我受寵若驚了，我只不過讓貴幫暗中下毒藥，並予以圍攻和追殺而已，居然有十萬兩銀子可拿，不知道當時我假若很榮幸的死了，貴幫要付我多少錢？」

察言觀色，句冰不是傻子，他當然知道君之楓和夏秋心並不滿意自己的條件，他笑笑，說道：「這是敝幫所能做到的最好方法，假若兩位不同意，不知道你們的條件是如何？」

斜眼睨着他，夏秋心冷聲道：「句樓主，你這不等於廢話麼？你既然說這是你們最好的方法了，難道我們開出的條件你們能接受嗎？」

句冰被堵得沒話說，尷尬的唔唔了兩聲，這才又道：「既然如此，就請原諒我句某人直說了——我們悉聽尊便！」此話一落，君之楓和夏秋心雙雙吃了一驚！

他們一萬個也料不到句冰居然胆敢說這種話，這是明顯的攤牌了啊！

腦中迅快的一轉，君之楓忽然笑了，他道：「句樓主，貴幫請來了何等樣的人物為你們撐腰？」

大驚，句冰溜口道：「君公子，你知道了？」

搖搖頭，君之楓慢條斯理道：「我又不是諸葛孔明點點指頭算一算便知道，我只不過胡言瞎猜吧了……」

望着他那驚楞，訝異的神色，君之楓索性又道：「其實這等事情用屁股想便知道了，我君某人和夏姑娘雖非三頭六臂，但我敢不避被譏誇大之嫌的直說，你們天九幫中所有的人，當然包括令幫主和你閣下在內，決非是我或夏姑娘的對手，假若我姓君的和夏姑娘聯起手來，儘管貴幫人多勢衆，在江湖上揚名遠播，但我敢打賭，我倆能夠在一夜之間把貴幫夷成平地！當然，或許我和夏姑娘也會付出重大的代價，但失敗一定是貴幫。句樓主，撫心你

自問，我君某人可有誇大之詞？」

嚥了下口液，句冰搖搖頭，啞聲道：「沒有……」

冷冷的掃了他一眼，君之楓道：「這就是了，貴幫除非另請高明，為你們撐腰做靠山之外，否則你姓句的敢說『悉聽尊便』這句話麼？」

用力的吞了下口水，句冰發覺自己慣有的世故笑容，再怎麼也笑不起來了，他現在更覺得眼前的年輕人可怕，他是那般的料事如神啊！

定下神，句冰吶吶道：「不瞞你們說，當本幫毒殺夏姑娘失敗之後，便立刻前往西疆重金請來『九指魔』……」

陡然跳了起來，君之楓吃驚道：「九指魔？」

他這突如其來的失驚舉措，使得正在說話的句冰驀地停下來，詫異的望着他，即連夏秋心，也掉轉頭來，疑惑的望着君之楓……

臉上激浮的神情很快的被壓抑下去，君之楓用舌尖掃了一下被凍乾的唇角，這一刹那，他忽然變得有些陰沉，眼光冷冷的緊瞅着句冰，他冷聲道：「句樓主，請講下去！」

他已嗅着氣氛有點不對勁了，畏縮的笑了笑，句冰低聲道：「夏姑娘方才說過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所以我句某人開誠佈公，照實的對兩位說明，本幫為爭生存，為保利益，我們不得不另請高手……」

夏秋心截斷他的話，凝聲道：「當然，貴幫是有充份的理由這樣做的，我願意你們這舉動，是聰明而且正確的。」

頓了頓，夏秋心側着頭接口又說道：「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既然你們請來了幫手，又為何願意花十萬兩銀子，向我和解道歉呢？」

沉吟了一下，句冰道：「夏姑娘，對不起，這個我句某人就不便明言了，常言道：吃飯千人，主事一人。我終究不是一幫之主，容我去請敝幫主到來，向兩位談判好麼？」

倏地一睜眼，君之楓忽冷哼一聲道：「談判？姓句的你別抬高自己，你以為我是來和你討價還價的是嗎？」

暗地裏打了個哆嗦，句冷那張老練世故的正方臉上，湧上了難以掩抑的恐懼，他噤若寒蟬……

忽又淡淡一笑，君之楓的表情有時候和他的武功一樣——令人難以捉摸，一刹前他還是冰冷的，現在他看來却是和顏悅色的道：「句樓主，你應當很明白，貴幫用無恥，卑鄙，下三濫的江湖屑小手段，幾陷夏姑娘於死，而今番我倆重臨貴幫，到現在為止大概也快要半個時辰了吧，貴幫依然完好，即連一絲絲的打擾也沒受到，你大概不會認為『不眨眼』和『魔叱女』是紙糊的吧？」

猛搖頭，句冰連聲道：「不，不，君公子，你這話說那去了？您，您是瞧得起我姓句的……」

君之楓接腔道：「你這話說對了，常言道：嘴臉不變，交情常在。你我雖然算不上是知心知腹的朋友啦，但好歹也是朋友一番了。我姓君的，雖然心狠手毒，邪氣了點，但勉強的還稱得上恩怨分明。句樓主，事實上你應當比我更明白，今天我倆要不看在你的份上，大可直截了當的去揪令幫主出來，勝過在這和你磨牙根兒強多了，你說是麼？」

世故圓滑的笑容，已滲進了強烈的諂媚意味，句冰笑臉道：「是的，我句冰當然明白兩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希望有個緩和的餘地。」

笑笑，君之楓道：「既然我倆賞你臉，來個『場外交易』，難道說你不還臉，是麼？」

張了張嘴，句冰只得道：「我，我只怕越俎代庖，會超過了我的職權，我希望兩位明瞭我的苦衷。」

臉色又沉下來了，君之楓生硬的道：「句樓主，我們之所以不直接找令幫主，而先來找你，無非是看在你我之間還有那麼點私交，希望藉着這一點點私交，尋求我們和貴幫解決或緩和問題的辦法。當然，假若能找一個合理而又適當的方法，那是最好不過了，皆大歡喜，但現在你閣下顯然沒有這個誠意……」

句冰急急插嘴道：「君公子，請別誤會，我句某人是有一萬分的誠意……」

撇了下嘴，夏秋心冷冷打斷他的話道：「既然，句樓主有誠意，為什麼支吾我的問題呢？」

臉上又浮起笑容來，君之楓這忽冷忽熱眞叫人捉摸不定，只見他含笑道：「句樓主，當然啦，你有你的立場，你有你的苦衷，我姓君的不便勉強你，但話說回來，假若你閣下不把話擺明，那咱之間也什麼話好說啦，就來個直來直往，大家撕破臉，誰也不顧誰！」

說着，淡淡的一擺手，含笑自若的又道：「現在，就麻煩你閣下去請貴幫主出來，嗯，當然還有你們的救星『九指魔』，請！」

呆了一呆，句冰楞了半响，心中一陣前思後慮，這才諂笑道：「好吧，既然君公子和夏姑娘這般瞧得起我姓句的，我也就剖心割腹的向兩位直說了。」

頓了一下，才又接着說道：「本幫因懼兩位前來報仇，因此派人深出西疆，以重金廿萬兩銀子請『九指魔』前來對付兩位，但本幫又怕『九指魔』應付不了兩位，所以，仍願花十萬兩銀子和解，以求息事寧人。」

呵笑了一聲，君之楓道：「倒難為你這般高估我們了。」

眨眨美眸，夏秋心道：「假使我願意接受你們的講和，那你們豈不又白白損失了廿萬兩麼？」

句冰道：「不，本幫先付他十萬兩，假若夏姑娘願意接受和解，或者是在一年以內不登門尋仇，那麼『九指魔』便可以離去，但其餘十萬兩銀子本幫不付給他，所以夏姑娘願意接受和解的話，本幫實質上只損失廿萬兩。」

君之楓道：「若果我們不和解的話，那麼貴幫將打算付給我們的和解費，給『九指魔』來替貴幫消災，換句話說，這檔子事，貴幫是打算花二十萬銀來解決的了，對不？」

苦笑了一下，句冰道：「是的。」

夏秋心抬眼道：「萬一一年後我們才

上門找你們報仇，那『九指魔』豈不白賺貴幫十萬兩銀子，這不是說，那時你們沒幫手了，又要怎麼樣辦？」

莫可奈何的聳了下肩，句冰道：「說老實話，到那時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不過，這是可以預想到的，夏姑娘妳不可能一年以後才來找本幫復仇的，是不？」

冷笑了一聲，夏秋心說道：「不錯，我事隔半年才來，已是出乎我本身的意料了。」

支着下頷，君之楓嘖聲道：「嘖，廿萬兩，據我所知道，武林未有人願意出這麼高價來解決一件事情，貴幫算是十分誠意的了。」

坐正身子，接着又道：「貴幫還是很聰明的認爲『九指魔』不一定能『拿錢消災』──打敗我們，但假若『九指魔』不幸眞的敗給了我兩人，那時貴幫主又打算如何？」

連連苦笑，句冰道：「毫無疑問的，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老實說，我們寧願抱着『九指魔』能打敗你們的信心，而不願去想假若輸了怎麼辦？」

笑了起來，君之楓道：「貴幫未免太抬高了我們哪。」

洩氣似的吁了一聲，句冰道：「敝幫主昔前在君公子手下連五十招都走不過，便繳械負傷，何況又多了個夏姑娘？本幫人雖多，但勢却不見得衆，我們很淸楚的知道：本幫在兩位的眼裏不過是個空心大佬倌吧！我們不是抬高兩位，而是有自知之明。」

君之楓恭維道：「人說句樓主知人知事，明察秋毫，一點也不假啊。」

恭維？放屁！句冰當然知道君之楓是在挖損他，他尷尬的笑了笑，道：「君公子，既然我這般開誠佈公的說出了本幫的正反條件，兩位是否也能開誠佈公的說說你們的條件呢？」

君之楓連忙道：「當然，禮尙往來，我這姓君的豈會這般不够朋友？」

大喜，句冰忙不迭道：「君公子，請說，只要條件不過於苛刻，說不定本幫願意放寬談和的尺度。」

君之楓望向夏秋心道：「秋，妳算是直接受害人，當然由妳說啦。」

句冰連忙向她諂笑，道：「夏姑娘，請講，在下洗耳恭聽。」

故作沉吟，夏秋心慢吞吞的說道：「本來嘛，我本人是堅持沒什麼可談的斡開算了，但我的合夥人却堅持要顧全句樓主的面子……」

說着，瞥了句冰一眼，只見句冰面上一片受寵若驚之色，心中一陣好笑，停了一停，才又道：「所以我就乾脆算啦！」

「算啦！」猛的楞住，句冰不相信的說道：「夏姑娘，妳是說願意化干戈爲玉帛？」

點頭，忽又搖頭，夏秋心道：「但有個不成條件的條件。」

又是一楞，句冰簡直被攪迷糊了，他傻了眼道：「不成條件？夏姑娘，抱歉我不懂妳的意思。」

夏秋心道：「很簡單，我既不要你們賠十萬兩，也不要你們道歉……」

詫異萬分，句冰忍不住插嘴道：「那夏姑娘妳到底要什麼呢？」

不悅的瞪了他一眼，夏秋心道：「人家話還沒說完，你急個什麼，反正不會是要你的腦袋就是了！眞是！」

自討沒趣的被兇了一頓，句冰訕訕無語……

有點過意不去似的笑了笑，夏秋心緩下語調道：「我要和貴幫在牌桌上見一高低，如何？」

猛又是一怔，句冰詫聲道：「牌桌上見高低？妳是說要和我們賭牌九？」

夏秋心點頭道：「正是這個意思。貴幫既然認爲我『魔咤女』詐賭騙財，那麼咱就來個豪賭，看看姑娘，是否有詐？」

迷惑的望着兩人，句冰不解道：「這又是爲什麼呢？」

這時君之楓兩手抱胸，冷冷道：「很簡單，古話說：捉姦捉雙。貴幫只憑『偷辣郞中』片面之詞，便認爲人家詐賭，當然叫咱不服氣。今番我們雖願意與貴幫化解恩怨，但仍難消被衊誣之恨，所以特地公開與貴幫挑戰──牌桌上的挑戰。」

夏秋心接口道：「要不然我若因爲看在句樓主的面上，而不予追究貴幫對我毒殺，別人家不明究理，還以我姓夏的眞的詐賭，而做賊虛心才與你們講和呢，那姑娘黑鍋豈不背定了？」

句冰好奇問：「怎麼個賭法？」

淡淡一笑，夏秋心道：「很簡單，貴幫派出兩人來，和我們兩人賭牌九，輪流推莊。」

句冰移動了下身子，道：「很有意思，如何算勝負？」

夏秋心道：「雙方各拿出賭資三百萬兩銀子，輸光爲止。」

嚇了一跳，句冰驚道：「三百萬兩銀子？這是一筆大數目哪！」

夏秋心蹦着臉道：「不錯，我們在牌桌上來個澈底的大輸贏！」

句冰吶吶道：「三百萬，只怕本幫挪不出這筆大錢呢……」

冷峻的撇了下嘴，君之楓打岔道：「句樓主，你這句話恐怕不是眞話吧！」

一窒，句冰捲了捲舌尖，低聲道：「不瞞兩位說，儘管本幫創立三年多以來，業務還算不錯，但收入雖多，吃飯拿錢的人更多，本幫的盈餘那有三百萬啊？」

冷冷一哼，夏秋心道：「句樓主，你也未免太不老實了，昨兒我才到過『洛陽錢莊』……」

吃了一驚，句冰急急道：「夏姑娘，是這樣的，本幫雖然在『洛陽錢莊』放有三百廿萬兩銀子生利，但那是本幫所有的財產啊！」

噗嗤的笑了出來，君之楓道：「你的意思是怕輸？」

尷尬的笑了笑，句冰紅着臉道：「說出來也不怕兩位見笑，現在年關就在眼前了，一切賬務都要清算，本幫過年以前，還須付人五六十萬，假若輸光了，本幫豈不要關門大吉了？」

忍住笑，夏秋心道：「這那成理由？就憑你句樓主的面子，沒錢也能做生意，何況你們不一定輸啊，對不？」

句冰道：「我的意思把賭資降低一點，別賭恁地大，我說句坦白話，三百萬兩

銀子，實在是一筆大數目，不管是你我那方輸了，都是致命的打擊……」

不等他說完，夏秋心轉向君之楓道：「楓，句樓主似乎是怕咱買空賣空，鈎大頭哪。」

君之楓笑道：「這是什麼話？難道句樓主是怕咱沒三百萬銀子是麼？」

句冰連忙接口說道：「不，不是這個意思。」

溫和的笑笑，君之楓道：「句樓主，咱早說過，打開天窗說亮話，用不着客氣，想說什麼，便說什麼，這才是我們强調的『開誠佈公』，你說是麼？」

鼓起勇氣，句冰唯笑道：「那我就直說了，假若要在牌桌上見勝負的話，咱是否應該雙方先把三百萬兩的賭資，彼此過目？」

君之楓點頭道：「這是應該的，三百萬兩銀子誠然是一筆驚人的數目，我和夏姑娘不過是武林草芥吧，是否有這筆錢，當然是令人懷疑的事，句樓主這般細心，乃是十分合常理的事。」

說畢，笑吟吟的從懷中拿出那隻精緻的皮囊，抽出了園園借給他的那張飛錢，遞了給句冰，說道：「句樓主，你就請過目吧。」

接過來細細的端詳了一番，句冰不自禁的道：「這是翁萬金的飛錢，最保險不過了。」把飛錢交還君之楓，訝異道：「我眞佩服兩位，居然這般富有啊。」

君之楓淡淡道：「不知句樓主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沉吟一下，句冰道：「這我必請示敝幫主才能決定。」

輕笑了一聲，君之楓道：「句樓主，別客氣了，誰不知道貴幫的大小事務都由你決定？你雖不過是一樓之主而已，但事實上等於天九幫的二當家，只要你閣下願意在牌桌上與我們較量，貴幫主是沒話可說的，對不？」

得意似的笑笑，句冰道：「話是不錯，原則上我是必須徵求他的同意的。」

說畢，起身抱拳，句冰便去請示天九幫主……

夏秋心待句冰離去之後，望向君之楓道：「楓，方才姓句的提到『九指魔』之時，你是怎麼啦？」

君之楓低聲道：「秋，我一直沒向妳提起這檔子事，上次我深出西疆，便是要找『九指魔』哪！」

夏秋心詫道：「『九指魔』那傢伙聽說十幾年前便一直住在西疆，那時別說你還沒出江湖，可能連家門都還爬不出來呢，難道你和他扯得什麼恩怨麼？」

「這妳丫頭有所不知了。」君之楓湊近臉近去，壓着嗓門接着道：「家父昔前也是武林中人，外號叫『擎天神龍』，他有個情如手足的拜弟，叫『神州飛虎』，認眞論起來，我該叫他大叔的，……」

美眸凝視，夏秋心不待他說完，插嘴道：「『神州飛虎』？是否便是令妹春香的父親？」

猛一吃驚，君之楓道：「秋，妳怎知道？」

嫣然一笑，夏秋心道：「我不和你說過麼？令尊曾把你家中的事告訴我了，不是嗎？」

恍然的哦了聲，君之楓喃喃道：「哦，是的，我竟然忘了……」

表情有些兒不自在的，君之楓接着道：「這麼說，妳不都知道了麼？」

搖了下頭，夏秋心道：「不，令尊只告訴我說春香不是你的親妹子，而是他昔日已故的要好朋友的女兒而已，並沒有完全說出她的身世。」

低頭沉思了半晌，君之楓這才咬了下牙，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似的，沉聲道：「事情既已到了這種地步，我索性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告訴妳吧……。十七年前，九指魔被人高價收買，誘殺了我的大叔『神州飛虎』，當然家父曾趕去，但仍慢了一步，九指魔早揚長逸去，只留下倒在血泊中的大叔。大叔臨死時，囑家父善顧其妻女，並待其女長大之後，教其武功，爲父報仇。」

夏秋心疑惑道：「春香原來還有母親，那她怎被你家收養去呢？」

瞇了一下眼，君之楓暗澀的道：「當我的叔母知道大叔被殺身死之後，可憐她和家母一樣，都是不會武的人，那受得了這般打擊？不出旬日，便傷心逝去，所以那時候還不到兩歲的春香，自然而然由我家負起養育的責任了。」

凝神傾聽着，夏秋心問道：「那她爲什麼一直跟你們姓君呢？」

君之楓道：「由於我家人丁單薄，除了我這個寶貝兒子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兄弟姊妹，而且小香長得伶俐可人，所以家母不僅僅基於道義去疼她；更甚的，家母對她有股非淺的親情，愛如親生，視如己出，也就把她當成我君家的人了。當然，家母的意思是等她長大以後，家父教其武功，再把身世告訴她。」

頓了一頓，君之楓帶些迷惘的口音接道：「誰知，小香長大之後，只對詩書女紅有興趣，硬不是練武的料子，武功始終學不成；而十幾年來，這段漫長的日子，她始終活得那麼愉快，家母愛她如掌上明珠，一直不忍把她的身世告訴她。一是由於無法親手報父仇，二是怕告訴了她眞相以後，恐她受不了這種打擊，她到底是個柔弱的女兒家……」

臉上的表情湛然，肅穆，夏秋心接腔道：「於是報仇的重任也就落在你的身上了？」

苦澀的笑了一笑，君之楓嗆啞道：「這是我所以行走江湖的原因，但也只是一半原因，另外一半原因……」

說到這，君之楓閉上了眼，喉嚨一陣抖動，似乎被什麼東西嗆住了……

平靜的望着他，夏秋心緩聲道：「另一半的原因是什麼？」

顫抖着眼簾，君之楓望着夏秋心的眸光裏，有一股隱隱的乞求，連他說話的聲音也帶着乞求：「秋，這以後再說給妳聽好麼？」

伸出柔荑，輕輕的握住了他的手，夏秋心面含微笑，柔聲道：「楓，你不是一五一十的說給我聽的麼？其實，我心裏早有準備的，難道一向堅強的你，連我都不如麼？」

咬了下牙，君之楓終於道：「另一半

原因是由於家母要我娶小香爲妻！」

仍然是那平靜的表情，夏秋心淡淡道：「所以，你一直不敢愛我？是麼？」

驚奇的望着她，君之楓道：「秋，妳一點也不吃驚？」

微笑着，甜甜的，夏秋心道：「當令尊說小香不是你的親妹妹之時，我大概就料想到了。」

一頓若無其事的轉口道：「小香長得那股美麗溫柔，難道你一點也不愛她？」

搖了下頭，君之楓迷惘瞇眼道：「我不知道，我只覺得家母用這種強迫的手段，縱算我愛她，我也不願；再說小香知道她平素敬愛的哥哥，竟然不是她的親兄，而且可能是她丈夫，她又會怎麼想呢？就算我倆互相愛慕，結爲夫妻，但我總覺得那種感情不完全眞純，那可能全是家母的壓力撮成的，不！我所追求的感情決不是這樣的！所以，我藉着緝殺九指魔的理由，實質是逃避我不滿意的婚姻，才出來行走江湖的。」

垂下眼簾又抬起，夏秋心迷惑道：「上次我在你家療傷，住了十幾天，我可以看出來小香是非常敬愛你的，我想當她知道眞相，等你幫她報完父仇之後，她是一定願意嫁你的，你又何須逃避？再說你對你的雙親至爲孝順，你不是不可能違拗母命的，終究還是要和小香完婚，對不？」

苦澀的撇了下嘴，君之楓低啞道：「是的，無論如何，我是不敢違抗家母。」

夏秋心蹙眉道：「有一點我想不通，你和小香完婚，爲什麼不能愛我呢？我可以嫁你爲妾啊。」

搖搖頭，君之楓悲傷道：「妳有所不知，家母不准我納妾，所以，我才一直不敢去愛妳啊！」

低下頭，然後抬起，夏秋心道：「令尊告訴我小香不是你的親妹妹時，也曾附帶告訴我你將來只能娶一個女人，那時候，我大致便知道你將來會娶小香了；當時我曾大胆的問令尊，爲什麼你不敢娶妾，但他老人家却支吾其詞，沒有回答我，你知道是爲什麼嗎？」

君之楓迷惘的道：「我也曾問過家母和家父，尤其我曾和家父說過我愛妳，我要娶妳爲妻，但家父只是說家母不答應，所以我一直就不敢愛妳，我怕萬一愛上妳之後，而不能娶妳，那豈不害了妳麼？」

夏秋心垂首低聲道：「這就令人奇怪不解了，爲什麼？」

望着她的神情，君之楓的心中湧起一股強烈的歉疚，他緊緊握住她柔若無骨，滑凝如脂的玉手，沉聲道：「秋，在酒樓裏，我已向妳說過，我會衝破種種困難的，不管怎樣，今生今世，我決不辜負妳的愛！」

眸角漾着模糊的淚光，夏秋心那張俏臉上浮起的表情不知是喜悅還是悲傷？但她很快的使自己平靜下來，她翻過臉去，悄悄拭去淚珠，含笑嬌道：「楓，我相信你會的，也不管怎樣，這顆心和我這個人，永遠，永遠是屬於你的。」

一頓，轉開話題道：「那『九指魔』知道你要殺他麼？」

君之楓搖頭道：「不知道，十七年前當他殺死我大叔之時，家父便四處找他，但他一直不敢和家父交手，而逃遁西疆；後來，家父查出收買教唆『九指魔』殺我大叔的人，把他殺死之後，便帶着家母，和五歲不到的我以及不到兩歲的小香，隱遁江湖。直至四年前，我才出來代他緝兇；一年前，我深入西疆去找九指魔，但那是希望我把九指魔活捉，好讓小香手刃仇人，但由於我不認得九指魔，而且發現有三個相同斷了左手尾指的人，只好又折回來，所以始終沒有和九指魔照面衝突，他是不知道我要殺他的。」

夏秋心道：「那他現在居然敢重返中原來，大概是認爲令尊已退隱江湖，而無所顧忌的原因吧。」

君之楓點頭道：「也或是賊性不改，廿萬兩銀子，使他不顧一切的返回中原來，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

夏秋心笑道：「也可說是天網網恢恢，疏而不漏，正好就此讓你可了却一椿心願。」一頓，眨眼問道：「咱是先殺他，還是先撈天九幫的三百萬？」

沉吟了一下，君之楓道：「還是先撈錢要緊，反正九指魔也不知道我要殺他，他跑也跑不了。」

夏秋心望了望門口，見句冰還不見回來，不禁皺眉道：「死了不成？到現在人還不來？」

君之楓笑道：「這不能怪他們，三百萬兩銀子對天九幫來說，幾乎等於他們所有的財產啊，他們當然要一段時間來磋商考慮的了。」

夏秋心問道：「楓，你想他們願意和我們賭嗎？」

點點頭，君之楓說道：「會的，姓句的是有名的貪鬼，他一見到我們有三百萬，貪念大起，當然願意和我們賭；只要他願意，那個不成材的狗幫主，他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他素來都是聽句冰的話，不是嗎？」

夏秋心接着問道：「咱撈到錢之後，九指魔是要活捉還是生殺？」

君之楓回道：「殺了割下他的腦袋帶回去。」

夏秋心訝道：「你不是說要活捉回去讓小香手刃仇人的嗎？」

君之楓道：「但上次我回去之時，家母又授命我親手殺算了。」

轉了下烏溜溜的眸子，夏秋心道：「我知道了，令堂是希望你快點殺死九指魔，好回去和小香成親，對不？而之所以不用小香親手刃敵，是認爲反正你倆要成結髮夫妻了，你殺她殺，都一樣，是不？」

苦笑了一下，君之楓道：「我想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下，夏秋心忽然幽怨道：「楓，其實這種事你早該告訴我的，害得我吃了這麼多相思苦。」

君之楓苦澀道：「秋，只怪我沒勇氣，我是怕害了妳呀。」

凝眸望他，夏秋心道：「現在你怎有勇氣了？」

眞摯的，深情的望着夏秋心，君之楓低聲道：「秋，妳該知道，我現在愛妳的程度，已達到一時一刻不能沒有妳，我不能再逃避，我要勇敢的面對現實！」

芳心一陣滾翻，夏秋心克制不住的，眼中又是一熱，正想說話，忽見句冰已回來，連忙翻轉過臉去拭淚……

這時句冰已同另外三人跨進門來……

和句冰進來的兩人，君之楓和夏秋心都認識，一個是衣裝華麗，氣派不凡，而身裁臃腫，加上一張胖都都的臉孔，顯得肥頭肥腦的便是天九幫幫主；另一名不是誰，正是「偷辣郎中」彭寅男，這斯是用不着贅文介紹了，君之楓和夏秋心對他豈止是認識而已？簡直是太熟悉了哪，尤其是夏秋心，化了灰她也認得哩！

另外一個是鬢髮半白，可能是上甲的皂衣老者，他看來氣色很好，童顏鶴髮，硬朗得很；只是，臉上的表情陰鷙而冷冰，讓人有股陰霾而深沉的感覺。君之楓和他打個照面之時，覺得很熟；他馬上想起在西疆的時候，曾見過這人，當他把眼角掠過那人的左手，發現他的尾指只剩半截，他立刻知道那人就是「九指魔」了。

除了偷辣郎中之外，天九幫幫主和九指魔皆仍睡眼惺忪，不用說，他倆是在睡夢中被句冰喚醒的。

也除了九指魔之外，天九幫幫主和偷辣郎中在進門的時候，臉上含着的那股笑容是那般的不自在，說明白點，還有一撮子的怯怕和畏懼。這只因爲他們做賊心虛——天九幫幫主曾被君之楓打得人仰馬翻，哼哼喲喲的，而今面對「尅星」，提心吊胆總是難免的；尤其是他毒殺過夏秋心，仇人找上門來驚醒好夢，他那能自在如裕啊？偷辣郎中出賣過夏秋心，一見那「凶煞婆」高坐堂上，他這靠賭起家，而武功差勁得連第八流都算不上賭鬼，心中那能不一上一下的，忐忑不已啊？

不過，他倆馬上很放心了，因爲君之楓和夏秋心不僅沒有怒目相瞪，反笑臉相迎，這確實使他們心安不少。

衆人坐定後，句冰禮貌的把九指魔介紹給君之楓和夏秋心認識。當君之楓和九指魔彼此互相點頭招呼之時，君之楓發現他的臉上一片驚訝之色，而且目不轉睛的注視了自己好一陣子……

介紹完畢，句冰遂含笑開口道：「君公子，夏姑娘，敝幫主表示願意接受兩位不成條件的條件，但是，本幫也有個不成條件的條件……」

一臉笑容，君之楓道：「哦？句樓主，別客氣，請說。」

句冰道：「本幫幫主是否可以親自下桌和兩位賭？」

夏秋心抬眼道：「怎麼不可以？那簡直太好了，能和賭技揚名四海的天九幫幫主豪賭，眞太棒了，輸了也榮幸呀！」

一頓，接着又問道：「另一位又是誰呢？」

口中說着，眼角却瞟向侷促不安的偷辣郎中，其實夏秋心早知道會是他了……

果是不錯，句冰道：「另一位是偷辣郎中。既然我們大家已不念前隙，我想兩位不會介意偷辣郎中參加一份吧？」

格格的笑了聲，夏秋心道：「當然！牌桌上只認得錢，那認得人？就算閻王老大『上凡』來賭，只要有亮花花的銀子，誰也歡迎。」

君之楓望了一下九指魔，朝句冰問道：「那這位閣下和你老兄算是公證人？」

句冰堆笑道：「九指魔前輩和我在下算是觀衆吧，我倆在各位賭的期間，暫時是超立場的第三者……」

一面說着，一面從袖袍拿出一張飛錢來，送到君之楓面前道：「這是三百萬兩銀票，請兩位過目。」

淡淡一笑，君之楓看也不看便道：「不用了，只怕我贏不了貴幫的錢吧，那怕貴幫輸不出錢？是不？」

一頓，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張飛錢，道：「既然句樓主是超立場的第三者，那麼我把這筆賭本交給你閣下，我輸了就不用拿還我，假若不幸我贏了，當然我就向你要六百萬啦。」

句冰正想要君之楓把飛錢交給自己，這是怕萬一君之楓輸了賴賬，要不到錢，不想君之楓却先給自己，句冰當然欣然接下……

其實君之楓乃何樣人？他當然明瞭句冰的意思，就連句冰爲甚麼要拉偷辣郎中和九指魔出來，他也知道——這是因爲偷辣郎中乃詐賭高手，可以防止自己施手脚，而九指魔是有「嚇阻」的用意，是警告自己若輸了不能反悔……

於是，句冰遂命人取來一副嶄新的牌九，三粒骰子，以及一大堆花花綠綠的雜質瑪瑙籌碼。

籌碼是紅，藍，黃三種顏色，一面烙印着「天地樓」三種字樣，另一面當然是烙印「天九幫」三字了。通常天九幫是不賭現金的，賭徒必需先以現銀或飛錢兌換籌碼，待賭完之後，再換回現銀或飛錢。

天九幫的籌碼屬天地樓裏的最精緻，面額也最大，紅的是五百兩銀子，藍的是三百，黃的是一百，順序而推，人爺閣的籌碼也就較爲粗造，籌碼的面額也比較小，當然，等而下之的三文堂和四武舵的籌碼當然更粗糙，面額更小了。

這場三百萬兩銀子的勝負，可說是天九幫開山以來最爲巨大的豪賭，所以他們把籌碼的面額提高——紅的是十萬兩，藍的五萬，黃的一萬。

君之楓和夏秋心，天九幫幫主和偷辣郎中就坐後，句冰分給每人一百五十萬兩的籌碼，而且把牌九和骰子擺到桌子正中央，朝君之楓和夏秋心道：「君公子，夏姑娘，兩位請驗明牌九和骰子。」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不用了，我信得過你們。」

輕咳一聲，句冰表情嚴肅道：「在未開賭以前，本人以公證人的身份發言：雙方無論何人，假若暗施手脚玩假賭詐，一經被發覺，則無條件的輸去賭資，不能有異議，不知諸位同意否？」

君之楓和夏秋心相繼點頭，說了聲：「這當然！」

天九幫主和偷辣郎中當然也點頭說是。老實說，在桌的四人，每個都是賭徒郎中，誰敢要花招？尤其是君之楓和夏秋心乃一對魔頭煞星，天九幫主和偷辣郎中卽算有十個腦袋，也不敢亂來，但他們暗底裏却怕君之楓和夏秋心來一手，所以句冰雖是以「第三者身份」發言，實則乃是針對君之楓和夏秋心而言也。

不過，天九幫之所以接受君之瘋和夏

秋心「不成條件的條件」——牌桌上的挑戰，不難看出是有下列四個理由的：一是可以藉此消弭與君之楓和夏秋心的仇怨，二是想趁此撈那票，叫人十輩子也吃不完的三百萬両銀子，三是天九帮帮主和偷辣郎中俱是「賭棍」出身的，自小賭到老大，可說是有「悠久而輝煌的歷史」了，而君之楓和夏秋心不過是半路出家的「新秀」，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深信在「公正無詐」的「賭門」裏，他們是可以以「資深的經驗」和「精湛的賭技」來贏得對方的三百萬的。

是以，天九帮毅然淡然的冒着有「關門大吉」的危險，和君之楓與夏秋心「背水而戰」。

在他們的「賭門」尚未開鑼以前，筆者在此抱歉再為賭者老爺嚕囌幾句——通常牌九一般的賭法，是一人推莊，三家「把關」。（筆者按：關於牌九之賭法與一般術語，已在拙著第二集概畧介紹，如讀者老爺尊腦善忘，敬請翻閱。）但他們此刻的性質不同，是以二對二下場，所以他們賭的方法也稍有不同。那就是不指定一人做莊，而是輪流推莊。換句話說，當一人推莊的時候，同一方的人便抓「空牌」，比如說：君之楓做莊家的話，他和夏秋心是不輸贏的，所以她不下注，只湊數抓空牌，待天九帮主或偷辣郎中推莊之時，夏秋心方下注，反之，若天九帮主推莊時，那麼偷辣郎中便抓空牌，而君之楓和夏秋心皆下注輸贏。

另外，他們每人做莊的時候，只做兩輪牌。（牌九卅二張牌，每次推出八張牌，每人抓兩張，一共抓四次牌，稱為一輪牌，又叫一副牌。）

以上，是和一般牌九不同賭法的地方，其餘大小若「天」，「地」，「人」，「爺」，「三文」，「四武」和「無名」的順序，都是一樣，「皇帝」最大，「零點」最小。

好啦，句冰已抓起骰子，往桌面打下，結果是由君之楓開始作莊。

於是乎，一場別開生面的「決鬥」便此揭開序幕。

毫無疑問的，這場「決鬥」的勝負，是關係到「兄弟會」能否順利站起來，或是「天九帮」關門倒帮。

這當然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是以他們雖都是老賭鬼了，但開頭之時，仍難免有緊張之色……

很快的，兩輪牌已過去，君之楓竟然輸去二十幾萬，交莊給夏秋心，誰知夏秋心輸得更慘，兩輪莊家牌推下來，連一次「昇點牌」（即八點以上）也沒抓過，竟然輸去了七十幾萬！

再換天九帮主推莊，一莊下來，君之楓和夏秋心總算還好扳回四萬多一點。

但輪到偷辣郎中推莊時，夏秋心雖然贏回十幾萬，但君之楓又再輸了二十幾萬，也不過一圈牌而已，君之楓和夏秋心合起來竟然輸去了三分之一——一百多萬！

一圈牌下來，天已大亮。

由於賭牌九的人最喜歡摸牌，雖然牌九的輸贏很快，但進行得却很慢，再輪一圈牌時，已是日上三竿。

於是，大家暫時停下來吃早膳。

雖然是吃飯，但他們却沒有離開座位，就在牌桌上吃開了……

賭完兩圈，君之楓和夏秋心整整輸了差一萬多一點便一百五十萬，天，這還得了，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的話，再兩圈牌，君之楓和夏秋心豈不全都輸光了？

這不禁使人感到奇怪不解，當初君之楓在大炮和塞包之前誇下海口，說半個月內便有辦法弄到三百萬両銀子，以使「兄弟會」重建擴大，原來就是到這來「贏錢哪」！而他也曾向「金算盤」施笑乾「保證」過，必能贏得三百萬両銀子。可是，只不過兩圈牌而已，君之楓却輸去一半了哪，難道說他空口說大話麼？

當然，所謂人死而後蓋棺論定，牌局在未結束之前，自然也不能說君之楓和夏秋心輸定了，說不定在下面的牌局能够反敗為勝，但不管怎樣，若叫大炮或塞包或施笑乾目見，總要認為君之楓吹牛的……

吃完早膳，偷辣郎中上厠去方便，君之楓到外頭用冷水撲撲臉，牌局遂又開始了——

第三圈牌一樣由君之楓起莊，兩輪牌推下來，還好，總算稍有起色，打回了五個紅籌碼，兩個藍籌碼，和七個黃籌碼，也就是六十七萬。

但換夏秋心推莊時，她的賭運依然很「黑」，輸了七十五萬！

當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的莊家牌推下來之時，君之楓和夏秋心的籌碼，總共不到一百萬……

嗯，君之楓和夏秋心的節節敗退，已使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面帶得意之色，當然，一旁的句冰心中自是暗暗歡喜。但是，輸家的君之楓和夏秋心却面不改色，既鎮靜又沉着……

第四圈牌推下來，雙方的手氣差不了多少，沒什麼輸贏，當君之楓接第五圈牌的莊家之時，已差不多接近中午啦。

說也奇怪，君之楓的兩副莊家牌，手風奇順，一連抓了幾手「天地配牌」——（天八或地八）以上的點頭。

單這輪牌，他已經一口氣的贏回了九十幾萬了！

換夏秋心打莊，手氣更佳，兩副牌裏，只一次不是「昇點牌」，但全部通吃，整整打回了一百五十萬！

輪得快，贏得也快，也只不過半圈兩莊四副牌而已，君之楓和夏秋心不僅連輸去的兩百萬扳平回來，倒過來還淨贏了三十幾萬。

接着下去，天九帮主的莊輸了二十幾萬，不過偷辣郎中推莊時，又贏了五十幾萬。

第五圈牌推下來，已是正午，於是又停下來吃午飯……

截至目前為止，這場牌局剛好進行了一整個早上，正好雙方都沒什麼輸贏。

很快的吃完飯，便又繼續那看來似是很沉悶但却是緊張萬分的「牌桌決鬥」。

君之楓繼續做莊，手風依然很順，兩副牌推下來，天九帮主除了被賠過一次之外，其餘七次盡被君之楓吃了，輸了七十幾萬，偷辣郎中更糟，連一次也沒被賠過，這麼算起來，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總共輸去了一百五十幾萬啦。

牌局的急劇逆轉，節節勝利的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變成了節節敗退，很清楚的，可以看見他兩人的面上表情，不由得竟變成了沮喪，尤其是天九帮主那張胖都都的渾臉兒，在這大冷天裏還居然冒着汗！

觀戰的句冰，嘴角也緊緊抿着，再也微笑不起來啦……

而君之楓和夏秋心依然是那副表情，——冷靜，沉着。

夏秋心的第一副牌又贏了七十幾萬！

洗完牌，夏秋心把牌叠好，重新推第二副牌，這副牌相當精彩，值得一提——

第一檔牌，也就是第一次所抓的牌，君之楓抓了個「文四」配「無名五」，是「文九」，够大了，但由於莊家是自己人，所以他抓的是空牌，再大也沒有用，莊家夏秋心拿的一副牌是「人八」配「皇帝三」——人一，也就是僅有一點，而天九帮主摸的兩張牌是「武六」配「皇帝六」，兩點而已，偷辣郎中抓的一雙牌更絕，一個漂亮的「地牌」，同碰上一張「無名九」，也只有一點——但是他的「地一」比莊家夏秋心的「人一」大。

當然，夏秋心賠了他兩人「前後注」，約莫九萬多一點。

第二檔牌推下來，天九帮主拿的是「人八」和「武十一」——九點牌，偷辣郎中抓的是「天牌」配「武七」——天九，夏秋心摸到的是「爺四」和「無名五」，——也是九點，君之楓抓的是「天牌」碰一張「無名九」——天九王！

當各家的牌攤開來之時，引起了一陣騷動，夏秋心可說是倒霉透了，第一檔牌，對方兩家只有一，二點牌，而君之楓拿了九點牌，偏偏自己只有一點，第二檔牌，更令夏秋心咬牙切齒，四家全拿九點牌，而又偏偏是拿空牌的君之楓最大，自己做莊的一家最小——前後注通賠！

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兩檔牌若君之楓的牌點讓夏秋心抓到，便可通吃了，但偏是通賠了，眞是有鬼！

二檔牌下來，夏秋心已賠去了五十幾萬啦！

大凡賭牌九的都深信一句「賭話」：通吃通賠不過三。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乃大賭棍，當然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夏秋心一連賠了兩檔牌，推出第三檔牌之時，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各只下了兩個黃籌碼——前注一萬，後注也僅一萬。

骰子打下，牌摸上來，果然不錯，通吃通賠不過三這句「賭話」果然應驗——天九帮主抓的是「文四」配「文六」，斃死「零點」牌，偷辣郎中拿的是「文十」配「武十一」，小小的一點牌而已，君之楓抓的是空牌，再大再小也沒有，不說也罷……

夏秋心正平息沉氣的摸着牌，忽然她氣得粉臉通紅，輕罵了一聲：「眞狗養的死東西，上兩檔牌不來，偏偏在這小注的時候才來，眞氣死老娘！」

怎麼？到底她的上手牌是甚麼來？

噢，當她叭的一聲揭開牌來之時，天，竟是兩隻「無名七」——担子「即是對子」！

「担子」比「天槓」或「天九王」還大了，不用說，夏秋心是通吃啦，她氣死那個老娘啊？

哦，列位看官有所不知，這檔牌「把關」的點數很小，莊家只要有足够的一點牌便够的了，偏偏來得這麼大，實在是「浪費」，以這種「牌關」（即賭徒們常說的牌風）看來，夏秋心拿到這副好牌，並不是個好現象。

通常賭牌九的人，有個說不出理由的「迷信」，那就是假若對方抓的牌不超過三點，而自己却抓了「天九王」或「担子」，那麼下檔牌必然不會超過三點，甚至往往拿斃死牌——零點。

這，當然並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準確，不過一般老練精明的賭鬼大部都深信不疑的。

賭牌九，只靠兩張牌勝負，如果不攪假弄詐的話，實在也沒有其他技巧，但是有的人往往十賭九輸，有的人却十賭九贏，這又是甚麼原因呢？無他，就看懂不懂「牌關」。賭的東西是很奇怪的，通常賭徒都說賭有「鬼」，意思是說令人捉摸不定，難以猜測，賭徒們的「術語」是「花關牌」。

另外一種叫「順關牌」，也就是說「牌關」在冥冥中照着「牌理」而來，比方夏秋心這一副的三檔牌的「牌關」便是「順關牌」——第一檔牌，她「人八」上手，「人八」是張好牌檔，隨便配個「天牌」或「地牌」，便是不得了的「天槓」或「地槓」啦，要不然要個「文十」或「武十」和「武十一」，也是漂亮的「昇點牌」，誰知竟偏來個卅二張牌僅有的一張「皇帝三」，以致於只有一點。這不說，居然對方拿的牌是「地一」和「無名二」而已，硬是「尅」她「半點」，這是够倒霉的啦！

由於她那檔牌的「窩囊」，以致於她第二檔牌的九點碰上了對方的「天九」和「人九」，輸得十分寃枉！

到第三檔牌來，她應驗了「賭話」通吃通賠不過三，果然吃住對方，但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的賭注下得最少，而夏秋心抓的是「担子大牌」，吃人家的小牌，這樣吃少賠多，不是倒霉是什麼？

顯然，這三檔牌下來，明明顯顯的是「順關牌」，一點也沒亂關，這種情形，夏秋心下檔牌的命運，通賠是非常可能！

所以，夏秋心雖然大牌上手，通吃對方，却怒罵連天，實在是這個道理啊！

天九帮主和偷辣郎中，當然看得懂這種「牌關」，少不得心裏頭是一陣暗暗歡喜，……

忽然，偷辣郎中轉頭向天九帮主低聲說道：「帮主，這種牌關，是大好的機會哩。」

天九帮主笑咪咪道：「不錯，好一副漂亮的順關牌。」

哼了一聲，夏秋心道：「哼！老娘就不相信這個邪！那來他娘的順關花關？假若下一檔牌老娘眞成了『担下鬼』，老娘便認輸！」

天九帮主得意洋洋道：「很難說啊，担子吃我們這小牌小注，下檔牌八成是『担下鬼』——不超過三點。」

偷辣郎中也笑嘻嘻道：「可不是，方才我推莊的時候，也是順關牌，『天九王

』吃了你們兩家的『武二』和『文一』，下檔牌抓的就是斃死牌哪！」

夏秋心嗤道：「簡直是鬼話，我說過假使下檔牌老娘眞成了担下鬼的話，老娘便認輸啦！」

見她很認眞，天九幇主忍不住道：「夏姑娘，請問如何認輸法？」

毫不考慮的，夏秋心道：「假使老娘下檔牌的牌點，沒超過三點的話，這樣好了，老娘加倍賠注！」

大喜，天九幇主道：「夏姑娘，此話當眞？」

用力一點頭，夏秋心傲然道：「當然！賭中無戲言，你以爲老娘在跟你透牙風，開玩笑啊？就憑我『魔咤女』在江湖上的招牌，豈是亂講話，或是說話不算數的人？」

咬了下牙，天九幇主道：「好！一言爲定，我就全下啦！」

說着，把桌前所有的籌碼，全推了出去！

猶疑了一下，偷辣郎中低低道：「幇主，當眞全下了？」

天九幇主自信非常道：「這種牌關，天底下那裏去找？何況又是一賠二，此時不下等待何時？」

偷辣郎中想想，點頭道：「說得也是，這種好機會那能錯過？」

於是，也將自己的籌碼，全數都壓了下去。

赫，人說賭博是不能激將的，這話一點兒也不假，也不過三言兩語，天九幇主和偷辣郎中竟當眞把約莫一百三，四十萬的籌碼，也就是所有的籌碼全都下了！

一注百萬，這等豪賭，在江湖上還是首次見聞啊！

當然，整個氣氛不用說是猛地凝縮緊張起來的了……

熟練的，夏秋心推出這副牌的第四檔牌，也是她做莊的最後一檔牌；把三粒骰子抓在手中，輕輕幌了兩下，便甩在桌面——三、五、五。

骰子的點數是十三，也就是說由莊家夏秋心先抓牌，次由首家天九幇主摸牌，再由穿家偷辣郎中拿牌，最後的當然是由末家的君之楓了。

由於君之楓拿的是空牌，對牌局不發生作用。

所以當他牌一上手之時，摸也不摸的，便馬上攤牌，噢，竟然是「文十」搭上個「武十」——斃死牌！

正在用心摸牌的天九幇主和偷辣郎中，掉頭一看，不禁同聲惋惜；用袖子拭了一下額角，天九幇主沙聲道：「眞他娘的大頭，零點牌讓莊家拿該多好呀！」

說着，却又笑着安慰自己道：「還好，沒讓老子抓到，要不然豈不完了？」

摒住氣息，一旁的句冰一絲大氣也不敢抽，他發覺自己緊握的手心已沁出汗水來了……

九指魔坐在一旁，始終不發一言，面上只是那股陰鷙和深沉的表情，他雖名曰「觀衆」，但大部時間都閉着兩眼，像是在養神，又似在沉思；偶爾，他冷睜開眼來瞧瞧君之楓，但很快的又閉下眼來，始終就不往牌桌上望一眼。不知道他不懂牌九，還是認爲牌局和他不相關，而漠不關心？

君之楓的表情有些兒怪怪的，他似乎是因爲用不着和人家比牌，所以靠着椅背，一點兒也不緊張，但兩眼依然炯炯注視着牌上……

夏秋心是莊家啦，輸贏就看她一人，她那張俏臉蛋兒雖然沒緊張得拉得硬蹦蹦的，但也是一臉沉肅；她摸摸牌，然後又把兩張牌面對面的合起來，瞇細眸兒，一點兒，一點兒的「細瞧」……她這表情令人發噱，這頭看了一點，然後又轉過另一頭來，慢慢的瞧，一張嬌紅小嘴兒唸唸有詞道：「媽的，要是眞來『担下鬼』，老娘發誓當尼姑去……」

這當中，偷辣郎中已掀開一張牌來，是「文六」！他那削瘦如猴兒臉的面孔，忽地紫紅起來，拿着牌兒的手也微微顫着，顯然「文六」那張牌檔不太妙哪！

有點兒受不住的閉了下眼，把另一張牌反按在桌面上，暫時不去看它；他抖顫着，攤開以前出過的廿四張牌，瞪大着眼，逐一看完之後，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抖着喉結低聲喃語道：「吁，還好，爺四，文四全都出光了，不會斃死啦！」

原來他是怕四點牌上手，假若四點牌上手便是零點，無條件的輸給莊家。大凡拿四點牌或六點牌，最怕的就是成了斃死；因爲卅二張牌裏，四點牌四張，六點牌五張，佔去了九張之多，所以很容易攪成零點。

六點牌檔一般人不喜歡拿，縱算不造成斃死，也很難「昇點」，除非有「天牌」或「地牌」來配檔，那麼「天八」和「地八」的牌面是很可觀了；但是在這副牌裏，兩張「天牌」已經出籠過啦，另外一張「地牌」也已出去，僅剩一張「地牌」而已……

雖然只剩一張「地牌」，但對偷辣郎中來說，却是有無窮的希望；只見他瞪大着眼，舌尖兒捲着唇角，旣專心又凝志的開始摸另一張牌，口中喃喃道：「地！地！老天幇幇忙，請來個地……」

突然，他氣餒了下來，沒聲音啦！顯然「地」這張牌是所有卅二張牌中最容易摸出來的，所以，他一摸，便知道不是了矣……

但他的聲音剛一停下來，身旁滿頭大汗的天九幇主忽驚喜叫道：「地，地，地在這兒哪！」

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天九幇主緩和了一下自己緊張的情緒；他也瞪大眼，伸過頭去聚精會神的査看那堆已出過的廿四張牌，連同君之楓攤開的兩張牌，和偷辣郎中與自己各揭開的一張牌，總共是廿八張啦，換句話說，僅剩四張牌還沒有出來。

很快的，天九幇主已經知道四張牌是什麼了，只見他低聲自語道：「一張武七，兩張無名八，一張武十，都還沒出來，這太好了！」

是太好了，上面四張牌，只有「武十」是張糟牌檔，配上的話只有二點；其餘的三張都是最好的牌檔，配上「無名八」的話，便是「地槓」；碰上「武七」的話，就是「地九」。地槓、地九，都是昇點大牌！

（未完）

七代劍

茫茫大海一孤舟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得到慕容燕的幫助，逃離鐵船幫，詎知甫脫狼窟，又遇猛虎，緣因慕容燕這次潛入鐵船幫，是因受脅於南蠻公子，她和戚明星逃出後，南蠻公子立即催動蠱毒，使慕容燕痛得滿地亂滾，戚明星爲報慕容燕相助之恩，僞允帶南蠻公子往大殺門武庫，並願娶慕容燕爲妻，那日他們在一破廟中遇到被三花娘子挖去雙眼的黑龍八俊，雙方數說已往之後，端木煌故意向南蠻公子挑戰，以黑龍八陣將南蠻公子困住，南蠻公子發動攻勢向戎龍發招，詎一刀削出，却到了仇德善劍上——

「錚！」

雙劍交擊，頓於夜空中，迸出數點火花！

南蠻少爺一刀受阻，立即再一旋身，刀如閃電轉向端木煌和干寶通脚下掃去。

端木煌和干寶通疾退三步，而站在對面的谷秀全和戎龍則疾進三步，雙劍齊出，分向南蠻少爺左右腰部猛刺！

只這一下，就看出了「黑龍八陣圖」的神妙，原來這就是三花娘子傳給他們的「功夫」，三花娘子因挖下了他們八人的眼睛，但爲了使他們能够繼續在江湖上立足，就教給他們這門陣法，而這門陣法的妙處是能使八人的行動渾然成爲一體，動則相應，緊密無隙，變勢換位，巧妙絕倫，內蘊縱橫出奇之妙，中藏鬼神莫測之機，敵人不論如何出招，他們總是不正面對抗，而由後面下殺手，而且出手迅若奔電，厲害無比！

南蠻少爺一發覺身後雙劍刺到，慌忙撤刀招架。

谷秀全和戎龍似已料到他有此一着，雙雙撤劍躍退下去，而與此同時，對面的端木煌和干寶通已運劍疾迫，上下攻出！

南蠻少爺身形倏伏，反手一刀橫掃公孫强和楚偉，但剛一出手，仇德善和宮漢卿的劍已然指到他背心……

雙方出手都快，但交戰約一刻時後，南蠻少爺，始終屈居下風，只能够自保而已。

戚明星看到黑龍八俊佔盡優勢，心中十分高興，向慕容燕低聲道：「他們黑龍八俊的『黑龍八陣圖』果然厲害，那小子這下栽定了！」

慕容燕也很高興，嬌笑道：「沒想到他們黑龍八俊還練了這門陣法，依我看，即使是南蠻王本人，也要在這門陣法下吃癟！」

戚明星道：「剛才端木煌說三花娘子傳了他們一套功夫，也許這門陣法就是三花娘子傳授的。」

慕容燕道：「若然，三花娘子倒是個十分有人情味的女人。」

戚明星道：「妳看，那蠻子的刀法異常凌厲，但却刀刀落空奈何他們不得！」

慕容燕道：「他若死了，我腹中的蠱怎麼辦？」

戚明星道：「據我所知，施蠱之人若死了，那蠱雖仍存在，但將成爲無用的廢物，因爲牠是受施蠱之人指揮的，換句話說，那蠻子若死了，妳腹中的蠱不會消失，可是牠却再也不會爲害於妳，所以妳放心好了。」

慕容燕皺眉道：「可是，有一隻蠱潛伏在體內，這滋味可不好受呢！」

戚明星微笑道：「不要緊，改天買包瀉藥吃下，把牠瀉出來。」

慕容燕啐他一口道：「少打諢，人家都急死了，你還說笑話！」

戚明星笑道：「看，那蠻子似要拚命了！」

不錯，南蠻少爺似已性起，突然暴叱一聲，手中刀瘋狂的亂砍亂劈起來！

但黑龍八俊的陣法仍然不亂，忽進忽退，不停的變換位置，八柄長劍中，始終有兩柄追蹤於南蠻少爺的身後！

「嘿！」

南蠻少爺又暴叱一聲，身形驀地縱起，拔空三丈多高，空中一翻身，手中突然舞出一個光芒，朝黑龍八俊直瀉下去。

黑龍八俊的八柄長劍齊揚，向上刺出，好像一朵含苞的菊花在一瞬間盛花！

「錚錚錚……」

一片金鐵交鳴聲中，但見南蠻少爺瀉下身子再度飄起，向左方陣外電掠出去。

而黑龍八俊如影隨形跟着一齊飄向左方，於是當南蠻少爺身子落地時，又落在他們「黑龍八陣圖」的圍困之中！

這時，才看清南蠻少爺的情形，只見他身上衣衫破了幾個洞，那顯然是被黑龍八俊的劍刺破的！

南蠻少爺已現出慌忙之象，他繼續揮刀亂砍亂劈，但圍在他四周的黑龍八俊簡直如鏡花水月，使他刀刀落空，根本摸不着邊際。

再戰不多時，他已顯得心窮力竭，力不從心了。

端木煌突然冷笑一聲道：「兄弟們，差不多了——梅開一支香！」

八柄長劍，陡然一齊向前刺出！

南蠻少爺慌了手腳，疾忙倒地做懶驢打滾，口中大叫道：「天地二奴，快來助戰！」

原來，他的兩個僕人一叫「天奴」一叫「地奴」，他們早就站在一旁觀戰，由於少主人自入中原以來每戰必勝，因此他們仍以為這一仗少主人穩勝無輸，這時聽見他喊叫，才知情況不妙，當即一齊抽刀出鞘，從旁揮刀攻向端木煌和干寶通的背心！

端木煌和干寶通背上好像長着眼睛，同時向左右閃開一步，讓開了他們的襲擊，然後旋身運劍，一下反掃到「天地二奴」身後。

天地二奴登時就被趕入陣中去了。

端木煌朗聲喝唱道：「萬縷千絲風送來！」

八柄長劍，突然倏吐倏縮，如蛇吐信，綿綿不絕的圍攻上去！

而在陣中的南蠻少爺和天地二奴，其感覺却如有千萬支利劍飛臨身前，嚇得連忙舞刀招架，一片「叮噹」聲中，忽聽地奴怪叫一聲，倒地抱膝嚎叫起來。

原來，他的膝蓋中了一劍！

南蠻少爺原以為叫他們入陣助戰可減輕自己的壓力，却不料地奴一上來就受傷倒下，這使他更是心慌，於是他改變了心意，一邊奮力舞刀招架，一邊唸動「眞言咒語」起來了。

站在廟階前的慕容燕正看得滿心歡喜，突覺腹中一陣絞痛，慘叫一聲，又倒地打滾起來。

不用說，她腹中的蠱又在蠢動了！

戚明星大驚失色，急喊道：「端木兄，你們快住手，她腹中的蠱又發作了！」

黑龍八俊一聽此言，就知南蠻少爺食言，再聽慕容燕連聲慘叫，只得一齊撤劍躍退。

「天哪！痛死我了！南蠻少爺，請你發發慈悲，不要折磨我了……」

慕容燕一邊翻騰打滾，一邊哀叫不已，其痛苦之狀，令人不忍卒睹！

端木煌十分憤怒，厲聲道：「南保林，你剛才答應的話，難道是在放屁？」

南蠻少爺聳聳肩，表現出一副蠻不講理之態道：「生死關頭，本少爺豈能跟你們講信守諾，現在你們快給我滾蛋，要不然我叫她痛苦至死！」

端木煌面上殺氣大盛，怒喝道：「兄弟們，宰了這下流胚子！」

說着，揚劍欲上。

戚明星急道：「不成！端木兄，慕容姑娘的命要緊，你們順了他吧！」

黑龍八俊聽了，為之猶豫不前起來。

戚明星又道：「你們請離開吧！她腹中之蠱未解，莽撞不得的！」

端木煌洩氣的嘆道：「你怎麼辦？」

戚明星道：「小弟不能與他硬幹，該怎麼辦，端木兄是知道的……」

端木煌點了點頭，當下納劍入鞘，向公孫強等七人招手道：「兄弟們，這檔事咱們的確無能為力，走吧！」

他轉身走入廟左的樹林裏去。

公孫強等七人也跟了過去，不久樹林中響起一片「希聿聿」的馬嘶，接着馬蹄聲響動，便見他們八人騎着那八匹黑馬由林中衝出，疾馳而去……

戚明星立刻轉頭對南蠻少爺說道：「好了，你快命牠停止蠢動，不要再折磨她了！」

南蠻少蠻閉日默唸幾句「咒語」，正在地上翻騰哀叫的慕容燕又霍然而癒，戚明星將她扶起，問道：「不痛了麼？」

慕容燕呻吟道：「嗯，不痛了。」

戚明星扶着她，道：「來，到裏面去歇歇……」

他們進入廟殿坐下時，南蠻少爺已隨後跟入，冷然道：「起來，我決定不在此過夜了！」

戚明星問道：「哪裏去？」

南蠻少爺道：「繼續趕路！」

戚明星道：「你怕甚麼？」

南蠻少爺冷笑一聲，道：「少嚕嗦，快起來！」

於是，他們又上了馬車，離開破廟，繼續上路……

× × ×

此後，一路無事，第六天中午，馬車駛入浙境，距離海門，只剩下十來天路程了。

慕容燕憂形於色，向戚明星低聲道：「十來天一轉眼就到，你到底有無對付他的法子？」

戚明星搖頭道：「沒有，我原想出其不意的一拳打死他，但他機警得很，始終不敢靠近我身邊。」

慕容燕道：「到了大殺門武庫，他不一定肯為我解蠱，你乾脆不要管我，跟他拚了吧！」

戚明星道：「別急，等抵達海門再說，也許到達海門便有救星出現……」

慕容燕道：「救星？」

戚明星道：「是的，前次我到達海門時，在那裏等我的是蓬萊老人，我希望這次他老人家還在那裏。」

慕容燕道：「他能救我？」

戚明星道：「海外三仙胸羅萬有，也許他能為妳解除腹中之蠱。」

慕容燕道：「他可曾說過還要去海門麼？」

戚明星道：「沒有。」

慕容燕憂聲道：「他可有未卜先知之能？」

戚明星道：「不知道。」

慕容燕苦笑道：「那麼，這希望是渺茫的……」

戚明星沉默半晌，道：「現在我告訴妳我的決定，我雖然喜歡妳，決定娶妳為妻，但我仍將以承繼大殺門為重，在到達大殺門的最後一天，我如無法救妳，那麼我只好……」

慕容燕點頭道：「好，那時我決不會怪你，我知道你喜歡我，這就够了！」

戚明星道：「我會為妳報仇的。」

慕容燕道：「報仇與否都不重要，我只有一個要求，你須在我墓碑上刻下『亡妻慕容燕之墓』七個字，這樣我將含笑於九泉之下！」

戚明星點頭道：「好的。」

慕容燕幽幽一笑道：「眞奇怪，那黑龍八俊好像眞的不管咱們了，如果是我，我一定會想法子來對付他……」

戚明星道：「妳不能怪他們，他們已不幸失明，行動極不方便，而且妳的困難不是他們的能力所能解決的。」

慕容燕點點頭，忽然仰面笑道：「你為什麼不親親我呢？我們相處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戚明星把她擁入懷中，低頭去親她的嘴，她閉上了眼睛，掉下了淚……

驀地，馬車停住了！

這是在荒野的路上，馬車沒有理由要在這種地方停歇，戚明星立刻感到有異，一拉她道：「下去看看！」

兩人推開車廂門，一起跳下，轉到車前一看，只見對面路上並無人擋路，只有一樣東西——一隻木盒。

它端端正正的擺在路面上，外表很精美，好像是一個珠寶盒！

南蠻少爺就是發現它而勒住坐騎的，他覺得這個木盒出現得有異，但又禁不住心中的好奇，當下下馬走過去，蹲下把木盒打量一番，忽然掉頭笑道：「戚明星，你過來看看！」

戚明星舉步走過去。

南蠻少爺笑問道：「你猜這是甚麼東西？」

戚明星搖頭道：「不知道。」

南蠻少爺道：「這看來像個珠寶盒，不過一個珠寶盒怎會出現在這路上呢？」

戚明星道：「也許是路人掉下的。」

南蠻少爺冷笑道：「如果是你，當你身上掉下這個盒子時，你會不知道麼？」

戚明星道：「如果是從車上掉下的，就可能不知道。」

南蠻少爺道：「你撿起來看看！」

戚明星搖頭道：「我對它無興趣，你要，你自己撿。」

南蠻少爺臉色一沉，道：「我命令你撿！」

戚明星道：「要是我不撿，你又要折磨她了，是麼？」

南蠻少爺悍笑道：「不錯，你如不願見她受苦，就得聽我命令！」

戚明星道：「好，我撿就是。」

他俯身撿起木盒，捧在手上，覺得盒子頗重，裏面盛有東西。

南蠻少爺問道：「盒中有物？」

戚明星點點頭。

南蠻少爺道：「你搖搖看，是甚麼東西。」

戚明星笑道：「要是盒中盛着會爆炸的火藥，我一搖動它，我就會被炸死，你要我現在就死麼？」

南蠻少爺一聽火藥兩字，面容一懍，連忙倒退數步，道：「你認為盒中盛着會爆炸的火藥？」

戚明星微笑道：「可能。」

南蠻少爺在未到達大殺門武庫之前，當然不願見戚明星死去，當下舉手一指路旁道：「你扔到那邊去看看，要是裏面盛着會爆炸的火藥，落地時一定會爆炸。」

戚明星心中暗笑，忖道：「這可能是黑龍八俊設下的一個陷阱，但他們絕不會使用火藥，只可惜這賊子太機警，不肯上當……」

南蠻少爺道：「扔出去啊！」

戚明星手一揚，將木盒扔了出去。

木盒遠遠飛出十多丈才落到地上，只發出「拍達！」一聲，並未爆炸。

南蠻少爺面色一鬆，笑道：「好，去撿回來！」

戚明星走去撿回，拿在耳邊搖了搖，笑道：「裏面骨碌骨碌的響，好像是珠寶不錯——喂，所謂見財有份，要是珍寶的話，咱們可得二一添作五呀！」

慕容燕接口笑道：「不對，我也要一份！」

南蠻少爺譏笑道：「嘿嘿，妳的命正吊在半空中，居然還有心情於財物麼？」

慕容燕笑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又何能例外呀！」

她轉對戚明星，伸手索盒，道：「給我，我來打開看看。」

南蠻少爺冷笑一聲，道：「妳不怕肚子痛？」

慕容燕面容一懍，忙的縮手，呶呶嘴道：「你瞧，你是南蠻王的兒子，你家金銀財寶比誰都多，怎麼還跟我們計較區區一個珠寶盒？」

南蠻少爺不答，向戚明星伸出手道：「給我！」

戚明星故作不依之狀，道：「我剛才說了，見財有份，盒中盛的若是價值連城的珠寶，你打算怎麼辦？」

南蠻少爺道：「少嚕嗦，快給我！」

戚明星後退一步道：「你先講好，我就給你！」

南蠻少爺大怒道：「你不要你未婚妻的命了？」

戚明星笑道：「你知道，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是在鐵船帮長大的，雖然我已離開了鐵船帮，但在我的觀念中，金銀財寶仍比女人可貴，因為女人易得，金錢難求。」

南蠻少爺忽然化怒為笑道：「也吧，要是盒中盛的是價值連城的珠寶，我給你一份就是了。」

戚明星道：「大丈夫須言而有信，你可不許反悔。」

南蠻少爺道：「好！」

戚明星這才把木盒擲給他，道：「你快打開吧。」

南蠻少爺接了木盒，也拿在耳邊搖了

搖，聽出盒中果然骨碌骨碌的響，越發相信是珠寶之類的貴重東西，心中大喜，當即解開盒上的紅絲帶，揭開了盒子——

盒蓋一開，一縷白烟蓬然冲起！

戚明星和慕容燕早已警戒在心，他們幾乎在白烟冲起的一剎那，就已頓足暴退出數丈開外。

南蠻少爺大驚的叫了一聲，慌忙丟下盒子，但是已經太遲，他突然感到頭腦發暈，一陣天旋地轉，立即仰身栽倒下去！

慕容燕拍手笑道：「好啦！這下子我算是『脫離苦海』了！」

「哈哈哈！」

驀然，路旁約二十丈外的一座山上爆起一片大笑，接着冒起八個靑年！

戚明星和慕容燕一聽笑聲，就知是黑龍八傻，當即轉對他們叫道：「八位，你們快過來，這蠻子暈倒了！」

黑龍八傻每人手上拿着一支探路竹棒，一路摸索走下山丘，來到了路上。

戚明星笑道：「端木兄，小弟該如何報答你們呢？」

端木煌含笑道：「將來請我們喝喜酒就够了！」

戚明星道：「這個當然，現在咱們來處置這個蠻子……」

他轉望宮漢卿道：「宮兄，聽說你對蠱頗有認識，要是殺了這小子，慕容姑娘腹中的蠱是否可以永遠不發作？」

宮漢卿點頭道：「不錯。」

戚明星道：「那麼，小弟現在就送他回老家去！」

說畢，向倒在地上的南蠻少爺走了過去。

「站住！」

車座上的天奴，突然厲聲喝叱。

戚明星微微一怔，抬目望着他們，詫異的笑道：「啊，你們天地二奴居然還有胆量坐在那上面，還不趕快逃命去！」

的確奇怪，他們天地二奴的身手，在當今武林中，只能算是二流人物，但他們現在的態度却出奇的鎭靜，看見少主被迷倒，面上並無驚駭之色，也沒有逃命之意，還並肩端坐在那車座上！

宮漢卿沉聲道：「不能讓他們逃掉，你必須一起把他們做了！」

戚明星自叛離鐵船幇棄邪歸正之後，除非不得已，已不想再大造殺孽，他是想放過天地二奴，但聽宮漢卿說話的口氣十分嚴肅，不禁詫然道：「爲甚麼？」

宮漢卿道：「那蠻子既會施蠱，他老子自然也會，你若讓他們逃回南蠻，慕容姑娘就完蛋了！」

戚明星一想有理，不由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我只好再造一次殺孽了！」

慕容燕扭動細腰向天地二奴走過去，嬌笑道：「你收拾南保林，這兩個奴才由我來打發便了！」

天地二奴仍端坐不動，冷笑着。

慕容燕走到車前，笑道：「你們兩個奴才快下來受死，你家少爺到了陰司可能還需要你們——」

一言未畢，她陡地渾身一震，「啊吔！」痛呼一聲，抱腹跌坐地下，連聲慘叫起來！

戚明星一呆道：「妳怎麼啦？」

慕容燕似乎痛得無法忍受，又倒地翻騰打滾，號叫道：「天呀！又發作了！又發作了！」

端木煌驚訝道：「這怎麼會？戚明星你快看看，那蠻子是否醒過來了？」

南蠻少爺並沒有醒過來，他「睡」得很甜！

戚明星突然明白了，雙眉挑煞，瞪視天地二奴道：「原來你們也會指揮蠱，是麼？」

天奴冷笑道：「不錯，我們少主人料知你們會找機會計算他，因此他教我施蠱的咒言，現在你快救醒我們少主人，否則她將在一刻時後死去！」

端木煌厲聲道：「她若死了，你家少主人也活不成！」

天奴嘿嘿冷笑道：「這要戚明星來做決定了，要是他忍心看着她慘死，自然無話可說！」

戚明星確實已深愛着慕容燕，他的心意是非到萬不得已時，絕不犧牲她的性命，當下洩氣的長嘆一聲，道：「吧了，你快停止施蠱，我救醒你家少主人便了！」

天奴說道：「不，你先救醒我家少主人！」

戚明星連忙回對端木煌說道：「端木兄，還有十多天的時間，請救醒他吧！」

端木煌罵道：「眞他媽的——老七，你來救他吧！」

宮漢卿擺頭四「顧」，問道：「這附近有沒有水？」

戚明星舉目四望，道：「好像沒有，這一帶是旱地……」

宮漢卿摸索到南蠻少爺身邊，探臂攬他起來，笑道：「既然無水，只好出出『下策』了。」

他攬着南蠻少爺走出數十步，然後將他放下，解開自己的褲帶，登時撒出「水」來，注到南蠻少爺的臉上。

天奴看了大怒，暴喝道：「瞎子，你敢無禮！」

宮漢卿一邊拉尿，一邊掉頭笑道：「別叫，這是唯一救你家少主人的法兒！」

端木煌七人哈哈大笑起來。

宮漢卿撒完了尿，束好褲帶，哈哈笑道：「行了，這蠻子過一會便會淸醒——老大，咱們走吧！」

端木煌笑笑輕咳一聲，道：「戚明星，我們已黔驢技窮，此後你得自己想辦法了，告辭！」

戚明星拱手一禮，道：「好，請諸位多珍重。」

黑龍八傻仍以竹棒探路，朝山丘行去，不久已消失於山上，又不久聽得山上後面蹄聲雷動，漸漸遠去……

這時，南蠻少爺甦醒過來了。

他由地上霍然坐起，神色一片錯愕，叫道：「我——怎麼回事？」

天地二奴上前將他摻扶起來，備述剛才的經過，南蠻少爺至爲憤怒，指着戚明星怒罵道：「混蛋小子，這一定是你跟他們定下的詭計！」

戚明星正將慕容燕擁在懷中，聞言冷冷一笑道：「南保林，你可得講點道理，他們是我的朋友，自然想幫我解脫困難，至於說我跟他們定下的詭計，這是指鹿爲

馬的話，這一路上你始終寸步不離的監視我們，我如何與他們見面定計？」

他見慕容燕一直在哀號，痛苦不堪，接着沉聲說道：「你快替她解除痛苦，她若是死了，你也別想再得到大殺門的武學了！」

南蠻少爺冷笑道：「你得保證今後不再使詐，我才爲她解除痛苦！」

戚明星怒道：「誰在使詐？我能保證旁人不來找你麻煩麼？」

南蠻少爺「哼！」了一聲，似覺確實不能叫他負責，當下念動咒言，爲慕容燕解除了痛苦，然後喝道：「快上車去！」

戚明星乃扶着慕容燕登上車廂去。

南蠻少爺接着向天地二奴問道：「那八個兎崽子走掉了？」

天奴答道：「是的。」

南蠻少爺罵道：「他奶奶的，下次遇上，非要他們好看不可！」

他扳鞍跨上坐騎，喝道：「走！」

× × ×

十天之後，馬車駛到了距離海門約八十餘里的一個臨海小漁村上。

這小漁村，便是上次戚明星運海書郞的「靈柩」上船之處。

上次，他在這兒見到化名爲「陸老參」的蓬萊老人，這次，他希望能够再見到他老人家，但這個希望落空了。

今天，小漁村上的情形與上次相同，村上的男人均已出海捕魚，只有幾個小童在海邊上追逐遊戲，只不過沒有像上次那樣出現一個「陸老參」而已！

南蠻少爺喊出戚明星問道：「就是這裏？」

戚明星舉目四顧，然後點點頭道：「不錯，由此出海，南行三百里便可到達無人島。」

南蠻少爺表示懷疑道：「爲甚麼一定要在此處上船出海？」

戚明星搖頭道：「不知道，這是海大俠指點的，也許是由此出海才能找到無人島。」

南蠻少爺道：「這裏有船可坐麼？」

戚明星一指停泊海邊的數艘漁船，說道：「那邊有漁船，只不知他們肯不肯載客。」

南蠻少爺道：「你去問問吧！」

戚明星道：「你肯不肯付船資？」

南蠻少爺道：「可以，只要他們肯送咱們去，船資不計多少，都答應他！」

戚明星一笑，說道：「好的，我去問問看。」

他舉步向漁村上走去，心中暗忖道：「蓬萊老人，要是你老人家仍在此處，那該多好……」

蓬萊老人沒有出現，却出現了一個半老徐娘！

這個半老徐娘由一間破舊的土屋裏走出，迎上他含笑道：「這位客官，你們要請船麼？」

她穿着粗布衣裙，看樣子是個漁婦，但容貌却極不俗，甚至可說相當漂亮！

戚明星拱手答道：「正是，大嫂可知那家的漁船肯載客出海？」

漁婦笑道：「我家的船，就可載客出海！」

戚明星「哦」了一聲，道：「那麼，妳丈夫——」

漁婦打岔道：「我當家的早死了，我是個寡婦，這村上的人都叫我卓寡婦。」

戚明星微怔道：「大嫂自己開船？」

卓寡婦笑道：「是的。」

戚明星有些不放心，問道：「大嫂成麼？」

卓寡婦道：「我跟村上的男人一起出海捕魚已有十多年了，甚麼大風大浪都經驗過，你客官要是不放心，可去向我的鄰居打聽打聽。」

戚明星笑了笑，低聲道：「在下先向大嫂打聽一個人，這兒以前有位『陸老參』，他還在不在此地？」

卓寡婦道：「不在了，他在三個月前載客出海後，就不見回來，大家都說他出了事了。」

戚明星假嘆一聲，道：「哦，那眞不幸……」

卓寡婦挺眉一笑道：「你客官要不要請我的船？」

戚明星道：「我們要去很遙遠的一座島上，距此約有二百里，須航行五六天，大嫂吃得消？」

卓寡婦道：「可以！」

戚明星道：「船資如何算？」

卓寡婦道：「包括膳食，三十兩銀子即可。」

戚明星道：「好，大嫂速去準備，我們要馬上出海。」

卓寡婦轉回屋中取出一包衣服，鎖好門戶，便向戚明星輕脆一笑道：「好了，跟我上船去！」

戚明星跟着她走向海邊，一面問道：「大嫂沒有兒女麼？」

卓寡婦扭腰擺臀的走着，道：「我沒有丈夫，那來的兒女！」

戚明星道：「公婆呢？」

卓寡婦道：「也死啦！」

戚明星道：「就剩下妳一人？」

卓寡婦道：「正是，人家說我命帶尅星，把丈夫和公婆都尅死了，不過你放心，我在海上的福份很大，每次出海，都能滿載而歸！」

戚明星覺得這個卓寡婦很風騷，也很直爽，不由暗笑道：「這又是一個有趣味的女人……」

兩人走到海邊，他把卓寡婦願載客出海的事向南蠻少爺說了，南蠻少爺覺得由一個女人來開船頗有意思，欣然道：「很好，妳除了可得三十兩銀子之外，還可得到一輛馬車和兩匹馬！」

卓寡婦望望那輛華麗的馬車，驚喜地道：「你客官不要這輛馬車了？」

南蠻少爺點頭笑道：「是的，一起送給妳！」

卓寡婦喜出望外，連連作福道：「謝謝！謝謝！謝謝你客官的厚賜！」

南蠻少爺隨即吩咐天地二奴將車中的隨身財物取下，再命天奴將馬車開去卓寡婦的屋外，卓寡婦歡天喜地的請求隣居替她看顧車馬之後，即趕回海邊，領着南蠻少爺一行人登上一艘大漁船。

她的確是個熟練的船娘，將船拉離海邊碼頭，問明方向，即開船朝南方海上駛

去。

南蠻少爺看着她開船，越看越心癢，忍不住笑問道：「大嫂，妳今年芳齡幾何了？」

卓寡婦笑道：「快四十啦！」

南蠻少爺笑道：「這是狼虎之年！」

卓寡婦吃吃笑道：「客官怕我吃掉你麼？」

南蠻少爺仰頭大笑，道：「不怕！不怕！能被妳吃掉，那才妙呢！」

卓寡婦笑得更逗人！

南蠻少爺又微笑着問道：「妳怎不再嫁？」

卓寡婦道：「沒人敢要我。」

南蠻少爺道：「爲甚麼？」

卓寡婦道：「因爲我會尅死男人，凡是跟我有一手的男人，都不得好死！」

南蠻少爺又哈哈大笑道：「我可不信邪，要是妳有意——」

卓寡婦忽然截口笑道：「客官，您還沒告訴我去哪裏，你們要去哪裏呀？」

南蠻少爺道：「無人島。」

卓寡婦詫異道：「無人島？」

南蠻少爺點頭道：「是的，它在南方三百里處的海上，妳聽說過沒有？」

卓寡婦搖首道：「沒有，南方海上我去過幾次，可沒聽說有一座無人島。」

南蠻少爺轉對戚明星說道：「小子，她說南方海上，沒有無人島，你莫非在哄我？」

戚明星冷冷淡淡地道：「如果連一個普通漁婦都知道那座無人島，那麼大殺門也就不足爲奇了。」

南蠻少爺冷笑道：「你若所說不實，你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戚明星不答，轉望卓寡婦道：「大嫂，我和這位姑娘可否下艙去歇歇？」

卓寡婦道：「當然可以，艙下有個小房間，你們可在那房間……」

說到這裏，又吃吃笑了起來。

戚明星不怕取笑，當即挽着慕容燕下艙，進入卓寡婦所說的一間小艙房中。

小艙房的確很小，只有一張小板榻，勉强可供兩人容身，他扶着慕容燕坐下，說道：「那卓寡婦風騷得很，我聽了就噁心！」

慕容燕笑道：「我倒覺得她頗有丈夫氣，我喜歡這種個性的女人。」

戚明星嘆了口氣，說道：「咱們的時間眞是不多，而我仍然想不出收拾他的辦法……」

慕容燕幽幽一嘆，道：「不要緊，到了最後那一天，你可以放手幹掉他，不必顧慮我。」

戚明星很痛苦，沉默着。

慕容燕倒入他懷中，强顏歡笑道：「我可不傷心，咱們還有四五天可相處，而過去的數日，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我即使現在死去，也已心滿意足了——朝得愛，夕死可也！」

戚明星苦笑。

慕容燕玉手輕撫他面上，含笑道：「只可惜咱們不能正式成爲夫妻……」

戚明星道：「在我心目中，妳已是我的妻子，這就够了。」

慕容燕道：「但有名無實。」

戚明星明白她的言外之意，低頭親了她一下，道：「也許咱們應該在這幾天之內盡情歡樂，但是……妳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那蠻子隨時會進來……」

慕容燕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是說說罷了，我想……如果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個『清白』的女人，那麼我也希望在『清白』中離開你，這樣也許能留給你美麗的回憶。」

戚明星又親她一下，笑問道：「妳會不會泅水？」

慕容燕道：「我什麼都學過，就只沒學過泅水，你問這幹麼？」

戚明星道：「本來，我打算找機會出其不意的打死那蠻子，使他來不及唸咒語折磨妳，可是既然連那兩個奴才都會唸咒語，這法子就行不通了，因爲我無法在一瞬間同時打死他們主僕三人，所以現在只有最後一個辦法——」

慕容燕接口問道：「讓這艘漁船沉下去？」

戚明星點頭道：「正是，我想他們是南荒來的蠻子，大概不諳水性，當船沉之時，他們在心慌意亂之下，爲求自救，大概無暇唸咒語折磨妳，最後他們將葬身於大海之中，可是，妳既不會泅水——」

慕容燕又接口道：「可以！」

戚明星道：「嗯？」

「這辦法可行！」

「但是妳……」

「你說過的，當到了最後一天，如果你無法使我解脫他的掌握，你將以承繼大殺門爲重，是麼？」

「是的。」

「那麼，我反正要死，有他們主僕三人陪葬，豈不很好？」

「但是……」

「不要遲疑，就這麼幹吧！」

「好，等最後一天來臨時，我再採取行動！」

× ×

夕陽西沉。

大海變成一片黑暗。

卓寡婦點亮了船燈，繼續向南方海上航進。

南蠻少爺對這個喜歡賣弄風騷的卓寡婦似乎有些着迷，一直坐在旁邊看她把舵，這時嘻嘻的笑問道：「卓寡婦，妳累不累？」

卓寡婦搖首道：「不累。」

南蠻少爺笑道：「也不餓？」

卓寡婦道：「你餓了？」

南蠻少爺微微點頭道：「是的，有些餓了。」

卓寡婦道：「艙中備有食物，你可以下去拿來吃。」

南蠻少爺道：「我喜歡吃妳親手弄的食物。」

卓寡婦笑道：「可是我在把舵啊！」

南蠻少爺笑道：「我來叫他接替妳，他是鐵船幫的叛徒，是開船的老手！」

他起身走近艙口，朝下喊道：「戚明星，你上來！」

戚明星出艙問道：「何事？」

南蠻少爺一指卓寡婦說道：「你去替她把舵，讓她去弄吃的。」

戚明星默默的走過去。

卓寡婦衝着他嫣然一笑，把舵交給他，便扭着屁股下艙去了。

不久，她端上一盤食物，放在船板上，笑嘻嘻的說道：「來，來，大家一起來吃！」

食物頗不壞，除了一鍋白米飯外，還有一盤臭豆腐，一尾大黃魚，一碗紅燒獅子頭，和一碗鮮魚湯。

南蠻少爺趨前坐下，笑道：「怎麼沒有酒呀？」

卓寡婦脆笑道：「對不起，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賣酒！」

南蠻少爺哈哈大笑，招呼天地二奴也過來坐下，道：「來，在船上將就一些，你們一起來吃吧！」

卓寡婦道：「他們二位呢？」

南蠻少爺道：「等我們四人吃過了，再叫他們來吃便了。」

他拿起筷子，正要開動時，忽似想到了什麼，縮回伸出的筷子道：「對，卓寡婦，妳這些食物中，可有放毒藥？」

卓寡婦一怔道：「放毒藥？你開什麼玩笑？」

南蠻少爺嘿嘿笑道：「據我所知，陸上有黑店，海上有黑船！」

卓寡婦嗔道：「你以爲我這條船是黑船？」

南蠻少爺道：「說不定啊！」

卓寡婦不悅道：「你若怕中毒，就不要吃！」

南蠻少爺轉對天奴道：「你去喊那丫頭上來，我要她先嚐一嚐。」

慕容燕上來了。

南蠻少爺命她坐下，道：「妳把這些食物每樣先嚐一口！」

慕容燕抿唇一笑道：「南保林，你越來越不像個男人了。」

南蠻少爺冷峻地喝道：「少嚕蘇，快吃！」

卓寡婦碰碰慕容燕，笑道：「姑娘，妳只管放心吃，我保證妳沒事！」

慕容燕笑道：「即使有毒，我也不怕，我若是死了，所有的困苦也都會迎刃而解！」

說畢，舉箸吃了起來。

她一邊吃一邊嬌笑道：「啊哎，大嫂，妳可眞能幹，這些菜眞可口呢！」

卓寡婦嘆息道：「能幹有什麼用，我丈夫却無福享受……」

慕容燕道：「他死多少年了？」

卓寡婦道：「我十八歲那年嫁給他，第二年他就死了，大家都說是我尅死的，唉！」

慕容燕道：「我可不相信女人會尅死丈夫，那都是算命先生胡說八道。」

她說完這話時，忽然「啊喲！」痛呼一聲，抱腹倒下，叫道：「我肚子好痛！啊喲！痛死我了！大嫂，妳心好狠，果然在食物中下了毒！」

南蠻少爺面色一變，跳起怒罵道：「好個下賤的臭婊子，妳果然沒有按着好心腸！」

怒罵聲中，一掌便向卓寡婦拍去。

但掌到中途，他突然怔住了。

因爲，慕容燕忽已含笑坐起！

南蠻少爺呆了半响，才一瞪眼睛怒斥道：「妳開什麼玩笑！」

慕容燕聳聳肩，挺挺眉，狡黠的脆笑道：「別忘了我是江湖浪女，江湖浪女若不會開人家玩笑，也就不成其爲江湖浪女啦！」

南蠻少爺生氣道：「妳高興肚子痛的話，我現在就叫妳肚子痛！」

慕容燕慌了，忙道：「慢來，慢來，男人應該懂得幽默的，懂得幽默的男人才能討得女人歡心，這一點你該學一學。」

南蠻少爺沉哼一聲，轉對卓寡婦道：「對不起，我差點傷了妳，希望妳不要生氣。」

卓寡婦笑道：「不要緊，只要你不怕中毒就行了。」

南蠻少爺重新拿起筷子，招呼天地二奴，三人一起放心的吃了起來。

慕容燕無心飲食，起身去陪伴把舵的戚明星，兩人旁若無人的偎倚着，情語綿綿，陶醉於甜情蜜意之中……

南蠻少爺吃飽了飯便思淫慾，拉住卓寡婦笑道：「卓寡婦，妳知道我送給妳的那輛馬車和兩匹馬值多少銀子麼？」

卓寡婦道：「只怕有一百多兩吧？」

南蠻少爺色迷迷地道：「不止，光是那輛馬車就值兩百兩銀子！」

卓寡婦道：「啊，那麼多……」

南蠻少爺道：「我贈送妳那麼值錢的東西，而妳却小氣得緊，連一杯酒都不給我！」

卓寡婦道：「你眞想喝酒？」

南蠻少爺道：「是的！」

卓寡婦嫵媚一笑道：「不怕我在酒中下毒？」

南蠻少爺笑道：「不怕！」

卓寡婦起身道：「好，艙中有一些，你隨我下來吧！」

南蠻少爺聽了正中下懷，當即興高采烈的跟着她下艙而去……

慕容燕看着他們下艙之後，不禁冷笑一聲，道：「沒出息的東西，連半老徐娘都要！」

戚明星看看站在附近監視的天地二奴，然後向她附耳笑道：「這樣也好，讓他們去打得火熱，咱們更有下手的機會！」

慕容燕也向他耳語道：「那兩個奴才，我也許可出其不意的擊斃他們……」

戚明星搖了搖頭，道：「不行，他們一發出聲音，那蠻子馬上就會唸咒語折磨妳的。」

慕容燕道：「不一定，他和卓寡婦上了床，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戚明星又搖頭道：「不，那蠻子精明得很，還是照我的辦法，等過兩天他防患較疏時，我悄悄的鑿破船底！」

慕容燕想了想，微笑道：「也好，我也想多跟你相處幾天。」

她舉手一指夜空上那彎眉月，柔聲道：「看，那眉月多美，可惜是缺的。」

戚明星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慕容燕道：「我，一直認爲，人應該快樂，我反對佛家所說『人生是苦海』之言，可是，我現在才知道，人有感情便有痛苦……」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仇恩劍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僞冒川西太平山莊少莊主龐文彬身份，偕黃石生護送易湘琴往苗疆金梭島向鬼叟朱逸求治失魂症，抵達苗疆，康浩被請進朱逸所居萬壽宮，朱逸酒宴招待，未待康浩說出來此意圖，朱逸逕命一苗女往地窖取來一瓶千年何首烏及各種靈葯泡製醇酒，據說此酒功能治絕情蠱毒及銀針搜魂之毒，要贈予康浩及一不知名青衣文士，康浩正欲拜領，那青衣文士却起身相攔，說要憑武功相搏，勝者可得全瓶，並提出各以五十四根鋼針以暗器手法分斷苗女秀髮二十七根和把斷髮用鋼針釘在牆上——

敗露遭禁錮　假死脫牢籠

鬼叟朱逸欣然道：「好的，但既是比賽，必須雙方都有自信，不知龐少莊主願不願接受？」

康浩毫不遲疑道：「當然願意。」

鬼叟朱逸又道：「既如此，兩位看老朽手臂下揮之時，便可開始發針，各以席位左右爲方位，不得擾亂對方，倘若雙方的手法一般準確，就以先射完五十四枚鋼針者爲勝。」說着，高舉左手低喝一聲：

「轉！」

那苗女聞聲而動，開始旋轉自己的身子，滿頭長髮冉冉飄起，有如一柄緩緩張開的傘。

鬼叟朱逸直到那苗女轉速漸快，髮絲已平浮空中，才一聲大喝，左臂疾落。

康浩和青衣文士幾乎是同時揚手射出了一半鋼針，另一半二十七枚也緊接着出手。但見四蓬鋼針，恍如匹練橫空，首尾相接，分爲兩個方向，向那旋轉中的苗女集中射去，針上閃亮的光芒耀眼生輝。

一陣「沙沙」輕響，百零八枚鋼針，全部釘在牆壁上，但却分爲兩種不同的圖案。

右首是康浩所射，五十四枚鋼針整整齊排成六條橫綫，每綫九枚，上面三條橫綫僅是空針，下面三條綫上，每一枚鋼針釘着一截一寸長的髮絲，一目瞭然，絲毫不亂。

左首那青衣文士所發的五十四枚鋼針，却排列成兩種圓形，上面二十七枚空針，也九枚一排列成橫綫，下面二十七枚帶有髮梢的，則釘成一個整齊的圓圈。

滿殿高手，轟然喝采，紛紛說道：「看來兩位少俠，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一般的身懷絕技，難分高下。」

鬼叟朱逸含笑點了點顏，緩步走到殿壁角下，仔細將兩邊鋼針察看過一遍，然後正色說道：「以發針的準確和截髮的長短而論，兩位的確難分軒輊，但若論鋼針着壁的圖形，橫綫實較容易，圓形則較困難，所以嚴格說來，這一場賭賽，應該算龐少莊主輸了，不知少莊主以爲如何？」

康浩拱手笑道：「教主明斷，晚輩心服口服。」

那青衣文士接口道：「這只是目力的比賽，在下還想領教少莊主家傳刀法。」

鬼叟朱逸道：「兩場賭賽，龐少莊主誤失一陣，自然還有扳回的機會。孩子們，取兩柄刀來。」

殿下兩名佩刀武士，應聲上前，取上兩柄薄刃苗刀，鬼叟朱逸接在手裏，竟像玩弄枯枝般先將兩柄刀尖折斷，又用掌沿抹了抹刀鋒，鋒刃也應手反捲，變成了兩柄形同鐵棍的刀。

鬼叟朱逸將兩柄鈍刀分給康浩和青衣文士，然後說道：「老朽深感兩位少俠都是一時俊彥，倘或刀劍無眼，造成誤傷，未免令人遺憾，故而折尖鈍鋒，畧作改造，希望二位，善體老朽之意，彼此點到爲止。」

康浩和青衣文士各接了一柄鈍刀，相對而立，宮中弟子立卽撤去殘席，放出四五丈方圓一片空場，黃衣神教門下紛紛散開，圍成數道人牆。其中盾牌手和弩弓手注守門窗通道，大殿正門也已關閉，許多隨侍人員，都暗中取出了兵刃。

整個萬壽宮，表面雖在圍觀比武，實際已經戒備重重如臨大敵，可惜這些異常舉動，康浩竟毫未察覺。

那青衣文士刀藏肘後，望着康浩陰森的一笑，說道：「適才教主德意，折尖鈍鋒，吩咐我等點到爲止，那是指生死關頭，拿揑分寸，少莊主可不要因此顧慮太多，刀招精妙之處，還望儘情施展，休要藏私。」

康浩微微一笑，道：「閣下也不要過份謙讓。」

青衣文士聳聳肩道：「既如此，在下就不客氣了。」

話落，挽刀的右臂陡然向前一指，刀柄朝前，刀尖朝後，直向康浩面門點來。

他這出手一招，看起來好像是一套刀法的起手式，康浩還以爲他是在見禮招呼，剛想抱拳回禮，冷不防那青衣文士五指一翻，寒光出現，肘後的刀鋒突然由下而上，疾彈而出。

那刀勢來得好快，招式又詭異難防，刀柄所指是康浩的面門，鋒刃所襲，却是胸腹要害，當眞是陰狠毒辣，兼而有之，如果換了普通對手，必然在這一招上便要落敗負傷了。

好個康浩，不愧是「魔劍」傳人，心知在這猝不及防的情形下，決不能閃避，也不能後退，因爲一旦失去先機，對方勢必乘虛而上，連綿進招，那就很難招架。

心念轉動之間，不退不讓，疾使一式「旋風舞柳」打了個轉身，借那繞身旋轉之勢，用刀身硬擋來刀的刀鋒。

這是一記險招，但却寓攻爲守，威力極強。

刀光人影相觸，只聽「錚」地一聲淸響，那青衣文士的刀勢竟被直蕩開去，人也倒退了兩大步。

就在他攻勢頓挫的刹那，康浩已閃電般揮刀還擊，招勢如狂風劇雨飛捲而出。

康浩雖然以練劍爲主，一則刀劍招法相通，二則他一向使用的木劍，無鋒無刃，正如一柄鈍刀，此時展開「魔劍十三式」心法，虛實變幻，霍霍生風，漫天俱是刀光，竟將那青衣文士迫得手忙脚亂，連連倒退。

鬼叟朱逸冷眼旁觀，臉色漸漸陰沉起來，目注身傍一名黃色武士，緩緩點了點頭。

那武士一探手，抽出腰際苗刀，四週圍觀的黃衣神教門下，也紛紛拔出佩刀，舉起連弩，戈矛挺伸，盾牌蓄勢，甚至那十六名「抬槍手」，也燃起了火把……

正在這時候，忽聽康浩大吼一聲，用手按着左肩，踉蹌倒退了四五步，刀身下垂，憤然望着鬼叟朱逸問道：「敢問教主，這位仁兄竟在落敗之際，使用暗器傷人，比賽那有這個規矩？」

鬼叟朱逸默然不語。那青衣文士却倨傲的答道：「咱們比賽之初，並沒有說明，不許使用暗器，閣下應變遲鈍，怨得誰來？」

康浩道：「你分明已經落敗，是我遵照教主吩咐，及時收手，不想你竟乘機以暗器傷人……」

青衣文士道：「在下好好站在這兒，何曾落敗了？」

康浩冷笑道：「朋友何必強辭奪理，你且低頭看看，若非在下收招得快，此刻你還能站在這兒嗎？」

那青衣文士低頭一看，俊臉頓時緋紅，原來他前胸「將台」穴附近，衣襟已被康浩用鈍刀點破了一個小孔。

青衣文士雙眉一挑，竟然羞惱成怒道：「在下衣襟雖破，你肩上也中了在下的『鬼見愁』追魂鋼針，咱們兩下扯平，何妨重新再比一次。」

康浩也怒道：「再比就再比，如果大家都能使用暗器，在下也不懼……」

兩人要動手，却聽鬼叟朱逸冷喝道：

「不必再比了，你們都把刀放下來。」

康浩放下苗刀，兀自氣憤的道：「這位朋友詭辭狡辯，令人可笑，究竟誰勝誰負？請教主秉公一斷。」

鬼叟朱逸陰惻惻笑道：「這沒有甚麼可笑的，若依老夫評斷，自然是你這位龐少莊主輸了。」

康浩愕然詫聲問道：「怎麼竟是晚輩輸了？」

鬼叟朱逸臉色一沉，道：「不錯，你假冒太平山莊少莊主，居然敢混到老夫萬壽宮來行騙，安得不輸！」

這句話，眞使康浩大大吃了一驚，但猶強自鎭靜，大聲抗辯道：「晚輩確是龐文林，教主怎說晚輩是假冒的？」

鬼叟朱逸嘿嘿冷笑，用手一指那青衣文士道：「你知道他是誰嗎？」

康浩道：「他是誰？」

鬼叟朱逸道：「他就是眞正的逍遙公子龐文林。」

康浩倒吸一口涼氣，險些兒當場昏了，匆匆掃了那青衣文士一眼，反問道：「教主怎知他不是冒名的呢？」

鬼叟朱逸嘿嘿笑道：「老夫與川西太平山莊龐老莊主，乃是莫逆之交，文彬姪兒更是從小親眼看着他長大，你若假冒別人，或許能騙過老夫，偏巧你這笨賊，竟會假冒太平山莊的人，哈！哈哈……」

康浩心知行藏業已敗露，目光一轉，便想奪路逃走……

鬼叟朱逸沉聲道：「小輩，你最好安份一些，休說老夫這萬壽宮地處孤島，無路可逃，便是在鬧市通道，若讓你逃出宮

門一步，老夫也就枉在苗疆白活了這幾十年了。」

這話倒的確不是吹牛，單看那「八侍」和「黃色武士」，以及一隊隊弓上弦，刀出鞘的慓悍苗人，加上八支威力無比的「鐵沙抬槍」，別說血肉之軀，便是飛鳥也闖不出去。

康浩見脫身無望，反而鎮定下來，目注那眞正的逍遙公子龐文彬笑道：「難怪龐兄一再啓釁，要與我比試高低，敢情竟是怕我沾辱了龐兄的名號？」

龐文彬冷哼道：「正是，你我素不相識，無怨無仇，你假冒龐某人身份，究竟有什麼企圖？」

康浩笑道：「正因你我未曾謀面，在下才無意中借用了龐兄名號，初不過欲藉重太平山莊雄霸西南的盛名，便於向朱老前輩求藥而已，其實並無惡意。」

龐文彬道：「求藥就醫，本是光明正大的事，何須如此鬼祟？」

康浩道：「此事說來話長，而且牽連甚大，逼得在下不得不喬裝隱蔽行藏，一旦洩透了此行秘密，不僅徒增阻擾，更會影響到另外兩個人的生命安全……」

龐文彬道：「哪兩個人？」

康浩說道：「就是教主膝下，兩位公主。」

這話一出，鬼叟朱逸神情頓變，飛快的欺身而上，一把扣住康浩的手腕，厲聲喝道：「小輩，你是說老夫的兩個女兒，朱燕和朱雀？」

康浩道：「正是。」

鬼叟朱逸眉鬚一陣拂動，凝目道：「她們怎麼樣了？快說！」

康浩毫不動容，緩緩說道：「其間經過，非一言可盡，教主能否賜一座位，讓晚輩坐下來慢慢陳述。」

鬼叟朱逸道：「好！老夫就給你座位，你若有一字不實，老夫定必將你寸磔處死。」

回頭一招手，道：「來呀！看座。」

侍應苗女立卽又將三隻錦凳搬了過來，鬼叟駢指疾落，先點了康浩的四肢穴道，然後鬆手居中坐下，康浩和龐文彬仍然分坐在左右。

康浩心裏暗想：鬼叟雖與兩個鬼女斷絕了父女名份，骨肉之情仍在，如果知道女兒女婿都入了復仇會，說不定會把我當作敵人，求醫之事，必然無望了，看來言詞上還得格外謹愼些才行。

但他生性不慣說謊，心有顧慮，更感爲難，沉吟了許久，仍不知該如何措辭。

鬼叟朱逸連連催促道：「你怎麼不說話？」

康浩心念一動，連忙答道：「晚輩對兩位公主的遭遇，僅屬耳聞，並未目睹，只知兩位公主被一個姓游的騙往中原，所受甚慘，如今已由高人相救，脫離苦海，隱住在北京附近一處極安全的地方。」

鬼叟朱逸正在凝神傾聽，不想康浩只簡簡單單說到這裏便住了口，頓時怒道：「就這樣簡單麼？」

康浩道：「傳聞就只這樣，教主若欲知道詳細情形，請給晚輩少許時間，當有回報。」

鬼叟朱逸道：「爲什麼？」

康浩道：「晚輩有一位同來的朋友，曾經目覩兩位公主獲救的詳細經過，但他由貴教飛天豹子李崑伴送，迄今尚未抵達，晚輩須去尋了他來，始知詳情。」

知客峒主哈都拉接口道：「你說的可是那位姓黃的統領？」

康浩道：「不錯，正是他。」

哈都拉立卽快步趨至鬼叟朱逸身邊，低聲說了幾句，鬼叟點點頭道：「好！把他抬進來。」

哈都拉舉掌連擊三下，穴殿角落一處矮門緩緩啓開，走出一羣人來。

最前面一個，正是飛天豹子李崑，後面跟着兩名粗壯苗人，合抬着一個木架。木架上，直挺挺躺着黃石生。

康浩看得一驚，若不是四肢穴道受制，幾乎從錦凳上直跳起來。

其實，久候黃石生未至，他已經猜想到可能會有意外，但卻沒有想到黃石生會落得這般光景，以黃石生的機智尚且如此，小紅和湘琴的遭遇豈非不堪設想了麼？

兩名苗人將木架抬到鬼叟朱逸座前，輕輕放了下來，康浩趁那飛天豹子李崑向鬼叟耳語陳報的時候，急忙伸長脖子張望，但看在眼裏，只有驚在心頭，只見黃石生雙目緊閉，臉如淡金，雖然還有呼吸，卻已經微弱得渺不可辨，那樣子，正應了一句俗話——比死人只多了一口氣。

鬼叟朱逸指着木架問道：「你說的姓黃的，就是此人麼？」

康浩答道：「是的。」

鬼叟朱逸道：「他怎麼會目覩當時經過？」

康浩道：「不瞞教主說，兩位公主便是這位黃老前輩親自救出來的。」

鬼叟輕哦了一聲，回頭對飛天豹子李崑吩咐道：「弄醒他來。」

李崑躬身應諾，隨卽由懷中取出一隻藥瓶和一支吹管，用吹管沾了些白色粉末，分別吹入黃石生的兩邊鼻孔中。

不到片刻工夫，黃石生的呼吸突然急促起來，胸腹劇烈起伏，喉中「呼呼」作聲，臉色由淡金漸漸轉變成蒼白，又由蒼白轉爲淺紅，深紅……最後竟變成血紅色，四肢抽搐，就像整個肉體都快要爆炸開來似的。

康浩屏息瞪目而視，卻見他鼻孔中，正有一條細小的金色小虫，緩緩爬出。

那小虫長不盈寸，似蠶非蠶，像蜈蚣又不是蜈蚣，蠕蠕而動，令人見了不禁毛髮悚然。

飛天豹子李崑伸出左掌，讓那小虫爬到自己掌心上，然後再將右手中指咬破，滴了兩滴鮮血在左掌之上。那小虫聞到血腥氣味，立刻舔食起來，及把兩滴鮮血吃乾，便捲成一團，動也不動了。

李崑用一截細竹筒，盛了小虫，仔細的納入袖中。這時候，黃石生的臉色已經由紅轉淡，呼吸也轉趨正常。

又過了盞茶時間，才見他長吁了一口氣，恍如從熟睡中清醒過來。

康浩迫不及待的高叫道：「四叔！四叔！」

黃石生緩緩睜開眼睛，四處游顧了一匝，目光中充滿了迷惘之色，卻沒有開口。

康浩急忙又道：「四叔，你覺得怎樣

？什麼地方不舒服？」

黃石生微微擺了擺頭，嘴唇蠕動，却發不出一點聲音。

康浩見此情形，心內大急，忙問飛天豹子李崑道：「李老前輩，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怎麼不能說話了呢？」

李崑也惑然不解的道：「咦！這倒眞有點奇怪，蠱虫已經取出來了，他怎的還是這般模樣？」

鬼叟朱逸沉聲問道：「你是否對他另外施了什麼手腳？」

李崑慌忙垂手答道：「屬下只用『金蠶』，將他們制住擒下，並未使用其他手段。」

鬼叟朱逸不悅道：「既然如此，蠱母離體他就該淸醒才對，怎會這般光景？」

李崑訥訥道：「這個……屬下也不明白……或許他體質有異，一時不能恢復過來，等一會就會好的……」

鬼叟朱逸重重哼了一聲，拂袖而起，親自走到黃石生面前，伸手搭上他的腕脈穴。過了片刻，雙眉也緊鎖起來。

康浩焦急的問道：「教主，他怎麼樣了？」

鬼叟默默不語，好半晌，才喃喃說道：「奇怪！奇怪！」話聲未畢，驀地一掌劈落，拍在黃石生肚子上。

黃石生負痛，雙手不期然急急掩住肚皮，張口翻目，直疼得眼眶裏淚水亂轉，却仍發不出一點聲音。

鬼叟朱逸斜睨康浩，問道：「這人是個啞巴？」

康浩忙道：「不！他決不是啞巴，以前一直都很正常的。」

鬼叟朱逸訝然道：「那就奇怪了，他脈息正常，體內毫無受傷的徵狀，怎麼突然不能說話了？」

這話似在問人，又似在自問，但無論別人或是他自己，都答不出個所以然來。

正在這時候，突見一名魁梧苗人大步奔了進來，遞給哈都峒主一個管筒模樣的東西，哈都峒主只接過匆匆看了一眼，立卽轉呈鬼叟朱逸，同時，湊近鬼叟耳邊，低聲密語了幾句。

鬼叟朱逸臉色立變，急忙拆開管狀物，從裏面取出一張紙箋，匆匆看了一遍，驚愕更甚，失聲叫道：「竟有這種怪事，他們沒有弄錯吧？」

哈都拉道：「既是數處急報都同樣說法，那就決不會弄錯了。」

鬼叟朱逸順手將紙箋遞給了逍遙公子龐文彬，苦笑道：「賢侄，你看看，天下竟有這種怪事！」

龐文彬接過一看，也頓時流露出無限驚訝之色，說道：「此事不僅奇怪，簡直有趣得很，小侄倒很想再見見一些朋友，請教主仍按前例接引他們到宮中來……」

鬼叟點點頭道：「我也正是這個打算。來人呀！」

兩側侍衞同聲應道：「在！」

鬼叟朱逸指指康浩和黃石生，道：「把他們暫時安置在『思過堂』，給予二級待遇。」

康浩初不解「思過堂」和「二級待遇」是什麼意思，等他弄清楚以後，却有哭笑不得。

原來所謂「思過堂」乃是一座形同監獄的鐵屋，只是內部不如復仇谷石牢那麼骯髒，有床，有桌，還有兩列書架，架上全是「黃衣神教」的教義和經典，那意思自然是要被囚禁的人，「閉門思過」，多讀些經書，最後皈依黃衣神教。

所謂「二級待遇」，則是備有專人侍候茶水，只要招呼一聲，就從鐵門上的小窗口中遞進來。

不過，行動雖不自由，却有兩件事値得安慰，其一是康浩受制的穴道已經解開；其二是黃石生和他同被「招待」在一間鐵屋內——這大約是因爲黃石生突患怪病，不能言語，必須康浩從旁照顧的關係。

兩名苗人將黃石生連人帶木架送入鐵屋，便匆匆退去，倒是那位飛天豹子李崑很客氣，含笑對康浩說道：「教主因有急事待理，暫時委屈你們在這兒休息幾天，需要什麼物件，儘管吩咐門外値班的弟兄，他們會隨時送來的。」

康浩趁機問道：「敢問李老前輩，跟在下同來的還有兩位姑娘和十五名弟兄，他們都在什麼地方？」

李崑笑道：「放心，他們另由敝教派人招待，生活都很安適，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康浩央求道：「能讓在下和他們見見面嗎？」

李崑搖搖頭，道：「礙于教主令諭，這要請少俠多多原諒了。」

康浩道：「李老前輩請轉告教主一聲，在下雖冒用太平山莊名義，此來並無惡意，而且，這位黃老前輩還是援救過貴教兩位公主的人……」

李崑截口道：「正因如此，教主才特命給你們二級待遇，以示優渥，等事情澄淸之後，自然讓你們見面，少俠請耐心一些吧！」說完，拱拱手，轉身鎖上鐵門，揚長而去。

康浩無可奈何，只得暫時放棄打聽湘琴和小紅的現況，俯身抱起黃石生，將他移放至室內唯一的一張床榻上。

他仔細檢查黃石生的氣血運行和內腑機能，果然一切正常，毫無異徵可尋，但看那張口結舌的情狀，又的確是有話無法說出來的樣子，不禁焦急的問道：「四叔，你究竟哪兒不舒服？怎麼會好好的忽然得了失音症？」

黃石生緩緩擧起手來，指了指自己的喉嚨，「咿咿」連聲，仍無法成語。

康浩道：「莫非他們私下裏給你吃了什麼藥物？」

黃石生把手連搖，又以指頻指喉嚨不已。

康浩詫道：「你喉嚨不舒服麼？」

黃石生急忙點頭，一面用手撕扯着領口，似乎難過得很的樣子。

康浩忙替他解開領口，探頭湊近去察看，但仍看不出有何異處。

誰知就在他俯身察看之際，耳中忽然聽見一縷蚊蚋的聲音說道：「去看看門外有人偸聽沒有？就說我想喝水，向他們要一杯茶來。」

康浩猛然一驚，幾乎失聲叫了起來，急忙抬頭，只見黃石生向他霎了霎眼，又神秘的露齒一笑。

剎那間，他會過意來，便大聲問道：「四叔，你覺得喉中乾燥難過是不是？」

黃石生故作「咿咿」之聲，點點頭。

康浩便站起身來，疾步走到鐵門前，湊在窗口上向外一望，見門外正有兩名跨刀苗人，在往來走動。

其中一名苗人也看見了康浩，停步問道：「什麼事？」

康浩道：「病人口渴難受，請你給我一杯茶好嗎？」

那苗人答應了一聲，大步而去，不片刻，取來了一杯熱茶，由窗孔中遞給了康浩。

康浩稱謝接過，閃身掩在門後，見那兩名苗人仍在巡迴守望，並沒有湊近窗孔偷窺的企圖，這才匆匆回到床前，低聲道：「外面只有兩個負責守望的苗人，不會偷聽咱們談話的。四叔，原來你並沒有患病，只是裝成這樣子的麼？」

黃石生緩緩頷首，示意康浩將自己扶坐起來，接茶喝了兩口，才道：「咱們在客店裏就被李崑做了手腳，我便知道事情已經敗露了，可是，又不知道你是用什麼藉口向鬼叟解釋的，為怕彼此言語不符，露出馬腳，只好假裝啞巴了。」

康浩道：「四叔，咱們的計劃全部落空了，再也想不到眞正的逍遙公子龐文彬會在這兒。」

黃石生驚道：「當眞？」

康浩道：「一點也不錯，方才坐在鬼叟右首的那個青衣文士，就是眞正的龐文彬……」接着，便將自己所歷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黃石生聽完，長長吁了一口氣，廢然道：「難怪會一敗塗地，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天下居然有如此湊巧的事。」

康浩道：「事雖敗，尚無大礙，咱們並無惡意，總不難解釋，小侄担心的是駱伯父他們，萬一他們再蹈覆轍，事情就糟了。」

黃石生默然良久，嘆道：「都怪愚叔自作聰明，結果弄巧反拙，反落得如此尷尬境地，現在若把實情告訴鬼叟，沒有惡意也變得有惡意了，為今之計，只有設法脫身出去，阻止駱伯父他們重蹈覆轍然後再以洱海變妖向鬼叟交換那瓶聖嬰酒。」

康浩道：「此地是洱海中一個小島，四週環水，插翅難飛，脫身談何容易！」

黃石生道：「脫身倒不難，只是愚叔走後你却要在此地多受幾日幽禁之苦。」

康浩問道：「四叔你有什麼脫身的妙計？」

黃石生道：「附耳過來。」低聲在康浩耳邊說了幾句話。

康浩聽罷，欣然色喜，忙問道：「依四叔估計行程，一去一返，大約要多久時間？」

黃石生道：「若乘普通馬匹，往返萬餘里最快也得一年之久才行，但如能偷得一匹通天雪犀，有三月時間就足够趕回來了。」

康浩道：「三月之期並不太長，小侄可以趁此期間，靜心習練火神郭金堂所贈『烈燄三式』神火心訣，以備將來對付復仇會之用。」

黃石生道：「你那件背心，不是已被日月雙劍兄弟偷去了麼？」

康浩笑道：「原物雖然被他們偷去，那些口訣和心法，小侄却已經熟記在心裏了。」

黃石生道：「如此甚好，愚叔脫身之後，你不妨將實情告訴鬼叟朱逸，有他兩個女兒在咱們手中，諒他不敢加害於你，三月之內，愚叔一定趕回來。」

兩人又計議了一番行事細節，便各自躺臥閉目養神以便養精蓄銳，按計進行。

黃昏時，守衛的苗人送來兩份晚餐，倒也有魚有肉葷素俱全，各用食盒盛着。

康浩一口也沒有吃，只讓黃石生飽餐了一頓，略作休息，便大聲呼叫起來，把鐵門捶得轟轟作響，叫道：「來人呀！不好了！不好了！……」

兩名守衛的苗人聞聲奔到門前，驚聲問道：「什麼事？」

康浩道：「快去請飛天豹子李崑來，就說病人已經斷氣了，快些！快些！」

兩名苗人武士聽說出了人命，大吃一驚，顧不得進室內查看，匆匆奔去。

沒多一會，飛天豹子李崑疾步而至，啓開鐵門便急急問道：「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

康浩含淚扶着頭項斜垂的黃石生，哽聲道：「李老前輩，你究竟給他吃了什麼藥？竟把他活活害死了？」

李崑探手一試黃石生的脈搏鼻息，果眞已經脈斷氣絕，不禁駭然道：「他午間還是好好的，怎會突然死了？」

康浩道：「我正要請教李老前輩，他本來活生生一個人，自從被金蠶毒蠱所制，便不能再說話，方才他閉目躺着，我還當他睡熟了，等我叫他起來吃晚飯時，才發覺他已經斷氣死了。」

李崑忙道：「金蠶雖是毒蠱，若無施術人的命令，決不會制人死命，何況他體內蠱母早已收回，蠱毒已解，更不會再有意外……」

康浩道：「咱們不會放蠱，不懂這些道理，但人死了却是事實，咱們與貴教無怨無仇，且有援救兩位公主的情份，為什麼竟把咱們[illegible]教教主不可。」

李崑道：「少俠千萬不可這麼說，老朽和這位黃兄也是無怨無仇，我何必要害他性命？」

康浩道：「可是人已死了，難不成會是他自己害死自己的？」

李崑惶然道：「或許他本身有什麼暗疾……」

康浩正色道：「絕對沒有。他一身武功雖不能稱爐火純青，身心却絕對健全，李老前輩若欲以這句藉口推卸責任，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李崑遲疑着道：「那……那就叫人想不出原因了……」

康浩道：「他除了中過金蠶毒蠱之外，從未受過傷，如今不明不白的死了，這口氣叫人難平，請李老前輩立即轉報貴教教主，務必要查明死因，否則的話，在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別忘了貴教兩位公主還在中原，如果發生什麼意外，那可怨不得在下。」

李崑駭然變色，忙道：「少俠，人死不能復生，萬萬不可意氣用事……」

康浩道：「難道就這樣讓他含冤而死不成？」

李崑苦笑道：「少俠是聰明人，事已如此，縱然一怒成仇，也不能使死者復生了，只求少俠代為掩蓋包涵，有朝一日李某必當圖報。」

康浩道：「你要我掩蓋什麼？」

李崑道：「敝教主御下極嚴，倘若少俠定要追查死因，無論是否由金蠶毒蠱而起，李某都難逃重責，此事一旦鬧大，李某固然獲罪，對少俠又有何益呢？如承少俠應允成全，只說這位黃兄體有宿疾，舊病復發去世，李某感念少俠德意之餘，必將盡力圖報，利人而不損己，還望少俠三思才好。」

康浩聽了這番話，默然無語，良久，才嘆了一口氣，說道：「你的話雖然有理，但他是我的盟叔，千里迢迢陪我遠來苗疆，如今客死異鄉，我若不能替他查明死因，如何對得起他在天之靈？唉——」

李崑急道：「李某可以對天發誓，絕未謀害這位黃兄，看來是他體質稍弱，李某放蠱之術又未臻精純，才使他禁受不起，發生了這種不幸的後果。」

康浩點點頭，道：「既然你說得這樣坦誠，我也不為已甚了，但是，你若要我昧心說謊，假稱他素有宿疾，在教主面前替你掩蓋，你得先答應我幾件事才行。」

李崑大喜道：「只要李某能力所及，少俠盡管吩咐。」

康浩道：「第一件，我不能就這樣讓他冷冷淡淡的死了，必須依照他家鄉的習俗，依禮厚葬。」

李崑忙道：「少俠請放心，李某一定稟明教主，備辦上等桐棺，擇地厚葬。」

康浩道：「桐棺倒不必，也不用擇地，我黃叔是漁村出身，按照他家鄉的風俗，人死之後，必須水葬。」

李崑道：「那就更容易辦了，此島在洱海之中，四面都是水，水葬比土葬方便得多。」

康浩道：「但要煩你呈准教主，安排一艘船，另用黃紙寫好他的姓名年籍，下落『世侄康浩』名字，以及各項紙錢銀箔，香燭三牲，由我親自送他到海裏，以子侄之禮，替他送葬。」

李崑想了想，道：「這也不難，容李某稟明教主後，即作安排。」

康浩道：「第二件，黃叔父在世之時，最關切的就是此次求醫的事，為此，他不辭千里跋涉，不惜降尊紆貴，如今心願未酬，中道而逝，盼你能助咱們取得聖嬰酒，以完成他的遺志。」

李崑道：「康少俠明鑑，求醫索藥的事，權在教主，我只能從旁進言促成，却無法違背教規，幹那叛逆枉法的勾當。」

康浩道：「這是當然，咱們也只想循正當途徑求藥，並不想偷竊盜取，只是，在事未成功之前，要請你多多照顧那兩位姑娘和十五位弟兄。」

李崑爽然道：「關於他們的生活安全少俠儘管放心，李某人一定盡力就是。」

康浩道：「既然李老前輩一力承担，黃叔地下有知，一定也可含笑瞑目了，事不宜遲，還請李老前輩儘快稟明教主，早些貧葬了他，以免他陰魂不安。」

李崑連聲答應，又說了些感激承情的話，才匆匆離去。

不到頓飯工夫，鬼叟朱逸和逍遙公子龐文彬都得訊趕來。一見黃石生果然已經氣息斷絕，屍體冰涼，鬼叟朱逸頓時勃然震怒，喚過李崑問道：「此人關係重大，本座正有許多話要問他，怎麼竟莫明其妙死掉？不用說，準是你放蠱失愼，傷了他的內腑經脈……」

康浩忙道：「教主息怒，此事不能責怪李老前輩，原是我等未來苗疆之前，我黃叔便受過極重的內傷，當時只說假托太平山莊之名，求藥必然順利，所以未等休養痊癒，便抱病上路，方才他臨死之前，猶對晚輩以手示意，自認是舊傷復發，深以未能達成願望引為遺憾。」

鬼叟朱逸道：「他的死活，本無緊要，但是老夫兩個女兒的消息，却向任何人打聽？」

康浩道：「教主請放寬心，我黃叔在動身來此以前，業已囑人往北京接迎兩位公主，送來苗疆，以酬教主賜藥之情，他雖然不幸去世，兩位公主仍然會平安回來的。」

鬼叟朱逸急急問道：「原來她們都在北京，你可知道在北京什麼地方？」

康浩心裏暗忖：「這老鬼奸詐得很，我若告訴他保定府的地址，說不定他會連夜派人趕去，反而趕在黃四叔前面，兩個鬼女送還他不要緊換藥之計却要吹了。」

想到這裏，便撒了個謊，搖頭道：「確實地址，晚輩也不知道，聽說那是個很秘密的地方，為了怕她們被復仇會的人追踪殺害，不得不把她們隱藏起來。」

鬼叟朱逸詫異道：「復仇會又是什麼人？」

康浩道：「是一個邪惡的帮會，當年毒手殃神游西園，便是奉復仇會的指示，特地來苗疆誘騙兩位公主的……」

鬼叟朱逸一哼，攔住他的話頭道：「這些事，且等料理好你這位盟叔的身後再談。方才李崑已將你的請求轉報了，這是你一番孝思，老夫理當允准，如今就吩咐他們準備船隻物品，並請龐賢侄代表老夫陪祭，倘得兩個劣女平安歸來，對他當初援手之情，老夫還有一番心意。」

康浩明知他要龐文彬陪祭是假，藉以監視自己倒是眞的，心裏暗笑，却不說破，反而連聲稱謝不已。

李崑得康浩掩蓋，卸脫干係，自是萬分感激，極力張羅準備，不多工夫，已備妥一艘大船，香蠟紙燭，盡皆齊整，並特派一隊苗人武士，素服送喪。

康浩伴着黃石生的屍體登上大船，駛離島岸十餘丈遠，便命下碇舉哀，拈香拜奠，放聲大哭。

這時天已入夜，船上點燃燈火，奏起哀樂，康浩早將一粒「陽果」暗藏在掌心內，正準備塞進黃石生口中，立即推他下水，突然聽見一聲低喝道：「且慢！」

康浩驚訝回顧，只見逍遙公子龐文彬緩步走了過來，不覺心頭一陣狂跳，連忙問道：「龐兄有什麼事嗎？時間不早了，快快行完禮，也好讓大家早些休息……」

龐文彬凝目向黃石生的屍體看了又看

，然後說道：「康兄準備就在這裏將屍體入水麼？」

康浩道：「正是。有什麼不妥嗎？」

龐文彬道：「依小弟愚見，此地距島岸太近，倘若明日屍體重又漂回島上，豈不麻煩？最好能將船再搖遠一些，或者在屍體上綑一塊大石，使它能沉入水底，比較妥當。」

康浩急道：「這怎麼行？屍上綑石，對死者魂魄猶同加上鎖鍊一般，會使我黃叔永淪地獄無法超生。」

龐文彬道：「那就再將船駛遠一些，到海面深寬的地方再入水吧。」

康浩道：「何必那樣麻煩呢，夜色已深，大家都累了，就在這裏下水，不會有什麼關係的，凡是水葬的人，一定有神靈維護，決不會讓屍體漂到岸上去。」

一面說着，一面招呼隨行苗人武士過來幫忙，却趁人們走動，船隻擺盪的機會，用身體擋住龐文彬的視綫，匆匆捏開黃石生的牙關，將「陽果」塞進他的口裏。

這一連串行動，說來冗長，其實只是瞬息間的事，等到「陽果」入喉，並未見龐文彬再加攔阻，康浩才暗中吁了一口大氣。

「噗通」一聲，黃石生的屍體沒入水中。康浩一顆心才算落下實地，神情一鬆弛急忙掩面假哭起來。

奇怪的是，龐文彬站在近處，却似毫無所覺，一邊揮手吩咐回航，一邊反來勸慰康浩道：「康兄別難過了，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有什麼好悲慟的呢？」

康浩聽了暗吃一驚，急忙假作哽咽道：「我四叔仗義伴我遠來南荒，不幸葬身異鄉，叫我這做子侄怎能不慚愧悔恨。」

龐文彬嘆道：「一個人有生有死，那也算不了什麼，可惜的是，小弟本有意想送他近一些，康兄却不同意，如此大海，他能不能早登彼岸，眞是太難說了。」

康浩不禁機伶伶打個寒噤，忍不住偷眼張望，誰知龐文彬竟是一臉憂鬱，並無半點裝作的樣子。

他既不敢流露驚訝之狀，又不好詢問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心念疾轉，只得順着他的口氣道：「四叔一生行俠仗義，但願菩薩早發慈航接引他老人家早登仙境。」

龐文彬接口說道：「那是一定的，菩薩都是慈悲爲懷，決不會任他在苦海中掙扎。」

這些話，句句都含着隱意，但康浩不解，若說龐文彬業已瞧破黃石生詐死的秘密，他爲何不當面揭穿，却在這兒打什麼啞謎？

懷着滿腹疑雲，回到鐵屋，龐文彬居然也尾隨着跟了進來。

康浩不由暗暗心慌，却只得强笑讓坐，問道：「龐兄有何見敎？」

龐文彬微微一笑，說道：「小弟見康兄悲傷太甚，故而特來陪康兄閒談解解悶兒。」

康浩道：「龐兄現爲座上客，小弟却是階下囚，這地方只怕太委屈龐兄了。」

龐文彬毫不介意的笑道：「康兄何必如此說，彼此都是作客，只不過小弟叨在家嚴與敎主的交誼，略沾些便宜而已，其實，敎主的脾氣就是這樣，任何人乍來初到，都一樣待遇，要等來意澄清之後，才能分別敵友。」

說着，自己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那意思，是不會立卽離去了。

康浩不知他的來意，深怕露出破綻，也就默然而坐，不敢開口。

兩人對坐了一會，各自想着心事，誰也沒有先開口說話，但彼此的眼神，却無時不在偷窺着對方。

半晌之後，龐文彬終於忍不住了，微笑說道：「小弟對家傳暗器和刀法，一向極是自負，今日得遇康兄，才知道自己實在淺薄得很。」

康浩漫應道：「好說！好說！」心裏暗想：日間比武較技的時候，此人飛揚跋扈，一副桀傲不馴的模樣，現在怎又這般謙虛了？前倨而後恭，必有企圖，應該特別當心一些才好。

那龐文彬見康浩語氣冷淡，不由皺了皺眉又道：「康兄身懷絕技，卓然不羣，想必出身亦是名門大家，敢問令師——」

康浩心道：果然來了。口裏却冷冷答道：「先師乃山野之人，業已故世，不敢稱名門大家四字。」

龐文彬毫不放鬆，又問道：「風塵俠隱，寄情山林，這是常有的事，但總該有個名號稱謂？」

康浩道：「微名薄號，不足掛齒。」

龐文彬道：「小弟乃是一番誠意，康兄何必如此吝於賜告呢？」

康浩道：「那倒不是，先師委實並無堂堂聲名，不像三莊二島一竹林那般譽滿天下，說出來，龐兄也不會知道。」

龐文彬笑道：「既然如此，康兄又何須諱莫如深？難道以小弟鄙俗淺薄，不堪承教？」

康浩被他纏問得不耐煩了，只得道：「先恩師姓楊，微號上君下達……」

龐文彬沒等他把話說完，已霍的從座椅上跳了起來，訝問道：「莫非就是風鈴魔劍楊大俠？」

康浩道：「不錯。」

那龐文彬一把握住康浩的手肘，用力搖撼着說道：「果然被我猜到了，康兄這一身絕世武功，錯非是名師指點，焉能如此……」

微微一頓，緊接着又道：「家父生平最服令師，他老人家曾對小弟說過，天下刀法之精妙，太平山莊僅得七分，天下劍術之精華，令師已得十成。『魔劍十三式』無瑕可尋，已達劍術中的化境，康兄名師高弟，無怪小弟要丟人現眼了。」

這番欽羨之詞，說來誠摯萬分，康浩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淡淡一笑，道：「龐老莊主謬譽過份了。」

龐文彬急道：「小弟句句由衷，決非有意奉承，康兄如果不相信，將來可以當面去問家父。」

康浩苦笑道：「可惜令尊一番盛讚，先恩師已經無法親聞，他老人家縱然劍術妙絕天下，却未能諳悉人世間的險惡，竟在九峯山承天坪上，含寃忍辱而死……」

龐文彬忙道：「小弟僻處西南，向少涉足中原，僅由傳聞中知道令師楊大俠已二度出山，却不知承天坪上事故，康兄願爲小弟一道詳情麼？」

康浩見他語態誠懇，也就不再隱瞞，便將承天坪慘變經過，大畧說了一遍。

龐文彬聽罷，勃然大怒道：「太原何宗堯算什麼人物，楊大俠若要殺他，直比宰雞殺鴨還方便，何須劃蛇添足，留下風鈴劍這項把柄，四門五派那些混賬東西，不過是以血案爲名，幹那排斥異己的無恥勾當，太令人可恨了。」

他越說越激動，目注康浩又道：「康兄，請恕小弟交淺言深，師仇不共戴天，這件事，你究竟作何打算？」

康浩道：「自然是先伸師寃，再報血仇。」

龐文彬憤然道：「如果換了小弟，我就先殺四門五派的人，凡是跟這件事有關的，一個個斬盡殺絕。」

康浩輕嘆道：「師仇固然要報，却怎能妄殺無辜，何況此事內情複雜，必須先找出那嫁禍之人，才能平服羣疑，使先恩師瞑目於九泉之下。」

龐文彬默然片刻，道：「這話也對，小弟雖不悉詳情，只要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康兄吩咐一聲，小弟決不推辭。」

康浩忙道：「龐兄盛意，小弟這裏先謝過了。」一站起身來，拱手一禮。

龐文彬急急攔住道：「康兄，你我一見如故，傾誠結交，快不要這般客套。」

兩人年紀相差無幾，一番懇談，竟然大感投契，康浩內心的戒意，也就漸漸鬆懈了，於是，又將復仇會的出現，幾度遭遇和演變，一一告訴了龐文彬。

龐文彬趁着歡叙正暢，忽然含笑道：「有句話，小弟深感不明，但不知當問不當問？」

康浩爽然道：「龐兄有話但請直言，何須顧忌。」

龐文彬道：「據康兄所述，乃是自襁褓隨師入山，直到慘案發生才離開九峯山承天坪，由此看來，康兄竟是在令師血案發生之後，才迎娶了一劍堡主千金，那位湘琴姑娘？」

康浩沒想到他會突然問起這件事，欲待解釋眞象，一時又不知從何說起，不禁遲疑了一下。

龐文彬立卽正色接道：「請恕小弟直言，師仇未報，猶如父喪未葬，在這時候，康兄竟急於兒女之私，成婚匹配，情理上只怕有些說不過去吧？」

康浩赧然笑道：「原來龐兄誤會了，那位易姑娘，其實並非小弟的妻室。」

龐文彬張目道：「怎麼又不是呢？」

康浩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當下便將第一次黃石生冒名求親，以及湘琴被復仇會所擄，如何歷盡艱險逃出復仇谷，藉夫妻之名，遠來求醫……這些經過，都坦然說了一遍，並且提到自己承巫九娘遺命，已訂月眉爲妻，尚未迎娶的事，以証明自己和湘琴並無私情。

誰知龐文彬聽了，竟大喜過望地急忙起身向康浩抱拳長揖道：「小弟有一椿不情之請，萬求康兄大力成全，倘得如願以償，小弟終生不忘大恩。」

康浩詫道：「龐兄何事見商？但請明言。」

龐文彬道：「小弟今年二十五歲了，尚無妻室，非不欲娶，實因小弟自視甚高，苦無相當的淑女堪作匹配，此次得見易姑娘，實是三生有幸……」

康浩哦了一聲，這才眞正明白他如此諂容相待的原因。

龐文彬繼續說道：「小弟尚未成家，易姑娘雲英未嫁，當初康兄既曾借小弟之名向一劍堡求過婚，如今更以夫妻名份遠來求醫……種種巧合，豈非天意欲促成這段姻緣？小弟雖無經天緯地之才，也算薄負聲譽，太平山莊和終南一劍堡，更是門當戶對，只要康兄鼎力成全，在易姑娘面前爲小弟美言好勸，絕無不諧之理……」

康浩急忙攔住他的話頭，道：「龐兄不必再說下去了，對這件事，小弟恐怕無能爲力。」

龐文彬愕然道：「爲什麼？」

康浩道：「難道龐兄沒有看見？易姑娘身中『銀針搜魂大法』，神志痴迷，病勢極爲深重……」

龐文彬哈哈笑道：「我還當是什麼大事，原來爲了這個緣故，康兄請放一百二十個心，朱伯父與家父乃是多年知友，單憑小弟一句話，區區解藥，何患不得？縱或朱伯父不肯，小弟偷也偷他一瓶來。」

說到這裏，忽又壓低了聲音道：「事若得諧，不僅解藥垂手可得，太平山莊和黃衣神教，都可助康兄一臂之力，就是康兄適才送葬之際，偷偷給黃前輩服下一粒白色果子的事，小弟也決不會對任何人提起，從此化敵爲友，彼此便是一家人了。」

這番話，明顯的透着威脅和利誘，敢情在船上的一切舉動，都已落在龐文彬眼中，他之所以故作未見，正是欲以此作爲要脅，逼迫康浩答應帮忙他成就婚事。

康浩聽罷，默然無語，心裏好生爲難，論關係，湘琴和自己雖無婚娶之約，歐陽佩如却曾有托付之舉，何況湘琴待自己一片純情，自己怎能將她轉讓給別人？論人品，那龐文彬雖是名門子弟，行事却喜用心機，而且氣量狹窄，心術險詐，卽使自己和湘琴毫無情感的牽涉，也不能將湘琴的終身，付托給這種紈袴小人。

但爲難的是自己被困鐵屋，黃石生脫走不知已否成功，湘琴和小紅都落在鬼叟朱逸手中，這個龐文彬，却是萬萬不能得罪的——事成兩難，叫人怎生是好？

他正在作難，龐文彬又催促問道：「康兄怎麼不說話了？莫非還有碍難嗎？」

康浩輕輕嘆了一口氣，强顏笑道：「倒並非有甚碍難，只因婚姻乃是終生大事，易姑娘尚有父母在堂，小弟僅是個局外人……」

龐文彬接口道：「這有什麼關係，小弟之意，也僅是商請康兄從旁美言相助，待相交時久，自當再另行央媒前往一劍堡正式下聘，咱們武林兒女，也不同世俗之輩，男女婚配，主要在彼此心裏情願，不能單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康浩忙道：「龐兄能體諒這個道理，小弟就心安了，男女相悅，出諸自願，旁人是勉强不來的，龐兄如有求凰之意，端賴緣份和自己的表現。」

龐文彬頗有自信的笑道：「小弟容貌並不醜陋，再得康兄從旁促成，想無不諧之理。」

康浩道：「既然如此，還請龐兄設法

先向教主求得『聖嬰酒』，解救了易姑娘所受禁制，才能談到其他。」

龐文彬連連點頭道：「小弟這就去向朱伯父求藥，最遲明晨，定有佳音。」說完，喜孜孜告辭而去。

康浩送走了龐文彬，和衣躺在床上，身體雖已疲憊睏倦，卻轉側難以入睡，一方面在默默盤算如何渡過這三月艱困的時光，一方面則留神傾聽窗外的動靜。

鐵窗寂寥，孤島風寒，那一聲聲浪濤拍岸的聲音，遠遠傳近他的耳中，使他不期然泛起一陣朦朧睡意，卻又担心如此寒夜，萬頃波瀾，不知黃四叔是否能順利渡過洱海，脫出黃衣神教的追緝？

直到三更以後，忽聽宮中人聲喧嘩，金鼓亂鳴，成羣的苗人武士，各執刀劍匆匆向外奔去。

康浩一驚而起，才知道後廐失竊了一四「通天雪犀」全宮弟子正在分頭搜尋。

這無異說明黃石生詐死之計已獲成功，坐騎也已經得手，有了「雪犀」，洱海不難泅渡，關山不難飛越……康浩這才如釋重負吁了一口氣，寬衣卸鞍入了夢鄉。

×　　×

黑甜一夢正香酣，忽然被人用力搖醒，康浩睜開眼睛，只見飛天豹子李崑滿臉凝重之色，催促道：「請少俠快些穿衣盥洗，教主在大殿立等晉見。」

康浩詫問道：「有什麼事嗎？」

李崑搖搖頭道：「老朽不太清楚，少俠去了就會知道的。」顯然，他知道，卻不肯事先透露。

康浩初以爲必是龐文彬已向鬼叟求取解藥，可能要談湘琴的婚事，但看看李崑的臉色，又覺得不像，因爲如是喜訊，李崑多半會諂顏奉承，決不會這樣口風緊密了。

莫非黃石生詐死脫逃的事，已被揭穿？或者中途遭人截回了麼？

康浩心中狐疑不安，匆匆着衣，隨李崑出了鐵屋。

途中，李崑才低聲說了一句：「少俠要當心一些，教主脾氣不大好。」

這句沒頭沒尾的話，越發使康浩心驚不已，但未等他有機會反問，兩人已抵達大殿側門外。

一看大殿四週情形，康浩就知道不妙，原來大殿進出路口，早被大批苗人圍得水洩不通，一個個刀劍入鞘，弓弩上弦，那情形，竟和自己昨天初到島上時的陣勢一般無二，不問可知，一定是有極重大的事故發生了。

康浩深吸了一口氣，定定神，然後昂首大步，走了進去。一腳跨進殿門，目光所及，忍不住「噫」的一聲驚呼出來。

事情大大出乎他始料之外，敢情殿內正分賓主坐着許多人，主位上是面含陰笑的鬼叟朱逸，以及頻頻向他以目示意的逍遙公子龐文彬，客位上，竟赫然坐看宗海東，駱伯傖和假扮成女裝的齊效先，以及痴迷的月眉。

宗海東一身儒衫，手搖摺扇，打扮和上次在一劍堡時同樣瀟洒，正操着滿口川腔，搖頭擺尾的對鬼叟朱逸大吹法螺，一直瞥見康浩頭神情頓時一呆。

駱伯傖和齊效先也不約而同吃了一驚，彼此互換了一瞥駭異的眼色。

鬼叟朱逸嘿嘿一陣陰笑，用手指着康浩，目光卻凝注在宗海東臉上，陰沉的問道：「少莊主，你認識他嗎？」

宗海東道：「不，不認識，此人面貌陌生得很，好像，好像……好像從來沒有見過嘛……」

康浩剛要開口，突覺腦後啞穴一麻，李崑低聲喝道：「不要說話。」

那鬼叟朱逸冷笑道：「少莊主不認識他，老夫正好替你們介紹一下，他姓康，名叫康浩……」

宗海東哦了一聲，道：「康浩麼？這名字生疏得很，從來沒有聽人說過。」

鬼叟朱逸道：「老夫再提醒你一句，他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徒兒。」

宗海東把頭一昂，道：「哈！風鈴魔劍有什麼了不起，家父神眼金刀龐天化，武林中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哈哈！」

康浩見他當着龐文彬的面，猶在裝模作態，心裏又替他急，又覺得好笑，怎奈口不能言，以目暗示，宗海東又全然不予注意。鬼叟朱逸接着又道：「少莊主不識康浩，總該認識一位名叫黃蜀樹的吧？」

宗海東笑道：「教主眞是越說越玄了，什麼『黃叔叔』？『黑叔叔』？這種無名之輩，怎會跟我堂堂太平山莊的少莊主相識呢？」

鬼叟把臉一沉，冷哼道：「可是他們卻和閣下懷着同樣的目的，使用同樣的方法，一個僞冒太平山莊少莊主，一個僞扮成莊中統領，到老夫這兒來騙取解藥。」

宗海東驚道：「什麼？他們竟敢大胆僞冒本少莊主？這還了得……」說着，就想站起身來。

鬼叟朱逸沉聲喝道：「你若還不想死，最好坐着別動。」一面向飛天豹子李崑吩咐道：「解開他的啞穴，讓他自己告訴他們。」

李崑舉手拍開康浩的穴道，腳下橫跨一大步，順手撒出細刀，抵在康浩腦際。

康浩嘆了一口氣，苦笑說道：「駱伯父，宗六叔，咱們認栽了吧，那位穿青衣的，就是眞正的逍遙公子龐文彬……」

駱伯傖三人大吃一驚，忙不迭推席而起，拔出兵刃。

鬼叟朱逸冷叱道：「誰敢動一動，老夫就叫他身上先添幾個血窟窿。」

駱伯傖目注康浩，低聲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就是眞正的龐文彬？」

康浩道：「駱伯父不用再懷疑了，咱們一時大意，弄巧反拙，不知道太平山莊老莊主和教主多年知己，一向都有密切的交往。」

駱伯傖道：「你黃四叔現在何處？」

康浩道：「他已經……」

鬼叟朱逸冷冷接口道：「他已經遭了報應，昨天就死了。」

駱伯傖駭然道：「康浩，這是眞的麼？」連問兩聲，康浩都遲疑着沒有回答。

他因碍於鬼叟在場，不便直接說出詐死脫身的秘密，但如此一來，卻頓時激起駱伯傖的震怒。

宗海東悲聲大呼道：「四哥已遭毒手，咱們還顧忌什麼？跟他們拚了吧！」吼聲中，身形遽起，直撲鬼叟。（未完）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O YOU WANT TO SEE YOUR BLACK / WHITE TV PICTURES IN COLOUR?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剪下此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DR.PASTELLA

百事得光學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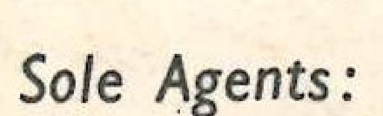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